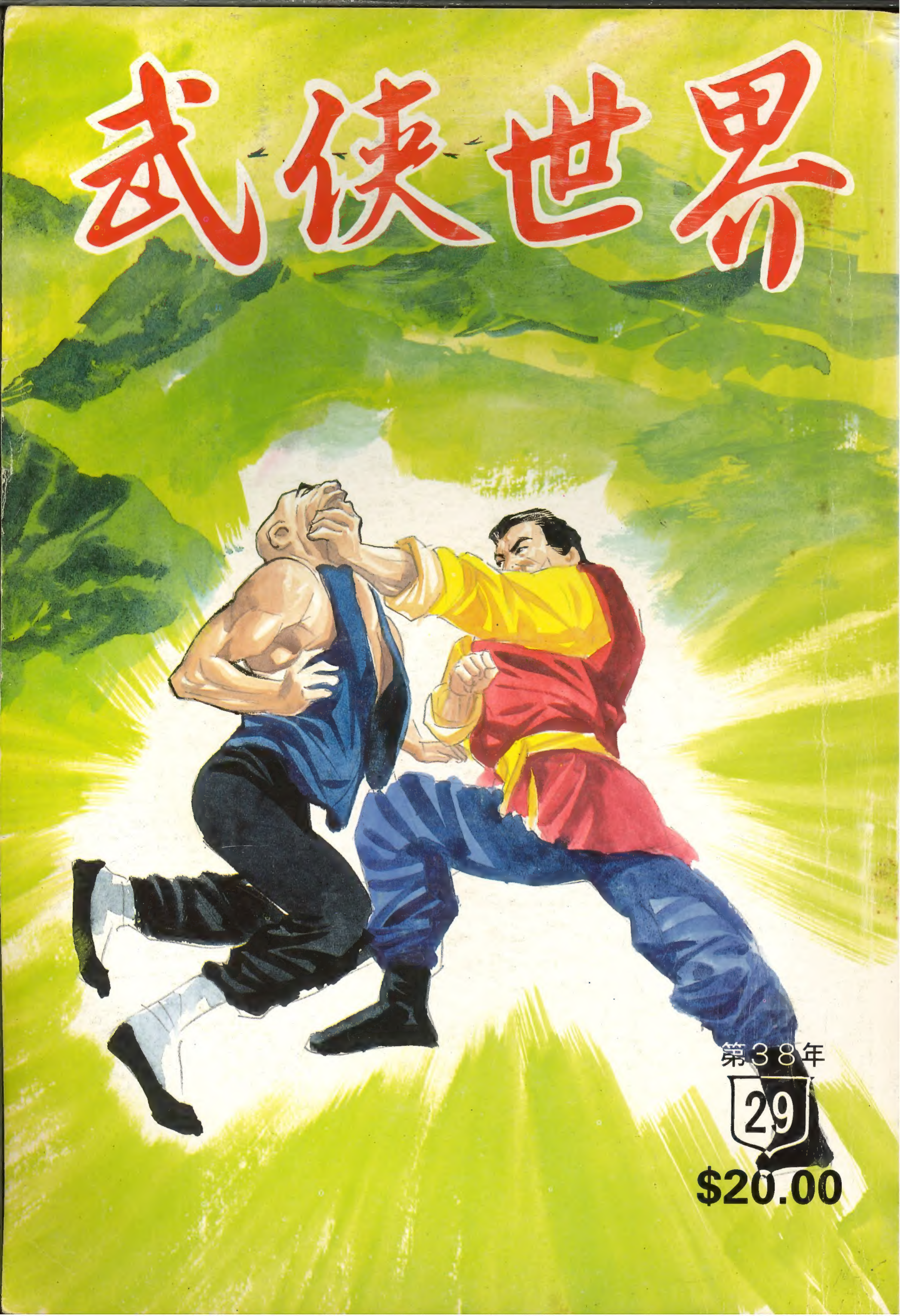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8年
29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司徒宙先生所著的巨型小說「枯葉赤手邪」。「銀劍金刀」邢赫與鍾無極乃師兄弟，二人同時馳名於道上，頗受道中人敬重。某日，邢赫之女邢欣欣正在狩獵，「金刀」鍾無極倉惶而至，二話不說便强拉着她上馬，並點了她的穴道。邢欣欣醒來，發現自己藏身棺材之中……武功高强的「金刀」鍾無極，他害怕甚麼呢？是何原因，他將邢欣欣藏在棺材之中運往關外？而「銀劍」邢赫在哪裡？欲知箇中因由，請閱司徒宙先生爲讀友撰編的故事。

* * *

西門丁先生撰著的「香車夫人」在今期續刊完，一直捧場的讀友切莫錯過精彩的大結局。

魏力先生繼「血戰黑龍黨」續編的偵探故事之三「火海生死門」刊於本期，請繼續欣賞。

凌魂先生撰寫的「江湖一煞」短小精幹，分上下期刊出。

* * *

下期刊讀友期盼的三國天機風雲之八「蜀川之王」，由蕭玉寒先生撰編，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9期
（總號194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司徒宙・文 可飛・圖

邪手赤葉枯

藏身棺材 接力護送

「颼颼颼」三支利箭，劃破長空。

本作「人」字飛行的雁羣，突然亂了陣勢，為首的四隻大雁，極有規律地跌了下來。

三支箭，却跌下了四隻雁！

原來最後的一支箭，竟然是一箭雙雁！

射箭的是個少女，一身獵裝打扮，英姿颯爽，她勒停坐騎，叫道：「還不替我把大雁拾來？」

接她命令的並不見丫鬟侍婢，而是兩隻巨大的獵犬，「汪汪」兩聲，飛撲前去。

不一會，兩隻獵犬各咬了一隻大雁回來。

少女下馬，檢視獵物。

兩隻獵犬放下了大雁，又再飛身往前，把剩下的兩隻大雁拾回來。

少女心想：今天收穫實在不錯，一發箭便有這麼好成績！

前面兩隻獵犬發出了「胡胡」的叫聲。

少女從腰間拿出一支竹笛，吹了幾下，以為兩隻獵犬會立時回來，那知道，兩隻獵犬依然「胡胡」亂叫。

少女飛步上前，道：「甚麼事？」

祇見兩隻獵犬竟然對峙着，並作勢欲鬥。

少女覺得奇怪，這兩隻獵犬自小由她養大訓練，非常忠心，怎會無端打起來？

原來在牠們的不遠之處，有兩隻死雁，雁身被一矢貫穿，兩犬正為爭功，想自己單獨拾雁回去。

少女笑了起來，道：「眞傻！」

她走上前去，輕拍兩犬。

兩犬立時分開，少女彎腰，掀起箭尾，示意左邊的獵犬前來。

她再掀起右邊，又示意另一獵犬前來。

於是，兩獵各咬一端，把雁抬了開去。

少女從雁身上抽出了長箭，並檢視一番，自言自語道：「今晚爹爹與叔叔可以大快朶頤，把酒談歡！」

這時，兩隻獵犬又狺狺而吠。

少女看看前面，既無野兔鷹鹿，天上也沒有甚麼飛禽，為甚麼無端又吠了起來？

這兩隻獵犬，受過非常訓練，不會胡亂出聲，否則，在打獵之時，會嚇走獵物。

少女警戒着。

祇見遠處，一陣塵頭湧起，看來是有人策馬前來，而且來的速度極快，並傳來一些金屬響聲。

不一會，少女已看見馬上的人。

她並不驚惶，祇是有些意外，叫道：「鍾叔叔！」

騎在馬上的是一個魁梧的男子，五十年紀，腰間繫了一柄金光閃閃的九環金刀，剛才傳來的金屬聲音，正是刀上九環碰撞的聲音。

這漢子正是名震江湖的「銀劍金刀」中的其中一人。他身上佩有金刀，他當然便是「金刀」鍾無極。

另一位「銀劍」，正是他的師兄邢赫，也便是這位少女的父親。

不過，「銀劍」並沒有出現。

鍾無極道：「欣欣，咱們走！」

邢欣欣道：「走，往那裏去？我……」

鍾無極夾馬上前，似乎想一手便拖起邢欣欣，可是，兩隻獵犬却奔了上來，作保護主人之勢。

鍾無極道：「走開！」

兩犬被他一喝，反而更上一步，並露出了牙齒，作勢要撲。

邢欣欣正想喝止。

那知道，鍾無極一手抽出金刀，順勢劈下，竟然立時把兩隻獵犬的頭也劈了下來。

刀勢之快，邢欣欣也看不清楚。

邢欣欣驚道：「鍾叔叔，為甚麼……」

鍾無極並沒有解釋，祇道：「走！」

雖然，邢欣欣與鍾無極非常相熟，他是父親的師弟，並且與父親的感情極佳，常常來家中秉燭夜談，甚至逗留一兩個月也說不定。

鍾叔叔對自己也是非常疼愛，平日都是溫言笑語，今日怎會如此？

邢欣欣自小也跟父親習武，雖然並沒有盡得乃父「銀劍」的眞傳，不過，武功也是不弱，加上這位「金刀」鍾無極也一直指點她，因此她也得到「金刀」眞傳。

邢欣欣並不立刻答應鍾無極，仍然問道：「鍾叔叔往哪裏去？」

鍾無極本是一個極為有耐性的人，此時却不欲多言，俯身一手便把邢欣欣提了上他的馬上。

邢欣欣沒有防備，被提了上馬，她本想掙扎，但鍾無極已在她背上點了幾個要穴。

她眼前一黑，伏在馬頭之上。

「金刀」鍾無極雙腿一夾，馬匹絕塵而去。

*　*　*

當邢欣欣醒來之時，她祇覺周遭一片漆黑。

不過，她知道自己躺在一處非常舒適的地方——軟軟的床褥，一個高低適中的枕頭。

她從被窩中伸出雙手。

那知，一伸出雙手，她立時整個人像僵了一樣！

因為，她發覺自己竟然是睡在

一個長長的木箱當中。不過，這當然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木箱，上下左右，都是用非常柔軟的東西包裹着。

她立刻想坐起來。頭一抬，便碰着一些柔軟的東西，她並沒有撞傷，不過，她心中突然感到一陣無以名之的恐懼。

這並不是一個箱子，而是一具棺材，而且是一具上了蓋的棺材！

這時，邢欣欣實在忍受不住，尖叫了起來。

尖叫過後，邢欣欣才發覺自己不單在棺材之內，而且在一輛車上，當她尖叫之後，一切都停頓下來，她才知道自己一直在一輛奔馳的馬車之上。

她立時用力拳打腳踢那蓋子。

「姑娘！」是個男人的聲音。

邢欣欣終於吁了一口氣，因爲她聽見了人聲。

「放我出來！」邢欣欣叫道。

「姑娘，你冷靜一點！」

「你叫我怎能冷靜？放我出來，放我出來！」她又在拳打腳踢那蓋子。

「姑娘，如果你不能冷靜，我也不能放你出來！」

邢欣欣停了手腳，等了一會。

那人道：「好了，邢姑娘，我把蓋子打開……」

那人並沒有立即行動，仍再等了一會，他肯定邢欣欣眞的冷靜了下來。

慢慢地，邢欣欣祇覺眼前一亮。

站在前面的竟是一個臉上有刀疤的人，這人並不兇惡，但那刀疤給邢欣欣有一種懾人心魄的感覺。

她「颯」的一聲坐了起來。

「你是誰？爲甚麼我會在這裏？這是甚麼地方？爲甚麼把我放在棺材之內……」

一連串的問話，那人祇是微微一笑。

那人道：「邢姑娘，請你慢慢問，我會一一答覆你！」

邢欣欣先看看自己所睡的地方，果然是一具棺材，她所睡的並不是床褥，而是棺材內的軟墊。不過，枕頭卻是眞的。

邢欣欣道：「你是誰？」

「在下何虎，虎豹鏢局的鏢頭。」

邢欣欣雖然並沒有在江湖行走，但對於江湖上出名的人物，知道得頗多，因爲她父親「銀劍」邢赫與叔叔「金刀」鍾無極常常與她談及江湖上的事跡。

邢欣欣道：「你是何虎？是虎豹鏢局的大鏢頭，柯豹是你的義弟，也是鏢局的副鏢頭，你們經營鏢局多年，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極有威名！」

何虎笑道：「邢姑娘對咱們相當認識！」

邢欣欣道：「爲甚麼我會在這裏？」

「在下經營的是押鏢生意……」

「我叔叔鍾無極把我當作一件貨物，讓你們把我押送出……」

「一直到關外。」

「怎會？」

「事實是如此！」

邢欣欣道：「好了，當我是一件貨物也可以，爲甚麼要我睡在這棺材之內？」

何虎道：「不單是棺材之內，而且……」

邢欣欣見車廂之內，祇有一盞非常暗淡的氣死風燈，其他並沒有甚麼佈置。

何虎續道：「而且是一輛靈車！」

邢欣欣道：「爲甚麼？鍾叔叔希望我死去！」

「當然不是，而且我並非第一個押運這靈車！」

「現在我究竟在甚麼地方？」邢欣欣道。

「快要接近鄭州！」

「鄭州？」邢欣欣想了一會，才道：「那離開我家南昌應該有五百里以上！」

「對，因此，我並不是第一個押運這靈車的人，據我所知蒼龍幫的人是第一手！」

「蒼龍幫與我爹爹、鍾叔叔都非常稔熟！」

「曜星宮的人也幫過忙！」

「我爹爹大壽時，曜星宮他們也來祝壽！」

「還有元辰派的人！」

「啊，他們每年都派人來向我們拜年。」

「蒼龍幫、曜星宮、元辰派都是江湖上出名的正派人物，他們都是受你叔叔委托，護送你出關外。」

邢欣欣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何虎並沒有回答，把目光移往另一處。

邢欣欣道：「我仍然不信……」

她開始有些激動。

何虎怕她又大叫大嚷，祇好道：「這裏有一張字條……」

何虎從懷中拿出字條，非常小心。

邢欣欣一手搶了過來。

何虎大叫道：「小心！」

邢欣欣把字條攤開，上面寫着：欣姪家中驟變，不能回家，我先往關外，由各好友護送，關外見面再說。

下面簽署的是鍾無極。

字體、筆法、語氣，署名全是鍾無極的，邢欣欣對此字條沒有懷

疑。

「請你把字條交與我！」何虎道。

「爲甚麼？」

「因爲我仍要把這字條交與別人！」

「你又要把我交與另一人？」

何虎點了點頭。

「甚麼人？」

「再多三個時辰，你便知道！」

邢欣欣道：「究竟我家中發生了甚麼驟變？」

何虎道：「請恕在下……」

邢欣欣知道，這是自己第二次問，但何虎一接觸到這問題，便低頭不語，那自有爲難之處。

「還有另一個問題！」

「請問！」

邢欣欣道：「我走了三天有多，我一直睡在棺材之內？」

何虎點了點頭。

「爲甚麼會如此？」

「一切都是鍾前輩所安排。」

「那我不用吃，不用喝，不用……」

「鍾前輩爲你點了穴道，他說讓你安躺三兩天，離開了危險的地帶。」

這時，邢欣欣眞的感到腹如雷鳴。

「我眞的要吃一些東西！」

「暫時可以吃些乾糧！」

「爲甚麼不可吃飯？」

「因爲我們仍在荒野之中，相信三個時辰之後，我們可以到吉祥。」

「吉祥？是個小鎭？」

「是的，那裏有間吉祥飯店。」

「到了那裏，我可以吃些東西，洗個澡，換掉這些衣服？」邢欣欣這時看看自己，竟然是一身素白，就像死人穿上了壽衣。

「可以。」何虎雖然是個粗豪漢子，但看見這個美麗的姑娘，有時刁蠻任性，有時天眞無邪，有時嬌羞的女兒態，實在有另一番難以言喻的感覺。

邢欣欣道：「我不想再睡下。」

何虎倒有些爲難，想了一下，道：「這裏離南昌已有五百里，而且是荒郊，你可以出來。」

邢欣欣道：「謝謝你，你眞是個好人。」

何虎聽了邢欣欣的讚美，有些靦覥，不知如何是好。

邢欣欣道：「我可以下去？」

何虎先下了車。

邢欣欣也跟着下了車，這時，她才可以眞眞正正的看到，自己竟然眞的在一輛黑色的靈車之內，還在棺木之中，度過了三天。

回想三天之前，自己仍在打獵，獵到四隻大雁，還打算回家燒給爹爹與叔叔下酒。

爹爹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邢欣欣想着。

雖然，她有些擔心，不過，她爹爹是個名聞江湖的劍客，武功高强已不用說，而且得到人人敬重，家中又沒有其他人，會發生了甚麼驟變？

對於鍾叔叔的安排，她也不會太擔心。

鍾叔叔也是個名聞江湖的刀客，一柄「九環金刀」，有誰不知道厲害，而且爲人正直，仗義助人，向來對自己也早已當作如同親生一樣。

鍾叔叔既有這樣的安排，自有他的理由，他的苦衷，他一定不會使自己有難爲之處。

何虎道：「姑娘！」

邢欣欣似乎聽不到他的話。

何虎再大聲一些，道：「姑娘！」

「甚麼事？」邢欣欣如從夢中驚醒。

何虎道：「你看，這裏是一片荒野，也沒有甚麼人，你可以坐在我的車座後面。」

「其實我也可以替你趕馬。」

「不用了，我祇希望你坐在這裏，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總比躺在靈車裏好些……」

「好極，你眞是個好人！」

何虎道：「爲了及早趕赴吉祥，我們開車了。」

邢欣欣一躍便上了車轅的後座。

何虎見她身手這麼好，笑道：「名門之後，果然是沒有弱手。」

邢欣欣道：「不要笑我，我這些祇是花拳綉腿，虎哥哥你才是一流好手。」

原來邢欣欣雖然是個千金小姐，但爲人平和，也沒有架子，尊稱何虎爲虎哥哥。

何虎有點受寵若驚，他是過慣江湖風波險惡，刀頭舔血的日子，幾時有把溫柔婉約的聲音叫他「虎哥哥」，登時，他感到非常受用。

「邢姑娘……」

「虎哥哥，你也可以叫我欣欣。」

「欣……」何虎有些靦覥，續道：「你坐在這裏，穿着這件白色的衣裳，也十分不好看，並會惹人注目，你披上這件風衣，戴上這個斗笠。」

邢欣欣接了過來，也全不介意，先戴了斗笠，再披上那件黑色風衣，坐在車轅後座，倒也像個把車的副手。

何虎道：「我們起行了。」

那輛黑色的靈車，一直往前奔去。

轉眼走了兩個時辰，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嶺，並沒有見到其他行

旅。

忽然，一陣馬蹄聲自那邊傳來，也有馬車轆轆的聲音，何虎回轉頭。

不遠之處，有一輛篷車正向大路而來。

何虎道：「欣欣，無論在路上發生任何事，你都不要出聲，由我來應付。」

邢欣欣點了點頭。

何虎先把自己的靈車馳慢了下來。

那輛篷車來到交叉路口，也慢了下來。

一般人對靈車都有些避忌，讓靈車先行。

何虎也不在意，策馬加快，不過，他轉頭來看清楚那輛篷車和後面的馬隊，他忍不住的「啐」了一口。

邢欣欣也轉過頭來，看了一眼。

祇見當中有一人，最惹人注目。

那是一個十分斯文的漢子，一身青衣，竟是儒生打扮，而他身旁的都是虬肉賁起的大漢。

邢欣欣好奇地問道：「他們是甚麼人？」

何虎道：「壞人！」

「甚麼壞人？我看當中那個漢子，不像是一個壞人！」

何虎笑道：「江湖上的好人與壞人，並非可從外表看得出來的！」

邢欣欣道：「那你知道他們是誰？」

「你看不到他們篷車之上有一隻古怪的東西？」

邢欣欣再回頭一看，又看到那個斯文漢子，那漢子似乎是向她笑了一笑。

不過，邢欣欣知道那人祇是禮貌地笑了一笑。

「看到沒有？」何虎問道。

「沒有！」

「篷車旁邊有一個鐵牌，上面有一隻古怪的東西。」

邢欣欣再回頭一看，這一次可以清楚地看到，道：「那是甚麼怪物？」

「穿山甲！」

「穿山甲？是穿山掘地的傢伙？」

「正是，他們也正是穿山掘地的。」

「穿山掘地，是甚麼營生？」

「盜墓！」

「啊，原來如此！」

「盜墓的人，連死人也欺負，算甚麼漢子！」何虎又再「啐」了一口，看來他是極為看不起那些人。

「他們會來騷擾我們？」

何虎道：「據說他們專門打劫陰司路，却不打劫普通平民百姓！」

「那麼，他們總比那些强盗好得多了。」

何虎並沒有回答。

「你看到那個青衣漢子？」

何虎道：「當然看見，他便是『穿山甲』幫的幫主杜可風了。」

「杜可風——也是個風雅名字，為甚麼會當起盜墓這種活兒？」

何虎道：「不要再提這人，我平生最看不起便是這種人了。」

邢欣欣並沒有再說甚麼。

漸漸，他們拋離了「穿山甲」幫那些人馬，直趨吉祥鎮去。

* * *

到達吉祥鎮，已是入黑。

吉祥鎮就祇有一間吉祥飯店，飯店旁邊便是吉祥客棧，其實那是行旅必經之地。

何虎把靈車停在近門之處。

小二上前，向二人招呼，並有馬伕來替他們拉馬。

何虎道：「不要把馬車拉開！」

那馬伕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客人吩咐如此，但自己的責任却是把馬車拉開。

小二道：「客官！」

「我要等人！」

邢欣欣輕聲道：「把靈車擺在人家做生意的門口，有點……」

何虎這時才醒悟過來，道：「小二，把車拉過一邊，不過，千萬勿拉進馬廐之內，因為有人會來找我。」

小二道：「沒有問題，看來找客官的人，一來到這裏便可以看到。」

那馬伕把這靈車拉過了另一邊。

小二招呼了二人進內。

飯店之內並沒有甚麼人，祇有一兩桌看來是本地人，其餘的桌子都是空着。

兩人坐下，小二先奉上香茗。

小二道：「要吃些甚麼？」

何虎道：「要快，並且要飽肚子的。」

邢欣欣餓了多天，一聽到有吃的，雖然還沒有看到食物，早已連吞幾下口涎。

小二拿了一些鹵肉，幾個饅頭。

邢欣欣一見，也顧不得甚麼，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其實這些都是非常粗賤的食物，但此刻對她來說，比甚麼山珍海味還更好。

何虎也吃了一些。

邢欣欣道：「你肚子不餓？」

「不，我讓你多吃一些，而且，我們還可以多叫一些精緻的飯菜。」

「不用了，多叫這些，不用

等！」

何虎笑了一笑，又叫小二再添鹵肉和饅頭，這一次，小二更端來另外一些鷄、珍肝等冷盤，邢欣欣更吃得津津有味。

何虎似乎有些心事重重。

邢欣欣也沒有理會他。

忽然，何虎似下了重大決心，道：「欣欣！」

「你想說甚麼？快說！」邢欣欣仍滿口鹵肉。

「本來，我在這飯店等兩個人，然後把你交與那兩個人，繼續北上。」

「那是鍾叔叔計劃的？」

「是的，不過，我想……」

「你想甚麼？」

「我想一直護送你北上。」

邢欣欣並沒有作聲。

何虎輕聲問道：「你不喜歡？」

「不！」邢欣欣道：「你人這麼好，而且我們也相熟了，你護我北上，我求之不得，最少，我也不用再與兩個陌生人……」她突然停了下來。

「甚麼事？」何虎問。

「我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我可不再躺在棺材之內。」

「喲！」何虎舒了口氣，他起初還以為她有甚麼苛刻的條件。

「你答應？」

何虎道：「當然可以，不過，你可以不睡棺材，但仍要躺在靈車之內，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我不想……」

邢欣欣道：「我明白！」

何虎聽了，心下似乎鬆弛了下來。

其實，護送邢欣欣北上，並不是一件好差事，要負的責任極大，而且會遇到的危險也極多。

過去的幾幫人，一到達了預定的目的地，便立時把靈車交與另一人，他們實在不想多負責任，多惹麻煩。

他們幾個幫派，以前受過鍾無極非常大的恩惠，這次鍾無極親自安排，親自要求，他們怎能推却？

何虎實在是個傻子。

何虎有了這些決定，並得到邢欣欣的答應，心情立時輕鬆下來，也多吃了幾口鹵肉，幾個饅頭。

邢欣欣見何虎陪她吃，吃得興緻更高。

不一會，有兩個人從外面進來。

何虎一見兩人，便站了起來。

那兩人上前，其中一人道：「閣下可是何虎總鏢頭？」

「正是。」

其中一人自我介紹道：「在下是青城派的郭風城。」

另一人道：「在下是馬青風。」

何虎道：「你們是……」

「我們接到『金刀』鍾無極的飛鴿傳書，前來這地方接邢欣欣的，請問……」

何虎道：「看你們神色凝重！」

郭風城道：「這個當然，一來是鍾老前輩所吩咐，二來是責任重大！」

馬青風也道：「幸好祇預定我們護送三百里路！」

何虎道：「你們害怕？」

兩人當然不肯承認，郭風城道：「祇怕力有所不逮而已！」

何虎道：「如今不用了！」

郭風城道：「不用，是甚麼意思？」

「不用你們護送！」

馬青風道：「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你們可以回去，我會親自護送邢姑娘，不用你們費心！」

「鍾前輩方面……」

「這方面我自然會向他解釋，事實上這個決定與你們無關，你們大可放心！」

兩人聽了，本來是凝重的神色立時變得輕鬆。

何虎道：「既然來到，何不一起吃飯？」

郭風城道：「不用了，不用了！」

馬青風道：「我們早已用過。」

兩人立時站了起來，齊拱手道：「告辭！」

何虎也拱手。

兩人不再說話，轉身便離開了這飯店。

邢欣欣一直沒有作聲，不過，這青城派二人的一舉一動，她都看得清楚。

當他們二人離去，邢欣欣忍不住問道：「為甚麼他們那麼不願意護送我北上？」

何虎道：「責任重大，他們怕負不了！」

「既負不了，他們又為何答應鍾叔叔？」

「受人恩果千年報，得人花戴萬年香！」

江湖人就是如此。

* * *

郭風城兩人離開了吉祥飯店，飯店又回復了平靜。

可是，過不了一刻，外面又傳來人馬之聲。

進來飯店的竟是日間曾遇過的「穿山甲」幫，為首的一人，仍是那位身穿儒服的杜可風。

其他十來個人，手上拿着一些大包裹，放在桌上或椅上，發出沉重的聲音。

邢欣欣十分好奇，望着他們。

何虎似乎十分不高興，道：「欣欣，如果吃完了，我們便立刻

走！」

邢欣欣道：「虎哥哥，你好像對他們有些偏見！」

「我最看不起這種人！」

有些「穿山甲」幫的大漢好像聽見這話，當然是十分不高興，有些漢子還拍着枱或櫈。

那個斯文的幫主却示意衆漢子靜下來。

說也奇怪，這十幾個大漢對杜可風幫主尊敬有加，忍受了這口鳥氣。

邢欣欣輕聲道：「虎哥哥，你以爲他們手中的包裹是甚麼？」

「還有甚麼！都是從死人……」

杜可風幫主一直低頭吃東西，但聽到這話，也抬起了頭，看往這一邊。

剛巧邢欣欣也望過去。

在竹笠下，她可以清楚的看到，杜可風其實是個英俊不凡的年輕人，祇是眉宇中有些陰森的感覺。

何虎道：「走！」

邢欣欣也沒有甚麼異議。

何虎放下了銀兩，出了飯店，向邢欣欣道：「欣欣，你先上車！」

邢欣欣來到靈車處，仍然上了車轅的後座。

何虎道：「欣欣，而今已是夜深，路上寒冷，你還是入車廂內，好好歇息一下！」

「咱們整夜趕路？」

何虎點了點頭。

「爲甚麼不休息一夜？」

何虎道：「假若不是遇上這班瘟神，我也想在這地方過一夜！」

「他們一直也沒有打擾咱們，爲甚麼你總是看不起他們，甚至不屑與他們爲伍！」

「我便是看不起這種人！」

「那麼，咱們要趕往那裏？」

何虎看看四週，並沒有人，才輕聲道：「顯勝門！」

「顯勝門？」

何虎道：「不要那麼大聲說話！你知道顯勝門？」

「知道，我曾經與爹爹和鍾叔叔到過，那處地方很大，很多東西玩……不過，已是八年前的事了！」

「到了顯勝門，咱們便安全了！」

「好極！」邢欣欣進了車廂。

何虎雖然是個粗漢子，但粗中有細，早已把車廂內的棺木放在一旁，並用布蓋着。

不過，邢欣欣仍然不喜歡，有誰會喜歡與棺材爲伴？

何虎道：「欣欣，假若途中發生了甚麼事，爲了安全，你千萬不要出來，躲進棺內！」

邢欣欣道：「我會！」

「好好休息，明天下午，我們便可到鄭州，過了鄭州，便快到顯勝門了！」

「你要連夜趕路，不怕辛苦？要小心啊！」

何虎聽了，內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甜絲絲的感覺。

＊　＊　＊

再說吉祥飯店。

那十多個漢子，見何虎與那個頭戴竹笠、身穿黑披風的人出了飯店門外。

其中一個再也忍耐不住，向杜可風幫主道：「幫主，咱們爲甚麼要對這個人忍氣吞聲？」

其餘漢子也鬨道：「對，怎能忍受他？」

杜可風道：「不，坐下！」

這些漢子，雖然粗粗魯魯，但對杜可風却是言聽計從，雖然臉上有並不願意的神色。

杜可風道：「咱們『穿山甲』幫，專發死人財的，從來也不向活人打劫！」

一個漢子仍然不服氣道：「杜幫主，你可聽到那小子說的是甚麼話？」

杜可風並沒有回答，他當然聽到，不過，他心中自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

杜可風道：「咱們幹咱們的活兒，不可鬧事！」

衆人見幫主如此，也無話可說。

杜可風道：「你們當中可有人知道這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有漢子問。

杜可風笑道：「那個戴竹笠，身披黑斗篷的人，雖然沒有露出眞面目，但我可以肯定她是個女兒家！」

衆人倒也佩服杜幫主的眼光。

不過，仍有些漢子似是不服，道：「可沒法證實！」

小二走了過來，道：「這客官目光銳利，剛才我走近他們，見那個……那個戴竹笠的，手尖小脚，說話細聲細氣，的確是個女娃兒！」

衆漢子却也不能不佩服杜可風。

當然，杜可風身爲「穿山甲」幫的幫主，自然有他與別人不同的本領。

「有誰知道那個刀疤漢子？」杜可風問道。

「這人姓何，名虎，是虎豹鏢局的總鏢頭！」

「他與柯豹開了一間鏢局，名爲虎豹鏢局，近年來名頭十分響亮！」

「何虎武功厲害，去年押五萬兩銀子上京，途經臥龍嶺，一連殺了三個大賊！」

「那三個大賊？」

「第一個是外號『奔雷煞』的花英傑，第二個是那個『獨行無敵』獨孤獨，第三個是個女魔頭『千手夜叉』。」

「三個都是令鏢師們一聽到便害怕的人物！」

「不過，他付出代價也不少！」

「劫去了銀兩？」

「當然不是，是他臉上那刀疤！」

「自從他殺了這三個大賊之後，鏢局生意大好，幾乎是應接不暇！」

杜可風道：「既是應接不暇，他可以發大財，爲甚麼放下了生意，風塵僕僕……」

沒有人回答這一個問題。

雖然杜可風心裏有他自己的答案，不過，他並不敢肯定。

這時，吉祥飯店外面來了兩個人。

第一個進來的，是一個挺着一個大肚腩的人，他一臉笑意，使人一看，便覺得他像個彌勒佛。

可是，他並不是彌勒佛，而是叫做「彌勒笑魔」。

第二個進來的，却是一個高瘦的老者，他身體實在非常瘦，連身上的衣服也好像搭在他的骨架子上。

假若在半夜看見這個人走路，怕不嚇得魂飛魄散，還以爲遇到了甚麼鬼怪。

據說這人不單武功厲害，還懂得施邪術弄法，人稱「魔法幻影」。

小二看着兩個怪人進來，並不害怕，上前招呼，他們也不理會店中其他人，每人各佔一張桌子。

杜可風道：「我先走了，你們自己回去！」

衆漢子想站起來送幫主。

杜可風道：「不用送我，記着，千萬不要鬧事，否則……」

他沒有說下去，但衆漢子都唯唯諾諾。

杜可風走出飯店門口，便箭一般的消失在黑暗裏！

＊　＊　＊

何虎一直是馬不停蹄。

這一夜並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到了清晨，靈車已到達一個樹林之前，何虎覺得有些睏，便停了靈車。

邢欣欣這時也醒了過來，走出靈車。

她看到何虎倚着車轅，瞌上了眼睛，她知道何虎十分疲倦，也不打擾。

經過了昨夜飽餐一頓和一夜的酣睡，邢欣欣回復了正常，心中有無數的問題，又再纏繞着她。

當然，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家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一想到這問題，她已忍耐不住，道：「虎哥哥……」

何虎睜開了眼睛。

邢欣欣道：「虎哥哥，你可辛苦了！」

「不，也沒有甚麼！」

「虎哥哥，你打算一直護送我北上？」

何虎點了點頭。

「那麼，你一定知道我家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何虎想點頭却沒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快告訴我！」

何虎道：「到了顯勝門，他們自然會告訴你！」

「他們？他們是誰？」

何虎並沒有回答。

邢欣欣道：「其實你也知道，何必再等到了顯勝門？」

「我不是不想告訴你，而是鍾前輩吩咐過，我們責任是護送你，其餘的……」

「本來這一段路，不應再由你護送，但你却堅持護送，你……」

「我……我沒有甚麼企圖，我祇是關心姑娘……」

邢欣欣笑了起來。

「我已有了一個決定！」

何虎道：「甚麼決定？」

「如果你不把眞實的情形告訴我，我立刻便走！」

「逃？」

「那時，我逃走了，你的責任可大，一來你失職，二來你自告奮勇擔任這一段不應由你負責的路的護送，看你怎樣向鍾叔叔交代！」

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邢欣欣其實是個心思縝密的人，祇不過過去兩天，被人點了穴，血脈不通，人也疲倦，因此才可以這樣任人運送，竟不反抗。

何虎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就在這時，離樹林不遠之處，似有人影晃動。

何虎喝道：「誰？」

並沒有反應。

何虎道：「欣欣，上車吧！」

「你還沒有告訴我！」邢欣欣依然堅持着。

何虎已不再理會她，一手拉着她，往靈車後面走去，邢欣欣有些不忿，想甩開他的手。

突然，「颼」的一聲，一支鋼鏢打在靈車上，這鏢來勢剛勁。

何虎想沿着鋼鏢來勢往追，但回心一想，害怕中了別人的調虎離山計，仍然護着邢欣欣。

邢欣欣道：「鋼鏢付有字條！」

何虎連忙把鋼鏢拔了下來，打開字條，上面寫着：二魔至，速離。

字體非常潦草，看來是匆匆寫成。

何虎一見了這字條，立時臉上出現了驚懼的神色，竟然要推邢欣欣上車。

邢欣欣道：「誰通知我們？二魔又是誰？」

「快上車！」

想不到邢欣欣竟然一手推開了何虎，道：「你害怕二魔？那你自己走！」

何虎實在想不到邢欣欣會如此，忙道：「欣欣，這不是發脾氣的時候……」

「我不是發脾氣，而是不想連累你，你既然害怕二魔，那你自己先走！」

邢欣欣似乎不是眞的負氣，她抽出了一柄匕首，然後一揮，匕首立時長了一些，又再一揮，又再伸長了一些，成了一柄長劍。

邢欣欣的父親邢赫外號「銀劍」，是劍術高超，他親授欣欣劍法，當她小時，無法拿一柄長劍，於是，以匕首代替。當她長大了一些，又鑄了一柄較長的劍，不過，欣欣早已在使用匕首時，領悟到使用匕首的妙處，爲了配合欣欣的武功，邢赫最後爲她鑄了這一柄可以伸縮的三節劍。

邢欣欣竟然直往樹林而去。

何虎立時追上。

邢欣欣道：「昨天在吉祥飯店之時，我敬你是一條剛鐵漢子，看不起那些『穿山甲』幫的人，說他們見不得光，可是，看你自己而今又如何？一起提二魔便好像嚇得魂飛魄散……」

何虎聽了，內心實在有些慚愧。

不過，邢欣欣並不知道二魔的來頭，否則她也不會說這些晦氣的話。

說時遲，那時快，邢欣欣已走進了林內。

這樹林並不太茂密，樹木也不太高。

陽光從疏落的樹稍透下來，照着當中一具好像是「彌勒佛」像的人。

這人當然不是一具雕像，而是人稱「彌勒笑魔」，二魔之中的一魔。

何虎見欣欣停步，搶上前來。

這時，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條長鞭，左手却拿着一塊圓形有鋸齒的鋼板，他護着邢欣欣。

突然，「彌勒笑魔」發出了一陣笑聲，笑聲是他看家本領之一，這笑聲震耳欲聾，使人心神不安。

「你便是邢欣欣？跟我走！」「彌勒笑魔」停了笑聲，便向邢欣欣問道。

邢欣欣道：「我是邢欣欣，但我爲甚麼要跟你走？」

「彌勒笑魔」聽了，有些愕然，但隨即又大笑起來，道：「果然是虎父無犬女！」

邢欣欣一抖三節劍，道：「勝得我這劍……」

何虎不讓她再說下去，一躍上前，向「彌勒笑魔」道：「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

「彌勒笑魔」道：「小子，你可知甚麼叫做自尋煩惱，皆因强出頭……」他突然伸出他巨大的手。

何虎連忙把長鞭一揮，捲向彌勒笑魔的巨手。

「彌勒笑魔」把手轉了個圈，長鞭突然無法捲向他，何虎再不遲疑，左手那塊有鋸齒的鋼板已然飛出。

鋼板在空中飛旋，向着「彌勒笑魔」頭項飛來。

「彌勒笑魔」又發出笑聲，右手一掌向飛來的鋼板打去，「轟」的一聲，那塊鋼板竟然立時改變方向，反過來攻擊它的主人。

何虎看着那飛回來的鋼板，嚇了一跳，忙不迭向後猛退，避開了鋼板。

「彌勒笑魔」又發出了可怕的笑聲，一手抄向邢欣欣。

邢欣欣一劍刺出。

這一劍雖然是非常簡單，但去勢剛勁，直抵「彌勒笑魔」的手掌。

「彌勒笑魔」似乎並不害怕劍鋒，硬生生的以手掌來對付劍鋒！

邢欣欣心想：看你手掌硬還是我寶劍利！

「噹」的一聲！

邢欣欣的利劍竟然刺不進「彌勒笑魔」的手掌，反而被「彌勒笑魔」的手掌震了回來，震得她虎口幾乎爆裂。

邢欣欣吃了一驚。

這時，「彌勒笑魔」一個轉身，便向邢欣欣撲來，不要看他這麼龐大的身軀，身上有一個這麼肥大的肚腩，他這一轉身竟然是十分靈活。

眼看便要活生生的把邢欣欣捉住。

何虎在另一邊，鞭長莫及，假若標身前來搶救，也是來不及。

邢欣欣猛退，一直退到一棵大樹之前。

「彌勒笑魔」身如鬼魅，如影隨形，雙手一抓，這一次邢欣欣實在是避無可避。

不過，她人急生智。

她突然蹲了下去！

「彌勒笑魔」雖然身手靈活，但邢欣欣比他矮小得多，蹲了下去，更是矮了大半截，他這一個肥肚腩，實在不容易蹲下。

也在這一刻，他突然感到一陣勁風從後襲來。

「彌勒笑魔」不敢怠慢，雙腿一蹬，人已飛上半空。

一支鋼鏢，硬生生的插入了樹幹之內。

假若「彌勒笑魔」不能及時飛身而起，這一支鋼鏢將不是插入樹幹之內，而是插在他背上。

「彌勒笑魔」落了下來。

邢欣欣早已趁此機會，竄到何虎那邊。

「彌勒笑魔」一手抓住在鋼鏢，想把那鋼鏢從樹幹上扯出來，那知道鋼鏢深插，不能一下扯出來。

「彌勒笑魔」怒道：「你這個混蛋……」

他本以爲是何虎放這鋼鏢，可是，一看鋼鏢來勢以及方向，根本不是來自何虎那邊，很明顯這鋼鏢並非何虎所放，因此，他沒有再罵下去。

他再用力，要把鋼鏢扯出來。

這一次他運勁一扯，鋼鏢拔了出來，却還鈎着了一大塊木頭，原來這鋼鏢有倒刺！

「彌勒笑魔」這一下實在笑不出來，假若剛才這一閃來不及的話，倒鈎插入了背部，那實在不可想像！

「誰個混蛋，有膽便出來！」

並沒有反應。

何虎心中也是一凜，想不到在這危急關頭，這一支鋼鏢救了邢欣欣。

邢欣欣也知道，自己雖然已蹲了下來，假若不是這一支鋼鏢，「彌勒笑魔」仍然可以手到擒來，把她捉了！

她心中十分感激放鏢的人，可惜，無論「彌勒笑魔」如何謾罵，那邊並沒有甚麼動靜。

何虎拉了邢欣欣一把，也不理她的反應，便拉了她走出樹林，往靈車而去。

這靈車已不是掩飾邢欣欣身份的工具，何虎索性棄了靈車，騎上了馬，手抓韁繩，抱起邢欣欣，繞向樹林的另一邊。

邢欣欣心裏有些害怕，不過，在何虎强而有力的臂彎之內，她却感到非常的安全。

她是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以前從沒有機會與男性耳鬢廝磨，那麼接近，如今嗅着何虎身上發出的男性氣味，心中實在有一番不同的感受，使她的心如鹿撞，「卜通卜通」地跳過不停。

何虎能夠護着邢欣欣逃離「彌勒笑魔」的魔掌，內心其實也是驚出了一身汗，如果不是暗中有人幫助，自己死在林中，並不打緊，最怕的是邢欣欣落在魔頭手上，自己一生英名盡喪，還不知如何向鍾前輩交代？

可是，如今邢欣欣輕輕的倚着他的胸膛，那女兒家獨有的髮香、體香令他神魂爲之顚倒，他只希望這一刹那，可以變成永恆，讓自己永遠沉醉於這美妙的感覺之中。

然而，現實還是現實，他拚命策馬，只希望盡快脫離這「彌勒笑魔」的魔掌！

何虎的心裏也在猜測，誰在暗中淌這趟渾水？

護送邢欣欣北上之事，知道的人當然不會太多，只是那幾個門派高手，不過，他們都是既有名望，又得到鍾無極所信任的，他們並不會把事情亂傳出去。

可是，天下最秘密的事情也被洩露出去，否則「彌勒笑魔」怎會在途中插上一手。

他還記得，警告字條上已寫着「二魔出現」，而今只見一魔，另外一魔不知道何時才會現身？

在暗中幫忙的，是正是邪，實在費煞思量。

忽然，那馬兒慢了下來。

何虎抽了兩鞭，那馬兒不單沒有加速，反而慢了下來，而且搖搖欲墜。

邢欣欣道：「下去，下去，不能再跑了！」

原來這馬奔跑過度，已是口吐白沫。

邢欣欣躍了下去。

何虎也跟着躍下，只見那馬兒已是筋疲力盡，倒了下去。

邢欣欣蹲了下去，撫摸着馬兒。

何虎看看周圍，仍是荒山野嶺，不過，往遠處望，也可依稀看到幾戶人家。

何虎道：「欣欣，走吧！」

「走？往那裏走？」

「前面應該是一個小鎭，過了這一個小鎭，便到了顯勝門！」

邢欣欣忽然道：「虎哥，我不想走！」

何虎道：「爲甚麼？」

「如果你想走，你自己先走！」

何虎道：「我當然不會自己離去，你不走，我當然也不走！」

「如果另一魔出現？」

何虎聽了，立時臉色驟變，小心的向周遭望了一會，才道：「暫時仍未出現！」

邢欣欣道：「虎哥，我知你害怕，你先走吧，我不想連累了你！」

何虎臉上有些慚愧之色，道：「欣欣，你在江湖行走機會不多……」

何虎本想說下去，但邢欣欣却强行接口道：「我正想利用這大好艮機，在江湖上經歷一下風險！」

「『彌勒笑魔』已是如此厲害！」

「我知道，但我不怕！」

何虎明白這只是邢欣欣的小姐脾氣。

邢欣欣却道：「我並不是只說

說而已，我並不怕，我可以單獨赴顯勝門！」

「你要單獨赴顯勝門！爲甚麼？」

「最低限度，我到了顯勝門，門主李躍龍伯伯會告訴我，究竟我家中發生了甚麼事！」

何虎聽到這裏，才明白邢欣欣的心意。

何虎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可以告訴你！」

「我知，但你沒有！」

「我只是不想你在這途中，身心受創。」

邢欣欣道：「我並不是一個弱不禁風的人！」

「人的强弱，並不是單看外表，有時……」

邢欣欣道：「我內心也同樣剛强！」

何虎嘆了口氣，道：「欣欣，你可否能眞眞正正的面對現實？」

「可以！」邢欣欣堅定地回答。

「好，我告訴你！」

邢欣欣望着何虎。

何虎道：「你父親邢赫已死！」

邢欣欣一直有這一個陰影在心頭，因此，她並不覺得晴天霹靂。

「是誰殺我父親？」

「我不知道，但鍾無極前輩祇是囑咐了他認爲可信託的人，護送你北上，不能讓仇家再加害於你。」

「我父親爲人光明磊落，江湖之上，有誰不知『銀劍』邢赫義膽忠肝？」

「我也知道，而且他對很多人也有恩惠。」

「既然是如此，他怎會有仇人？」

這一點，何虎實在也難想透。

「我不知道，我的任務祇是護送姑娘北上。」

「北上之後，那又如何？」邢欣欣問。

「我不知道。」

邢欣欣道：「我不能這樣任人擺佈！」

「我想，那不是任人擺佈，而是鍾無極前輩心中早有了一套計劃，這套計劃當然對你最爲有利，到時，你見到了鍾前輩，他自然會向你解釋。」

「顯勝門門主李躍龍應該知道這計劃。」

何虎並沒有甚麼表示。

邢欣欣道：「如果他不知道，也沒有甚麼關係，因爲他雄霸一方，有足夠的力量與人手，再護送我北上。」

這話很明顯，暗示何虎力量有限，而且到了顯勝門，便是到了一個盡頭，他不應再插手。

何虎當然明白，但他却沒有表示。

邢欣欣道：「走！」

何虎當然是求之不得，可是，當他一抬頭往前望，他整個人便怔住。

邢欣欣回過頭來，循着何虎的視線看去，她也同時怔住，因爲不知甚麼時候，那邊已多了一人。

那人是個瘦削的漢子，但高度驚人，單看他坐在那邊，已像一個站着的人那麼高。

如果那人站起來，實是高不可攀。

何虎輕聲道：「是二魔！」

邢欣欣回過頭來，聽了何虎這麼說，再回頭望了一眼，可是，却不見那個瘦削的怪人。

邢欣欣道：「那人去了那裏？」

何虎尤未及回答，便聽見有人道：「我在這裏。」

邢欣欣循聲望去，那人已坐在一棵樹上，雙脚垂了下來，好像一個鞦韆架一般。

邢欣欣居然並不害怕，叫道：「請問閣下是誰？」

那人竟然大笑起來，良久才道：「娃娃，妳連我也不知是誰，本領有限。」

邢欣欣道：「那要較量過才知。」

那人聽了，有點詫異這女娃子竟有如此勇氣，道：「好極，有志氣，那你好好站穩了，聽着我的名字。」

邢欣欣好整以暇，好像毫不在意。

何虎却已一閃身上前，護着了她。

那人道：「我便是江湖上人二魔之一——『魔法幻影』，怎麼樣？」

邢欣欣道：「啊，原來一切都是假的！」

「假的，是甚麼意思？」

「幻影，豈不是假的？」

突然，一陣狂風吹起，登時，邢欣欣被這陣罡風吹退了幾步，而站在她前面的何虎，竟被吹開了。

邢欣欣勉强穩着身子。

就在這一刹那，邢欣欣祇見那位「魔法幻影」，竟然有時在這邊出現，有時又在另一邊出現。

他身手之快，實在連眼睛也看不清。

這一閃一現，不單叫人眼花撩亂，還使人突然覺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何虎勉强轉身，迫近邢欣欣，道：「屏息靜氣，意守丹田！」

邢欣欣立時明白，她依言穩住自己的心猿意馬，意守丹田，果然，前面一切疑眞疑幻的景象也消失了。

「魔法幻影」見她穩住了身子，

知道自己這一招無效，笑道：「果然是名師出高徒！」

何虎一標上前，長鞭揮出。

「魔法幻影」一晃，閃開六七丈之外，何虎的長鞭根本無用，突然，「魔法幻影」一竄前來，一掌挺出，直取何虎的胸部。

這一招看似平凡而直接，可是，這一掌暗藏勁力，竟然令何虎不知所措。

他的長鞭既不能用上，左手的鋸齒鋼板也無用武之地，他好像眞的着了魔似的，任由魔法幻影攻來。

「魔法幻影」這一掌，接近何虎胸部之前，竟然又變了爪，這一爪若抓下，幾欲把何虎的心肝也挖了出來。

邢欣欣當然不能袖手旁觀。

她一抖三節劍，橫劍而出。

這一刺已使出了「邢家劍法」的精妙。

「魔法幻影」知道，絕不能硬接這一招，身體向後一晃，何虎登時脫了被挖心肝之險。

「好劍法！」「魔法幻影」居然還稱讚邢欣欣。

不過，邢欣欣並沒有爲他的稱讚而心動，而是繼續一連三招，猛刺向「魔法幻影」。

「魔法幻影」一退再退，突然，失其所踪。

邢欣欣知道，這人又使他的魔法。

而何虎在這時候，一揮有鋸齒的鋼板，「轟轟」的飛了出去，並且猛追着「魔法幻影」。

「魔法幻影」使的是令人產生錯覺的幻術，假如越近他身畔，越會被迷惑，但一離開他，那些魔法無所施其技。

那鋸齒鋼板飛向「魔法幻影」，但「魔法幻影」似乎不爲所動，當那鋼板一近，他突然一揮手，那塊鋼板好像產生了新力量，反過來飛向何虎。

鋼板來勢比何虎揮出更具威力。

何虎猛然躍開，不過，鋼板似乎長了眼睛一般，追了過來，當然，那不是鋼板長了眼睛，而是「魔法幻影」以巧勁劈空而來。

何虎實在感到慚愧，自己獨門的厲害兵器，傷不到「魔法幻影」，反而被他利用，傷害自己。

邢欣欣這時又再竄了上去，一劍刺出。

這一劍，一招她使出了七式，向着「魔法幻影」胸前七個大穴刺去，祇要其中一個要穴被邢欣欣刺着，他就會立時受傷，「魔法幻影」當然知道其中厲害。

他一晃身。

這一閃避，立時使他打出的劈空力量消失，而那個鋸齒鋼板也再沒有力量攻擊何虎。

何虎倒抽了一口冷氣，不禁要多謝邢欣欣，假若不是她的及時殺着，自己被自己的鋸齒鋼板所傷，將來那還面目在江湖立足。

「魔法幻影」心下怒極，轉向對付邢欣欣。

邢欣欣初生之犢不怕虎，又再連出劍招，但「魔法幻影」不再退却，以雙手硬生生的要接她的劍招。

邢欣欣覺得奇怪，怎麼「魔法幻影」以血肉之軀來接利劍？她一刺而下。

這時，「魔法幻影」竟然以胸口來迎。

「錚」的一聲，劍光竟然刺不進他的胸膛。

邢欣欣再刺。

劍尖不單無法刺入，反而因爲自己的力量，使劍也立時彎了。

這柄三節劍並非一柄普通的劍，是以精鋼所煉，有削鐵如泥的本領。

可是，在「魔法幻影」胸前，竟像一支鈍木劍。

邢欣欣並不氣餒，又再加了力量。

劍祇是更加彎曲，而邢欣欣却越來越近「魔法幻影」，這正是「魔法幻影」的目的。

邢欣欣一心要傷他，甚至要一劍刺穿他的胸膛，那裏會想到那是一個奸計。

「魔法幻影」見時機已成熟，橫身一閃，邢欣欣一刺而空，整個人不由自主的向前仆去，「魔法幻影」這時右手一抄，眼看便要把邢欣欣攔腰抱起。

而邢欣欣已失去了重心，而眼前突然多了無數個「魔法幻影」，無論她如何穩着自己的身體，也要跌向「魔法幻影」的手中。

因她太近「魔法幻影」，「魔法幻影」的幻術又再得逞。

突然，那種幻覺消失。

「魔法幻影」狂叫了一聲，祇見他本來用來抄起邢欣欣的手掌，竟插了一柄鋼鏢。

邢欣欣鎭定了心神，往後一退。

她似乎看到前面有個人影一閃，而「魔法幻影」也同時返身追了上去，這一轉身，把那人影完全遮蓋，邢欣欣暗嘆一聲可惜。

假如「魔法幻影」轉身稍慢一點，她便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人，那個施以援手的人。

那人實在是她的一個大恩人。

假若這一支鋼鏢未能及時發出，邢欣欣將會完全被抓入「魔法幻影」的手中。

「魔法幻影」不知是否中了鏢，

還是一手把鏢接着，不過，他已飛身去追。

邢欣欣這時才可以舒了一口氣。

何虎上前，道：「欣欣，妳怎麼了？」

邢欣欣道：「好險！」

「是誰再一次救了我們？」何虎道。

「你沒有看見？」

「看見甚麼？」

「那個一閃而過的人影，看來『魔法幻影』正在追那人。」邢欣欣望向那邊。

「魔法幻影」已不在。

何虎道：「走！」

邢欣欣跟着何虎，往另一邊走去。

改變主意　護花出關

來到這個小鎮，已是薄暮黃昏。

這小鎮名叫博廉，是個相當繁盛的地方，行人熙來攘往。

何虎找到了一間客棧，要了兩個上房。

何虎對邢欣欣道：「看來二魔也許會來此鎮，不過，這裏人多，他們也不敢太過放肆。」

「你打算避開他們？」

「過了今晚才再算，你也疲累極了，好好休息一下。」

邢欣欣也覺十分疲乏。

何虎爲了安全起見，叫小二拿了飯菜進來，讓邢欣欣享用。

邢欣欣見他站着，道：「虎哥哥，你也一起吃。」

「我害怕那二魔會再來。」

「不用怕，要來的始終要來，還是好好吃一頓。」想不到邢欣欣倒是一個樂觀的人。

經過與二魔交手，邢欣欣已漸明白，江湖之地實在是險惡之地，每一刻都會有變化，每一刻也會面臨死亡，一切空想都是無益。

邢欣欣見何虎吃得不痛快，便道：「虎哥哥，如果你要喝些酒，那也無妨。」

「不！我仍要抖擻精神，好好保護你。」

「你已盡了力。」

這話本來是邢欣欣安慰何虎的話，但在何虎耳中，却使他難堪。

邢欣欣見他臉有異色，知道自己可能說錯了話，道：「我的意思是……」

何虎道：「欣欣，我明白。」

邢欣欣道：「那個一閃而過之人，你有沒有印象？」

何虎搖了搖頭。

「那麼，在你的猜想中，應該是誰？」

何虎依然搖了搖頭，半晌才道：「如果是一個名門正派的人，他應該不會這麼躲躲閃閃。」

邢欣欣道：「如果不是一個名門正派的人，他又何必兩次救了我們？」

何虎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邢欣欣道：「這人使得一手好鏢法，你認識的江湖朋友之中，有這麼一人？」

何虎略一思量，道：「使鋼鏢的人非常多，因爲這鋼鏢並非甚麼獨門暗器！」

邢欣欣也同意何虎的話。

飯後，何虎退了出去，邢欣欣也覺疲累，一早便上了床。

何虎却並不敢安睡。

一來他害怕二魔隨時出現，二來他心下也在猜測兩次出手相救的人。

他實在想不出那是個甚麼人，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一定並非對頭人。

他越想越覺心煩，他本想出外走走，好好一散心頭之悶，不過，他又怕二魔來襲。

忽然，有人敲門。

何虎一手握着長鞭，一手握着有鋸齒的鋼板，道：「誰？」

「是我，小二！」

何虎上前，開了門，果然是客棧中的小二。

「甚麼事？」

「客官，外面有過公子要見你！」

「是誰？」

「他沒有說，他請你出去一見便知！」

何虎道：「那人是甚麼模樣？」

「祇是一個普通書生而已！」

何虎害怕那是調虎離山之計，不過，既是一個書生模樣的人，自己也不應那麼膽怯。

於是，他跟了那小二出去。

那時，已是初更時分，客棧已安靜下來。

來到大堂，却沒有一個人影。

「人呢？」

小二淡然道：「剛才他還說，他會在這裏等！」

「走了！」

「沒有道理！」

何虎道：「誰？」

「是我！」是大堂另一邊傳來的聲音。

何虎往前一看，赫然見到一個書生模樣的人，背着他坐在一張椅子上。

小二輕聲道：「是他！」

何虎上前道：「兄台……」他已來到那人面前，一看竟是杜可風。

「穿山甲」幫的幫主杜可風。

杜可風站了起來，道：「何兄，既然無法入睡，可否賞臉與我同飲一杯？」

何虎道：「呸！」

杜可風並沒有惱怒，反而笑道：「何大俠，我實在不明白，你對咱們『穿山甲』幫似乎看不順眼！」

何虎道：「你們幹的是甚麼，你們自己心知肚明！」

杜可風道：「我們當然知道！」

「那你……」

杜可風道：「我們幹的是掘墓，可是並沒有殺人放火！」

「掘人家墳墓……」

「我們並不是掘普通平民百姓的墳墓，那些達官貴人，生平已是盡量搜括民脂民膏，死後還要把財寶霸佔，收進棺材之內，我們祇是使這些財物，重見天日而已，並不是甚麼傷天害理之事！」

何虎道：「大丈夫頂天立地，爲甚麼要幹這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杜可風道：「我自出生以來，便是幹此等勾當，我生在「穿山甲」幫中，並無選擇！」

何虎聽了，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回答。

他們坐了下來。

何虎當然明白，不過，他一直看不起「穿山甲」幫，但並沒有細想過，爲甚麼一定要看不起他們？

杜可風道：「天下間殺人放火多的是，爲甚麼……」忽然，杜可風止住了說話。

何虎也發覺了不對勁。

杜可風輕聲道：「快回去！」

他自己也站了起來。

何虎不再理他，因爲他知道，來者並不是別人，而是日間所遇的二魔。

何虎退得沒有杜可風那麼快。

二魔一進入大堂，見了何虎，一個閃身，已阻住了他的去路，是大魔「彌勒笑魔」。

他立時轉個身，已沒有去路，因爲前面的「魔法幻影」已像一支竹竿般，立在他的面前。

何虎還想向另一邊逃去。

可是，那一邊祇是一壁牆，沒有去路。

「魔法幻影」道：「小子，你逃不了！」

「彌勒笑魔」本來想笑，但回心一想，如今已是夜深，這一笑將驚動所有人，他連忙止住了笑聲。

「彌勒笑魔」道：「你叫何虎？」

何虎道：「在下正是，虎豹鏢局總鏢頭何虎！」

「魔法幻影」道：「胖子，你可吃過虎肉？」

「彌勒笑魔」道：「沒有。」

「這裏豈不是有一隻？」

「彌勒笑魔」又想笑，不過，他好辛苦才止住笑意，道：「好極，一試無妨！」

何虎聽了，知道他們要動手。

「魔法幻影」忽然一閃身，在他前面忽隱忽現，一時之間，何虎祇覺身子進入了一個迷幻陣中似的。

他不知前面是甚麼，也不知自己應何去何從。

突然，他覺得兩脅被人架着。

他想反抗，可是兩脅被人抬起，他拚命掙扎，却是無能爲力，硬生生被人抬了出去。

抬他的當然是二魔。

「砰」的一聲，何虎倒在地上。

原來二魔爲了不想驚動客棧的人，把何虎抬到一片較爲僻靜的荒地。

「彌勒笑魔」道：「誰叫你保護邢欣欣的？」

「鍾無極前輩！」

「魔法幻影」道：「這點我知道，不過，他並沒有吩咐你一直保護她！」

何虎沒有回答他的話。

突然，他一個竄起，想突圍而出。

可是，「魔法幻影」立時如影隨形，無論他走到那裏，他也在他跟前不足一尺的地方出現！

他逃了多次，已有筋疲力盡之感。

「魔法幻影」道：「小子，你逃不了！其實，以你的武功，根本不及咱們任何一人！」

何虎道：「你可以殺我！」

「彌勒笑魔」道：「如今你的幫手已不會出現！」

「幫手？在下怎要甚麼幫手？」

「如果不是那幫手，在最危險一刻，發一支鋼鏢出來，你今晚還可以在這裏？」

「我並沒有幫手！」何虎斬釘截鐵的道。

「彌勒笑魔」道：「那麼，那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

「彌勒笑魔」道：「你不知道？那麼，咱們先殺了你，再引那人出來！」

何虎並不害怕。

「彌勒笑魔」道：「我們先殺你，再殺邢欣欣！」

這話倒使何虎大爲吃驚，道：「你們要殺要剮也好，但千萬不要傷害欣欣！」

「魔法幻影」道：「多親密的稱呼！」

何虎聽了，臉紅起來。

「彌勒笑魔」忍不住笑了幾聲，道：「竹竿，你可曾見過這麼一個大鏢頭紅起臉來！」

「魔法幻影」道：「大鏢頭也有眞情的一刻！」

何虎被他們耻笑得幾乎無地自容，他硬生生衝向「魔法幻影」。

那知道，他衝向的竟是一個幻影，一時之間，無法利止，竟仆在

地上！

二魔大笑。

何虎一個鯉魚翻身，站了起來，又要再衝。

「魔法幻影」道：「何虎，你既然那麼緊張邢欣欣，也不想邢欣欣死是嗎？」

「當然不想。」

「不想？那也可以！你自己替她死吧！」

何虎傲然道：「我早已豁了出去！」

「魔法幻影」道：「這又何必？你的眞情，人家又怎知道？你這一死豈不是白死？」

何虎並沒有想過。

「彌勒笑魔」道：「咱們雖然被人稱爲二魔，其實也有一副好心腸！」

何虎道：「你們也有好心腸？」

「魔法幻影」道：「當然，我們一向希望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話使何虎怔住。

「彌勒笑魔」道：「對，何總鏢頭頂天立地，正氣凜然，人中豪傑！」

「魔法幻影」接口道：「邢欣欣也是巾幗不讓鬚眉，英姿颯爽，更是美貌如花！」

「這叫天生一對。」

「地造一雙！」

何虎被二魔弄得一塌糊塗，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我們此來，是成全你們！」

「你不要再說二話！」

何虎實在並沒有甚麼話可說。

「彌勒笑魔」道：「不過，我們要你應承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們前路便是顯勝門！」

「那又如何？」

「我們祇想你不要送邢欣欣往顯勝門！」

何虎有些愕然，道：「爲甚麼？」

「你不用問，祇要說一句，如何？」

其實，何虎一直也不想送邢欣欣往顯勝門，顯勝門在江湖之上，聲名顯赫，如果何虎把邢欣欣送往顯勝門，怎能再有機會保護邢欣欣北上？

不入顯勝門，正合何虎心意！

這叫何虎如何不應承？

「好！」何虎道。

「好爽快！」「彌勒笑魔」道。

「魔法幻影」道：「咱們一言爲定！」

「不入顯勝門，你們……」

「我們不會傷害你們，一直保護你護送邢欣欣北上！」

「不過，到了關外，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何虎並沒有想過，到了關外之時會怎樣？

眼前還有這麼多困難，怎會想得如此遙遠？

「那麼，我可以走了？」

二魔居然一同伸出手來，道：「請！」

何虎立時離開，雖然他心中不斷的猜測着，這二魔究竟在弄些甚麼玄虛？

他急忙奔回客棧。

＊　＊　＊

邢欣欣一直睡得頗爲安穩。

「咚」的一聲，她被驚醒過來。

祇見牀椽處有一支鋼鏢，鏢上並有一張字條，她連忙把鏢拔起。

打開字條，上面寫着：何虎已不可信！

字體非常潦草，想是在非常匆忙之中寫了下來。

邢欣欣跳下了床，床間並沒有任何窗戶敞開，那支鋼鏢如何飛擲進來？

不過，看來這飛鏢警告的人一定是個好人，否則，那支鋼鏢不擲到床緣而擲到自己身上，早已成了鏢下亡魂！

何虎怎會在這一刻變爲不可信？

這時，門外傳來脚步聲。

邢欣欣立時返回床上，安躺在床上。

有人推門，她瞥眼看去，知是何虎。

何虎並沒有進來，祇是來看一看，見她仍在床上，也不再打擾。

何虎一直保護自己，他怎會變成一個不可信的人？邢欣欣躺在牀上百思不得其解。

＊　＊　＊

翌日一早，何虎便催促邢欣欣上路。

邢欣欣精神並不好。

何虎問道：「你昨夜睡得不好？」

邢欣欣道：「昨夜你一直守候着我，沒有去睡？」

「有，也睡得很好！」

「有沒有可疑之人來犯？」

「沒有。」

「你也沒有離開過？」

「沒有！」

邢欣欣這幾句簡短的問話，其實是在試測那支鋼鏢上傳來的字條內容是否眞實，看來，何虎的話確是有些不盡不實。

邢欣欣提高了警覺。

他們騎着快馬，一直往顯勝門而去，何虎估計，大約過了晌午，便會到達。

整個上午，何虎甚麼也沒有提及，一路快馬加鞭，到了晌午，他們吃過一些乾糧，又上路了。

何虎把馬趕上前去，拍着邢欣

欣的馬，道：「辛苦嗎？」

邢欣欣道：「辛苦！」

「快到顯勝門，我們……」

「好極，我們可以進顯勝門休息一下，顯勝門門主李躍龍伯伯與我相熟，相信……」

何虎不想再聽她說下去，接口道：「欣欣，我決定不進顯勝門？」

邢欣欣奇怪道：「爲甚麼？」

何虎道：「爲了避開江湖人耳目！」

邢欣欣覺得這理由十分牽强，道：「顯勝門怎算是普通江湖人，李門主與我爹交情很好，他知我家發生了驟變，一定傾盡人力物力來保護我！」

「不，我不想麻煩他老人家！」

「怎會麻煩？如果他知我來……對，他早知我會來的了，他一定非常心急地等候我們！」

何虎一時之間，實在無法說服邢欣欣。

不過，何虎對附近地勢十分熟悉，祇要抄徑繞過，錯過了顯勝門，那麼，到她發現之時，已離顯勝門很遠，她也沒有道理再要求轉回去。

但是，很多時候，人算總不及天算。

距離顯勝門還有差不多十里的地方，突然出現了一排二十多個壯漢，騎在馬上，似有所等待。

何虎本想抄小路而走，可是，這地方十分平坦，也沒有甚麼岔路，如果這樣另找他路，一定會給人話柄，譬如說他膽小如鼠之類的話。

邢欣欣對這一排威風凜凜的漢子也沒有表示害怕，反而一馬當先。

何虎要制止，已來不及。

這時，隊中一個漢子排衆而出。

那漢子道：「來人可是邢欣欣姑娘？」

邢欣欣聽到有人叫到自己的名字，高興地道：「在下正是，這位是……」

「在下是顯勝門總管楊守義，奉門主之命，迎接邢姑娘！」

何虎上前，道：「怎麼會在這地方迎接邢姑娘？這地方離顯勝門還遠！」

楊總管聽了，臉上露出不愉之色，道：「咱們門主早知邢姑娘風塵僕僕趕來，因此及早來接，這位是……」

「在下是虎豹鏢局總鏢頭何虎！」

楊總管聽了，作了一個奇怪的表情道：「咦，到顯勝門這一段路，似乎不是閣下護送！」

這話令何虎有些尷尬，却是無從解釋。

何虎忽然拉轉了馬頭，對邢欣欣道：「走，咱們走！」

邢欣欣道：「爲甚麼？既然來到，又承蒙門主遠道來迎接我們，我們應該到顯勝門，向門主拜會！」

何虎却蠻不講理的道：「不，咱們走！」

他甚至要牽邢欣欣的馬。

楊總管立時上前，道：「何總鏢頭，既然來到顯勝門，爲甚麼不進去喝杯茶，況且，邢姑娘也想進去！」

何虎並不理會楊總管。

邢欣欣擺脫了何虎，往前走去，何虎追上。

楊總管從中擋着，用並不客氣的口吻道：「何總鏢頭，如果你不喜歡進去，咱們也不勉强，但你却不能阻止邢姑娘！」

何虎已被楊總管攔着去路。

而邢欣欣已策馬上前。

何虎一時心急之下，也無從選擇，從馬背之上一躍而起，竟然落在邢欣欣的馬上。

馬兒被他壓下，受驚嘶叫。

邢欣欣也猜不到，何虎竟然用這橫蠻的方法來阻止自己進入顯勝門，心下也有些憤怒。

何虎一坐在馬上，索性搶了邢欣欣的韁繩，兜轉馬頭，便要離開。

邢欣欣道：「放開我！」

她掙扎着，反而令何虎非常尷尬。

楊總管道：「何虎，你再騷擾邢姑娘，咱們便不客氣的了！」

何虎已一躍下馬，硬生生的把邢欣欣的馬拉住。

這時，已有幾個騎馬的漢子前來，圍住了邢欣欣，楊總管上前，向何虎攻來。

何虎無法，祇好放了邢欣欣的馬，自己迎向楊總管。

這一放手，邢欣欣已被衆漢子包圍着，並且轉身護送邢欣欣往顯勝門那邊跑去。

何虎看着，但被楊總管纏着，無法阻止，他一怒之下，抖出了長鞭。

他長鞭一揮，鞭向楊總管那馬，馬兒痛極，也是驚極，人立而起，發出狂嘶。

楊總管也一躍而下，手中已多了一支鋼刺，他人未站穩，已一連刺出！

何虎把鋸齒鋼板作盾牌，一連擋了楊總管的鋼刺，發出了「噹噹」聲響。

楊總管見已有數個大漢迎了邢欣欣，也不戀戰，一招虛晃，往後一躍。

本來有二十多個漢子，而今有十來個漢子已轉身護送邢欣欣回

去，但仍剩下十來個漢子。

他們一齊向何虎攻來。

所謂人多勢衆，何虎怎能以一敵十，況且他沒有了馬，被人居高臨下猛攻，他無法維持多久。

這時，楊總管亦已消失。

何虎知道，再睹纏下去，也是無益，轉身一躍，暫時離開了此地。

那十多個漢子並沒有追他，很快也消失在荒野之中。

何虎可算是落荒而逃。

忽然，前面有兩個人影，開始是十分模糊，但轉眼之間，已來到何虎跟前。

這兩人正是二魔。

「彌勒笑魔」見何虎這麼狼狽的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何虎，你怎麼了？」

何虎道：「邢欣欣已被顯勝門的人接了去！」

「魔法幻影」道：「怎會？此地離顯勝門還有十里之遙，顯勝門怎會在此迎接邢欣欣？」

何虎道：「他們說是門主所派！」

「彌勒笑魔」道：「何虎，枉你一世聰明，任憑他們說甚麼便是甚麼？邢欣欣可能落在仇家手上！」

何虎聽了，心中一驚，他實在沒有想到，來接的並不是顯勝門。

「魔法幻影」道：「你還呆站着幹甚麼？」

一時之間，何虎眞不知如何是好，祇道：「怎麼辦？」

「還不追？」

何虎如夢初醒似的，轉身便追。

「彌勒笑魔」與「魔法幻影」二人輕功極佳，何虎拚命，才勉强跟得上，不過已落後很多。

他們一直追去，却並不見顯勝門的人馬。

轉眼已追了差不多十里。

何虎已看見前面一個大牌坊，上面寫着「顯勝門」三個朱紅大字。

原來他們這時眞正的到了顯勝門。

何虎上前，二魔此時，反而走在他的後面。

顯勝門是江湖上出名的名門，門主李躍龍一向爲人正直，並且熱心幫助江湖朋友，凡是上門的，無論何人，一律也受到適當的招待。

那大牌坊極具氣派。

牌坊之下，也是一排十多個漢子，不過，他們並沒有騎馬，祇是站着。

何虎上前，發覺這些漢子與剛才在路上的騎馬漢子，並不相同，想是另一批人。

何虎道：「在下何虎，來找邢欣欣姑娘！」

當中一人，排衆而出，竟也稱是楊守義楊總管。

楊總管道：「是虎豹鏢局的何虎鏢頭嗎？在下這廂有禮，請問你要找的是……」

何虎聽他語言，好像從來沒有見過自己似的，怒道：「楊總管，你在說甚麼？」

楊總管聽了，道：「原來閣下早已認識在下，不過……」

何虎怒道：「你還在裝甚麼蒜？」

「裝蒜？」楊總管一臉不明所以之色。

何虎更怒，喝道：「你們搶了邢欣欣姑娘入內……」

楊總管也發怒，道：「何虎，你說的是甚麼話，咱們正在這裏迎接邢欣欣姑娘，怎麼你却說咱們早已搶了邢姑娘入內！」

這話說得何虎一頭霧水。

「彌勒笑魔」上前，一臉笑意的道：「這位楊總管。」

楊總管也改變了臉容，笑道：「這位一定是江湖上人稱二魔的……」

「你不用介意，在下正是『彌勒笑魔』！」

「在下是『魔法幻影』！」

楊總管拱手道：「二魔光臨顯勝門，有何賜教？」

「彌勒笑魔」道：「當然是拜會門主！」

楊總管道：「在下代表門主致謝，可惜，近日門主有些要事，未能接見！」

「魔法幻影」道：「門主與我們相見，怎會無暇？」

他已一躍而起。

「彌勒笑魔」也不甘後人，隨着「魔法幻影」上了顯勝門的大牌坊之上。

下面的大漢却無人可以躍上。

何虎其實有足夠的本領躍上，可是，他已被楊總管控制着，無法躍起，他當然不甘心被控，反手一甩，甩開了楊總管。

其他漢子已把他圍着。

楊總管已返身入顯勝門。

何虎當然想進入，但那十多個漢子圍着他，你一拳，我一脚，他實在無法脫身。

他奮力力戰，先打傷了幾個，但自己也受了傷，幸好那祇是皮肉之傷。

再打一會，那些漢子已是不敵，有人發出一聲忽哨，那些漢子，立時作鳥獸散。

何虎站在顯勝門的大牌坊下，一臉茫然。

今日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實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顯勝門的楊總管，明明是接了邢欣欣入內，祇是過了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却又否認，而且硬裝連自己也未見過的樣

子，究竟其中有些甚麼玄虛？

唯一的答案，祇能在顯勝門之內找尋。

爲了邢欣欣，他甚麼也不害怕。

而且二魔已進入顯勝門內，何虎也是義無反顧的衝進顯勝門，

* * *

從顯勝門的大牌坊到顯勝門的那一間大宅，也頗有一段長路，何虎身上有傷，不想再與任何人拚鬥，他祇想找到李門主一問，因此，他盡量往僻靜的地方走，避過了往來的人。

他終於來到了大宅的門口。

忽然，有一位頗有氣度的漢子，背負着雙手，走了出來，何虎一時之間，避無可避。

那漢子詫異地望着受了傷的何虎，道：「這位朋友……」

何虎拱手道：「請問閣下是……」

「在下便是顯勝門門主李躍龍。」

「李門主，在下是何虎。」

李門主聽了，一臉詫異之色道：「何虎？」

「難道邢姑娘沒有提到在下？」

「邢姑娘？」李門主似乎更加不明所以。

何虎心中十分憤怒，那楊總管在裝蒜，連這名滿天下的顯勝門主也在騙人。

「邢欣欣姑娘剛進來拜會門主。」

李門主道：「她來了嗎？我怎會不知道？」

這時，楊總管領了一羣漢子前來。

李門主立刻向楊總管道：「楊總管，邢姑娘來了嗎？爲甚麼我不知道？」

楊總管道：「邢姑娘沒有來，咱們正準備出外迎接，並通知門主。」

何虎聽了楊總管的話，怒道：「李門主，你這位總管早就接了邢欣欣進去，却在騙你，如今才去迎邢欣欣。」

李門主皺皺眉頭道：「何虎，這話怎說？」

何虎道：「他早就强行把邢姑娘押了入內。」

李門主道：「邢姑娘是我們顯勝門的上賓，她既來到，咱們歡迎她猶恐不及，怎會押她進來？」

何虎道：「你們一干人等裝蒜騙人。」

李門主怒道：「何虎，你爲何要在顯勝門撒野？」

何虎心想：單是楊總管一人撒謊，還可以找李門主問個明白，但如今連李門主也在撒謊。既不知他們之間有甚麼奸計，再問下去，也是無益。

何虎道：「我祇想入內，看個明白。」

楊總管上前，阻止了他。

李門主也怒道：「何虎，顯勝門是甚麼地方，怎能容你想進便進。」

「我確實是看着邢姑娘入內。」

「你還這麼說，那即是說你根本不放本門主在眼內，那麼……」

李躍龍門主示意楊總管站開。

何虎本已是十分急躁，如今再說下去，也是無益，他實在按捺不住，便往前衝。

李門主早已穩身在前。

他雙手一伸，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何虎並不害怕，奮力前衝。

當他衝到李門主手臂處，祇覺得那手臂像是一支鐵欄，任他如何衝撞，總是紋風不動。

何虎一衝不成，退了幾步，又再把全身勁力運在雙臂之上，全力狂推。

祇見李門主冷笑一聲，手背微微向外一揮。

何虎祇覺一股强大的力量，反震而來。

這股力量有如澎湃的海浪，一浪接着一浪，直迫向他胸口。

何虎祇覺胸口一陣絞痛，不由自主，先退兩步，然後如同斷線風箏飛了出去。

他人在半空，胸口仍陣陣發痛。

人剛着地，「哇」的一聲，竟然吐了一口鮮血，他倒在地上，喘氣不停。

顯勝門門主李躍龍在江湖上威名顯赫，並不是僥倖得來，這一手功力，實叫何虎也佩服。

李門主踏前一步。

這時，李門主祇要加一掌，或加一脚，何虎便再無倖免。

忽然，一陣馬蹄聲自外傳來。

隨着，有人叫道：「門主，手下留情。」

這時，一個漢子騎着馬來，馬未停定，他已一躍而下，來到何虎跟前。

「李門主，我眞不知從何說起，我這一位朋友有點失心瘋，常常胡言亂語，得罪了李門主。」

衆人都不知這漢子是誰，何虎勉强抬頭一望，祇覺這人有點面熟。

李門主道：「顯勝門不喜動武傷人，幸好你來得及時，既是你的朋友，你便帶他回去。」

「謝謝李門主大人大量。」

那漢子低下頭來，輕聲對何虎道：「千萬別再亂說話，離開再說！」

這時，何虎已可以看清楚這漢

子面目，原來竟是自己一向看不起的杜可風。

杜可風一手扶起了何虎，又再向衆人道歉，準備扶着何虎離開大宅門口。

可是，何虎實在是瞧不起杜可風，雖然在這危急關頭，他仍然不想接受杜可風的幫助。

何虎突然一推那漢子，叫道：「滾，快滾，我不用你來助我，滾!」

那漢子搖搖頭道：「李門主，你看，我要幫他，他卻罵人，還叫我滾，他不是瘋了，還是甚麼?」

李門主道：「對，這人實在是瘋的。」

杜可風扶何虎上馬，何虎心中不願，卻又說不出話來，這一折騰，胸口作悶，一口鮮血噴了出來，立時昏了過去。

杜可風一手扶了他上馬，自己也躍上了馬，頭也不回，便離開了顯勝門。

衆人齊看着門主。

楊總管道：「讓他們走!」

李門主搖了搖頭，向楊總管使了一個眼色，便返身進入大宅之內。

楊總管立時走出大宅，吩咐衆手下，道：「信鴿!」

衆手下也會意。

杜可風一口氣跑了七八里，以爲可以盡量擺脫顯勝門的勢力，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適宜與顯勝門硬碰，更爲了何虎，他要找一處安全的地方。

可是，當他還未喘過氣來，四周突然奔出來十多個漢子，他們一言不發，便同時攻來。

杜可風也早有準備，他一撒手，幾十支飛鏢疾射而出。

使飛鏢是杜可風的看家本領，尤其是那些有倒刺的鋼鏢，一被射中，痛不欲生。

杜可風立時又再策馬狂奔。

那些漢子又追上來，杜可風也不給他們動手的機會，又再左右手齊發，十多個漢子再沒有一個敢再追來，杜可風才舒了一口氣。

* * *

何虎慢慢的睜開了雙眼，祇覺四周漆黑一片，他稍一轉身，全身骨骼像散了似的，痛得他死去活來。

他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呻吟，不過，他也是一條硬漢子，硬生生的忍住了。

他定神一看，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塊大青石板上，石板冷而硬，正好讓他像被火烙過的身體感到一陣清涼。

忽然，他聽到了一陣脚步聲，那陣脚步聲好像從很遠傳來，却又十分空洞，一時之間，他無法肯定，究竟自己身在何方。

他努力掙扎着，想坐起來。

這時，有人冷冷地道：「勿亂動!」

何虎聽了，心頭一震，因爲這聲音正是杜可風，他發怒道：「這是甚麼地方?誰叫你帶我來?」

杜可風並沒有回答。

這時，突然有火光一閃，杜可風手中已亮了一個火摺子，他點亮了壁上一盞油燈。

何虎這時才看到，他自己在一個半圓球之內，上面那個圓頂，是用大石所砌成。

四面也是大石砌成，中間祇有一條狹窄的通道。

他自己正躺在一塊長方形的青石上。

「這是甚麼地方?」何虎問道。

杜可風道：「你知道我是幹甚麼的。」

「這是在一座墳墓內?」

杜可風並沒有回答。

何虎用盡了力，也不顧身體的痛楚，撐了起來，喝道：「走開!」

杜可風並沒有理會他，祇道：「何虎，你身受重傷，何必生無謂的氣。」

何虎道：「我不用你救我。」

杜可風道：「我知你是一個硬漢子，不過，你這樣做，對你沒有甚麼好處，好好躺着，我早已給你吃了兩顆藥丸，過了三兩天，你身體好了，才再說。」

何虎怒道：「我不用你救我。」

杜可風想不到何虎這人竟是如此頑固。

何虎突然拚盡了全力，撲向杜可風，並且雙掌齊出，竟然攻向杜可風。

杜可風並沒有閃避，一來他勢極爲軟弱，二來他實在沒有想到此人如此冥頑不靈。

何虎這雙掌根本是軟弱無力，而且動了眞氣，也碰到了身上的傷口，一時之間，他感到痛苦難忍，全身無力，竟仆倒在地上，不斷喘氣。

杜可風看到他如此模樣，便上前來，要把他扶起。

何虎也眞倔强，不讓他扶。

杜可風嘆了口氣，道：「何虎，你在我面前硬充好漢，難道你不理邢姑娘麼?」

一提起邢欣欣，何虎全身震動，道：「邢姑娘，邢姑娘，她怎麼了?」

杜可風道：「我也不知道，我祇看到她被顯勝門的人擁進了顯勝門。」

「你也看到?」

「當你再到顯勝門，他們却不讓你入內，而且……」

何虎道：「你一直跟踪我們?」

杜可飛利用飛鏢，借力使力上了高牆……

杜可風道：「是!」

何虎道：「你眞卑鄙，你祇作些見不得光的事情。」

杜可風一直對何虎忍讓，雖然，他很生氣，但隨即忍了下去，可是，他又一再稱自己爲卑鄙小人，他實在無法忍受。

他臉色一沉，冷笑道：「我是小人，你又豈是甚麼君子大俠?」

何虎道：「我怎麼不是?」

「你與二魔商議，是明事還是暗事?」

何虎聽了，心中一凜。

杜可風道：「你不顧邢姑娘安危，以你一人之力，獨力護送邢姑娘到關外，又算是甚麼?」

何虎聽着這幾句話，身子不由自主發抖起來，道：「我與邢姑娘之事，不用你管。」

杜可風道：「不用我管?我問你，而今邢姑娘在顯勝門出了事，你又有甚麼辦法?」

何虎無言以對。

杜可風又道：「假若不是我及時趕到，你還有性命麼?連命也沒了，還可說甚麼?」

何虎被這番話氣得站了起來，但他全身無力，站立的身子却是搖搖晃晃。

杜可風實在想不到何虎有這麼强烈的反應，道：「何虎，我並不是故意如此諷刺你。」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實在太不近人情。」

何虎道：「我不用你來可憐我。」

杜可風聽了這話，覺得實在再沒有甚麼話可以與他再說下去。

何虎雖然身體搖晃，但仍挺直身子站立着。

杜可風道：「你今離開顯勝門七十多里，你可以挺得多久，挺得多遠?」

何虎並沒有回答。

杜可風道：「只要你一現身，顯勝門的人又會放出信鴿，四處派人來伏擊你，你可以過得多少關?」

何虎心亂如蔴。

杜可風道：「而今的顯勝門內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怕你想也想不到。」

何虎對杜可風依然沒有甚麼好感，不過，想起了邢欣欣，他只有冷冷地問：「邢姑娘在顯勝門發生了甚麼意外?」

杜可風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有一個大人物已到了顯勝門!」

「甚麼人?」

「我不知道，我在前幾天，無意中見到顯勝門的人，率領了門中高手，親到門前把一個人迎了進內，我想，一切事情和此人有重大

關連！」杜可風頓了一頓，又道：「至於邢姑娘的事情，你所知的，應該比我多些，她父親已死了？」

何虎點了點頭。

杜可風道：「那麼，為甚麼要送她到關外？甚麼人想要得到她？在她身上可得到甚麼？」

何虎道：「為甚麼你要這麼詳細的打聽？她並不是一座古墓，也不會帶你去找一處值得一掘的古墓！」

杜可風道：「我會掘古墓，總比一些以殺人越貨、打劫為生的好得多！」

何虎道：「卑鄙無恥！」

杜可風冷笑，道：「無論我是個怎麼樣的人，有一個不可以改變的事實，是我救了你。」

「我不會多謝你！」何虎仍然口硬。

「如果我去把邢姑娘救了出來呢？」

何虎道：「你為甚麼要救邢姑娘？她與你非親非故，你為甚麼要去救她？」

杜可風不再回答他。

何虎勉强站了這麼久，而他身體實在是傷得很重，支持了這一段時間，他實在再支持不住。

突然，他血氣一動，只覺天旋地轉，「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杜可風也不再理會這蠻不講理的人，他大踏步離開這古墓而去。

他沿着一條窄長的甬道，轉了一個彎又一個彎，然後順着石級，來到了一個洞口，鑽了出去，果然，這是一座古墓。

杜可風一躍而下，只見附近是一片樹林，立時，幾個「穿山甲」幫的人自樹後出來，杜可風揮了揮手，那幾個人又退了回去。

他怔怔的站着。

他心中只有何虎說的一句話，不斷的重複着：「你與邢姑娘非親非故，你為甚麼要救她？」

何虎蠻橫無理，倔强而頑固，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强詞奪理，但只有這一句卻是非常有理！

為甚麼自己要這麼盡心盡力去救這位姑娘？

為甚麼自己見到過這位姑娘後，便不由自主的跟在她的後面？

為甚麼二魔出現，自己要一連幾次飛鏢示警？

為甚麼明知顯勝門是個不容開罪的地方，自己卻仍冒險犯難？

為甚麼自己早知何虎一直看不起自己，還要冒着生命危險去救他出來，讓他辱罵自己？

這一切的一切，是為了甚麼？

為了行俠仗義？

當然，這一切都並非為了正義，而是為了邢欣欣，不是為了邢欣欣的離奇遭遇，而是為了……

他不願承認心中為了管這閒事的實際原因，但他明白，他實在不能把心中的邢欣欣那外貌、那形象、那一顰一笑揮去！

本來，他以為把何虎救了出來，可以和他商量一下，弄清楚了邢欣欣的遭遇，才再進入顯勝門。

不過，看情形，何虎不會合作，自己也不會强人所難，但事情已發展至此，當然不能停下來。

他決定自己再往顯勝門。

想到這裏，他招了招手，一個「穿山甲」幫的頭目從樹後走了出來，道：「幫主有何吩咐？」

杜可風道：「那姓何的仍在墓內，如果他走出來，不用攔阻！」

那頭目道：「是，幫主！」

「還有立即召集十六個人，隨我到顯勝門！」

那頭目點了點頭，吹了一聲哨子，轉眼間，十六個幫衆已前來，並為杜可風備了一匹馬。

* * *

再說邢欣欣。

當她被顯勝門的人簇擁着進了顯勝門，一直來到大宅，但並沒有停下來。

邢欣欣覺得有些奇怪，但心想李門主與自己相熟，也許在其他地方與自己相見。

他們一直奔跑，來到另一座院子之前。

只見那院子大門緊閉，而站在門外有幾十個漢子，個個手持鋼刀，神情肅穆，好像如臨大敵。

有人下了馬，來到邢欣欣馬前，道：「請姑娘下馬！」

邢欣欣翻身下了馬，她只覺得事情似乎有點不大對勁，便問道：「李門主呢？」

「姑娘請進！」

那人似是問非所答。

邢欣欣再問：「難道李門主在裏面？」

那人也沒有回答，轉身走了。

邢欣欣心中大是疑惑，不過，回心一想，自己身在顯勝門內，門主既是好友世交，一定沒有甚麼意外。

前面那院子大門緊閉着，當她輕輕一推，門却開了，她不由自主的走了進去。

她才走了兩步，那院子大門却自動的「砰」的一聲關了起來，更奇怪的是，門是關了，外面並傳來下栓的聲音，外面那人把自己反鎖了！

邢欣欣定一定神，看看四週。

這院子十分破落，好像是一個廢園，但最令邢欣欣覺得出奇的是院子四周那些圍牆，比一般圍牆高得多，而且圍牆的顏色上下有別，看來上面那一截，是加建了不久，這是一個荒廢地方，為甚麼要加建

圍牆？

邢欣欣是個初生之犢，不知危險，而且有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

她走前了幾步。

只見前面有三四間房屋，但全是東歪西倒，只有最左的那一間還算完整。

她大着膽子叫道：「李門主，你在那裏？」

她說了這一句話，才覺得自己有點傻，因為如果李門主要見自己，又怎會來此地方？

不過，再深想一層，自己身上發生了這麼重大的變故，李門主為了謹起見，稍作安排，才接見自己，却也是言之成理。

於是，她又多叫了幾聲。

突然，有人道：「這邊！」

聲音是來自那間稍為完整的房屋，雖然只是兩個字，語音却是出奇的可怕。

邢欣欣聽了，皮膚立時起了鷄皮疙瘩。

她以前見過李門主，也與他說過話，李門主的聲音絕不是這樣的。

邢欣欣再一定神，才道：「你是誰？」

「你……過……來！」

這三個字拖得長長的，聲音仍然叫人顫慄。

邢欣欣實在是非常害怕，不過，事已到此，站在這裏，盲猜瞎估，也是無用。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大踏步上前，來到了屋子門前，可是，她一時之間，仍提不起勇氣推門。

突然，門竟自動的開了。

一隻枯瘦的手自門內伸出，邢欣欣想避，但已來不及，又被那手一抓，不由自主，她被拖進了屋內，而那門也自動的關上了。

屋內漆黑異常，甚麼也看不到。

但那隻可怕的枯瘦的手仍然抓着她的手腕，她立時反抗，可是，却力不從心！

她驚駭之極，尖叫了起來。

那隻枯瘦的手突然鬆了開來，邢欣欣退了幾步，撞在後面的牆上。

這一撞，因為那牆是非常殘舊，便透了一些光綫進來，這一刹那，邢欣欣可以彷彿的看到，離她不遠之處，的確是有一個人。

不過，她並沒有看清楚那人面貌，只覺那人是一個老人，披頭散髮！

那人道：「你已經這麼大了！」

邢欣欣道：「你是誰？」

「你看到我？」

「沒有……」這時，邢欣欣心神稍為安定，因為那人的聲音難聽，但語調並無惡意。

突然，那人笑了起來，發出破鑼似的笑聲，實在使人毛骨悚然。

「你……你究竟是甚麼人？」邢欣欣鼓起了最大的勇氣。

那人並沒有回答。

邢欣欣又道：「你一定不是李門主，我要見李門主，李門主在那裏？」

那人依然沒有回答。

那人既不說話，邢欣欣也不想再留下來，她慢慢的向前走去，希望可以摸到一扇門。

她走了幾步，那人又道：「邢赫已死，鍾無極要把你送到關外，他打的並不是甚麼好主意，你留下來，跟我走吧！」

邢欣欣聽了，心中十分驚駭，也有了無數的疑問，為甚麼這人對自己的情形瞭如指掌？

「你是甚麼人？為甚麼知道這麼多事情？」她頓了一頓，見那人並無反應，又再問道：「你要我留下，又要叫我跟你走，到甚麼地方去？」

那人竟然嘆了口氣，才道：「我實在太蠢，為甚麼我殺了邢赫之後，那麼急於要走？我應該留下來，把鍾無極也殺了，那麼，你便不會有這麼多事。」

那人似是在自言自語，不過，每一句話都像鋼棒打在邢欣欣的身上。

她一直並不十分相信，自己的父親已被人殺死，雖然何虎早已斬釘截鐵的告訴了她，不過，她內心仍然抗拒承認這是事實。

殺害父親的兇手已經承認是他幹的。

邢欣欣實在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她血氣上湧，憤怒之極。

這時，她却又不想走了，手按劍柄，沉聲道：「你在說甚麼？」

那人並不以為意地道：「那天，我殺了邢赫之後，我應該等你回來！」

邢欣欣聽了，知道不用再懷疑，這人一定是兇手，殺人之話，亂說一次已不可以，還再多說一次，那還會有假？殺父仇人在前，她怎按捺得住？

她已把三節劍拿在手中，循着聲音，疾刺而出！

這一劍，刺得快如閃電，可是，她只聽到，「噗」的一聲，似乎是刺中甚麼似的，然而，她的劍却並不像刺中一個人的身體。

她呆了一呆，她知道眼前這人，武功實在極高，他竟然可以在毫無預兆之下，電光石火之間避過了自己這一劍！

那人怒道：「你幹甚麼？」

邢欣欣道：「我當然是要殺你！」

「殺我？」那人竟然大笑起來。

「你殺我爹，我要報仇！」

那人怒喝：「呸！」

立時，一股勁風撲面而來，邢欣欣明知這一掌是朝她而來的，可是，她却是無法躲避，「啪」的一聲，臉上已中了一掌！

這一掌打得她金星直冒！

邢欣欣自小被人寵慣，無論甚麼人對她都是千依百順，幾時稍爲喝斥一聲？

然而，這人毫不懂得憐香惜玉，一掌打下，邢欣欣尖叫起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她再也不理會前面是個甚麼人！

她奮力向前，一連刺了十多劍！她也不知自己究竟刺向甚麼。

有時刺在牆上，有時刺在門上。

這房子的牆壁，雖非十分堅固，但也十分厚，她的劍無法刺穿，可是，劍刺在門上，那却不同，因爲無論那道門有多厚，也擋不住她的三節劍。

當她把劍抽出，再轉過身來，一道光線便由那個小洞中射了進來。

這時，她隱約地看到那人的臉！

那實在是一張叫人不忍卒睹的臉——臉上佈滿了疤痕，這些疤痕好像是被無數毒蟲毒蝎咬過，一次又一次，疤痕之上又再添上疤痕！

每一道疤痕都是淡紅的顏色，其中有幾處好像隨時會爆烈，隨時會噴出血水似的！

那一雙眼睛更是駭人！完全好像沒有眼皮，那雙眼珠好像快要掉出來，令人噁心！

邢欣欣呆着。

突然，那張臉上的嘴竟然牽動起來，一排參差不齊的牙齒露了出來。

那張臉本來已是嚇得人不敢正視，而今他一開口更是難看極了！

那人道：「你看到我了！可怕嗎？可怕極了！」

邢欣欣祇覺全身發僵，頭皮痲癢癢，心頭那種恐懼已到了極點，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然而，邢欣欣可以肯定的，這人並不是一個鬼怪，而是一個人，一個殺死她父親的兇手！

她突然朝着這張臉一劍刺下去。

這一劍應是萬無一失，不過，這張可怕的臉就在劍尖處消失了。

一劍不中，再刺一劍，這一劍又刺不中，又再刺一劍，她連自己也不知道刺出了多少劍，直到她右手發軟，才停了下來。

這時，她整個人像虛脫似的，昏倒下去。

整間屋子，一時之間靜得出奇。

那透入光線的小洞，突然被一個人影掠過，這人又高又瘦，移動的時候，沒有半點聲息，有如鬼魅。

他走近了邢欣欣，停了下來，伸出了他鳥爪一般的手，把邢欣欣的臉托了起來。

邢欣欣已是毫無知覺，祇見她雙目緊閉，全無血色，不過，她清麗的輪廓仍然沒變！

那人托着她的臉，端詳了一會，才喃喃地道：「眞像，眞像……與她當年……完全一樣！」

＊　＊　＊

杜可風與他的幫衆來到了顯勝門的大道上，已可以看到顯勝門的大牌坊。

杜可風下了馬，幫衆也下了馬。

杜可風道：「馬平，你一向爲了保護我而冒充我，這一次怎樣？」

馬平道：「屬下當然是忠心不二！」

「不過，這一次你可以考慮一下，因爲這次進顯勝門之內，我們不知要遇到甚麼人！」

馬平道：「我不用考慮！」

杜可風實在有些感動，不過，他很得人心，他平日待人公平，幫衆對他心悅誠服。

杜可風道：「入內要小心應對！」

馬平道：「屬下自會小心，幫主也不用擔心，我不會壞了『穿山甲』幫的幫威！」

其餘幫衆也道：「咱們會配合馬平，幫主不用擔心！」

馬平迅速的在附近草叢中換了衣服，杜可風不單換上了普通幫衆的衣服，而且還貼上了一塊人皮面具。

馬平以前也扮過幫主，因此，他領着衆人前去，倒也是威風凜凜！而杜可風却排在幫衆當中的最後一個。

顯勝門大牌坊下，早已有一列人牆。

有人叫道：「請停！」

馬平停了下來，也示意幫衆停下來，他下了馬，上前道：「在下是『穿山甲』幫主，想拜會顯勝門門主！」

那列人牆之中，又有一人走出來。

杜可風瞥眼看去，正是楊總管，他不自覺的低下頭來，害怕讓他看到自己，不過，他突然想起，自己早已戴上了人皮面具，楊總管又怎會認得自己？

杜可風向來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但來到顯勝門，他突然會有些

忙亂，可想而知，這一次闖顯勝門，連他自己也沒有多大把握！

楊總管道：「顯勝門與貴幫似乎向來並無交往！」

馬平道：「敝幫仰慕顯勝門，特來拜訪！」

楊總管道：「門主近日很忙，尊駕還是請回！」

馬平道：「敝幫有些薄禮，要進謁門主，也有要事與門主奉商！」

楊總管似乎仍然不想他們入內。

馬平道：「顯勝門門主，名揚天下，武林中人慕名來謁，門主無論如何忙，也不應拒人千里之外，否則……」

楊總管聽了這幾句話，一時之間，也找不到其他推搪的藉口，祇好道：「在下也是奉命而行……各位若要堅持，祇管前去，但李門主是否相見，我們也作不得主！」

馬平道：「這個當然！各位辛苦……」他揮手向幫衆示意，又道：「請各位喝酒！」

幫衆中一人早有準備，一手撒出二十個金錠子一字排開，落在那些人牆前面。

陽光之下，二十錠金子閃閃生光，好看之極。

一時之間，那些顯勝門門衆對這「穿山甲」幫似乎另眼相看。一來，這幫主出手闊綽；二來，普通一個幫衆也祇輕描淡寫的一抖，就抖出一字排開金錠，暗器功夫之佳，實在令人咋舌！

其實，這個「穿山甲」幫幫衆，武功並不是十分厲害，但使暗器倒有一手，最重要的其實是黃金閃閃，閃得人人眼花撩亂！

那列人牆立時分開。

馬平也立即上了馬，領着幫衆，直入顯勝門。

過了牌坊不遠，便是顯勝門的大宅。大宅門口，依然是守衛森嚴。

馬平下了馬，向守衛道明來意。

出乎意料之外，那守衛竟道：「各位請進，李門主有請！」

想不到楊總管通知李躍龍，竟然如此快速。

馬平拱手道：「冒昧來訪，恕罪恕罪！」

杜可風也隨着衆人進了大廳。

顯勝門這個大廳，倒也是氣勢非凡，兩邊擺滿了太師椅，每一邊各有十來張，可見大廳之大。

大廳盡處，有一張金色太師椅，看來是李躍龍門主接見客人所坐的，極具霸氣。

左右兩邊，最前的兩張太師椅上，居然早已坐了二人，杜可風一看，心中一凜！

左邊的是個大肥佬，挺着一個大肚子，豈不正是彌勒笑魔！

右邊的那一個人，斜倚太師椅上，那件長袍鋪了下來，空空蕩蕩似的，正是魔法幻影！

杜可風實在想不到，這二魔竟然也來了顯勝門內，並且似在等待謁見門主！

守衛領了衆人，道：「請坐！」

這時，楊總管已從內堂出來，並對守衛道：「這裏由我來招呼各位！」

楊總管簡直是神出鬼沒，看來他在顯勝門內的地位，實在重要。

楊總管道：「杜幫主請坐！」

馬平大模大樣地坐下，杜可風與其餘幫衆則肅立後面。

馬平又再一揮手，其中一個幫衆拿了一隻錦盒出來，交與馬平。

馬平把錦盒打開，道：「些微薄禮，不成敬意，請李門主笑納！」

那錦盒一打開，人人眼前驀地一亮！

連那二魔，本來也瞧不起這一干人等，也忍不住伸頭過來，發出連聲讚嘆！

原來這錦盒當中，白色緞子之上竟有三顆黑色的珍珠！

每一顆黑珍珠發出難以形容的暗光，直叫在座每一個人屏息靜氣。

就算楊總管，平日見多識廣，幾時見過這些黑珍珠？甚至很多人一直以爲，黑珍珠祇是以訛傳訛的寶物，怎會在人前出現？

彌勒笑魔忍不住吸了口氣，道：「甚麼？穿山甲幫鑽鑽地洞，也能拿出這般貨色！死人財眞好發！」

魔法幻影也道：「是啊，改天咱們也找個死人洞，發啊，發你個財財！」

這些話當然是故意損害「穿山甲」幫衆，衆人都臉有怒容，但仍强忍，祇對二魔怒目而視。

楊總管接過錦盒，道：「各位在顯勝門內，都是貴客嘉賓，千萬莫傷和氣，叫在下爲難！」

二魔仍然是冷笑連聲。

楊總管進了內室，杜可風在旁，輕聲示意幫衆，不要因一時之氣而壞了大事。

不一會，楊總管出來，後面還跟了一位氣度不凡的人，楊總管道：「此位便是李門主。」

「穿山甲」幫衆都站了起來。

連這二魔，平日傲慢無禮，態度囂張，但一見了李門主，也立時站了起來。

李門主果然是聲名赫赫，非同凡響。

李門主與衆人客氣了幾句，便轉向二魔，道：「兩位朋友，有何

指教？」

彌勒笑魔道：「咱們想找一個人！」

魔法幻影接口道：「是個小姑娘！」

「你們在說甚麼？」李門主道。

彌勒笑魔道：「那位姑娘姓邢……」

李門主道：「楊總管，姓邢的姑娘來了？」

楊總管道：「還沒有。」

魔法幻影道：「你們不用在咱們面前做戲！」

李門主也不理會他們，祇道：「既然你們要找的人還沒有來過，那麼，兩位請便！」

二魔聽了，心中怒極，却又暫時不敢發作。

彌勒笑魔道：「李門主，你要咱們走，也不打緊，可是，你知咱們……」

魔法幻影接口道：「咱們不是好吃的果子！」

李門主怒道：「你們想怎樣？」

彌勒笑魔終於忍不住，道：「咱們不是好惹的，假若你不肯讓咱們見邢姑娘，那麼，顯勝門將永無寧日！」

李門主聽了，不怒反笑。

李門主轉身向馬平道：「請問閣下，又有甚麼見教！」

二魔大怒，因為李門主不理他們，正是對他們二魔最大的侮辱。

馬平倒也機伶，道：「李門主，你還是先打發這二人！」

李門主緩緩站了起來，向二魔道：「久聞二魔難纏，但我要叫你們二人，吃不完兜着走！」

彌勒笑魔突然把身子一挺，那張本來被他身子裝得滿滿的太師椅，登時像爆炸一般，散了開來。

他撲向李門主，李門主也毫不猶豫，一掌揮出。

魔法幻影也不甘後人，他縱身一躍，人像一幅布似的鋪天蓋地前來。

李門主但覺有勁風襲來，却看也不看，揮手踢腿，立時把魔法幻影來勢打亂，魔法幻影反被急挫向後，不由自主的跌回原來坐着那張太師椅上。

這一下，實在令魔法幻影佩服，他呆呆坐在椅上。

彌勒笑魔亦趁李門主轉身之際，又再攻上。

在旁的楊總管，並不讓他放肆，閃身迫近，一連「啪啪啪」的出了四招。

這四招有如狂風掃落葉，來勢之快，招式之勁，實在難以言喻。

彌勒笑魔硬生生的接了這四招，雖然看似無甚損傷，但實際很吃力，有苦自己知道。

杜可風與其他幫衆看着四人動

武，俱有心驚膽戰的感覺。

李門主武功厲害，已是名聞遐邇不在話下，但連楊總管，武功也是如此精妙，而他祇不過是顯勝門內一個總管，那麼，顯勝門之內還有多少能人，實在難以估計。

魔法幻影突然一躍而起，索性要衝進後堂去。

李門主一聲怒吼，身子跟着向前掠去，不過，魔法幻影仍然是先了一步，進了裏面。

一陣激鬥之聲從裏面傳出來。

不一會，激鬥之聲遠去，看來，二人這一番對打，定是非常劇烈，非筆墨所能形容。

彌勒笑魔依然在大堂之內，與楊總管鬥個你死我活，正當二人鬥得難分難解之際，李門主突然從內堂竄了出來，把兩人分開了。

李門主道：「楊總管，帶他入後院。」

楊總管回道：「是！」

彌勒笑魔道：「帶我進去？你們憑甚麼？」

李門主道：「魔法幻影也進去了，難道你認為自己的武功，尤在魔法幻影之上？」

這話很明顯，李門主早已制服了魔法幻影。

彌勒笑魔當然非常清楚魔法幻影的武功，他似乎有點為難，不知是進是退。

杜可風在旁，也不明就裏。

李門主可以制服魔法幻影，但並不會在幾招之間，而且，要制服他，應該不能全身而退，應該有所損傷。

可是，李門主而今並無傷痕，而且所費的時間並不算多，他用了甚麼辦法抓住了魔法幻影？

抓住了魔法幻影之後，又為何立即又回到大堂，却吩咐楊總管帶彌勒笑魔入後院？

不單是杜可風不明所以，連彌勒笑魔也不明白，但他也不是善男信女，李門主那一句話並不能嚇怕他，他回答道：「李門主，你把魔法幻影……」

李門主道：「你不要多問，還是乖乖的入內好了。」

「為甚麼？」

「因為有人要見你們二人。」

「那人是個甚麼降魔伏妖者？」

李門主聽了，竟陰沉沉的笑了起來，道：「那人有甚麼降魔伏妖的本領，我不知道，但他曾對我說，在幾年之前，在陝北一個風沙林中，見到你們……」

李門主這話還沒有說完，彌勒笑魔的臉孔再沒有笑意，全身竟然掩飾不住的在發抖。

當李門主把話說完，彌勒笑魔的臉上竟出現了誠惶誠恐的神色，而額角上已滿佈汗珠。

彌勒笑魔竟也有害怕的一刻，在杜可風看來，那實在不可思議。

但他並沒有看錯，彌勒笑魔立時恭敬道：「是，是，我去，我立即去。」

他還轉向楊總管，道：「請楊總管帶路。」

楊總管似乎對這事並不覺得意外，一派漠然，也不答他的話，往裏走去。

彌勒笑魔抹去額上的汗，像一條狗似的跟着楊總管走往裏面。

李門主看看二人離開了大廳，才轉向馬平。

在旁的杜可風心中驚疑之極，他也是一個久歷江湖之人，看過不少大場面，可是，為何在這一刹那之間有這麼重大的變化？

顯勝門之內，究竟來了個甚麼人，發生了甚麼重大的變化？

這一切的一切，他都無法想像。

李門主對馬平道：「杜幫主，閣下送來的厚禮，在下愧不敢當。」

馬平道：「在下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那麼，有甚麼地方，本門可以為貴幫效勞？」

馬平道：「李門主，聽說你快要到關外一行？」

「你怎知道？」

「這件事江湖上很多人也知道。」

李門主眉毛一揚，道：「就算在下要到關外一行，那又……」

馬平接口道：「敝幫最近得了一批珍寶，正想運往關外。」

李門主聽了這話，臉色一沉，道：「顯勝門何時變了一間鏢局？」

馬平道：「不，不，敝幫並不是要李門主為咱們送這批珍寶，而是想沾一下門主威名，與門主一起出關外而已，以門主在江湖上的地位，咱們祇要跟在一旁，就不會發生甚麼問題了。」

杜可風一早便想出這個聰明的藉口，提出了這個要求，既對李門主是一個大大的恭維，也使他實在難以一口拒絕這個要求。

假若李門主一旦應承，那麼，他便可以見到邢欣欣，那時，才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李門主聽了，臉色稍為緩和，道：「你們消息靈通，主意也不錯，如果我要到關外，同行也無妨。」

「如果？」馬平道。

李門主道：「是……本門主的確有這個打算，到關外一行，但這個打算早已取消。」

馬平萬萬也想不到，李門主竟會這樣回答。

事先杜可風也想不到有這樣的

改變，因此並沒有教馬平如何應對下去。

一時之間，馬平呆住。

幸好馬平也是個機靈的人，轉身向杜可風道：「頭目，你的消息並不靈通，如今門主不出關了，你何以不早對我明言？」

杜可風道：「李門主，而今江湖之上，人盡皆知，你要護送『銀劍』邢赫的女兒出關外，你怎會不去？」

李門主並不回答。

杜可風心裏着急，道：「如果李門主不去，那麼，將會由誰護送？」

李門主道：「杜幫主，貴幫似乎並不是來問我何日出關，祇是來問有關邢姑娘之事。」

杜可風一聽這話，知道李門主已有所懷疑，再說下去，定會露出馬脚。

馬平道：「李門主，咱們祇是打聽一下，不知是那一位英雄可以代替門主？」

馬平這話倒有些技巧，奉承了李門主一下。

他見李門主仍然不答，又道：「請門主告之，以便敝幫可以與他結伴而行。」

李門主道：「我不知道，各位請！」

李門主已下了逐客之令，馬平看着杜可風，杜可風以眼色示意。

馬平道：「既是如此，咱們也不再打擾李門主，並多謝門主賜見！」

李門主道：「不送！」說完之後，轉身入內。

杜可風知道，這時不能不走，可是，這麼困難才混進來，當然不能白白離去。

杜可風走近馬平，低聲道：「你們先走，我一人留下來。」

「爲甚麼？」

「你不用問，不過，你們不要走得太齊整，以免他們發現少了一人。」

他們一直往大門而去。

杜可風看見附近有幾輛馬車停着，有些馬伕正在洗澡，他一閃身，已上了其中一輛。

馬平繼續與其他幫衆一直走往顯勝門牌坊處。

不知是否他們來之時放下了足夠的買酒錢，那些守衛對他們也有些恭敬。

衆人立時上了馬，其中有幾個故意細看馬匹，牽着馬走了一段路，這樣才不會讓那些守衛發覺，他們離開顯勝門時少了一人。

當他們稍爲遠離顯勝門牌坊，才一齊上馬，飛快的要離開顯勝門。

那知道，當他們剛拐了一個彎，兩邊路旁便射出了無數的箭。

馬平爲首，中個正着。

這時，兩邊又湧出了二十多個大漢，他們沒有說半句話，祇是見人便斬。

馬兒受驚，人立而起，拋下了幫衆。

其中有人叫道：「住手，各位可是認錯了人？」

有人厲聲回答道：「你們可是剛剛見過李門主？」

「正是！」

「那麼沒有錯了！」

那些人聽了，更是如狼似虎，幾個武功稍弱的「穿山甲」幫衆，早已被他們刺死。

「穿山甲」幫衆這時才明白，這些人根本是李門主下令，叫他們不能讓一個活口離去。

李門主是個江湖正派的人，怎會用此下三濫的手段？

可是，這時已再沒有時間讓他們考慮，其中一個幫衆，便是曾經以金錠撒出的幫衆，他一揚手，幾十支鋼鏢已向顯勝門的人射去。

這人武功不高，但這一下撒暗器手法極高，也所以在這剎那之間，傷了十多個人，可惜，他自己却也性命可保，被人刺死。

其餘受了傷的幫衆，不敢戀戰，祇想逃出，但是，顯勝門的人要趕盡殺絕，一個活口也不留。

其中一個，一輪急攻，殺出了一條血路，以爲有了生機，那知道顯勝門的人，從後湧上，七八個人，一人一刀，祇見他背部血如泉湧。

那人倒在地上，大聲叫道：「顯勝門竟是……」

他話未說完，有人加上一刀，大半個腦袋竟然被劈了下來。

想不到「穿山甲」幫衆，剛一離開顯勝門，便全部死在道上，假若杜可風在，他也是難逃這一劫。

顯勝門中爲首一人道：「快！快！把所有屍體埋好，消除道上所有血跡。」

那些人手脚也快，不及一盞茶工夫，本來是屍橫遍地，血染周遭的慘況，竟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那人再小心看了一遍，道：「收隊，回去稟告門主，沒有一個逃出。」

追躡芳踪　被困廢院

杜可風當然還不知道，自己已逃過了一災劫。

他躺在馬車後面，躲了一會，打開了其中一個車廂，閃身入內。

在車廂之內，他感到較爲安全，但却看不到外面正發生甚麼事，祇聽到外面有人來來往往，顯

然是顯勝門有很多門衆在來回走動。

本來，他希望入黑以後潛入顯勝門，最好是找回邢欣欣，如果找不到，他要探知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來了一個甚麼樣重要的人物。

可是，天未入黑，他所躲藏的那輛馬車已有人來，並叫道：「要這馬車，有急用！」

兩個馬伕同時答道：「是，是！」

想不到徵用的馬車，湊巧是杜可風躲藏那輛，並且立刻便要開動。

杜可風不知是喜還是悲，因爲馬車一動，大有可能發現顯勝門內的大秘密；但也有可能被人發現，揪了出來，死無葬身之地。

他祇有屏息靜氣的躲着。

不一會，馬車已經開動。

杜可風趁一個機會，從車縫看往前面，竟然發現楊總管在前面，後面還有一大隊人馬，似乎趕着出去，要迎接甚麼大人物似的！

杜可風心中暗暗叫苦。

可是，回心一想，事已至此，焦急也無用，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車子才停了下來。

杜可風又再從車縫處一望，只見前面是一所大宅，楊總管領着一大羣人，往宅內去。

過了一會，有四個人用一張竹床抬了一個人出來，旁邊還有楊總管監督着。

楊總管道：「快，快，小心些，把他放入車廂之內，立刻回程！」

杜可風急忙藏身在車板下，一會兒，那張竹床竟然抬了進杜可風的車廂之內，他隱約看見竹床上那人，似是昏迷。

楊總管並沒有上車，只吩咐道：「我們立即回顯勝門內，你們記着……」

忽然，他停了下來，道：「喂，你，你們看到了甚麼？」

那人回答道：「沒有，總管，我們甚麼也沒有看到。」

楊總管道：「對，回到門內，就算你們之間也不能提起這事，朝廷不差餓兵，每人可以得到賞金十兩，如有洩漏——殺無赦！」

衆人聽了，轟然叫好。

杜可風實在覺得奇怪，爲甚麼顯勝門做事那麼神神秘秘？那究竟是一件甚麼不能見光的事情？

接着，車廂被關上，車身又震動起來，想是回程，返回顯勝門去。

這時候，杜可風十分安全，不過，他却是十分好奇，實在想看一看，由這巨宅抬出來的人究竟是個甚麼人？

他靜靜的聽了一會。

車廂之內，並沒有人，而那傷者也沒有發出聲音，甚至連呼吸聲也聽不到。

這人大概傷得極重，或者已經死去也說不定。

他慢慢推開了車板，向上一望，他只能看到那竹床之上，穩穩的睡着一人。

他覺得十分奇怪，爲甚麼這麼顛簸的車廂，那人却一動也不動的躺着？

再看清楚，原來那人睡在棉被之下，但被蔴繩左右纏着，看來那傷者是被綁着，動彈不得。

杜可風實在覺得奇怪，他決定冒險，把車板頂高了一些，看清楚那傷者的臉孔！

那知道，不看尤自可，一看之下，他心頭怦怦跳動，幾乎要大叫出來！

那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看官，你道這傷者是何人？

原來這人竟是顯勝門門主李躍龍！

開始，他還以爲自己眼花，不過，再看之下，絲毫不差，丁點沒錯，那人的確是李躍龍！

幾個時辰之前，李躍龍仍與自己面對面的說過話，並且被他斥責過，多管閒事，還受到懷疑，太關心邢欣欣的事情。

這時，杜可風的心眞是亂到了極點！

由於事情實在太離奇，他自己也不由自主的發出了「啊」的一聲。

這聲音十分低，但在車中，却仍可以聽到，不是杜可風自己聽到，而是那躺在竹床上的傷者聽到！

那人本是閉上眼睛的，一聽到這聲音之後，立時張開了眼睛。

杜可風想縮回去已來不及。

他僵着不動，望着那傷者，那傷者也看到了杜可風，他臉上也是出現了難以形容的驚異神色！

李躍龍的臉開始抽搐着，嘴唇也嗡動着，看來，他是十分激動。

他想說話，却沒有聲音，但可以肯定一點，李躍龍是渴望向自己說話。

杜可風見到這情形，也不理會，從車板下鑽了出來，移近竹床。

李躍龍一見他向自己移動過來，嘴唇的嗡動更加劇烈，終於發出了一些聲響！

最初是一聲呻吟，接着說：「你……你……你不是他們一伙吧？」

杜可風搖了搖頭。

李躍龍又道：「你……你是……甚麼人？」

杜可風道：「我是『穿山甲』幫

的幫主杜可風！」

李躍龍一聽，似是十分失望，眼睛似乎流露出一些不屑的神采。

他閉上眼睛，不想再說話。

杜可風道：「『穿山甲』幫開罪過你們甚麼？」

李躍龍又微微張開眼睛。

杜可風又道：「咱們穿山甲幫，從來不幹傷天害理之事，不殺人越貨，只是取去一些久已埋藏在地下無用之物！你們殺人放火，巧取豪奪，便是正人君子？」

這話說來字字鏗鏘。

「你……知我是誰？」

「我知，你是李躍龍——顯勝門門主！」

「是的……」李躍龍仍有些遲疑。

杜可風道：「你若要我幫你，還有機會，否則，一到了顯勝門，我也自身難保！」

那人呻吟了一聲，道：「我的確是李躍龍！」

杜可風道：「那麼，我曾見過的那一位，那一位也稱自己是門主，那他是誰？」

李躍龍這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可能在任何一個時刻，都會嚥上最後一口氣，因此，他不想再多問，只道：「李門主，你有甚麼交代？」

李躍龍道：「沿着……沿着顯勝門向南走，走上官道……快把邢欣欣……邢欣欣……」

「找到她又如何？」

「告訴她……顯勝門內……已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千萬不要再進顯勝門……快到關外……」

李躍龍已把心中最重要的事情說了出來，神情似乎緩和下來。

可是，杜可風聽了，却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因爲事情早已發生，邢欣欣已進顯勝門，一切都已太遲。

杜可風道：「太遲了！」

「怎會？你……你的意思是……」

「你冷靜一點，楊總管在外邊！」

李躍龍掙扎着道：「你是說邢姑娘……她……」

「她已進了顯勝門！」

「天！」李躍龍聽了，似受不了這個打擊。

「她進了顯勝門，已不知去向！」

李躍龍雙眼突然向上一翻，立時快昏迷過去。

杜可風忙道：「她進了顯勝門，會遇到甚麼事？」

李躍龍拚力，才說了幾個字：「那廢院……」

說到這裏，外面傳來馬伕吆喝的聲音，而馬車已慢了下來，人聲開始嘈雜。

杜可風不能再問下去，只有往前一移，縮回車板之下，看事情如何發展，再作道理。

有人叫道：「快報告門主，咱們回來了！」

有一些人應聲，離開了車廂。

不一會，又有人來。

這一次，是楊總管的聲音：「往大宅後面，別停在這裏！」

衆人又應了，馬車又再開動。

杜可風也不顧危險，伸頭出來，看看李躍龍，只見他雙目緊閉，臉如土色，已是昏死過去！

杜可風心頭怦然亂動。

究竟顯勝門之內，發生了甚麼重大的變故？

連李躍龍門主這樣威名顯赫的人也被打傷，甚至打死，究竟是甚麼人幹的？

李躍龍本身已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高手，可以這麼控制他的人，武功將是高到甚麼境地？

甚麼人又膽敢冒充李躍龍？冒充了他，又可以做些甚麼？

一切一切的事情，實在太悚人聽聞，震驚武林！

這時，車已停了，杜可風立時躲回車板之下。

車廂的門開了，有人上車，推了竹床下去，下面有人接應，之後，車廂門又再被關上了。

杜可風一直動也不敢動，過了良久，附近再沒有甚麼聲音，他才鑽出來，從車縫往外望去，他甚麼也看不到，原來是馬車已泊在一處圍牆旁邊。

這時，外面已是暮色四合的時分，如果這樣出去，被人發現，那便是功虧一簣！

他決定再忍耐一下。

一直等到四周一片漆黑，他才鑽了出來，推開了車門，一個閃身，已落地上。

他沿着牆脚，一直往外面走。

忽然，他看見前面那一座院子。

院子，那座荒廢了的院子。

這座院子似乎與整件事情有極大的關連……

二魔被請入了這座院子；李躍龍也多番提起，並叫邢欣欣千萬別入這座院子！

這座荒廢的院子內，究竟有甚麼秘密？

杜可風只能看到這座院子的外面，唯一使人覺得奇怪的是，院子的圍牆十分之高。

忽然，一聲悽厲的聲音自院子高高的圍牆處飄了出來，那聲音令人不寒而慄。

杜可風心想：這座院子，就算是龍潭虎穴，我也要闖一闖！

這時，聲音又沒有了。

杜可風知道，這院子前面，大有可能有人回來巡查，如果在這邊爬進去，一定會被人發現，於是，他繞過了另一邊，希望同時也可以找到一處較爲矮的圍牆，可以容易的爬入院內。

但是，院子另一邊的圍牆也是同樣的高。

這圍牆足有三丈高，如靠輕功，也不能一躍而入，否則，一定要靠繩索才可攀爬而上。

一時之間，怎能找到繩索？

杜可風摸摸衣袋，裏面還有他的鋼鏢，他拿出兩支，試插入牆壁。

他的鋼鏢非常鋒利，這兩支體積較大，一插入牆，非常穩固。

杜可風看看四周，果眞沒有人，便以力借力，又再騰身，這樣一步一步，攀上了牆頭。

到了牆頭，可以俯瞰整個顯勝門，到處都是火光閃閃，却是巡戈的門衆，幸好他們沒有來這一邊，否則自己難有機會攀上來。

向牆頭的另一邊望去，景象却是完全不同。

這一邊，却眞眞正正是個荒廢的院子，看院子佈局，想當年也是一個有氣勢的地方，可惜的是，而今院子之內，芳草萋萋；本是一些精緻的亭台樓閣已變成了頹垣敗瓦，連那幾間房屋也是東歪西倒！

杜可風等了一會，見下面並沒有半點動靜，才翻身滑了來，他身手不弱，滑下之時，了無聲息。

他不敢站起來，害怕院子之內有人會發現。

等了一會，再無聲息，他才慢慢站了起來，盡量接近陰影，掩飾自己身影，移向那幾間房子。

忽然，另一聲悽厲的叫聲傳來。

這一次，聲音來得較爲近，可怕的程度又增加了幾分！

這時，院子十分寂靜，而那悽厲的聲音在院子之內迴蕩着，更叫人心中發毛。

杜可風定了定神，忽然，他覺得那悽厲的聲音有些相熟——這聲音好像一個人的聲音？

杜可風想了又想，一時之間，却又無法想出。

辨別一個人的聲音較容易，辨別一個人悽厲的叫聲，那實在非常困難。

此時，悽厲叫聲又起，並且來自不遠，就在前面那間破塌的屋子。

這一次，杜可風幾乎可以肯定，這聲音眞的熟悉，是來自彌勒笑魔！

彌勒笑魔的笑聲聽得多了，悽厲叫聲似沒有聽過，可是，這聲音却像極了他的笑聲，彌勒笑魔在這時刻似乎已變成哭笑不分了！

彌勒笑魔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黑道中人，他一出手便可以把人弄得尖叫，可是，而今又有誰，有這個力量可以把笑魔弄成一個悽苦尖叫的哭魔？

杜可風實在不敢再想像下去。

其實，杜可風並不是一個驚神怕鬼的人，他幹的是打劫陰司路，掘開一個千年古墓也好，或是打開一個富豪墳墓也好，那一次不是由他帶領幫衆進內！

甚麼地下古墓，甚麼乾屍腐屍，他沒有見過？

他從來不知道甚麼是眞正的懼怕。

而今，他知道了，他嘗到恐懼的滋味。

忽然，他想起邢欣欣——如果不是邢欣欣倩影突然在這刻在他腦海中出現，他大有可能轉身便走。

他實在不能走，爲了邢欣欣，他甚麼也可以幹，何況眼前這地方，大有可能可以找到邢欣欣。

邢欣欣的安危比自己的安危更爲重要。

想到這裏，不知如何又來了勇氣。

杜可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前面是個破落的窗子。

當他一接近窗子。

這時，又有聲音傳出，並不是彌勒笑魔那種悽厲慘叫，而是另一把聲音，是呻吟，痛苦的呻吟。

這聲音直進入杜可風耳膜之內，使他全身起了雞皮疙瘩，並有一陣一陣不可抑止的寒意。

是魔法幻影的呻吟聲音！

魔法幻影平日高傲，自恃武功高，能使掩盡天下人耳目的魔法，每發一言，都是來自喉間，那喉間的聲音，杜可風聽過。

而這些呻吟也是來自喉間，不過，其中再沒有驕傲，祇有痛苦，極度的痛苦。

杜可風並不關心這二魔受了甚麼創傷，爲何會發出如此可怕的聲音，他祇想知道，甚麼人有此本領，可以令這兩個邪派高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此時，傳來令人不寒而慄的怪聲：「說，爲何破壞我的事情？若以後聽令於我，便饒了你們。」

忽然，窗門之內，有一道綠色的閃光，一閃而過，他以前看過鬼火，但鬼火並沒有這一道綠光的穩定。

他幾乎可以肯定，這並不是普通的綠光，而是一雙眼睛，一雙眼睛所發出懾人心弦的光芒。

這雙眼睛可能是一個鬼魅的眼睛，也可能是一個妖魔的眼睛。

因爲祇有鬼魅、妖魔才會發出

這種閃光。

杜可風再移近窗前一點。

這破舊的窗竟然還有窗紗，窗紗之上早已鋪滿了灰塵。

他用手輕輕一撥，灰塵汨汨而下。

可是，窗紗仍在，他忍不住用手指點穿了一個洞，矮下身子，要往那個洞望入內。

突然，那閃綠的光，兩點閃綠的光，已來到這個窗前，這時，杜可風才知，這妖魔鬼怪已來到窗前。

他不能再往內望，祇覺全身發痳，一步也不敢移動！

就在這一刻，那片窗紗無聲的碎裂開來，那些碎片像雪花一樣飛散開去！

其中有幾片，竟飄在他跟前，落在他的臉上！

立時，他感到臉孔如被火燙一樣，痛得他幾乎叫了出來，不過，他仍然拚命忍受着！

這一手武功，不，是已臻化境的內功，以絕頂罡氣，把窗紗無聲無息震碎了。

不過，這時他已再無法想下去，因爲窗門已破，那雙綠色閃光已變成一雙眸子，緊盯着他！

他不由自主往後稍退。

這一退又給他看得更清楚，那是一張比鬼怪更可怕，比妖魔更可惡的臉！

杜可風看過無數死屍的臉，甚至百年不腐的死屍臉也看過，可是，從來沒有看過這一張可怕的臉！

更可怕的是，這張臉離他並不遠！

他不能再忍受下去，雙腳發軟，便要倒下。

突然，一隻枯爪自窗中伸出！

枯爪竟然是充滿了勁力，一抓便抓着了杜可風的頸項，而且往內一拉，整個杜可風活生生的被扯進了窗口裏面！

杜可風並非武功低微之輩，那隻枯手伸出來，並無甚麼巧妙，要抓他脖子，他怎會全不躲避？咽喉是人身最重要部位之一，自然反應也會避開，可是，杜可風卻無從避開！

不是他不避，而是根本避無可避！

那枯爪像鐵鉗一般，鉗住了他咽喉，他拚力掙扎，這時，他才發現自己手中還有武器！

兩支插牆的鋼鏢！

他一手刺出，這一刺似乎刺到了些甚麼，可是，又似乎並沒有刺到甚麼！

另一手又再刺出！又是空空洞洞的感覺，突然，他的兩支鋼鏢被那人另一爪抓着。杜可風祇覺雙手觸電似的痲痺了，再無感覺。

接着，聽到一聲非常怪異的笑聲，杜可風祇覺被扔上了半空，又再被重重的摔了下來！

他祇覺得全身骨骼像散開了似的，墮入了一個無底深淵一般，再無感覺！

＊　＊　＊

何虎終於醒了過來。

他扶着石壁，慢慢的站了起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古墓中陰涼的空氣令他清醒過來，並且記起了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最重要的還是邢欣欣！

她還在顯勝門嗎？

顯勝門門主李躍龍怎樣招呼邢欣欣？她會遇到危險嗎？甚至會受傷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令何虎心跳加速，頭痛欲裂。

要得到這些答案，祇有一個辦法。

往顯勝門！

他扶着石壁，向前走了十來步，發覺自己的身體已復原了大部份，杜可風給他吃的藥果然有效。

不過，杜可風說過，這些藥至少要十二個時辰才可生效……那麼，他在古墓之內已度過了一天一夜。

他沿着前面的甬道，一直往上面走，過了一會，一股冷風撲面而來，已到了古墓的出口。

看來這是杜可風的秘密巢穴，一定有嚴密的守衛，他不敢亂闖出去。

可是，等了一會，卻又沒有「穿山甲」幫的幫衆來到，照理他走出古墓，步聲在下面迴響，幫衆沒有理由不知道。

他走出古墓，一躍而上。

祇見外面漆黑一片，天上有幾粒寒星，已是深夜時分，離古墓不遠之處有很多火把，原來守衛都在前面，他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有兩個幫衆走來，竟然是恭恭敬敬的向何虎道：「何鏢頭，有甚麼吩咐？」

這實在是出乎何虎意料之外。

他記得與杜可風吵過一陣，對他辱罵鄙視，令他發怒，怎麼他又會囑咐下屬，對自己如此禮貌？

何虎也不再加深究，祇道：「你們幫主呢？」

「出去了！」

「去了多久？」

「已是一天一夜了！」

「他一個人出去？」

「不，幫主帶了十來個兄弟……」

「可知他去了那裏？」

那頭目道：「去了顯勝門！」

「去做甚麼？」

這問題顯然是多餘的，那頭目

也沒有回答，何虎雖然被杜可風救了回來，並且給他靈藥救命，可是，直到如今，他仍然瞧不起杜可風，對他仍無半點感恩之心！

他知道杜可風到了顯勝門，第一個念頭便是，這小子不懷好意，他到顯勝門，祇是想找邢欣欣，想親近邢欣欣！

立時，何虎胸中多了一股妒火。

這也難怪，任何一個人牽涉了兒女私情之時，總是會變得自私，容不下他人，更容不下情敵。

不過，他也極有自信，邢欣欣與自己有過出生入死的經歷，不會讓杜可風無端介入！

「鏢頭，還有甚麼吩咐？」

何虎如在夢中驚醒，道：「我要走了！」

那頭目並沒有甚麼表示。

何虎知道，那一定是杜可風早已下了命令，讓自己自由離去。

何虎道：「我想要一匹馬。」

頭目道：「請鏢頭稍等！」

另一幫衆跑了開去，不一會兒，牽了一匹健馬過來，何虎也不再多說一句話，翻身上馬，疾馳而去。

他記得杜可風說過，這古墓離顯勝門之南七十多里，因此，他直上官道，往北飛馳。

其實，這一帶官道，他與邢欣欣一起經過，那時，他們還在爭拗是否往顯勝門，當時情形還歷歷在目，而今心頭祇有一片悵惘！

他騎着馬越跑越快，轉眼已跑了十多里。

忽然，他看見前面有三點火光，正迅速向這邊移動，看來是三匹勁馬，正乘夜趕路。

何虎把馬勒慢。

那三匹馬來得極快，轉瞬之間，已來到何虎前面，他們也把馬拉慢了。

其中一人看見了何虎，更把馬停住了。

這人身形高大，背着一柄大金刀，金刀之上，有九個金光閃閃的金環，豈不正是「金刀」鍾無極？

何虎見了鍾無極，心中既驚又喜。

鍾無極也有些意外，在此遇到了何虎，而且是他單身一個人在路上，因此，他有點急不及待地問：「何鏢頭，邢姑娘呢？」

何虎道：「她……她進了顯勝門！」

鍾無極道：「怎會如此？對了，其實依我安排，這一段路程，並非由你護送！」

何虎道：「是的，不過……」

「甚麼不過，我的安排本是天衣無縫，十分妥當的，爲甚麼你敢擅作主張？」說到這裏，鍾無極已是怒極，一時之間，忍不住把背上金刀抽了出來。

鍾無極本身已是一個威風凜凜的人，加上他怒極而抽刀，金刀之上九個金環嗆嗆作響，那股懾人氣勢，使何虎也不知如何回答。

他一揮刀，破空之聲在何虎耳邊嗡嗡作響。

何虎忙道：「邢姑娘的確是進了顯勝門！」

「你還在我面前說謊？」

「說謊？」

鍾無極道：「我正是從顯勝門出來，門主李躍龍正在等邢姑娘，說已等了一天一夜，也不見邢姑娘的踪影，你還敢在老夫面前扯謊？」

他說罷又把金刀一揮。

何虎聽了這話，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道：「怎會？怎會如此？」

何虎的江湖地位，當然萬萬不及顯勝門門主李躍龍，鍾無極當然是相信李躍龍，而今見何虎說話是慌慌張張，更加不相信他的話。

何虎道：「鍾前輩，我擅作主張，多保護邢姑娘一程，目的也是爲邢姑娘好，希望她平安無事！」

鍾無極道：「你安的是這麼心腸？」

這話令何虎極爲憤怒。

何虎自知是後輩，又沒有聽從吩咐，便壓下了怒火，道：「你以爲我把邢姑娘怎麼了？」

鍾無極怒道：「你見色起心！」

這話無疑是一種侮辱。

何虎已是按捺不住要怒吼，可是，他已沒有機會，因爲鍾無極大刀一揮，已向他砍了下來。

鍾無極這一刀是何等厲害。

不要說是何虎祇是一個鏢頭，江湖之上，有多少人可以硬接這一刀？

何虎並沒有任何抵抗。

這一剎那，「轟」的一聲，一直在旁那兩人，沒有說話，這時卻同時拔劍，擋着鍾無極這一刀。

兩人齊聲叫道：「鍾先生，且慢！」

何虎雖然沒有被這一刀砍下，但當時已是怒極，他可以忍受任何斥罵，卻不可以忍受侮辱，況且邢欣欣在他心目之中，何等清純，何等神聖。

鍾無極怎能說他見色起心？

登時，何虎心中湧起了百般滋味——惱、怒、急、憤……一齊湧起，忍不住噴了一口鮮血出來。

而鍾無極這一刀雖被二人長劍橫起，但金刀沉重有力，壓在何虎頭上，不及一寸，假若二人出手稍慢，功力又稍欠的話，何虎的頭早已被劈成兩半。

何虎這時，身心突然無力，竟從馬上跌了下來。

三人立時怔住。

其中一人道：「這人已受了傷。」

鍾無極道：「欣欣武功不弱，這小子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得逞。」

看來鍾無極仍然一口咬定何虎是個無良小人。

何虎雖然墮在地上，並沒有昏過去，叫道：「鍾前輩，我敬重你是江湖前輩，江湖地位顯赫，我本也不想讓邢姑娘進顯勝門半步，但邢姑娘硬要見見那位世伯，她一來到顯勝門前，早已被幾個大漢迎了入內。」

其中一個中年人收起了劍，道：「何鏢頭，這話是眞的？」

何虎道：「假如我要扯謊，爲甚麼不說別的？」

另一人道：「何鏢頭，你這話祇是片面之詞，有誰可以作證？」

何虎想了一想，道：「有，還有一人。」

三人同問：「誰？」

「杜可風！」

鍾無極道：「可是『穿山甲』幫幫主？」

何虎本來不想提杜可風，不過，而今情形却是無可奈何，道：「是！」

陪着鍾無極這兩人，正是來自四川的「蜀山雙劍」，年紀較長的名叫柳青鋒，年輕的那個，名叫彭舜，兩人是師兄弟，劍術超羣，功力深厚。

他們與「銀劍」邢赫也有過片面之緣，大家都是劍術名家，因此份外投緣。

這次，聽到鍾無極說邢赫有難，因此，兩人義不容辭，從四川趕來，會合了鍾無極，本想直出關外。

鍾無極送了邢欣欣上路之後，不能直接保護邢欣欣，正是爲了邀請這兩人協助。

鍾無極爲人，性烈如火，人極執着，一路上打聽到何虎擅作主張，不肯把邢欣欣交與別人保護，心中早已認定何虎並不是個好人。

因此，一見何虎，已是滿腔怒火。

不過，「蜀中雙劍」爲人却是較爲細心，剛才他們雙雙出劍，爲的是要再問明根由。

柳青鋒道：「我看何鏢頭也不是不義之人，何鏢頭，你何不把事情再說一遍？」

何虎聽了，心中稍覺安慰，因爲還有人相信自己，便把事情再述一次。

柳青鋒與彭舜都聽得十分仔細，但鍾無極固執在心，聽了之後，仍道：「這故事倒好聽。」

彭舜道：「何鏢頭，你這番話，不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中似乎有點……」

何虎道：「在下所說，全是實情，如果你們不信，可以找杜可風。」

「那麼，杜可風呢？」柳青鋒問道。

「他從顯勝門內救了我出來，帶我回到古墓，然後用藥替我療傷，我也是剛從古墓出來。」

鍾無極不耐煩道：「咱們祇想知道，杜可風去了那裏？你不用再兜彎轉角。」

何虎道：「據他幫中人說，他去了顯勝門。」

彭舜道：「他也去了顯勝門？去了多久？」

何虎道：「依我估計，去了一天一夜。」

「有沒有消息？」

何虎搖了搖頭。

鍾無極似又要發作，但柳青鋒道：「看來，所有矛頭都是指向顯勝門。」

彭舜道：「那麼，咱們再去一次顯勝門。」

鍾無極却不同意，道：「李躍龍與我相交數十年，他怎會騙我？」

何虎道：「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千眞萬確，若其中有一句是假的，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柳青鋒道：「鍾老兄，既然何鏢頭有此毒誓，我們也不妨再到顯勝門一趟。」

彭舜也道：「何鏢頭，既是如此，你可敢與我們一起往顯勝門。」

何虎道：「豈會不敢？事實上，我本來便是要往顯勝門去找邢姑娘。」

柳青鋒與彭舜互望了一眼，又再同望鍾無極，鍾無極看來已有所改變。

鍾無極道：「走！」

他爲人性急，話一說完，牽馬便走。

四人也不再多言，一路急馳，向顯勝門而去。

＊　＊　＊

當他們望到那個顯勝門的大牌坊之時，已是天色明亮，四人再快馬加鞭。

快近牌坊，已有一大班人湧了出來。

當中的一人正是楊總管。

楊總管領着他的手下，迎上前來，一見了鍾無極，便十分詫異地道：「鍾前輩，爲甚麼又再光臨？」

鍾無極祇哼了一聲，因爲他實在也不知如何向楊總管解釋才好。

柳青鋒上前，道：「楊總管，你可認得這位朋友？」

何虎也稍稍上前，怒目圓睜。

可是，楊總管看了何虎一眼，若無其事的道：「請問閣下是誰？」

何虎聽了，怪叫一聲，他眞想撲上前去。

柳青鋒向他使了一個眼色，仍然語氣祥和地道：「楊總管來到顯勝門多久？」

楊總管似有所警惕，道：「柳大俠，何以有此一問？」

柳青鋒道：「我們兩人，也曾來過顯勝門，似未見過楊總管？」

鍾無極聽了這話，也不禁暗道：「對，我也似未見過這人。」

他想起自己來顯勝門的次數極多，但似未見過此人，最近一次，還是去年，楊總管也未曾出現。

楊總管却淡淡地回應道：「在下祇來了三個月。」

「那麼，楊總管是……」

「在下一向是在關外牧馬的。」

「你與李躍龍門主……」

楊總管道：「蒙門主看得起，他親邀我來。」

衆人聽了，祇能「哦」的一聲。

看來楊總管早有準備，一切對答非常流利，言之成理，毫無破綻。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話越是無懈可擊，却也越惹人疑竇，因爲李躍龍門主是個聲名顯赫的人，他能看得起之人，決不會是一個藉藉無名之人。

況且，楊總管武功之高，絕不是一個牧馬人。

鍾無極不耐煩道：「楊總管，我要再見門主，請領路。」

鍾無極在江湖上，地位極高，他的輩份也高，對這一個總管，再也不是要求，而是吩咐。

楊總管雖然不願，也無從反對，祇好道：「好極，四位請！」

楊總管向其他門衆道：「你們好生守在這裏。」

他一馬當先，領了衆人進內。

這時，天色已是大亮。

楊總管領了他們來到大宅，帶他們進了大堂，他便逕自離開。

四人等了一會，祇見李躍龍慌忙出來。

李躍龍見了鍾無極，訝異道：「鍾老兄，你有甚麼急事，去而復返？」

鍾無極也不遲疑，開門見山的道：「李兄，欣欣可在這裏？」

「甚麼？邢姑娘不在，我早已對你說過。」

鍾無極道：「有人說，他親眼見她進了顯勝門內。」

李躍龍有點發怒，道：「誰？」

「這位何鏢頭。」

「那一位？」李躍龍雖然看着何虎，但仍是這樣問，而且神情冷漠，好像根本沒有見過何虎。

何虎厲聲道：「你認不得我嗎？」

李躍龍並沒有回答，仍然冷冷地望着何虎，並緩緩地搖了搖頭。

這一下子，眞令何虎怒上加怒，暴跳如雷。

衆人望了何虎一眼，一時之間，何虎實在是無話可說，臉色發白。

鍾無極道：「李門主，我與你交情如何？」

李躍龍道：「鍾老兄與我，數十年交情。」

「你也知道，我與邢赫，也是多年摯交，他的事情也即是我的事情，這點你也明白。」

「當然明白。」

「邢欣欣的來歷……」

提起邢欣欣，李躍龍似乎有點不安。

鍾無極續道：「你也知道，這事實在是非同小可，並不是隨便鬧着玩的。」

「我怎會跟你玩？」

「好了，好了，李兄，你把邢欣欣交了出來，由我親身送出關外，莫再躭擱了。」

李躍龍有點憤怒，臉色也變了，突然，攤開了雙手，道：「鍾兄，如果不是看在咱們幾十年交情，我早已……」他稍退後，雙掌緊扣，續道：「老鍾，你究竟受了甚麼奸人擺佈？受了誰的挑撥，來找我麻煩？」

這一下反問，也弄得鍾無極啞口無言。

「蜀中雙劍」柳青鋒與彭舜聽了二人的對話，雖然對李躍龍仍有一些懷疑，但如果祇聽何虎一面之詞，硬要查究下去，也不近人情。

李躍龍忽又轉向「蜀中雙劍」道：「兩位來自四川，山長水遠，相信是受了別人的利用……我不知道誣告我的人有甚麼好處，但你們……」

柳青鋒聽了，怒道：「咱們祇看在與鍾前輩的多年交情，怎會有甚麼好處？」

彭舜也道：「咱們祇想找個公道而已。」

李躍龍道：「找個公道，那麼，你們不用在顯勝門內找。」

這意思是明顯的逐客。

衆人一時之間，無言以對，正是繼續留下不是，離開也不是。

「蜀中雙劍」當然是以鍾無極馬首是瞻。

但何虎實在不忿，正想發作。

忽然，有一個門衆匆匆進來。

李躍龍見他神色慌張，道：「發生了甚麼事？」

「稟告門……」那門衆欲言又止。

「甚麼事？」李躍龍極不耐煩。

那門衆想上前，向李躍龍耳邊

說話，可是，李躍龍這時，氣躁心浮，一手推開那門衆，怒道：「不用在我耳邊說！」

那人依然吶吶不語。

李躍龍更厲聲道：「咱們顯勝門那有甚麼秘密！快說，勿讓我這些客人有更大的懷疑！」

那人只好道：「門主，夫人死了！」

這話實在令李躍龍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而且，他也無法相信。

「你說甚麼？」

「門主夫人死了！」

「怎麼？她怎樣死的！」

「自殺！」

這兩個字更使李躍龍手足無措。

當然，鍾無極、何虎、柳青鋒與彭舜也大爲驚訝。李躍龍的夫人，也是出身武林世家，早年在江湖上，是個聲名頗著的女俠。

李夫人自嫁入了顯勝門之後，已不再在江湖上出沒，沒有離開顯勝門半步，是個十分賢淑的女子，怎會在此時刻無端自殺？

鍾無極道：「嫂子怎會自殺？」

柳青鋒道：「快去看看！」

李躍龍呆了一呆，道：「我……我也不知……我……夫人怎會……」

這時，李躍龍已是方寸大亂。

鍾無極道：「快入內看看！」

李躍龍道：「請各位在這裏等等！」

鍾無極道：「還等甚麼？夫人已死……」

「內外有別！」

鍾無極道：「還有甚麼可別？我又不是甚麼外人，你急糊塗了？」

李躍龍道：「那咱們一起……」

衆人隨着李躍龍進了內宅。

這時，內堂已是亂作一團，僕人丫鬟，又哭又叫，不知如何是好。

衆人見了李躍龍，叫道：「門主，門主，夫人……」

李躍龍推開了衆人，只見房內，李夫人仍懸在樑上。

「她怎麼了？」

「快解她下來！」

李躍龍一躍而上，解了夫人下來，放在長桌之上，這時，李夫人臉已轉黃，已是氣絕多時。

李躍龍叫道：「夫人，夫人……」

何虎看在心裏，只覺李躍龍似乎有點不尋常，說他冷靜，並不太冷靜；說他心情太亂，也並不太亂。

假若任何一個人，無論是妻子或他人自盡，當然會立刻用盡方法搶救，可是，眼前的李躍龍，看着屍首，也不試圖爲妻子推血過宮，稍盡人事！

鍾無極道：「夫人最近有甚麼事看不開？」

這時，柳青鋒無意之間，看到左邊牆上，寫着幾個字，字體纖瘦，看來是女子字蹟：我命代夫，勿再加害。

看來，這八個字便是李夫人臨自盡之前的絕筆。

彭舜也看到，並望了柳青鋒一眼。

李躍龍所站位置背向那牆，因此，他並沒有看到，彭舜輕拍了鍾無極一下肩膊。

鍾無極轉過身來，彭舜指向牆上，他立時看到了牆上的八個大字。

鍾無極心中一凜，道：「李兄，你看！」

李躍龍回首一看，只見他臉色驟變。

鍾無極首先躍開，柳青鋒與彭舜也立時分左右散開，一時之間，三人成鼎足之勢，把李躍龍團團圍住。

李躍龍此時臉色驚疑不定，仍勉强乾笑，道：「各位，你們這是甚麼意思？」

柳青鋒道：「你還不明白？」

鍾無極喝道：「你究竟是誰？」

李躍龍道：「你們在這時刻，還與我開玩笑？」

彭舜也厲聲道：「你是甚麼人？」

李躍龍道：「你們……」

何虎也上前，道：「你不是李躍龍！」

李躍龍道：「我不是李躍龍，那我是誰？」他一邊說，一邊攤開了雙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之狀。

突然，他雙手一翻。

只見四道金光自他手中射出。

這個假的李門主，發射暗器，動作之快，出人意料之外。

「蜀山雙劍」最靠近李躍龍，眼看絕無倖免之理，不過，他們兩人在江湖上博得名聲，也絕非倖至。

柳青鋒身形一矮，那暗器在他頭上寸許掠過。「啪」的一聲打在牆上。

彭舜突然見金光一閃，似想用手來接。

柳青鋒叫道：「小心，有毒！」

彭舜也臨危不亂，人隨手勢，向後翻騰，也避過了這一暗器。

鍾無極也是快得無與倫比，一閃而過。

何虎在這四人之中，武功可算最差，不過，他對李躍龍一直有戒心，因此，他一直提高警惕，當他見李躍龍一有所動作，已然躍開。

結果，四枚暗器分別釘在三邊牆上，另外一枚，釘在一條樑子之上。

這時，衆人才清楚的看到，李躍龍所發出的暗器，竟然是四片金光閃閃的金葉子。

金葉子四邊有幼齒，上面閃着青光，任何一個江湖人都知道那是劇毒！

柳青鋒突然叫道：「看，這是甚麼暗器？」

鍾無極也怪叫一聲，道：「金葉舞秋風！」他突然把腰間金刀抽出，發出錚錚的聲音。

鍾無極爲人雖然急躁，但他武功極高，等閒不易這麼把金刀抽出，很多時候，便是有敵人在前，他也未必這麼急於抽刀。

然而，這一次他抽刀，看來是一種不由自主的行動，爲甚麼以他武功這麼高，仍有這種不由自主的動作？

鍾無極突然又爆出悶聲：「『枯葉赤手邪』！」聲音充滿了異樣。

他的刀已指向了李躍龍。

李躍龍的神情反而是異常的鎮定，他冒充顯勝門門主，一直是深藏不露，但出手四片金葉——金葉舞秋風之後，已表明他並非顯勝門門主！

何虎似乎並不明白當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一來是事情的變化來得太快；二來其中有些關鍵的字眼，他並不知來頭。

譬如是金葉舞秋風。

這五個字，本來是很有詩意的，但實際是一種撒放暗器的手法名稱，而這種手法早已失傳，他是較鍾無極低一輩的人，根本未曾聽過這種暗器手法。

祇知是「枯葉赤手邪」，但並不知金葉舞秋風就是「枯葉赤手邪」。

這五個字，對於鍾無極來說，是何等的震撼！但對何虎來說只是一個名字，但對鍾無極來說，那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

因此，何虎只能呆呆站着。

本來圍着假李躍龍的三大高手，鍾無極反應最大，「蜀山雙劍」劍亦出鞘，但未有行動。

這時，假李躍龍道：「三位既已知是他老人家了，而且他老人家亦在莊，你們還不走？」

三人猛退。

而其他所有本來在這室中團團亂轉的僕役丫鬟，這時都各自離去。

一時之間，這房內聲沉影寂。

何虎仍是怒氣衝衝

但鍾無極已完全改變——他臉色蒼白，一顆顆汗珠來自他的額角滴下，而他的刀尖，亦不再指向假李躍龍，反而慢慢的退了回去。

「蜀山雙劍」也是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何虎實在忍耐不住，叫道：「三位，既然他已認了，你們還不出手？」

照理，三人都應該立刻出手，可是，他們三人都沒有，並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他們已知道，顯勝門中發生了甚麼事。

何虎當然仍不知道，他自忖道：「爲甚麼在這麼重要的時刻中，發現了這駭人聽聞的千古武林奇案，他們三大高手，却趦趄不前？」

何虎見他們仍然不動，又叫道：「李夫人被迫懸樑自盡，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你們這些頂天立地的俠義中人，怎會袖手旁觀，置之不理？」

突然，假李躍龍大笑起來，道：「何虎，你未曾聽過『金葉舞秋風』？」

何虎道：「余生也晚。」

假李躍龍道：「怪不得，怪不得，幾十年前，有一位武功絕頂，所向無敵的高手出現，震撼武林，無論是黑道白道，那一個不是聞風喪膽，如今二十年後的今天，情況仍然沒有改變！」

最後兩句話，似乎是專門針對這三位高手！

而事實上，假李躍龍並無誇大，一提起「枯葉赤手邪」這五個字，三位大俠本是豪氣干雲，一剎之間，豪氣已被挫了大半！

假李躍龍又道：「唉，這也是命定！鍾無極，其實你早已離開，不再回來，豈不是甚麼事也沒有了？」

鍾無極只感到一陣寒意，自心底一直升到他的胸口，他似乎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噤，發出了一陣苦澀的聲音，似笑非笑，道：「原來……原來，他已離開了長白山……那麼……邢赫的死……」

鍾無極仍沒有講完，那假李躍龍已冷笑道：「你而今明白也好……不過，只要你稍爲有腦筋，也應該一早便想出來——邢赫是何等人物，假若不是『枯葉赤手邪』出現，天下間那一個人可以令邢赫自盡？」

鍾無極聽了，更退兩步。

假李躍龍道：「邢欣欣的來歷，你不是比任何人還要清楚？」

鍾無極點了點頭。

何虎雖然在他們對話之間，似乎找到了一些端倪，知道「枯葉赤手邪」出現，使鍾無極也感到害怕，可是，他仍不明白爲甚麼鍾無極在武林地位極高，竟會害怕這一個人物？

尤記他入顯勝門之時，申斥楊總管，那種一代豪俠的氣度，竟然在一提這個名字之後頓時消失。

更加不明白的是，揭發了這個假李躍龍，但假李躍龍並不害怕，

反而對鍾無極疾言厲色？

天下間之事，怎會反常如此？跟着發生的事，更令何虎抓破頭皮，也不明白！

鍾無極把金刀收了，拱手道：「他既然下了長白山，又找到了邢赫……那麼，我也不必多事，就此告辭！」

「蜀山雙劍」一直沒有作聲，聽了鍾無極說要告辭，也異口同聲，道：「後會有期！」

何虎聽了這話，眞想大駡這三人，不過，他身上仍有傷，又經過了一番打鬥，再也沒有力量。

鍾無極、柳青鋒與彭舜竟是坐言起行，退了幾步，已來到了門口。

假李躍龍道：「三位眞的要走了？」

「是的！」

「你們可否還記得他的脾氣？」

鍾無極接口道：「記得，請代爲相告，我們三人一定不會洩露他半點行踪。」

「好極，原來你們還記得他的脾氣——他向來不喜歡人知道他的行踪，假若有人知道，那人定沒有好結果！」

「我們絕對不會！」

假李躍龍想了一下，道：「三位都是武林中大有來頭的人物，這一點，我也不想自作主張，免得將來被責，我看，你們還是見見他老人家！」

鍾無極聽了，臉色又立刻大變，因爲他以爲事到如今，只要自己快離開顯勝門，才可以得個全身而退，日後找處無人到的地方，隱居三五載，以免「枯葉赤手邪」找到！

可是此際，看來要全身而退也不可能。

這假李躍龍每一句話仍咄咄迫人，看來並不能一走了之！

「蜀山雙劍」柳青鋒與彭舜其實也有與鍾無極一樣的想法，正在慶幸逃過這一關，却又脫不了身！

柳青鋒眉頭一皺，心想：「這人一直說『枯葉赤手邪』在顯勝門內，但他一直沒有現身，說不定他祇是用這個幌子嚇人！」

他望了彭舜一眼，兩人合作已久，心意相通，彭舜似已明白他的意思。

這時，鍾無極也有他的想法。

他非常相信「枯葉赤手邪」眞的已在顯勝門內，不過，迄今不現身，這豈不是有可乘之良機？

這個假李躍龍武功雖高，但如果以三人之力，未必不能把他擊敗！

若是把這人擊倒，立時便可離開顯勝門，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一旦失去，恐怕再難走出顯勝門！

他不能與二人說出心意，不過，他突然抽刀，一刀劈向假李躍龍。

兩人見鍾無極突然發難，已知他的意思，立時也寶劍出鞘，一左一右，刺向假李躍龍。

他們三人都明白這一出手是決定了他們三人的生死，因此，三人已把畢生功力都聚在這一招之內。

說時遲，那時快，三人出手之狠毒、迅速、勇猛，實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這個假李躍龍也實在太過自信，他以爲自己挾了「枯葉赤手邪」的名頭，三人便不敢妄爲，那知道，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

三人但求離開顯勝門，已不顧一切後果！

「蜀山雙劍」柳青鋒與彭舜已一人一劍刺入假李躍龍的脅下，他厲聲狂叫，雙臂一振，竟然硬生生把兩人雙劍震斷了！

這一下武功也是非同凡響！

兩人躍開，但鍾無極第二刀已劈了下來。

這一刀挾着萬鈞之力，而假李躍龍却是中門大開，無從閃避。

鍾無極的九環金刀直劈下來，正中假李躍龍的前額，硬生生把他的頭劈開了兩半！

那假李躍龍的臉皮也捲了起來，他果然是戴了人皮面具，冒充顯勝門門主李躍龍，不過，他人皮面具脫落，臉上已是血肉模糊，不能分辨是誰人所冒！

這慘烈的場面使何虎不敢迫視，他並不是一個沒有見過打殺場面的人，但這一刻，殺人者手法之快，被殺者頭顱裂開之慘狀，實教鐵石心腸之人也不敢多看一眼！

鍾無極先退，蜀山雙劍者也退。

他們三人並沒有理會何虎，自顧逃命，不敢分心！

這時，假李躍龍才慢慢的倒了下來。

何虎勉力定神。

這一刹那所發生的事情實在來得太突兀，太意外，他幾乎懷疑自己並不在現實之中，而是在噩夢之內。

他再猛力吸了一口氣，他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鍾無極跑了！

「蜀山雙劍」跑了！

以後再也無人敢理邢欣欣的事情了！

但他並不感到失望，因爲他自己仍在，就算天下所有人不理會邢欣欣，他也要理。

愛情突然使他全身充滿了力量。

何虎突然叫道：「『枯葉赤手

邪』，我不怕你！」

他頓了一頓，又再叫道：「你在那裏，快把邢欣欣放了出來！」

何虎這時，精神非常旺盛，但體力却並不一致，這兩聲狂叫又再令他噴了兩口鮮血。

就在這時，竟有人冷冷地道：「你找我？」

何虎回過頭來，那有人影？猝然之間，他感到一陣寒意，自背後升起。

他本是背牆而立，雖跨前半步，但這半步怎能容得一個人？但聲音的確是來自他背後。

然而，背後的聲音又起。

他立時轉過身來，這一轉身，祇是電光石火的一刻，可是，他果眞看到一條白色的人影，如同鬼魅，自他身後飛了出來。

他再轉頭，白影已在門口消逝。

這去勢之快，實在難以形容。接着，外面傳來一陣驚呼之聲。

這驚叫之聲，竟是來自那已走了的三人——鍾無極、柳青鋒與及彭舜！

爲甚麼他們三人仍在？

何虎立時奔向門外，祇見三條人影，先在走廊盡頭消失，何虎再跟上，已到了後園。

何虎又再奔上。

這時，三人已在後園之內。後園之內，有一個相當高的假山，三人一掠而起，上了假山一半，祇要再借力一躍，便可跳上圍牆，飛身出外。

不過，三人都祇能停在假山一半之處，抬起頭來，因爲假山頂上，站了一人。

那人身穿白衣，身子却是空空蕩蕩的，微風吹過，顯得十分怪異！

何虎乍見這白衣人，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他清楚記得，那白衣人自他背後疾掠而出，而鍾無極三人早已跑了出來，而他竟然可以趕上他們，並且立在假山之上，不讓他們逃離。

這速度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何虎追這一程，亦已氣喘如牛。

突然，有人從另一邊進入了這園子，這人正是楊總管，他在假山另一邊站着。

鍾無極他那把九環金刀仍在手上。

而柳青鋒與彭舜雙劍本已插在假李躍龍脅下，但不知如何，他們手中仍有劍，可能是二人奔走途中，在門衆之中，再奪了劍！

他們雙劍向上，直指白衣人。

白衣人仰天狂笑，震耳欲聾，道：「你們三人，還想和我動手？」

膽敢如此向鍾無極說這話的人，肯定是「枯葉赤手邪」，肯定是天下第一魔頭無疑！

三人微微一退。

鍾無極道：「我早已準備把邢欣欣送出關外，你既然來了，那便更好！」

何虎聽了這話，心中暗想：鍾無極送邢欣欣出關，是爲了這邪魔？那麼，這邪魔與邢欣欣之間又有甚麼關係？

成人之美　其情可嘉

其中當然是一個大秘密。

「枯葉赤手邪」道：「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賣口乖了，難道我不知你是個甚麼貨色！」

這話更使何虎詫異，原來「枯葉赤手邪」與鍾無極之間早已認識！他們之間又有些甚麼轇轕？

「枯葉赤手邪」突然飛身而起，而又立時飄下，他似乎完全隨心所欲。

他飄下之時，簡直像一塊枯葉。

何虎仍未看清楚那白衣人飄下來，已聽見了兩聲怪叫，蜀山雙劍同時出手。

這一招，剛才在殺假李躍龍已使出過，兩人功力凝聚，發劍之狠，連假李躍龍也無法逃過。

可是，這一招對「枯葉赤手邪」却是毫無效用，祇見他雙手自白衣中抖出，一手抓了一劍。

這兩柄劍雖是一般普通兵器，但也十分鋒利，任何人也不能以手抓劍，否則，劍鋒一定使人皮開肉綻。

可是，「枯葉赤手邪」不但不怕，反而雙手緊握，再用勁一抖，「蜀山雙劍」竟然無法把劍拔出。

「枯葉赤手邪」再使勁，雙劍竟是當中而斷！

兩人出道以來，以劍稱雄，幾時見過有人膽敢以赤手奪劍？

「枯葉赤手邪」不單以手奪劍，還可以把劍震斷，這人內力之强勁，實非常人所能！

兩人驚極，跌了下去。

「枯葉赤手邪」手中仍握着那雙斷劍，見他們跌下，雙手也同時抖出！

那雙斷劍飛射而出。

「噗噗」兩聲，竟沒入了兩人眉間之處，再從後腦透出，硬生生地把兩人釘死在地上！

「蜀山雙劍」柳青鋒與彭舜是江湖上出名的劍俠，可是，在「枯葉赤手邪」的手下，兩人的劍法竟成兒戲一般！

「枯葉赤手邪」奪去他們雙劍，折劍，再把斷劍射出，這一連串的

動作乾脆俐落，實在看得何虎膽顫心驚，雖然他站得較遠，但是也覺一股寒氣自頂至脚而生，不由自主打了幾個寒顫！

這時，不單何虎害怕，連鼎鼎大名的「金刀」鍾無極也是害怕之極！

他仍站在假山之上，有如泥塑木雕動也不動！

當「枯葉赤手邪」轉身向他，他手上的金刀開始發出金環相碰的聲音，而且越來越響！

手拿金刀的鍾無極竟然發抖，這事傳出江湖，可沒有人相信！

他這一柄金刀，已使至出神入化的境界，天下不知多少土豪惡霸，奸狡之人都會死在這柄金刀之下。

鍾無極在江湖地位之高，受人敬仰，單是看他，在危急之中，也能調動江湖各路英雄，為他護送邪欣欣北上，便可見一斑！

但而今的鍾無極却似一隻喪家之犬！

「枯葉赤手邪」道：「輪到你了！」

這話使鍾無極清醒過來，他大大地吸了口氣，不一會，吸氣的聲音變成喘氣的聲音。

他喘氣的聲音，何虎也聽得極為清楚。

何虎也覺得非常奇怪，自忖道：鍾無極為甚麼這樣害怕？就算武功不及對手，也祇不過是一死了之，難道其中有一段淵源，看來鍾無極並不是害怕這麼簡單？

鍾無極拚命穩住自己，道：「當年發生的事情，與我並無關係！」

「枯葉赤手邪」發出了非常難聽的笑聲，他一面笑，一面向鍾無極迫近。

鍾無極仍站在假山之上，他居高臨下，極為有利，突然，他怪叫一聲，撲了下來。

這一撲，刀隨人下，直劈「枯葉赤手邪」。

可是，這一劈却完全落空，因為「枯葉赤手邪」在他一動，他的白衣也同時閃動，一閃之下，已不見了人影。

鍾無極這一刀所用之力，已是他功力之八九分，但劈空之下，幾乎使他全身不穩，不過，他仍然勉力穩住了身子。

「枯葉赤手邪」去了那裏？

鍾無極但覺背後一陣寒氣迫人，他立時轉過身來，祇見「枯葉赤手邪」已站在他背後，不及一丈！

他連忙一個大轉身，金刀也乘轉身之勢橫掃過來，「枯葉赤手邪」立時退後，鍾無極迫前。

這一前一後，非常迅速，並且已稍接近何虎。

兩人閃電般交換了幾招。

何虎祇見他們身形閃動，金光閃閃，但其實並沒有看見他們使了甚麼招式。

不過，他終於看見。

看見了「枯葉赤手邪」的眞面目，那可怕的臉孔泛青泛白泛紅泛赤……滿是疤痕……似乎還滲着血水……他實在不敢多看一眼！

可是，「枯葉赤手邪」突然猛喝一聲，使何虎無法不繼續看下去！

「枯葉赤手邪」已迫近鍾無極，鍾無極突然發出了一聲尖叫，這叫聲像是絕望的呼叫！

看來鍾無極已豁了出去。

刀光一閃，金刀劈下。

鍾無極這一刀，並不是他一向的劈法，他完全不顧自己的身體，空門大開，他全副精神也凝在刀上。

刀劈而下，眼看「枯葉赤手邪」要避，也避無可避。

何虎也以為，「枯葉赤手邪」會像那個假李躍龍一般，被金刀直劈而下，腦袋立時分家。

可是，「枯葉赤手邪」的武功豈能與那假李躍龍相比，「枯葉赤手邪」武功之高，已到達了匪夷所思境地。

祇見白衣一晃，也看不清楚他怎樣晃動，因為這其間的速度，比眨眼一下還要快，他已不見了。

何虎在旁觀看，也不知「枯葉赤手邪」去了那裏，何況是鍾無極？

他一刀砍下，又劈了一個空。

這下更令他整個人幾乎仆了下去，金刀着地，竟然入了地下半尺有多。

鍾無極以金刀支撐着身體。

這時，何虎才發現「枯葉赤手邪」已站在鍾無極的身後不及一尺。

「枯葉赤手邪」雙手同時伸出。那雙手，有如殭屍的雙手，猛地抓向鍾無極的背後，鳥爪似的五指，竟然是深深陷入了鍾無極肌肉之內。

他雙手往上一提，已把鍾無極整個人高舉在半空。

鍾無極害怕之極，那柄金刀早已插在地上，他一放手，發出一陣一陣的金環碰擊之聲，而他喉間也發出了「咯咯」之聲，叫人聽了，也毛骨悚然。

這時，天邊的月亮照在園子內，也照在鍾無極的臉上，祇見他額上大顆大顆的汗珠往下滴，何虎幾乎聽到那些汗珠滴落地上的聲音。

「枯葉赤手邪」依然是提着鍾無極，冷冷的道：「你去見她，並把事情說一遍。」

鍾無極道：「好……好……我說……」

「枯葉赤手邪」正要離去。

何虎竟然大叫：「不要走！」

「枯葉赤手邪」轉身來看他。

這一看也使何虎心膽俱裂，但他反而向前多走了兩步。

何虎知道，他多踏一步，便與死亡接近一步，以「蜀中雙劍」與鍾無極這樣的高手，在「枯葉赤手邪」的手下，武功幾乎已成了無甚意義的動作，「枯葉赤手邪」祇出了一招兩招，他們便非死即傷，以自己的武功來說，祇怕「枯葉赤手邪」用手指向自己一指，立時便魂歸極樂。

假如是其他人，既然見「枯葉赤手邪」連眼尾也不看他一眼，當然會閉口不言，等待他走了，自己才有生路一條，可是，何虎畢竟是個熱血漢子。

最重要的是邪欣欣，為了邪欣欣，他甚麼事情也肯做，何況是死。

而且，他已了解到整件事情，「枯葉赤手邪」擔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見了他，一切無從說起。

如果在這一刻，讓他離開，也無法再把他找出來，豈不是要使自己後悔一生？

「枯葉赤手邪」已一掠而來，動作之快，難以阻擋，他手裏還提着百多斤的鍾無極，但對他並無絲毫影響。

這時，何虎更近「枯葉赤手邪」。

他想再說話，可是，他看到了「枯葉赤手邪」的臉，更看到他那一雙深深下陷、空空洞洞似的一雙怪眼。

這雙怪眼正盯着何虎。

何虎祇是望了一下，幾乎也被嚇得昏了過去。

他猛然一退，退到一根柱子，他倚着柱子，勉强站着，沒有倒下。

他想說話，但已是無法說出一個字。

這時，楊總管走近。

「枯葉赤手邪」問道：「這小子是誰？」

楊總管道：「這人叫何虎，是個鏢頭。」

「他來這裏幹麼？」

「他本來也是護送着邪姑娘，到了顯勝門，我們打發了他，他仍死纏不休，又來送死。」

「枯葉赤手邪」打量了何虎一會，這一次，更把何虎看得心膽俱裂。

可是，他並沒有出手。

半晌才似是自言自語道：「又多了一個，也好，看來，這小子對她不錯。」

何虎聽了這話，不明白他在說甚麼。

何虎此時，已不顧自己生死，祇道：「欣欣去了那裏？快告訴我。」

「枯葉赤手邪」並沒有回答他。

何虎又道：「如果你害死欣欣，我一定與你拚了。」這話一出口，連何虎自己也不明白何來這麼大的勇氣要跟「枯葉赤手邪」拚了。

他用甚麼來拚？

「枯葉赤手邪」聽了，似乎並不發怒，反而發出一陣驚心動魄的笑聲，半晌才道：「這個也不錯。」

何虎聽了，更加不明所以。

這時，他心中非常緊張，臉色變白，一時之間，內臟翻騰，口中一甜，又噴出了一口鮮血，血自他口角慢慢的流下來。

他會如此，是因為他心中已有了一個意念，他要向「枯葉赤手邪」出手。

換句話來說，他要找死。

可是，當他還沒有機會出手，「枯葉赤手邪」竟然向他說話，而且聲音相當緩和，道：「你還可以走動嗎？」

何虎奇怪，但他仍點了點頭。

「好極，你跟我來。」

何虎實在想不到，他會如此說，何虎正想多問一句，但「枯葉赤手邪」仍然抓着鍾無極，向前撲去。

何虎當然要跟上去。

他一用力，才知道自己傷得極重，根本再沒有力量向前走，而祇有向前仆下去。

楊總管上前，扶起了他，楊總管並無惡意，反而道：「我扶你去。」

「你帶我往那裏？」何虎追問。

楊總管並不回答。

何虎又問道：「帶我去見邪姑娘？」

楊總管依然不答，祇是笑了一笑。

何虎無奈，這時，他身體其實已再沒有甚麼力量，但楊總管不再去扶他，而是扛起了他，直向那荒廢的大院而去。

何虎看見「枯葉赤手邪」仍在前面。

他來到那座荒廢院子的高牆之下，那高高的圍牆，一般人用輕功也不能躍上去。

可是，「枯葉赤手邪」往上一掠，手依然是抓着鍾無極，仍然是一掠而過，這人輕功之高又是出人意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楊總管並沒有停在高牆之下。

他一直把何虎扛着，來到了那廢院子的大門，大門本是緊閉，他把門一推而開，道：「你自己進去。」

何虎自己踏入了門內，仆了進去。

他還沒有爬起身來，那門便自動的關了，外面還傳來門栓的聲音。

何虎也沒有絲毫畏懼，因爲一切已豁了出去，他祇望眞的可以見到邢欣欣。

* * *

庭院靜極，連一根針掉下來也可以聽見。

何虎走了十來步，勉强還可以走。

他忍不住叫道：「前輩！」

這聲音帶來一陣一陣的回聲。

忽然，前面有一人出現。

那人竟是彌勒笑魔。

他神情十分古怪，臉上再沒有那以前的笑意，他看了何虎一眼，道：「何虎，他老人家有請！」

何虎勉力站了起來，道：「誰？是前輩？」

彌勒笑魔並沒有多言，走上前來，扶他一把，並且一直往前走去。

他們來到一間屋子之前。

彌勒笑魔扶着何虎，進入了屋內。

屋內仍是十分陰暗，但月光從一個小小窗口透入，也可以勉强看到屋內一切。

屋內並沒有甚麼雜物，當中祇有一張椅子。

椅子上面，正坐着「枯葉赤手邪」。

在椅子前面，却伏着一個人，這人正是鍾無極，而「枯葉赤手邪」的一隻脚踏在鍾無極的背上。

鍾無極仍沒有死，祇見他背上仍有血水滲出，他臉孔已無人色，看來好像在抽搐。

當彌勒笑魔扶了何虎入內，「枯葉赤手邪」祇冷冷望了二人一眼，並沒有作聲。

何虎也不知說些甚麼才好，索性噤聲不言。

過了一會，有脚步聲傳來。

接着，又有人聲，這聲音令何虎整個人立時振作起來，因爲這是邢欣欣的聲音。

邢欣欣聲音滿是怒意，道：「你們不要再說，再說下去，也是枉然。」

另一把聲音又起。

這一次也令何虎提起了精神，因爲這聲音也相當熟悉，是魔法幻影。

魔法幻影似是不斷陪不是，道：「好小姐，好姑娘，妳一定要相信。」

「不，我絕不相信。」

「爲甚麼妳這麼倔强？」

「爲甚麼你硬要我相信你？」

「因爲他是世上第一高手。」

「武功與這件事情有何關？」

「你怎能……」說到這裏，他們已出現在房間盡頭之處。

何虎一聽到邢欣欣的聲音，已是興奮莫名，而今眞的見到邢欣欣，整個人眞的高興得不得了，一時之間，竟然叫不出來。

不過，他終於發出了聲音，道：「欣欣！」

邢欣欣抬起了頭，循聲音看來，見到了何虎，喜出望外似的叫道：「虎哥哥，是你？」

「欣欣，是我！」

邢欣欣正要跑上前去的時候。

可是，「枯葉赤手邪」一揚衣袖，一股勁風阻住了她的去路。

邢欣欣停住了脚步。

「枯葉赤手邪」道：「妳看！」

邢欣欣低下頭一看，十分愕然，道：「是你，鍾叔叔？」

鍾無極抬起頭來，發出了一下呻吟聲。

邢欣欣立時俯身下來，看見他蠟一般的臉容，便抬起頭來，對「枯葉赤手邪」道：「放開他！」

何虎聽到她如此對「枯葉赤手邪」說話，實在爲她揑了一把冷汗，天下間有誰敢如此對他說話？

「枯葉赤手邪」居然沒有發怒，祇是發出了一聲怪笑，居然立時把脚提了起來。

鍾無極再沒有被「枯葉赤手邪」壓着，但他依然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邢欣欣立時上前，扶了他起來。

鍾無極祇是坐在地上，不住喘氣，半晌才道：「欣欣……」

邢欣欣道：「鍾叔叔，這個是甚麼怪人？」

鍾無極祇道：「欣欣……」

「爲甚麼你不和這怪人動手？」

何虎聽了，邢欣欣一連說了兩聲怪人，「枯葉赤手邪」一定不會再饒恕她。

他已決定，祇要「枯葉赤手邪」一動手，他便衝向他，以身體來保護邢欣欣。

可是，「枯葉赤手邪」並沒有生氣，反而發出「哈哈」兩聲非常刺耳的笑聲。

鍾無極嘆了一口氣，道：「欣欣，我不是他的敵手！」

邢欣欣並不相信，道：「你也不是他的敵手？爲甚麼？爲甚麼？」

「因爲他才是天下第一高手！」

「他是誰？」

「枯葉赤手邪！」

邢欣欣雖然並不是江湖走動的人，可是，對於這個名頭，他却聽父親與鍾叔叔提過。雖然，這二十年來，再沒有甚麼人提及，但人們已經當這武功是一個傳說，一個

傳說成爲現實，更令人震撼。

邢欣欣一直對這怪人沒有好感，甚至討厭他，但千萬沒有想到，這人竟是天下第一高手！

她立時感到全身發冷，微微顫抖。

「枯葉赤手邪」看着她，道：「欣欣，你不用怕，我是不會傷害你的！」

邢欣欣聽了，不但沒有覺得這話是安慰，反而覺得這是一種警告。

仍然伏在地上的鍾無極道：「是的，他不會！」

邢欣欣又再向「枯葉赤手邪」看了一眼，那可怕的怪臉，那森森的白牙，實在無法令她不怕。

邢欣欣忍不住的問道：「爲甚麼？」

鍾無極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欣欣……你聽着！他……他是你的親生父親！」

這話一出，「枯葉赤手邪」面有得色，他舒了一口氣，因爲他一直害怕，鍾無極不肯講這句話。

可是，邢欣欣的情形，正與他成了一個非常强烈的對比，她覺得這話如同晴天霹靂，一時之間，她實在無法相信這話，她懷疑自己的耳朵。

另一個人也有極大的詫異。

那是何虎。

邢欣欣這麼漂亮的臉孔與「枯葉赤手邪」的臉孔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他們會是父女？

不過，他的驚訝總不及邢欣欣，因爲他早已知道一些蛛絲馬跡，知道邢欣欣與「枯葉赤手邪」之間一定有着一些極其不尋常的神秘關係，然而，無論他的想像力如何豐富，他萬萬想不到，兩人之間的關係竟然是父女！

假若這句話出諸任何一個人之口，並沒有人相信，可是，偏偏是出於鍾無極的口，這叫人難以相信，却是不能不相信。

鍾無極與欣欣的父親邢赫，早期已是如親兄弟的關係，而且一直相依扶持，在江湖之上，也是同時成名，同時享有好名聲。

鍾無極更可以說是她的半個父親，他看着邢欣欣長大，所知道的事情，當然與邢欣欣的父親相同，況且，邢欣欣的父親邢赫已死，天下間，只有鍾無極一人才會令邢欣欣相信。

「枯葉赤手邪」道：「你詳詳細細的把事情說出來！」

邢欣欣這時仍是十分詫異、驚愕，一時之間，只能望着鍾無極，不能說話！

* * *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

當時，「枯葉赤手邪」也不是叫這一個名字，他的原來名字是姬世顯。

姬世顯、邢赫與鍾無極都拜於向嘯天的門下，向嘯天是當時武林高手，他所學極博雜，無論是拳脚功夫、兵器功夫，都非常厲害。

不過，他知道他自己並非武林第一高手。

向嘯天曾經與當時的劍法第一高手「劍氣飛花」席逸飛交手，他敗於席逸飛一招之下；不過，論到其他武功，他却是席逸飛之上。

同樣，向嘯天也與刀法第一高手「刀過無痕」唐自成較量過，也是敗在唐自成一刀之下，至於其他功夫，他也在唐自成之上。

甚至在拳脚功夫，向嘯天也曾經敗在「開山斷水」江左流的一招之下，不過，其他功夫，江左流却並不是向嘯天的敵手。

所謂文章得失寸心知，武功其實也是一樣。

當時，人人稱向嘯天武藝了得，甚至席逸飛、唐自成與江左流三人也公認向嘯天武功比他們爲佳，可是，向嘯天是一個力求完美的人。

他不但要求自己嚴格，還要求自己每一項武功都在他人之上，無論在刀、劍，或拳脚之上，他要求一招也不能輸。

當時，他年紀已長，再練下去，成功機會看來已不大，因此，他生了另一個念頭。

向嘯天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三個徒弟身上。

他知道自己所以不能成爲武林至尊，是因爲自己平生所學太過博雜，每一項功夫都鑽研，時間便不足夠使每一項到達顚峯境界。

因此，他在所有徒弟之中，選了三人，每人只授一種武功，讓他們可以在這項武藝之上，達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那麼，他可以成爲武林至尊。

他在衆徒兒之中，選了三人。

第一個便是姬世顯。

姬世顯身材魁梧，拳脚功夫早已有出色的表現，因此，向嘯天叫他專練拳脚功夫，因此，姬世顯後來的外號中有兩字「赤手」，竟思是赤手空拳，便是這樣得來的。

第二個徒兒，便是邢赫。

邢赫使劍，是向嘯天徒兒中最好的一個，他是個俊朗瀟洒的人，使起劍來，飄逸非凡，加上向嘯天授以出色劍法，日後江湖之上，人稱「銀劍」。

第三個便是鍾無極。

鍾無極臂力過人，因此，他使起那柄「九環金刀」，虎虎生風，非常人能及，向嘯天也刻意找尋刀譜，一邊教他，一邊也令他自己鑽研苦練，因此，鍾無極後來便以「

金刀」稱霸江湖。

他們三人，各專注一種功夫，成就果然在其他徒弟之上，因此向嘯天非常滿意，可惜，他忽略了一件事，姬世顯拳脚厲害，邢赫的劍術非凡，鍾無極的刀法霸道，可是，他們的其他武功，又輸給了他人。

其實，無論在學問，或學武功之上，永遠都存有雜而不專，或者專而不博的矛盾問題。

千古以來，很多人都辯論過，都是永無結果。

博有博的好處，專也有專的好處。

既博且專當然是最好，但那境地並非常人可至。

向嘯天死了之後，這三個徒兒，才發覺自己只能在一項武功上略有成就，那是不夠的。

尤其是「赤手」姬世顯，他不甘於只在拳脚功夫下苦功，便鑽研其他武功。

當時，向嘯天還有一個女兒向絲絲，向絲絲與這三位師兄，感情都沒有甚麼分別。

可是，當大家年紀較長之後，有了男女之情，其間便有了分別。

向絲絲對大師兄姬世顯情有獨鍾。

邢赫與鍾無極，表面沒有甚麼，但心底內却有些妒忌，爲甚麼這小師妹只鍾情大師兄?

邢赫與鍾無極向來感情很好，加上大師兄常與小師妹向絲絲一起，他們師兄弟感情，在師傅向嘯天死後，便有了一道小小裂痕。

姬世顯是個非常有大志的人，師傅死後，他仍然鑽研各種武功，無論在內功、輕功，他都自闢門徑，希望有朝一日，練成上乘武功，揚名天下。

向絲絲也十分支持這位大師兄。

有一天，姬世顯找了兩位師弟來，告訴他們，他要練一種專門內功。

邢赫問道：「甚麼專門內功?」

姬世顯道：「我也不知道——這種專門內功，是寫在一塊枯葉之上，我姑且稱之爲『枯葉奇功』！」

鍾無極問道：「你從那裏找到這塊枯葉?」

「在師傅遺留下來的一本古籍之內！」

邢赫道：「拿出來看看可以嗎?」

姬世顯似乎不大願意，但終於拿了出來，只是那片枯葉之上，寫滿了好像蝌蚪一般的文字，邢赫立時已不感興趣。

鍾無極與邢赫一向感情極佳，見邢赫不與大師兄同練，他也表示不欲參加。

獨是小師妹向絲絲對大師兄姬世顯的練功，却是十分贊同，並道：「大師哥，我會站在你身邊！」

姬世顯道：「師妹，你不用站在我身邊，却要在我山洞之外把守！」

「把守?」

「因爲我這一次練『枯葉奇功』，一定要在一個沒有人打擾之下的環境才可練成！」

邢赫聽了這話，立時道：「我怎會打擾大師兄?」

鍾無極也道：「不過，我却不想爲你守山洞……」

姬世顯道：「我怎敢勞煩兩位?我只是希望你們可以照顧一下小師妹！」

當時，兩人却不明白姬世顯爲甚麼有此一說。

當他們離開姬世顯，邢赫與鍾無極二人越想越是不對勁。

邢赫道：「大師兄這次練功，似乎有些古怪！」

「你看到甚麼古怪?」

「他練的並非本門功夫，這是一門邪功，因此師傅不讓我們學，以免變得邪惡。」

「他邀請我們一起練的！」鍾無極道。

邢赫笑了起來，道：「鍾老弟，你太天眞了！」

「爲甚麼?」

「就算我們參與，大師兄怎會把獨得之祂，與我們分享，你一向也知道，他想揚名天下！」

「他而今赤手功夫，也是無人能及！」

邢赫道：「赤手功夫還可，但在刀劍、內功、輕功之道，他還是不及很多人！」

鍾無極道：「這個我也知道，否則他也不用在這時候仍要苦練！」

「將來……將來我們可能……」

「可能怎樣?」

「可能連立足之地方也沒有！」

邢赫道：「師妹對他情有獨鍾，那麼，他們成親之後，向家的一切，師兄都自然而然的成爲了繼承人，那時，你我二人，再無立足之處！」

鍾無極道：「那我們應怎辦?」

邢赫並沒有立時想出辦法，只道：「你回去想想，我也想想，一定有辦法！」

鍾無極比較心直口直，並沒有甚麼歪念頭，但邢赫却是不同。

三個月之後，邢赫提了他的銀劍，往找「金刀」鍾無極，並道：「我們上山洞！」

邢赫除了手上有劍之外，身上還帶有一個竹簍。

鍾無極覺得奇怪，問道：「這竹簍載有甚麼?」

邢赫道：「你不用管！」

二人直往山洞，鍾無極一直追問邢赫，要用甚麼手法來對付大師兄姬世顯。

邢赫道：「我已仔細想過，大師兄在山洞之內練功，這時還未練成，只要我們稍一干擾，他大有可能走火入魔，那時……」

鍾無極有點不大願意，道：「那豈不是……」

「甚麼?你想退縮?你想一想，當大師兄一旦練成，在他手下，你我要像奴隸一般。」

鍾無極道：「也許他不會如此！」

「會不會只有天知道，不過，我們何不防患未然，這總比將來後悔好得多。」

鍾無極也無可無不可。

有道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所有人都不想屈居人下，任人魚肉。

終於，二人來到大師兄姬世顯練功的山洞前。

小師妹果然是個好師妹，與其他幾個入門較晚的師弟師妹守在山洞之外。

向絲絲看見了二人，便問兩位師兄有甚麼事情。

邢赫道：「沒有甚麼，祇想來探望大師兄！」

向絲絲道：「姬師兄練功，不能見兩位！」

鍾無極道：「他目前情形如何?」

「有很大進展，這門『枯葉奇功』，眞可能使師兄天下無敵！到時，你我也感到光榮！」

向絲絲說這話時，一片眞心，可是，對二人來說，那實在並不是甚麼味兒。

邢赫道：「我們入內看看！」

向絲絲道：「不可，師哥吩咐過，千萬不可！」

「但我們並非外人！」

向絲絲道：「姬大哥吩咐，甚麼人也不可以！」

邢赫道：「如果我堅持……」

向絲絲竟然抽出了佩劍。

邢赫笑道：「小師妹，你拿佩劍在我跟前，豈不是……」

向絲絲道：「我知道你劍術高明，但爲了保護師哥，我不會……」

邢赫怒道：「我就是不能忍受你對他這麼好！」他一抽佩劍，連出三招，向絲絲完全不是敵手。

鍾無極道：「師兄，小師妹祇是說笑！」

邢赫也把劍拿開，道：「我入內探探師哥！」

幾個守洞的師弟師妹，亦一齊仗劍護洞。

當然，這幾個人也不是邢赫的手脚，三招二式，已把衆人刺傷。

向絲絲奮不顧身，以身擋着邢赫去路。

邢赫怒極，一劍刺出，向絲絲居然不避，但邢赫並沒有刺她，而是用劍尖，點了她的胸前大穴，向絲絲祇能呆呆站在洞口。

邢赫一閃身進了洞內。

沒有人知道他在洞內做了甚麼，不過，祇過了一會，洞內傳出尖叫之聲。

而邢赫已走了出來，對鍾無極道：「成了！」

「他怎麼了?」

「你想知道，可以入內看看！」

那時，洞內仍然傳出姬世顯呼叫，鍾無極不敢入內看，祇道：「走！」

邢赫也想轉身便走，突然，他拉着鍾無極，道：「師弟，你喜歡向師妹嗎?」

鍾無極已是心煩意亂，祇道：「不，不，我不喜歡，我而今祇想走！」

邢赫道：「你既然不喜歡，那麼，我要了！」

向絲絲雖然仍是呆立着，動彈不得，可是，她聽到了邢赫所說一切，她無法抵抗，祇是眼中淚水有如瀑布般瀉下來！

邢赫也不理會，一手攔腰把向絲絲抱起，便往山下跑去，那些受傷師弟師妹也不敢追來。

* * *

鍾無極說到這裏，邢欣欣雖然對事情有了大概了解，但仍是不十分明白。

「枯葉赤手邪」道：「鍾無極，當中有些事情，你自己沒提……」

「我……我……」

「我也不再追究這些，我知你不是主謀！不過，你仍要說下去！」

鍾無極道：「我和邢赫……」

邢欣欣道：「那位才是我爹?」

鍾無極不知如何說下去。

「枯葉赤手邪」道：「小心說下去！快說邢赫進了洞中，做了些甚麼事！」

鍾無極道：「他……他進內……進了山洞，把那個竹簍打開了！」

「怎樣?」「枯葉赤手邪」厲聲道。

「竹簍之內，躍出了無數毒蛇與毒蝎子！」

「枯葉赤手邪」用手指着自己那可怖的臉，有如夜鬼悽厲的叫道：「這些都是那些毒蛇、毒蝎子所咬噬而成的，你看……」

沒有人敢迫視。

「枯葉赤手邪」道：「我那時完全沒有防範，也沒有能力防範，你們乘人之危……該不該死?」

鍾無極道：「我們離開山洞，邢赫抱着向絲絲……開始我還以為他利用向絲絲，威脅大師兄，當時，在山洞前所說，邢赫說要了向絲絲，我還以為他是要抱她下山，並不是……」

邢欣欣這時，漸漸明白，但她却實在不想那些想像會成為事實，她一直在搖頭，好像要否定一切。

鍾無極道：「邢赫在一個月後，就强迫向絲絲成為他的妻子！」

邢欣欣尖叫，道：「不，不，我爹爹怎會是一個如此的人！」

「枯葉赤手邪」冷笑。

鍾無極道：「你娘親當年，與你一模一樣，而且，那時她明艷照人，也不能怪你爹爹……他明知不對，明知有危險，但仍要這樣做！」

何虎聽了這話，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因為鍾無極這一番話，豈不是自己的寫照？

明知不對，明知危險，還是要這樣做！

邢欣欣道：「那也不算甚麼……但我又怎會是這……這個……」

鍾無極道：「半年之後，你便出世了！」

「怎會？」邢欣欣問。

鍾無極道：「我一直也懷疑，但邢赫一直不說，甚至一提起這事，便大發雷霆，後來，在一次酒後，他才吐出了眞言，原來，原來，向絲絲早已懷了……懷了大師哥的骨肉！」

邢欣欣聽到這裏，祇感一陣暈眩，險些昏倒。

這一切，假如是由其他人說出來，邢欣欣根本不用考慮，也可以斥之為胡言亂語！可是，這故事却偏偏出自鍾無極的口中！

「枯葉赤手邪」道：「你們把她母親怎樣？」

鍾無極道：「邢赫對她，一直呵護備至，可是，不及一年，她便死了！」

邢欣欣道：「為甚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

「枯葉赤手邪」道：「我知道，她是為我，鬱鬱不歡而死的！她是被你們迫死的！」

「枯葉赤手邪」最後一句話，根本分不出是在尖叫，還是在嚎哭，聲如雷霆，震得所有在場的人耳際嗡嗡作響，而他的臉更是可怖之極。

邢欣欣仍是不想接受這事實。

突然之間，邢欣欣叫道：「鍾叔叔，你雖然講得精采，但當中却大有破綻！」

「破綻？」

「你們也知道，他後來並沒有死，而且練成了他的『枯葉奇功』？」

「是的，他不單練成了『枯葉奇功』，而且在江湖上，殺過不少人，威震武林！」

「為甚麼他不立刻找你們算賬？」

「那些日子，我們躲了起來，不過，後來你娘死了，我們也再出來江湖走動！這一點，我也不大明白！」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娘死後，師兄明知你不是他的親生女兒，但他對你仍是照顧得無微不至，這樣，竟然可以無風無浪過了二十年！」

「枯葉赤手邪」道：「孩子，這其中還有些曲折，連這老頭也不知！」

邢欣欣望着他，不斷搖頭。

「枯葉赤手邪」道：「當日，我在洞內練功，突然有人撲入，並不是向我攻擊，而是向我撒了一簍毒蛇毒蝎子，那時，我正在全副精神練功，身體最為脆弱，而那些毒蛇毒蝎子咬我，我便神智模糊，也不知是誰人來突襲我……

「到了後來，我身中劇毒，在山洞之內，靠本身能力，驅走毒素，但也費了半年時間。當我復原出洞時，外面的師弟師妹們早已死去，你娘親失踪，我也不知他們是死在誰的手裏，因此，我根本不知道是兩個人面獸心的師弟所為！」

「後來，你又怎知道？」

「我明查暗訪，知道邢赫娶了一個女子，而那女子是關外娶來的，我才有懷疑，再經追查，一晃已是二十年了！」

鍾無極道：「近幾年我們也老了，你爹……邢赫似乎看化了很多，我叫他隱居，他並不願意！也許，他明知終有一天會來到……他說過，如果師兄來到，他便自殺而死，以補償一切！」

「枯葉赤手邪」道：「他以為死了便可？」

鍾無極道：「欣欣，那日我們聽見『枯葉赤手邪』在我們山下尖嘯，邢赫便叫我立刻離開，因此，我並不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了甚麼事！」

「枯葉赤手邪」也沒有解釋。

鍾無極道：「但我知道，邢赫一定會把你的身世告之他，然後，他也許會被殺死，也許會自殺，無論如何，邢赫必死無疑！」

「枯葉赤手邪」道：「這事與你無重大關係，為甚麼你却劫走了欣欣？」

鍾無極道：「雖然欣欣並非我女，但我早已把她當作女兒一般，我實在不想她與你這個怪物在一起！因此，我才安排人送她北上！」

「為甚麼你自己不親自保護她北上！」

「我也想，不過，出了關外，我不敢肯定有沒有人可以保護欣欣，因此，我親自先到關外，打點一切，才迎接欣欣！」

「為甚麼要去關外？」

「咱們都是來自關外，你一定不會想到我把欣欣收藏在關外，你祇會不斷在中原內找，那麼，你找一生一世，也找不到！」

「枯葉赤手邪」道：「你好狡猾……不過，天網恢恢，你不能把我們骨肉分離！」

鍾無極道：「那知道他行動這麼快，他先到了顯勝門，着人假扮了顯勝門門主李躍龍，當何虎與邢欣欣一到顯勝門，便截住了她進門內。」

「枯葉赤手邪」道：「我祇想對欣欣直言，那知道，她怎麼也不相信我的話。」一頓，轉頭問欣欣「而今，你可信了？」

邢欣欣到了這時，知道心中如何不願意，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

她心中一陣刺痛，竟然往內奔竄，她其實早已知道，在這廢院之內，她並沒有辦法逃離，不過，她祇希望找一個地方，暫時避開一下。

她一直往外面跑去，跑到那座假山之前，停了下來，雙手抱頭，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場，可是，這時，她却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

她想起自己的母親，其實，她對母親並沒有任何印象，反而對爹爹邢赫，却是非常深刻，爹爹一直對她非常好，她完全沒有想過，自己這位父親，竟是個害人於危，奪了他人妻子的人。

這樣的巨大變化，對於欣欣這個弱小心靈，實在是非常難以承擔！

* * *

邢欣欣離開了之後，何虎沒有氣力追上。

「枯葉赤手邪」道：「鍾無極，你雖然並不是主謀，但你聽人擺佈，你也脫不了死罪！」

鍾無極道：「我不想死！」

「枯葉赤手邪」道：「不由你不想！」

「你殺了我，欣欣更不肯認你為父，她會更加怪罪你，那時……」

何虎聽了鍾無極這話，道：「鍾前輩，你何必求他，死便死了，有甚麼可怕？」

鍾無極一臉愁苦，「枯葉赤手邪」道：「你這後生小子，說話很有骨氣！」

「枯葉赤手邪」道：「你自行了斷吧！」

鍾無極已閉上了眼睛，突然一掌劈向自己的頂門，立時，整個人癱軟了下來。

「枯葉赤手邪」嘆了口氣，道：「何虎，你而今知道了欣欣是我親生女兒！」

「那又如何？你對她並無一日養育之恩，她怎會認你為父？」

「她是我的女兒，怎會不認？」

「如果她想認，為甚麼還要走？」

「枯葉赤手邪」道：「她祇想好好想一下，想通之後，自然會相認。」

何虎望着「枯葉赤手邪」，他知道欣欣性格，這祇是「枯葉赤手邪」一廂情願的想法，因此，他也不想與他多言。

不過，何虎這時也是十分失落，因為邢欣欣身世之謎已揭穿了，她是這個邪派高手女兒，自己是個無名小卒，這一段情，必無着落。

他想到這裏，不禁嘆了一口氣。

「枯葉赤手邪」對何虎道：「我知我這個女兒不錯，怪不得除了你之外，還有人冒死前來。」

「誰？」何虎明知故問。

「那個小子，也像你一樣倔强。」

他本想說出杜可風的名字，但心中一動，並不肯說，再問道：「他怎麼了？」

忽然，「枯葉赤手邪」竟然笑了起來，道：「你們兩人，都喜歡我的女兒，我自然高興，你們兩人都逃不了，我也讓他在院子之中，自由出入，到了我們父女相認之後，欣欣年紀也不輕了，在你們兩個當中選一個做我的女婿，倒也不錯。」

何虎聽了這話，心頭不禁怦怦亂跳。

「枯葉赤手邪」道：「那要看看你們兩人，那一個能使她心悅誠服，認我為生父了。」

何虎本來覺得「枯葉赤手邪」是武林中大怪物，但而今看來，他與一般父母並沒有甚麼不同，他希望女兒得到一個好歸宿，也渴望自己得到女兒的承認，這些俗世的事情，比甚麼武林爭霸，報仇雪恨，都來得重要。

「枯葉赤手邪」說完這句話，一直望住何虎，顯然在等待何虎回答。

何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我……」

何虎對邢欣欣的感情刻骨銘心，不避生死，他為了能與邢欣欣長相廝守，不惜與彌勒笑魔和魔法幻影這兩個邪派高手妥協，可是，事到臨頭，他却覺得難以答應，因

為他害怕邢欣欣不會答應認這怪物為父，甚至會因此而不理睬他。

「枯葉赤手邪」道：「看你猶豫不決，三心兩意，看來另一個小子比你靈活得多。」

何虎當然知道他指的是杜可風，他一向瞧不起杜可風，甚至而今杜可風救過他的命，他也是看他不起，心裏總認為他幹的是下三濫的勾當，可是回心一想，杜可風外表斯文，風度翩翩，遠在自己之上。

邢欣欣對他印象不錯，而且杜可風對她也大有意思，如果兩人有機會走在一起，大有機會成為情侶。

想到這裏，何虎不再遲疑，道：「我會試試！」

「枯葉赤手邪」聽了，得意地笑起來。

他一面笑，一面伸手一彈，彈了一顆藥丸入何虎口中，並道：「不要說我沒有幫你一把。」

何虎祇覺喉頭辛辣，有些嗆咳，他顫聲道：「你……你給我甚麼……」

「枯葉赤手邪」道：「甚麼？那是赤手屠龍丸，天下不知多少人求之不得，不消一刻，你傷勢立時好！」

何虎雖然並不清楚那赤手屠龍丸是甚麼所製成，不過，轉瞬之間，一股眞氣自丹田升起，整個人似乎回復了不少力量，連雙腿也有力起來。

何虎道：「謝謝！」

「不用謝我，你立時打坐，再入院子之內找欣欣。」

何虎盤膝而坐，過了一炷香工夫，他已覺有足夠的氣力，立時進院子之內。

* * *

邢欣欣聽了鍾無極的話之後，從屋子裏走了出來，來到那座假山之前，淚水有如泉湧。

她知道，她一定要逃走，逃離這可怕的地方，逃離這可怕的「枯葉赤手邪」。

可是，四邊是高大的圍牆，她那能越雷池半步。

鍾無極的那一番話，又在她耳邊響起，她拚命掩着耳朵，不想再聽，但一句一字卻出現在她心頭，她明白那是不可逃避的事實。

忽然，假山後面，有人輕聲叫道：「欣欣姑娘。」

聲音十分低沉，但卻是有些熟悉，那是杜可風的聲音。

杜可風千方百計混入了顯勝門，來到了這荒廢院子，便被「枯葉赤手邪」發現，抓了他進來，用盡了方法迫問他，他也沒有說出自己的身份，祇是說為了救邢欣欣。

杜可風以為自己一定沒命，可是，「枯葉赤手邪」又沒殺他，也沒有把他關起來，反而對他不理不睬，讓他在這院子內自由走動，可是，他卻無法離開這院子，他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枯葉赤手邪」會這樣做。

其實，「枯葉赤手邪」對他，與對何虎有同樣的心情，他早已認定邢欣欣是自己親生女兒，那麼，任何人對女兒肯如此盡心盡力，心中不怒，反而高興。

過去的幾天，杜可風早已找到了邢欣欣，並且與她說過了多次，他早已把自己在路上，如何用鋼鏢，向她示警，如何混進顯勝門，甚至是救了何虎等事情，都一一詳細告訴了她。

邢欣欣對杜可風已有了另一番感情。

這時，邢欣欣好像見到了最親的親人一般，忍不住的大哭起來，杜可風走近，她便立時伏在他的肩上，盡情地哭了起來。

杜可風本來已想到了很多安慰她的話，但在這時，自己的肩膊已成為了最好的安慰言詞，因此，他並沒有說話，讓邢欣欣哭個痛快。

漸漸，邢欣欣情緒較為平靜下來。

杜可風道：「欣欣姑娘，剛才好像有人來過。」

邢欣欣抽噎道：「是鍾叔叔。」

「他來了，恐怕……恐怕他也不是『枯葉赤手邪』的敵手，他……他怎麼了？」

「死了！他臨死之前，說我的確是『枯葉赤手邪』的親生女兒。」

杜可風在這一刹，也實在難以相信，不過，事情既然由邢欣欣親口說出來，事情一定是眞的，他低聲問道：「欣欣姑娘，你有甚麼打算？」

邢欣欣道：「我要逃離這地方，如果不能的話，我寧願死！」她語氣堅決。

杜可風心頭一震，突然，他伸出手來，握着邢欣欣的手，邢欣欣並沒有掙扎。

杜可風道：「欣欣姑娘，我已掘了一條地道，我是個掘墳人，這是我的本領，這條地道，可以直通圍牆之外，妳願意與我一起逃走嗎？」

邢欣欣聽了這話，一時之間，心如鹿撞，少女敏銳的感覺，使她明白杜可風說話眞正的意義。

她臉上一熱，聲音也變得低下來，道：「你和我一起逃走，他一定不會放過你和我，那你一輩子也不會快樂。」

杜可風道：「一切都不要緊，祇要我可以與你在一起，一天……兩天也是好的。」

這話實在令邢欣欣感動。

這時，他們兩人，心神交馳，完全不知道早已有一人在他們兩丈之外的一株樹後，望着他們。

杜可風與邢欣欣慢慢的站起來，他倆牽着手，一直向假山後面走去，這個時候，何虎實在可以大聲嚷起來，阻止他們。

可是，何虎曾經張大過嘴，但並沒有嚷出來，因為他看到也聽到二人的對話，他知道，邢欣欣已不再屬於他，如果勉強把她留下，祇會令她痛苦一生。

邢欣欣的離開，也令何虎自己痛苦，不過，他寧願自己痛苦，也不令邢欣欣痛苦。

「愛一個人又豈一定是佔有她？」

何虎說着，淚水自他眼角滴下。

* * *

杜可風與邢欣欣逃走的事實，「枯葉赤手邪」終於知道了，他發怒如狂，先把二魔打死，再把顯勝門幾乎夷為平地，又迫何虎，召集天下武林人物，來聽他號令，一定要把邢欣欣和杜可風找出來。

何虎這時整個人像痲木了一般，「枯葉赤手邪」叫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他倒成為了最聽「枯葉赤手邪」的話的人，很多武林邪派高手都答應「枯葉赤手邪」，誓要把杜可風與邢欣欣二人找回來。

可是，過了兩年，仍是音訊全無。

何虎知道，杜可風與邢欣欣一定早已隱姓埋名，躲在一處完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他祇是盼望永遠沒有人找到他們。

「枯葉赤手邪」在顯勝門住了兩年，仍然沒有接到任何消息，他命令衆人，把江湖鬧得天翻地覆，仍然是沒有一點結果。

那一天黃昏，「枯葉赤手邪」對何虎道：「欣欣走了，她不要你，也不要我，可恨我一直還不知道，她究竟是跟了誰走了？」

何虎道：「我也不知。」

「枯葉赤手邪」道：「你怎會不知，那個小伙子，究竟是甚麼人？」

「祇是個江湖人而已。」

「你以為他會好好愛護欣欣嗎？」

何虎茫然的看着「枯葉赤手邪」，他終於點點頭，「枯葉赤手邪」見了，似乎安心了很多。

「我回關外，你跟我走？」

何虎道：「好極，我跟你走。」

* * *

離顯勝門七十多里的一條小漁村，有一間傍水而建的茅屋，屋前泊了一艘小艇，一個黑實的年輕漁夫正提着一些魚獲回來。

這人好像杜可風，可是，他再沒有當年那種斯文的模樣，已變得黑黑實實，是個樸實强健的漁夫。

「孩子娘，想到了沒有？」

簡陋的茅屋之內，坐着一個年輕的娘子，她手上抱着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嬰孩，雖是粗衣麻布，但也可以看到她本來有一張非常漂亮的臉孔，但是，而今她是一臉喜悅，道：「想到了，不知你贊不贊成。」

「你快說！」

「我希望他以後生龍活虎。」

「好極，他當然會生龍活虎，但我想知道你為他取個甚麼好名字。」

「我想他名字中有一個『虎』字。」

那漁夫聽了，稍一遲疑，道：「好極，孩子以後生龍活虎，是個勇猛的小虎子。」

「好極，好極，小虎子！」

這時，那嬰孩哭了起來，年輕漁夫立時上前，道：「小虎子要吃奶了。」

「不，不，剛吃了不久……他濕了。」

「快替他換尿布……」

這年輕的夫婦一齊動手為孩子換尿布，然後漁夫又把魚獲弄來吃，生活雖是簡單，但充滿了快樂。

這年輕的漁夫正是杜可風，當然他現在不叫杜可風，他而今已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漁夫。

他並不反對妻子把新生的兒子的名字中用個「虎」字，因為他記得當年他們逃離顯勝門時，當他轉身入地道之時，他看到那棵樹下有一個人影，他知道那一定是何虎。

當時，他非常害怕，祇要何虎叫一聲，他與欣欣離開這廢院的夢想立成泡影。

幸好，何虎並沒有叫出來，也許，何虎是感激自己曾救過他一命，感恩圖報，成全了自己。

其實，邢欣欣走進那地道之前，也瞥見何虎的影子，她也明白，祇要何虎一出聲，「枯葉赤手邪」立時便會出現，那麼，她便終生要與這個怪物為伍。

她一直感激何虎，不過，她一直不敢在杜可風面前提及何虎，因為她也知道何虎為了自己，冒着性命危險，誓要護她出關，他的心已是路人皆知。

因此，她把新生的孩子的名字用了一個「虎」字，表示她非常感激這位大恩人。

（全文完）

大漢鐵騎盟故事/凌魂·文 可飛·圖

江湖一煞

運功逼毒 衝出重圍

現在，天上的日頭已略微朝西偏了些兒。

一抹金燦燦的夕陽餘暉，正斜照在這一座氣勢崢嶸，綿亘險峻的山峯上，順着山脚斜坡，突出着一片平陽之地，四週圍滿了濃密的黑松樹，形成了一圈天然的屏障。在這片平陽靠着山壁的那邊，築有一座座石砌的屋宇，是高大而堅固的建築，尤其是那當中一座更是特別宏大，越發顯出一股子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勢。

一騎馬不疾不徐地沿着一條窄窄的土徑，向着這所莊院座落處而來，這是一條僻靜的小徑，雖然不比官道好走，可是，那馬上的騎士，却彷彿沒有一丁點兒的不暢快或是焦急的神色。

已是傍晚的時辰了，這一人一騎也已逐漸接近那莊院，而且更在莊院中的黑松林前停下了，那騎者將馬繫好，然後懶懶地舒張着雙臂，再而盤膝坐在佈滿落葉的泥地上，抬頭瞧着逐漸發黑的天色出神。

這位騎士的年紀看來不大，身材雖未算高大，却結實得很，滿頭黑髮都以一根紅帶子緊束着，斜斜披於背後，身上罩着一件火也似的紅色長袍，襯着他那俊逸的臉龐，越發是顯着唇紅齒白。

他那朗朗如電的星目流露出一種自然教人心懍的的威嚴，微披着嘴角，雙臂交叉環抱胸前，更有着一股子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

蒼穹的天幕已是幾乎黑透了，年輕騎者正在瞌着雙目養神，周圍的一切都彷彿是與他無關。

事實上，若是此刻有一位久走江湖，而又認識這位騎者的人貿然撞來，非要大吃一驚不可。

不錯，眼前的人物就是縱橫江湖、立威黑白兩道的煞手，心狠手辣的魔星——「煞魂」冷孤。

冷孤不僅是兩道上的有數高手，更是揚名江湖的大組合——大漢「鐵騎盟」的首領，是江湖上眞正難惹難纏的狠角色，仗仁義、講義氣的江湖黑道霸主。

不過，那眼前的莊院，可也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大組合的老窩，白道上的著名幫派所在地，有兩句歌謠：「雲霓莊裏雲中龍，刀光如電劍如虹」，可不正是形容眼前莊院中的主子，「雲中神龍」倪瑞艮，及他的兩個把兄弟「魔刀」皮紹陽，「絕劍」西門孽星。

「雲中神龍」倪瑞艮不僅是本身

有着一身出類拔萃的本事，手下更是有着衆多的能人異士，威勢之强，實已不在江湖白道正統中的幾個門派之下。

如今，冷孤業已身處這一個黑道人物喪膽，白道人物敬畏之地——雲霓莊所在的天然屏障之外。

俗語說得好，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冷孤不遠千里而來，自是不會僅爲乘涼而已。

此刻，冷孤正趁着天色尚未完全黑透，一面養精蓄銳，一面却自冥想中逐漸進入思潮……

* * *

大約是三年多以前的事吧，冷孤單人獨騎，途經「晉」境東南的太行山之西，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要到距此不遠的一座小鎮集，原因是在鎮集上居住着一位他久未謀面的老友「仁心聖手」葉靈山，葉靈山不僅醫術高，本事强，更難得的是此人天生一副悲天憫人的好心腸，平素是仁俠好義，不貪名利，是以在江湖上倒是名氣不大。

時間已是午後，冷孤正自想着有關他與葉靈山如何結識成老友的經過，是以夾着馬腹的雙腿，便不自覺的鬆了下來，座下的馬匹，也隨着他動作的鬆弛而緩慢下來。

他抬頭一看天色，驀地醒覺，要趁天色尚早，先找處宿頭安歇下來，要不又得餐風露宿了。

他猶記得，在前面不遠處，是有着這麼一座小鎮集，集上有着數十戶以農爲生的樸實人家，他可以……

冷孤正馳騁在往這座小鎮集的官道上，官道寂靜，兩旁稀疏的栽着有矮樹數叢，矮樹後更有着一大片綿延十數里的野草，黑壓壓、濃密密的有半人高，若是藏上百數十人，在外面可是半點也看不出來，不過，這也僅限於常人而已。

突地一勒馬韁，那馬四蹄一收，立即宛如緊釘在地上，一動不動，「嘖」，好不神駿的一匹馬！

冷孤座下的馬，通身赤紅如火，偏生四蹄其白如雪，鬃毛飛揚，確是神駿，正是一匹舉世難尋的好馬，馬的名稱喚作「火龍踏雪」，冷孤稱牠作「赤雲」！

冷孤冷靜的打量着四週，路的左邊，是一塊起伏不平，雜草矮樹叢生的荒地，驟目看去，是半點兒可疑的痕跡也沒有，不過，在冷孤的眼角餘光裏，却發覺其中隱約有着一道道光芒映出，就像是兵刄的反光！

不知多少年的經驗了，冷孤不用看，也感覺得出會有何事發生。

草叢中埋伏的那些人，彷彿被他突然停下的舉動震駭住，他們靜伏不動，以觀其變。

輕罵一聲：「看誰沉不住氣吧！」輕撫一下坐騎的鬃毛，那馬也柔順的回過頭來，輕擦着牠主人的大腿；冷孤深知以靜制動的個中三昧，絲毫沒有緊張，多少年的出生入死了，眼前這陣仗，又怎駭得着他。

很寂靜，在這一刻。

風拂過樹梢，響起颼颼之聲，夕陽泛映着道旁野草的款擺有緻，「嗯，就像姑娘家的腰一樣。」冷孤想着。

天色已逐漸昏黯下來，現在，已是快要黃昏的時光，空氣中却仍有一股揮散不去的燠悶……

終於，草叢中響起了一陣「悉悉嗦嗦」的聲音——這是人體移動時衣袂的震動聲音，這聲音在這個寂靜的官道上益發顯得刺耳。

輕揮去身上衣衫的灰塵，閑閑眼，冷孤悠閒的道：「怕近黃昏，偏到黃昏，嗯，可不是麼？」

突然間，數十條身影鬼魅似的出現在冷孤的前、後方，他們出現得那麼詭異而輕悄，絲毫跡象也沒有，就彷佛早在亙古以前就已在那兒似的！

那幫子人，一色的綠色衣褲，一色的手執短斧，他們的動作十分老練，沉穩而謹愼的緩緩圍了過來，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一批有組織的江湖人物。

瞇着眼，冷孤細細打量着那批人。

可以看出，這批人的爲首者，是當先立着在冷孤坐騎前的綠袍大漢，這不僅由外表及衣着的不同看出，更可自那一股子氣勢看出來；這綠袍人身體强壯結實，黝黑的臉孔上，有着一股悍野之氣，襯着披散的一頭亂髮，益發充滿着一派狠酷之色，外罩一件綠袍，袍領上綴着四道金線……

綠袍人身側各立着四名大漢，臉寒如冰，襯着一副猙獰的面目，愈發將一股標悍之態表露無遺，嗯，都是有兩手的狠角色；這八個人中有三個衣領綴三道金線，其他五人領上均綴着二道金線，也是一樣手執利斧。

其餘尚有五、六十名的角兒，看來祇是些小角色，這可由他們領上僅綴着一道金線看出。

如今，在綠袍人揮手示意之下，身側一名領綴二道金線的急步上前，這名角色是臉有疤痕的標野大漢。

疤面人瞪目大喝道：「兀那龜孫子，狗操的，你他娘識相點快交出那對寶貝，若有半個不字，他娘的，爺們送你上道。」

暗罵一聲：「娘的，原來是他娘的一批不長眼的鼠輩。」

表面却裝作茫然不懂的樣子，

慄慄開口道：「這位爺，我不大懂你的意思，究竟……」又裝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接着又道：「不成，那對寶貝是爹娘交付與我……咳，傳宗接代用的，怎能給你，即使給了你，你也不能硬縫入自己的身上，怕是依舊無能爲力咯！」

勃然大怒，疤面人怒道：「那個要你的臭卵，姓姬的，你少裝傻扮懵，爺們不吃這一套！」

冷孤滿臉委屈的道：「成，成，我可是『能屈能伸』，不像大爺你『一根腸子通到底』，直腸直肚，爽快得緊。」

志得意滿的，疤面人不耐的道：「你少在那兒拉近乎，即使你捧大爺也不成。」

旁邊一名猴頭猴腦，尖嘴縮腮，也是領綴二道金線的角色已在一旁對那疤面人「點」了一會兒，那疤面人臉色大變，氣急敗壞道：「娘的，你倒是笑裏藏刀，陰着嘴損人，看老子不宰了你。」

暗中已笑得幾乎彎了腰，表面却怯怯的道：「你，你打算怎樣？」

疤面人張牙舞爪，執着利斧步步進逼，且暴怒大叫：「怎樣！老子要凌遲活剮了你。」

旁邊那爲首的綠袍大漢，忽地開聲道：「慢着！」

疤面人愕然停下脚步，回首看着那綠袍大漢道：「四哥，這是爲甚麼？」

那綠袍大漢——「四哥」道：「回來，我有話問他。」

那疤面人方始悻悻然的，怒瞪了冷孤一眼，舉步走回那羣人當中。

正自暗暗好笑，冷孤忽見那「四哥」上前兩步，對他從頭到脚，仔細看了一遍。「四哥」退後一步，與那猴樣的綠袍人耳語一陣，滿臉懷疑之色道：「朋友，你是否『玉面狠』姬闕？」

冷孤好整以暇地，讚許似的點點頭道：「這才有點人味，不像那位疤面仁兄，淨會咬着根驢鳥當簫吹，拿着有鳥的便喊老子，嗯，是强多了！」

連肺都幾乎氣炸了，雙目更是險些兒泛白，疤面人「喊天」也似的道：「臭……小……子，我宰了你！」

「四哥」回過頭來，狠狠的瞪了疤面人一眼，道：「倪明，你給我在那兒待着！」語畢，回過頭來陰沉沉的道：「成了，朋友，你不要得了便宜更賣乖，更不可耍俏皮，現在，小子，報上你的名來！」綠袍「四哥」陰沉的注視冷孤。

冷孤一整臉容，答道：「我不叫姬闕，更不姓姬。」

那「四哥」語氣冷硬的道：「那麼，你是誰？爲何經此地？幹甚麼的？預備到那兒？」一連串的問話。

冷孤皮笑肉不笑地道：「你不配問，現在，讓開路，我要走了！」

那「四哥」驀地沉喝：「走！往那兒走？不論你是否姬闕，你都走不掉，要走，得把馬留下，另外，再叩上一百個響頭，將身上的財物留下再走！」

古井不波地，冷孤道：「莫非你要搶劫？」

一旁那疤面人道：「搶劫！連你的命都要留下！」

一個領綴二道金線的痲臉大漢冷冷道：「小子，便算你不是姬闕，你也祇有認命了！」

冷孤輕蔑地笑笑：「滿臉痲坑的哥兒，你可眞會『坑人』哪！怕是沒有那麼容易呢！」

痲臉大漢滿臉殺氣的逼近，冷笑着：「老子叫你狂！」

冷孤裝得色厲內荏的道：「你，你敢？來人哪！救命喲！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欲謀財害命啊！」

痲臉大漢連連笑着：「你叫，你再叫也沒有用，老子這就叫你知道『斬龍隊』的厲害！」

冷孤臉色忽然一寒，又冷冷道：「滿天的星斗在轉！」

一愕，猛地抬頭，夕陽的餘暉，泛出一片金黃色的光芒，那兒有半點的星光。

尚未來得及明白，一股狂飆已貼地暴捲而至，痲臉大漢駭然急退，冷孤雙掌暴起如電，抖手便是七十七掌，宛如狂風暴雨般捲罩而下，勁氣呼嘯，銳力透空縱橫，聲勢之凌厲，足以使承受者心驚膽顫！

痲臉大漢急切猛縮暴翻，手舞足蹈地竭力招架着，但聞「劈啪」的連串肉體碰擊聲中，已頭青臉腫，接連滴溜溜的打着旋轉，橫摔出去。

彷彿根本沒有事發生，冷孤輕巧的道：「可不是滿天的星斗在轉麼？」

猛一下子愣在當地，表情是驚詫又惶悚的，用力嚥了口唾沫，那「四哥」强笑道：「朋友，你是誰？」

冷孤平靜的道：「看來我是免不了要抖露抖露了，也罷，不過，尊駕也應該先亮亮才成。」

那「四哥」生硬的道：「我是『斬龍隊』的四頭領『黑面靈官』侯保！」指指旁邊那三名領綴三道金線的角色：「這三位是本隊的『執事』，魏羽、唐海、柴春！」那三人均是身材魁梧，臉容野悍的角兒。

那「四哥」——侯保又指指另外領綴二道金線的五位，包括那剛自

地上爬起，灰頭土臉的痲臉大漢，道：「倪明、趙匡、童森、固堂、朱亮，他們五位都是本隊『輔隊郞』。」

倪明正是疤面人，趙匡是那痲臉漢，童森是那猴兒樣，此外，固堂、朱亮均是高高瘦瘦，顴骨高聳，鷹鼻薄唇的角色。

拱拱手，冷孤淡淡的道：「久仰，却原來都是些有頭有面的人物。」

侯保冷笑道：「朋友，本隊的耳目業已探明，姬闕那小子正帶着那對『碧玉珠』，朝這邊趕來，你遲不來，早不來，偏在此時來，倘若不是爲姓姬的撑腰，或是橫裏插進一脚，卻又是幹甚麼來着？」

一抹靈光掠過腦子，冷孤恍然道：「原來你們是要黑吃黑，那對『碧玉珠』可是『太行鏢局』所失之物？」

侯保厲聲道：「小子，你理這些幹甚麼！」

冷孤道：「久聞『斬龍隊』淨幹些傷天害理、殺人放火、打家劫舍、見不得人的勾當，今日一見，果是不差！」

侯保惱怒道：「小子，你更不高明！」

冷孤道：「强勝過你們這些盡是黑白不分、是非混淆的所謂人物，自以爲是的下三濫，直是沒有道義可言，簡直爲道上之人所不恥！」

侯保氣怒交加道：「小子，你活膩了！」

冷孤道：「你在唬你那個親爹？滾回你娘懷中風涼去！」

幾乎氣瘋了，侯保大喝道：「宰了！」

沒有丁點徵兆，兩條人影狸貓般猝然彈起，斧起有如山岳般硬砍向冷孤頭頂；同一時間，另一人怪叫着貼地翻滾，寒芒暴捲冷孤雙腿！

「乖乖，可兇得緊哪！」冷孤口中大叫，雙臂猛地急振猝揮，抖手便是九十六掌，掌連着掌，影接着影，於是，在冷孤的倏然晃移中，雙臂急彈快點，勁風激蕩着空氣，彷彿是一排排的無形連椿在漫天揮舞着；慘吼半聲，冷孤頭頂的兩條急撲而來的人影已被打得連打觔斗，倒仰出去！

一擊不中，那在地上猶自翻滾的角色，正待再度撲上，冷孤雙脚伸縮如電，接連十七記重擊，來回踹在那人身上，在「蓬蓬，蓬蓬」的連串響聲中，那人已重重跌仆於地。

來得快，又一條人影猝撲而上，在他的連串動作中，那柄利斧已幻成了一片滾蕩流旋的冷芒，接連十四斧硬砍斜劈，半月形的刄口，那麼詭異的流滾猛捲！

輕蔑的一笑，冷孤冷冷道：「好一個『斬龍隊』執事！」身形斜滾暴翻，怪嘯如泣，瞬息還攻七腿十三掌，掌似浪，腿如山，硬將那人——柴春逼出十步！

悄無聲息地，疤面人倪明悶聲不響，雙手執斧，斧起濁浪翻騰，潑風也似的斜削冷孤後腰！

猛吸氣，冷孤眨眼間斜移五尺，雙掌暴揚，三名「斬龍隊」角色已噴着滿腔熱血倒栽出去，身形不停，冷孤身形已飄然閃挪，倏忽朝倪明暴迎而上，連串的掌影似銀河隕落的星羣，急厲而猛烈的朝敵人急瀉而下，口中猶尚怪叫：「疤面仁兄，你可眞是『陰人』，淨學些娘們比鬥！」他的雙脚就勢倏絞猛蹴，乘空砍來的兩把利斧已與執斧之人在刺耳的胸骨碎裂聲中滾倒塵埃！

雙目血紅，倪明不退反進，臉上的疤痕已因氣怒更形赤紅，短斧有如天際電光，暴劈冷孤！

冷孤左右急晃避過襲來的斧刄，毫無憐惜地，已將撲上來的倪明硬砸而出——挾着那漫天飛洒的鮮血滾了出去！

氣怒攻心，侯保斧刄揮舞有如怒潮波浪，層湧不息，銳氣激蕩裏，他狂叫一聲：「殺啊！」隨着喊聲，十多柄利斧已交叉着、縱橫着幻成一道光網，交擊向冷孤！

猛吸氣，冷孤面無表情的拔空穿射而起，雙臂急圈猝抖，兩手食中二指暴伸，在手臂的圈抖中，已幻成千百道指影，漫天的指影盤舞飛旋，一道道尖銳的勁風挾着一聲聲刺耳的嘯聲，來得那麼快，彷彿自虛渺中凝形，像是自九天之外穿越而下，有若厲鬼的驅使，惡魔的詛咒，那麼毫無預兆地筆直飛射，就在敵人的駭然急退中，已經接連濺着血，帶起了漫天的血雨飛洒，兩名「斬龍隊」的「執事」——唐海、柴春已連着侯保肩頭的血肉翻捲中，倒翻出去！

這一手絕技的顯露，立時引起了一連串的驚呼：「『鬼泣指』……『煞魂』……」

「斬龍隊」的角色們已不自覺的停下手又退出了老遠，他們雖然仍保持着包圍的陣勢，但誰也看得出來，這個包圍的陣勢是如何的薄弱空虛；這些人全畏懼了，由他們驚惶的神色中可以看出。

環顧圍立週遭的角色，一個個屏息無聲，噤若寒蟬；當他們猛一下子明白了眼前的對頭，竟是武林中最爲冷酷的劊子手，黑道上久負盛名的老祖宗——「煞魂」時，再也沒有人敢動手充好漢了。

咬牙吸氣，一張黝黑的面孔全泛了灰，肌肉猛地抽搐，侯保恨懼

交幷地開了聲：「好一手『鬼泣指』，好一個『煞魂』！」

冷孤大剌剌的道：「正是你親爹！」

侯保強壓心頭驚顫，喃喃的道：「果然是你！」猛地厲聲大喝：「冷孤，你不在『鐵騎盟』恃勇逞威，幹甚麼老遠來此打擊我們？我『斬龍隊』與你可是河井不犯，無怨無仇的！」

冷孤一肅面容，冷硬的道：「侯保，你尚記得三月前，你們乘夜搶掠『太原府』西的王大戶家，不僅搶掠財物，更且姦淫婦女，殘害人命，那王大戶的姪子『神刀滾輪』王蒼泰找你們干涉，要你們交出淫徒、兇手，依法處置，更不要你們退回財物。那知你們奸猾成性，表面應允，暗中卻罔顧江湖道義，聯絡橫行兩湖的『黑中羣』，伏襲王蒼泰，將王蒼泰門下十多名弟子，另有數名江湖朋友，斬殺於途。王蒼泰身負重創，殺出重圍，負傷趕至大漠，將一切前因後果盡告於我，終因傷重致死，王蒼泰是我好友，三月來苦無機緣，今日因爲一則探訪友人，二則爲友復仇，故此途經此地，此刻窄路相逢，正省得多費手脚！」一頓又道：「不過，暫時我尚不會取你們的狗命，只是，至少每人都得留下點甚麼才能離去！」

眼色是驚懼又惶悚的，那麼的不甘，又那麼的怨恨，侯保更明白眼前的角色是如何的厲害，如何的狠辣，與一向殘酷的手段，這心狠手辣的活閻王不取去他們的性命，已是燒了高香嘍！要順從對方，可又太丟顏面；總之，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心念萬轉，不知如何是好！

嘆了口氣，好整以暇地，冷孤的手一翻，一對亮晃晃的兵刃已分握雙手，那對兵刃是一式一樣的形如半弦月的一對環狀刀刃，刃身寬逾尺半，厚有七分，刃口前銳後豐，環刃刃面之上尚浮雕着朵朵雲彩，銀芒閃燦，彷彿會動也似，刃把鑲上白玉爲柄，如今正緊握在冷孤手上，握得緊緊的，刃身上雲濛濛的浮泛着一股寒氣，略一晃動，一抹精芒立時如同冷電般在刃身流燦，閃得連人的雙目都給迷眩了；不須細看，已可知那環刃是一種適於飲血取命的利器。

是的，這正是冷孤的獨門兵刃——「弦月環刀」，冷孤的名聲，便大多在這一對兵刃上掙得來的。

如今那對「弦月環刃」正緊握在冷孤手中，不須揮動，眼前的角色們業已駭破了膽，連招架逃逸的意念也想不起來，彷彿在那兒任人宰割！

一咬牙，狠着心，侯保厲聲道：「冷孤，算你狠，我們不會放過你的！」說着話，提起利斧，寒光過處，已將左手小指狠剁了下來；侯保強忍着那種徹骨入心的痛楚，侯保一言不發，恨恨地死瞪了冷孤一眼，掉頭不顧而去！

所謂「羣龍無首」，那幫角色惶恐了一陣，也學着侯保，一陣子「克察」的骨骼折斷聲隨着斧刃的起落傳來，一節節尚在扭曲的小指頭，已滾動着跌向塵埃。

盡管那聲音與情景是足以使人毛骨悚然，冷孤却眼也不眨一下，漠然得無動於衷；再一次掃視那充滿怨毒神色的「斬龍隊」角色們，冷孤輕輕地翻身上馬，逕自離去。

* * *

淡遠的山，蒼鬱的林木，襯着碧澄的天空，幾條如絮的浮雲，加上一份深遽的寂靜，鳥鳴清亮，空谷回應，該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世外桃源。

哼着小調，冷孤今如正吊兒郎當的走在這條山道上。這條山道夾在兩座山峯之間，山峯並不甚高，却顯得極爲陡峭；中間這條山道直通一座峽谷，谷道狹長，深夾在山間，兩邊宛如被刀斧劈開一樣，谷道寬僅尋丈，却顯然甚長，站在谷底朝上望，壁峭如立，絕崖豎直，天空只成一線，好不驚險詭異！

谷底出奇地陰涼，着脚處是凹凸不平的泥地，偶而點綴上幾顆有着棱角的怪石；在這個優美的境界裏，驟然現出這麼一個荒涼的峽谷，便不叫陰森詭異，也有着那麼點兒味道了！

冷孤到這兒來，却是應他的摯友「仁心聖手」葉靈山之請，幫他找一種名爲「蛇姑草」的藥草，這種藥草再配合三十九種藥物調製，却是一種極爲靈效的治傷聖藥。

已經進山有三日夜了，走過一處又一處，却連一丁點「蛇姑草」的影兒也找不着，冷孤不覺有點兒心灰意冷。

走着走着，他走進了這座峽谷——不知名的一座深谷，環目四顧，一片荒蕪景象，僅在道旁雜生着幾叢野草……

驀地，一陣冷風拂過，挾着一股腥臭的氣味撲鼻而來，冷孤不覺皺了皺眉；這股難聞的氣味，就是腐蛋的臭味，却遠比腐蛋更臭上十倍以上，噁心得緊！

冷孤極其厭惡的抽抽鼻子，顯得略微猶豫的站了一會，正待回頭走出這條谷道，又是一陣冷風吹過，忽然，冷孤在那陣冷風中發覺除了有着腥臭的氣息外，更隱約傳來一陣兇厲的，令人毛髮悚然的怪吼之聲！

這種怪異的吼叫聲彷彿由某種不知名的野獸所發出，不但猛烈而

淒厲，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悠長而恐怖的意味，就像是遠古遺留下來的，那盤古洪荒的生物所發出的號叫一樣，教人聽得全身發毛！

舐了舐唇，冷孤功凝雙臂，摸摸腰後革囊中的「弦月環刃」一步步小心的向怪聲傳處移近……

越向前走，吼聲越大，谷道漸寬，空氣中的腥臭氣息也更形濃厚，像是一張汚穢的無形幕幔浮在空氣中，腥臭之氣令人幾乎不敢呼吸！

谷道盡頭，是一個方圓有數十丈的水潭，一匹銀鍊也似的瀑布，便是這水域的來源，奇怪的是，水流注入潭中後，卻神秘地消失，或者是，在潭的底部有着地下的水道，使水流得以流出……

水潭的四週是一片寬廣的野樹叢，綿延向潭的另一邊；吼聲驀地終止，冷孤慢慢的移動着脚步，緩緩的四處打量着！

午後的陽光，照在人身上，本應是暖洋洋的，但在這荒涼古怪的環境中、一片的荒涼死寂，更加上腥臭的寒風陣陣掠過，教人自心底冒起一種恐懼而又陰冷的感覺，直入心裏，連背脊也變得涼涼的，如今的冷孤正有着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在冷孤的經驗裏，是如此突兀而又陌生的，許多年來，一切關乎生死的經歷都未能令他如此感到過，冷孤可是從來都是鐵石心腸的呢！

毫無預兆地，一聲低沉的，像是來自九幽的幽靈那發自喉底的厲叫、悲號，也似是垂死的人聲嘶力竭的慘呼，正自緩緩響起；這令人毛髮悚然的聲音，宛如傳自遠遠的深山，來自陰森森的海底，聽得人全身發冷，彷佛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將人們的心神慢慢束縛……

循着吼聲看去——

靠着水潭的右邊，在一片陽光照射不到的林蔭裏，猛地露出一顆毛茸茸的頭顱，天爺，這那像是生物所該擁有的頭部，那簡直是集天地間一切獰惡的構成；那顆頭顱大如芭斗，上面佈滿着疙瘩凸凹的斑紋，彷彿是乾枯腐敗的老松，更像是地獄裏扭曲腐爛了的惡魔頭顱，更加上了一種看去黏濕濕、滑蠕蠕的樣子；其獰惡可怖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實在使冷孤自心底感到噁心。

那怪物突然回頭，彷彿已發現有陌生者闖進了牠的領域，狂瞪着一雙大如燈籠、碧中泛紅的眼睛，浮動着充滿血紅的光彩注視着冷孤，那種眼神是極爲邪惡、詭異的；在牠那兩個朝着天、黑洞洞的鼻孔下方，那毛茸茸的怪口猛地張開，白森森的利齒暴伸，自喉底發出一陣陣低抑的吼叫！

不自覺的，一股涼氣自冷孤的背脊昇起，他一邊急速的思維着，追索着，要把那遙遠而又深邃的回憶中，或自典籍、或自人言、或自傳說……中，查明這怪物的名稱與出處。

容不得他多想，那怪物又發出一道低沉的、却又響如雷鳴的吼聲，隨着吼聲緩緩蠕動，自暗影中現出牠的巨大軀體。

一種自然的感覺，促使冷孤後退數步，雙手一翻，「弦月環刃」已緊握在手，雙臂斜舉，作出一個隨時可作攻擊的姿態。

現在，那怪物的形狀業已毫無保留地整個顯露出來——那是一具長逾數丈的巨大軀體，灰黑色的又業已硬化成甲質的皮膚，就像是弄皺了又張開來的一張紙，在凹凸不平的表皮上，尚有着粗大的黑毛，使整個形體越發的獰惡可怖；巨大的軀體下尚有着兩對巨大的利爪，爪身粗若樹幹，襯着一條粗大而靈敏的尾巴。

遙遠的記憶有如一道電光流過，冷孤的腦際彷彿已捉着了一絲靈感，逐漸擴大……倏地想起：這不是傳聞中的「腐首寒鱷」麼？傳聞此物乃鍾天地陰寒之氣而生，端的陰毒獰惡無比！

不知何時，那怪物已悄無聲息的緩緩移近，牠的動作是如此笨拙，却又如此陰森、靜悄！

驀地醒覺，冷孤身形一弓，倏閃五丈，一條巨大的尾巴已掃過他原來的立足之地，帶起滿天的塵土！

大叫一聲，冷孤雙臂晃動，身形如來自天極的流星，挾着一抹天際閃電似的冷芒，隨着上下波動的身形，疾如鷹隼的飛騰、翻滾、俯撲、猝升，已連連向這怪物——「腐首寒鱷」展開一連串密如星火的攻擊！

令人不可想像地，那看去如此巨大笨拙的「寒鱷」，竟能行動如風地連連翻滾，巨大的尾巴擊打在地上，劃出一道道深有數寸的淺坑，聲勢端的嚇人！

冷孤的身形捷如電光，倏忽閃進，倏忽躍退，極快的移動，一壁要對那「寒鱷」展開攻擊，一壁尚要閃避那「寒鱷」巨大尾巴的反擊！

咬着牙，冷孤暴叱一聲，猛吸氣，身形電轉，威動江湖的絕技——「搏神十絕式」已猝然施展！

這「搏神十絕式」，已不僅是武學的運用，更不啻鬼神的咆哮，有若六丁六甲的巨神，執着鋒利無匹的斧刃連續砍擊，更彷彿司雷電之神，揮動冷森的閃電，交織成一片片、一條條、一道道流芒組成的光網，挾着雷霆萬鈞之威，銳不可當的向着「寒鱷」痛擊！

於是，這頭怪物咆哮了，牠吃

力地揮動着尾巴，却每每在冷孤的閃動中，空自打擊着空氣；冷孤的「環刄」在一片尖銳的呼嘯中迴湧着溜溜交織的光華，交叉縱橫的光芒電掣中，已在那怪物身上佈下了一百九十七道裂縫，更刺破牠血紅的雙目，腥紅濃黑而又帶有泡沫的血液，自那怪物的傷口流出，更奔流不歇的流向地上，滲入土中！

那怪物似受了極大的痛苦，變得瘋狂起來，牠盲目的拚命舞動着尾巴，空張着佈滿利齒的嘴巴，慘厲的嘶叫着，翻動着。

猛地深吸一口氣，調勻了呼吸，冷孤再一次施出那「搏神十絕式」，「力搏九幽」、「移山倒海」、「翻江起浪」、「攀月摘星」四式併做一氣，揮斬而出！

於是，已不像是人所能達到的境界，更像是天神的亂舞，惡鬼的詛咒，冷孤的雙手急揮中，「環刄」狂風暴雨也似的閃起千百道光華，時而幻爲急驟的直線，時而化作浪花的激蕩，光燦燦、迷濛濛的寒芒激射，眼前剎時全叫眩目的冷電流芒佈滿了！教人不敢置信，這種光體的奇妙組合，僅是用流動的實體所造成的不可思議的奇幻景色；那「寒鱷」隨着光芒的閃動，不住在地上哀號、翻滾，驀地光芒一收，冷孤身形已穿空掠出十丈外！

立定身子，冷孤嚥了口唾沫，深深喘了兩口氣，因爲用力過度，以至覺得腦袋有些暈眩，他搖了搖頭，凝聚目光觀察着眼前的怪物；那「寒鱷」身上佈滿了縱橫交錯，深淺不一的傷口，腥臭烏紅的血液汨汨流出，那怪物不住的跌撞翻滾，大蓬的腥血灑飛，慘吼之聲不絕如縷，好不慘怖驚人！

翻滾的動作一直未曾停止，彷佛永無休歇的滾動着、怒號着、慘吼着滾向潭邊，一尺尺、一寸寸的灑着血滾動着，終於，隨着「咕咚」的如雷的落水聲，那「寒鱷」已滾下水潭，僅浮沉一陣，那怪物的龐大軀體已被混濁的潭水吞噬，深深的沉向潭底，碧綠的潭水竟在瞬息間染成暗紅的一片。隨着時光的消逝，那潭水也逐漸回復原來的色澤，一切的現象已如此平靜，彷佛自亘古以前，即已是如此靜悄荒涼的，僅有一大片的矮樹叢被那怪物的軀體壓平了，更加上原來焦黃的地面上，染上了一抹不該擁有的紅中透黑的顏色……

有些疲憊的神態，冷孤將那清瑩如一泓秋水的「環刄」重新放回腰後革囊中，緩緩步出峽谷……

冷孤才走出了那片峽谷，忽地一片兵刄的交擊聲、人的咒罵聲自遠處傳來；聞聲之下，他詫異的抬頭望向前面——這時，他已來至剛才的山道上——那峽谷出口處的山道，極目所至，遙見一派青葱的林木與迷濛的山峯；如今，在那曲徑迂迴的山道上，正隱約有十多條人影追逐着、拚鬥着，正朝着這邊而來。

片刻後，那追逐打鬥着的人影已快捷的移近，在前面的是身穿紅衣的人，看不清面目，却可由他翻滾仆跌的動作中，知道那人是或多或少受了點傷的，他的行動顯得十分狼狽而倉促，似乎是內心極度的驚懼；後追的多人，均是身穿綠色衣袍的標健大漢，一色的手執利斧，可不正是橫行「晋」境的「斬龍隊」手下角色麼？

此刻，在前面走的那人已逐漸被那羣綠衣人追上，而且分散開來四面包圍着，看情形那人怕是難以走脫嘍！

冷孤輕俏的如同一抹輕烟般掠移過來；藉着道旁的林木掩蔽，冷孤雙目透過枝椏的空隙，在烏沉昏暗的光線下，注視着眼前的情景。

就在那條山道左側，有着一塊不規則的荒地斜坡，略呈半圓形，方圓十多丈，四周圍着蒼鬱虬結的林木；現在，在那片荒地上，十多名綠袍綠褲的「斬龍隊」角色正圍着那紅衣人，那紅衣人約莫三十出頭，生得身材修長，粉臉朱唇，一貌堂堂，看去相當英俊，却嫌嘴唇過薄，更且雙目之中，目光閃爍不定，這就破壞了那人整個面目本該頗爲不錯的形態、相貌。

圍着那紅衣人的「斬龍隊」角色們，共有十七名，竟然除了九位是領綴一道金線的角兒們，乖乖，其餘八個可都是二道或三道金線以上的角色，計有二道金線的輔隊郎四名、三道金線的兩名、四道金線的頭領級的竟也有兩名，聲勢看上去，唔，也是夠浩大的了！

據冷孤所知，「斬龍隊」中隊隊首的大當家「赤手擒龍」蕭嵐外，其餘尚有頭領四名，分別是二頭領「魘心鬼手」胡心靈、三頭領「旋斬」柯傑、老么的「血濛金斧」彌斗元，以及冷孤前此會過的「黑面靈官」侯保，此外，「斬龍隊」中尚有三道金線的隊中執事十名，二道金線的輔隊郎十八名，不過，如今可祇剩下執事八名，輔隊郎十六名了；那其餘的已被冷孤安安穩穩、妥妥當當的送進了陰曹地府咯！

此刻，圍着那紅衣人的兩名「斬龍隊」的頭領角色，一個是生得頭大如斗，臉色血紅，粗眉環眼的人物。另一個的塊頭特別高大，雙肩寬闊得出奇，渾身肌肉虬突如栗，却又突額扁鼻。此兩人除了身份的不同外，所使的兵刄看來也不同——那頭大如斗的人物所用的是一對斧，除了斧身特別闊大外，斧柄更連着一條粗若拇指的銀鍊，鍊

尾扣在那人手腕之上；那高大塊頭使用的却是一柄金芒流燦的利斧，彷佛是黃金鑄成的，那柄金斧身上却隱有着一抹血色也似的赤痕，看去彷佛在金芒之中流動着一片血濛濛的暗影，看來是那麼詫異，便不曾眞箇染上血吧，怕也差不離那冷血森森的味道！

不用細想，自那江湖的傳聞所得，也可知曉那兩人是那一號的人物。

「唔，那大塊頭怕就是『斬龍隊』的五頭領『血濛金斧』彌斗元！頭大如斗，臉孔活像關雲長那般顏色的可能是三頭領『旋斬』柯傑吧！」冷孤想。

現在，那大塊頭那邊廂業已是開了腔，乖乖，又是一把怪異刺耳的腔調，便不是破鑼般吧，怕也是好聽不到那兒了！

那大塊頭——彌斗元先嘿嘿連聲的來個開場白，緊接着又道：「姓姬的，這次叫你往那兒逃？」

冷孤暗叫：「又是一個姓姬的，這一遭怕不會找錯吧！」

怪的是，那姓「姬」的紅衣人却不答話，一個勁的扭頭四望，一壁向着峽谷的那邊瞧着，一壁却不時的看着天色；看着四處環境以覓逃匿、掩藏之地，固屬無可厚非，更是順理成章，可是若要連天色也看，生像是計算時光那樣兒，可就未免有點透着稀奇古怪了，按理此刻他應該盤算着如何突圍方是！

更叫冷孤覺得奇怪的是——那柯傑與彌斗元竟亦在四處張望着，這那兒是現在的場面所應有的，倒有着幾分「踏青瀏覽」的味道！

總覺得有些不對勁的，可也說不上來，冷孤平靜的觀察着情形的發展。

那紅衣人這邊廂似乎計算妥了，一咬牙，大聲嚷道：「姓彌的，不要以爲我姬闕怕了你，有種的跟我單挑，你要勝得了我，那對碧玉珠便交與你，否則……」

像是要跟誰比嗓門似的，彌斗元大笑道：「我操你的娘，你還想作困獸之鬥？此刻你連命都在老子的掌握中，那對碧玉珠你交也要，不交也要，識相點，快交出來，老子便給你個痛快，省得活受罪！」

姬闕聞言，又驚又怒的恨聲道：「你這殺千刀的，財也要，命也要，老子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來人哪，誰人願助我？我願將碧玉珠送給他！」

彌斗元怪笑：「你們瞧，這姬闕的是急瘋了心，休說在如此深山大澤中，就算是在人叢之中，鬧市之上，又有誰人敢管我『斬龍隊』的事，你少擔了這份心吧，姓姬的！」

姬闕嘶啞的大叫：「舉頭三尺有神明啊，天爺，我就不信沒有一個敢抗強暴、路見不平的俠義英雄！」

彌斗元囂張跋扈的怪笑着：「不要再鬼叫了，老子就順你這個心，助你大聲呼救，看有無些山精鬼魅，或者是不長眼的狂徒來打救你吧！」

果然，彌斗元扯開嗓門大喊：「誰敢來救人？誰敢？誰敢？」連呼三聲，回音不絕如縷，更無一絲聲息，更沒半個人影出現……

彌斗元爲之得意大笑，忽然一抹冷淡的話聲響起：「光天化日之下，竟尚有人敢如此橫行霸道，看來，我雖不算是甚麼英雄好漢，說不得也要淌淌混水！」

聞聲之下，大吃一驚，扭頭急望，道旁的叢林蔭影裏，已緩緩步出一條人影……

不消細說，那人除了冷孤之外，怕是再無他人；如今，冷孤正投閒置散，不丁不八的站在那兒，臉上流露出一派吊兒郎當的神態。

臉上狂傲之色不減，彌斗元冷笑：「他娘的，原來不過是個小兔崽子，瞧你不過是個乳臭未乾、鳥毛不齊、嫩根未硬的臭小子，一派半死不活的樣子，他娘的連自己的鳥猶尙未硬，竟敢架樑管閒事，這可不是找死！」

冷孤不覺又好氣又好笑，多少年來縱橫江湖，道上誰見了他誰不打哆嗦的，不想竟被人形容爲「乳臭未乾」、「鳥毛不齊」、「嫩根未硬」、更加上「半死不活」的毛頭小子，可不是太透着荒唐滑稽麼？

冷孤舒舒雙臂，好整以暇的道：「既是如此，那末，這位爺，你這就看在我這乳臭未乾的小子臉上，叩上三個響頭，叫聲親爹，然後……滾吧！」

彌斗元聞言，不覺一愕，旋即哈哈大笑：「好小子，你說甚麼來着？」

冷孤不愠不怒的道：「我說，你叩上三個響頭，叫聲親爹，然後趕快滾，滾得越遠越妙。」

彌斗元臉色一沉，厲喝：「他娘的，小子，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竟敢如此說話！」

冷孤悠閒的道：「如此，大爺理應教訓教訓我，免得讓人說你怕了你親爹……」

彌斗元勃然大怒，一振手中利斧，正待飛撲而上，宰他個七離八塊，他旁邊一直靜靜看着的柯傑，驀地伸手一拉彌斗元，急急說道：「五弟，慢點動手！」

彌斗元一愕，扭頭問道：「甚麼事？」

柯傑狐疑地一指那面含輕蔑神色，一直站在那兒不動的冷孤道：「五弟，你瞧此人表面上忽而慷

慨激昂，忽而嬉皮笑臉，看上去似乎是生嫩幼穉，骨子裏却隱隱然有一股陰狠損毒；而且，此人面對着我們，猶如此悠閒，要是此人並非無知無能之輩，則必然是有所恃，不過，據我推測，此人絕非簡單的人物，我們要小心一點，切勿陰溝裏翻船……」

冷孤不覺有點兒奇怪，暗想：瞧不出這看上去這呆頭楞腦的大漢，倒也曉得「人不可貌相」的道理，作事倒還相當小心。

這邊的彌斗元聞語，果然不敢躁進，先仔仔細細的將冷孤從頭至脚打量一番。

冷孤夷然不懼的反注視着彌斗元，心內暗忖：瞧你能看得出些甚麼來？

心念猶未完，冷孤正感不耐之際，那邊的彌斗元已驀地跳起，彷彿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伸手戟指着冷孤，大聲道：「冷……冷孤……」

冷孤聞言不禁一呆，心下暗唸奇怪，口中不由問道：「你如何會認得我？」

話猶未了，那彌斗元與柯傑已彷彿被人拿鞭趕着似的，倏然跳起，背轉身來掉頭就走，那其餘的「斬龍隊」角色也像跟誰比賽似的，飛也似的拚命飛跑，眨眼間消失在山道旁邊的林木暗影中。

正爲眼前突然的變故弄得莫名其妙，不知究竟其中弄些甚麼玄虛的姬闕，忽地微帶怯意，彷彿十分恭敬的道：「原來是威名震動北六省、名傳大漠的冷孤大俠當面，姬闕多謝大俠救命之恩。」

冷孤驀然醒覺，扭頭一看，見那紅衣人姬闕正恭恭敬敬、彎腰拱手的立在一旁。

老實說，冷孤對眼前的這個人物，不知怎地有着一股子厭惡之感，是以冷硬的答道：「不必謝我了，我並不是存心救你的！」

絲毫沒有半點惱怒的神色，紅衣人姬闕依舊恭敬的道：「我也知道，我姬闕在江湖上的確是聲名狼藉，不值得別人救的，不過，不管如何，始終是冷大俠救了我一命，我雖然不才，也懂得這點道理，像我這種人，不要說大俠你不願相救，就是我自己也是不齒我自己，不過，我現在總算是有點兒悔悟，我但願能暫留下這個滿身罪孽之身，以便日後能有以贖罪，自今日起，姬闕不再踏足江湖，只是，大俠你今日救了我，在下無以爲報，願借這對碧玉珠敬贈大俠，萬望勿却……」說話聲中，自懷中取出一個錦盒來，必恭必敬的捧着遞向冷孤面前。

冷孤聞言，不覺心中大詫，料不到這麼一個在黑道中聲名狼藉的人物，竟也會徹然大悟，然心中仍有幾分猜疑，但已對初見此人時的印象大爲改觀，更見此人果將那麼一對價值連城的碧玉珠毫不吝嗇的送予自己，不覺於懷疑中益增好感，不過，冷孤倒非貪財愛寶之徒，是而便道：「姬兄言重了，此物冷某絕不能收！」

姬闕正容道：「冷兄，莫非你尚信不過在下，在下已決定自今日起，遁跡山林，不復再談江湖之事，此物乃在下自左道得來，只可唯有德者居之，況且，在下亦會說過，送與救我命之恩人，若是冷兄執意不收，倒教在下爲難，還望冷兄能俯察我一片愚誠，收下此物！」

冷孤沉吟片刻，忽然道：「既然姬兄如此決定，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冷某先在此賀你；只是此物非冷某應得，姬兄何不物歸原主，豈不妙哉！」

姬闕撫掌大笑：「冷兄不愧當世豪傑，此見甚佳；只是，此對碧玉珠寶乃世所罕見之物，玲瓏剔透、珠光耀目，委實當世難逢，冷兄不妨打開欣賞一番，亦算不枉我辛苦一場得來。」

冷孤微微頷首，笑道：「如此，我亦不便推却，也罷，且待我看上一看！」話雖如此，冷孤依然保持着三分戒備，七分警覺，緩緩的將姬闕手中錦盒接過，在姬闕躬身退後之際，慢慢揭開錦盒。

一道流芒也似之物已隨着僅開一線的錦盒射出，猝然竄向冷孤面門；冷孤雖然在下意識中覺着有些甚麼不對，但作夢也想不到變化竟是如此突兀。

暴叱一聲，全身急仰，倒退出數步之外，身形猶未立定，冷孤的眼角餘光已驀覺此物竟彷彿長了眼似的，依然追襲過來。

猛一吸氣，冷孤雙手已作出一連串急驟有如星火的動作，七十七道如山掌影已漫天捲起，刹時間罡風如雷，勁氣似電，在冷孤身前已佈下了一道幾乎沒有一絲空隙的網，式套着式、掌連着掌，彷彿狂風暴雨也似掃向前方。

那流芒也似的「東西」竟能在冷孤的勁風網中穿梭迴避，眼看已被逼得翻滾着出去，但是，教人不可置信的，那「東西」竟又盤旋着飛向冷孤！

冷孤不由暗吃一驚，定睛一看，這才發覺那竟是一條形如蛇頭的生物；其身長約在三吋左右，粗若拇指，前端有着一個形如三角的頭顱，那頭顱頂上分左右各生着一對綠色的眼睛，隱泛着一道教人心慄的惡毒光芒，正大張着佈滿白森森利齒的蛇口，一道血紅也似的有着分叉的舌頭正不住吞吐着；在那蛇形的軀體下竟生着有十多對毛茸

茸的短足，渾身泛映着一種綠褐色的色彩；背上兩邊更有着一對透明的肉翅，筋絡分明；此刻，那蛇形的怪蟲正振動着那對肉翅，張牙舞爪的撲向冷孤！

冷孤不由暗中苦笑道：「娘的，眞料不到彷彿與怪物有緣，剛剛才碰着了一條『腐首寒鱷』，此刻又碰見這不知名的怪蛇，眞是他娘的霉氣！」

心念時，驀地，那怪蛇已有如矢箭離弦般急射而至，來得那麼兇猛，那麼快捷，向着冷孤直衝過來！

冷孤不退反進，掌起如雪花亂舞，怒浪翻騰，掌緣挾着勁氣如刃，一片片的掌影帶起一道道的勁氣激蕩流旋，彷彿接天的旋風攪動着平靜的水面；刹時如浪湧，瞬息若雲飄，在那奔流着的罡風中，忽然自一排排如椿的掌影裏再泛起重重的幻影，掌與指所交織成接天的網，彷彿是如此的眞切，有如千臂的魔神攪動着空氣，更似海中的蛟龍翻起如山的巨浪；不錯，這正是冷孤另一項絕技的顯露，與「鬼泣指」及「搏神十絕式」有着同樣功效的「黑浪三反手」的開山式——「碧波盪漾」！

那怪蛇彷彿知道厲害，急急的向後退縮着，但在那濃密如水銀瀉地的勁氣中，在冷孤的「黑浪三反手」下，如何能避得過；在密如星火的追擊中，牠雖然藉着身體的靈活柔軟，躲避開一部份的攻勢，但却依然被多次的切割及肢解，於是，那怪蛇已被斷成七、八截的散落地上。

看也不看那怪蛇一眼，冷孤轉過身來面對着那站在一旁的姬闕，冷硬而緩緩的道：「爲甚麼？」

姬闕神色不動，故作驚詫之狀，陰沉地道：「冷兄，你切勿誤會，我也不知道爲甚麼。」

冷孤冷冷的道：「你不用假惺惺作態了，你以爲我是三歲孩童麼？」說話聲中緩緩移動身形……

一種突如其來的痛楚，突然自冷孤的左小腿上傳來，那種感覺十分尖銳，方才產生，另一種痲痺感已隨之而起，瞬息間沿着血液的循環蔓延開去……

一驚之下，冷孤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注目向小腿部份，當他的目光甫一接觸到左小腿上，不由目光一冷，心臟急速收縮，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那條被切開成數截的怪蛇蛇頭的蛇口正緊咬在他的小腿上；一種自然的反應，他左手猛的一翻，在左手的一伸一縮下，一道寒電有若驚虹也似掠過小腿，在一片血花翻濺裏，那蛇頭已隨着冷孤小腿上的一塊血肉拋起，更在那道寒芒的吞吐中，變成一灘肉泥般糊在地上。

姬闕雙目一直靜靜的注視着事態的變化，唇角不住的含着得意的冷笑，他目睹冷孤的一連串動作，陰狠狠的冷笑道：「來不及了，冷孤，你被『蜈龍』咬了一口，已中了牠的毒，即使是及時割去傷處也是沒用的；這種毒一入人體，立即隨着血液循環全身，即使是七步封喉的毒也比不上；縱使你的內功不錯，至多也只能支持上個把時辰，這還是指不與人動手的話，可惜，想不到聞名江湖的『煞魂』也會死在韓某之手！」

冷孤口中不由苦澀澀地，一面運功逼毒，一面詫聲問道：「你不是姬闕？」

「姬闕」大笑道：「哈哈，姬闕？他早已在陰曹地府中等着你作伴了，你冷孤也會落在我韓紂的算計之中……」一頓，又囂張跋扈的道：「姓冷的，你一定有很多問題弄不清楚是嗎？好吧，我大發慈悲一點，有甚麼話儘管問吧！」

冷孤嚥了口唾沫，低沉的道：「你是『陰怪』——『魔心雙傑』之首的『七竅通靈』韓紂？爲甚麼你要對付我？」

韓紂得意冷笑道：「爲了甚麼？嘿嘿，難道你尚不知『斬龍隊』的二當家『魔心鬼手』胡心靈是我的同門麼？」

冷孤又問道：「那麼，你如何曉得我會在這座山中？又怎麼知道我會經過這裏？那條蜈龍却是甚麼怪物？」

韓紂又是得意地大笑道：「你進山之前，是否投宿在山脚的小鎮？」

冷孤點點頭，道：「不錯。」

韓紂接口又道：「那時已被我們的綫報碰巧見着，而他又碰巧曾經見過你的，於是，我們便在三天之內趕來此地，老實說，這座山却是我們師兄弟常來之地，可謂熟稔非常，再循着你入山的路線追踪……」一頓，又得意地道：「你可知道韓某是天下第一個追踪能手？是以便能迅速追踪而至，又發覺你竟循着山道進入那邊的峽谷……」說着話，舉起手來指着山道的另一邊——峽谷所在的方向。

冷孤不由問道：「那你怎知我會回途來此？」

韓紂冷笑着道：「那峽谷我早已踩探過了，裏面有着一頭『腐首寒鱷』，況且谷道盡頭又無去路，故此我料定你若沒被那『寒鱷』殺死，必然會及早回頭，最遲也不會在天色入黑以前，我們早有人在附近高處監視着……嘿嘿，大概是我們的運氣好，你的運氣差，於是，在我們的一幕戲之下，你也就順理成章的步入我們的圈套了。」

冷孤苦笑一下，又道：「爲何那條蜈龍斷成數截猶能撲噬於我？」

韓紂更是得意已極：「那條蜈龍麼？乃是雪山罕見的『綠毛蜈蚣』與天竺『翼蛇』雜交所生，因之也就兼具有翼能翔、死而不僵的特性，所以，你雖能躲過牠的猝襲，却避不過牠的死噬……姓冷的，你認命了吧，現在我們僅須慢慢的欣賞你逐步趨向死亡了！」

冷孤雙頰的肌肉吃力的抽搐着，腦袋有着一陣陣的暈眩，適才被咬後，冷孤自己削過的創口，流出的竟然是烏紫濃黑的液體，更且開始有點兒肌肉浮腫了起來；可是，冷孤却不覺得痛楚，只感到一陣子的痲木感隨着呼吸的起伏逐漸傳開去，他語聲沙啞的又道：「你們來此地的還有些甚麼人？」

韓紂面容沉狠，而又帶着股譏誚意味的說道：「來了此地的麼？有咱們『魔心雙傑』，我的同門師兄——我師叔『九幽魔君』的傳人——『斬龍隊』的二當家胡心靈，以及斬龍隊的其餘四位頭領，頭領以下的執事、輔隊郎都來了，另外還有隊中兄弟百多名，如何？這麼多人來送你上道，也算得上夠光榮吧？」稍頓，又怪笑着：「我這就叫他們來給你送終了？」驀地撮口發出一聲尖銳嘯聲……

這兒的嘯聲方一發出，遠處已有數聲有如鬼號的嘯聲回傳過來，隨着嘯聲過後，一大羣的人影急掠而來，看上去怕不下百多名，差不多全是清一色的綠衫大漢。

冷孤目睹敵人猛一下子冒出這許多，不覺心臟猛地抽緊，眼前自己已可說是四面楚歌，孤立無援。再待一會，毒性發作，便是不想死也不成了，更窩囊的是連本尙未撈着咯！

驀地，他心中一跳，眸子突然一亮，腦海中閃過一道靈光，對了，在他學過的武功之內，有關氣功的一部份，除了他體內蓬勃澎湃的眞力——「浩浪氣」外，更有一種具有特殊功用的內家行功秘法。這種秘法的作用，能將身體上的某一部份精血逼在一處，而使之聚而不散，更可護住心房，令其不致爲外物所侵；不過，要施展這種秘法却必須具有「浩浪氣」的修爲，這種秘法有個名稱，叫做「繫元一髮」。

按下心中不住波動的心情，冷孤緩緩退後兩步，將身體斜倚在一株大樹之上；這時看上去，冷孤是在體內毒素侵害之下，竭力抵抗着逐漸發作的毒性，而抵抗不住，支持不來的樣子——至少在他的敵人眼中是如此。

那羣人業已來至冷孤前面不遠處，一個面目陰冷，其一頰有微髭的中年人低沉的道：「師弟，姓冷的怎麼樣了？」那中年人也是胸綴四道金線的頭領，不過，自方才那句話可知，此人正是二頭領「魔心鬼手」胡心靈。

韓紂陰沉的笑道：「你大可放心，姓冷的已着了道兒，如今我們剩下的只是等候他躺下而已！」

在胡心靈身旁的是一個紫臉虬髯的大漢，此人身後緊隨着的正是柯傑、侯保、彌斗元等人。

此人的長相倒相當威猛，也隱隱有着一股子一派之主的氣勢，嗯，單看此人領綴的五道金線，可知道此人正是「斬龍隊」中唯一領綴五道金線的「斬龍隊」首領「赤手擒龍」蕭嵐，也正是雄霸「晋」境一方的黑道梟雄！

此刻，蕭嵐正問道：「韓兄弟，雖則姓冷的已着了道兒，我看——還是由我們來動手收拾他！」

一個與姬闕一樣，也是身穿紅衫，面目相當俊俏的年輕人開聲道：「蕭大哥，姓冷的中了蜈龍的毒，充其量也祇有一時半刻的工夫可活，我們僅須在此觀看他毒發時輾轉哀號、滿地亂滾的情狀，又何必勞煩我們動手！」

不問可知，這個滿臉傲氣、面目俊俏的年輕人正是「魔心雙傑」的另一位——「八臂金童」方海。

蕭嵐遲疑道：「這個……」

韓紂略感不快地：「蕭大哥，莫非你尙信不過小弟？」

蕭嵐連忙陪笑道：「那裏，那裏，你切勿誤會，我祇不過恐怕遲則生變而已！」

韓紂老大不痛快地說道：「中了這種毒，幾乎是絕症了，據我所知，天下能解此毒的尙未可聞；即使是有，慢說冷孤正在我們重重圍困下，縱然不是，他也來不及找人爲他辟毒；至於能運功逼毒的，更絕無僅有，況且……」頓一頓，壓低話聲道：「設若我們動手，所謂困獸猶鬥，在他那死前反噬之下，少不免有所損傷，這樣一盤算下，不是太划不來麼？」

蕭嵐恍然大悟道：「對，請你切勿怪罪，這都是我一時悟不過來，我這就照你的說法去做……」

話猶未了，旁邊的侯保忽然驚問道：「大家快瞧，這小子不知在幹甚麼？」

衆人隨着侯保話聲之後看去，藉着越來越暗的天色之下，赫然發覺冷孤正臉色蒼白的斜倚在樹幹之上，額上汗下如雨，頭頂上更冒起了陣陣霧氣，驟眼看去，彷佛冷孤正處身在蒸籠之中一樣！

吃了一驚，蕭嵐不由驚疑的道：「不好，這小子像是正在運功逼毒的樣子！」

韓紂滿懷信心地道：「少擔心，中了這種毒絕不是可以單靠運氣行功便可逼出體外的，那種毒的毒性有多厲害我是知道的！」

這時候，冷孤的臉孔已不再蒼白，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青紫之色，就像是毒性發作的樣子；滿頭的霧氣也已逐漸消散，如今他正低垂眉目的倚在那樹上。

此時方海臉上更是一派据傲自信之狀，他嘲弄的道：「如何，蕭大哥，我說你也太過操心了，你瞧，姓冷的這不是正要毒性發作麼？」

於是，「斬龍隊」的角兒們就更加放心了，他們如今怕是正想着：如何方能將眼前的對頭更徹底的打擊呢，如何藉着此人昔日的名聲來襯托出自己的本事呢。

冷孤默默的運着氣，行着功，那多年苦練的「浩浪氣」已經運遍全身，那體內的餘毒已逼在一處，更藉着多年的修爲努力壓抑着，暫時已不易擴散；再深吸一口氣，體內眞氣又一次流遍全身，冷孤臉上的青紫之氣更盛，不錯，這道青紫之氣正是「浩浪氣」施展時的現象，可笑他的對頭尙以爲這是毒性發作的徵兆！

如今，冷孤正暗忖着：如何痛擊眼前的敵人，如何才能在毒性再次發作前逃出敵人的包圍。

冷孤忽然軟軟的滾倒在地，口中猶不住的呻吟着、低嘶着，雙手用力地抓向地上，彷佛極度痛苦，看那樣子就活像是毒性發作的樣子。

圍着他的那幫人如今就像是看耍猴戲似的，得意洋洋地巒有興緻的看着。

於是，冷孤更是滿臉痛苦之色的抽搐着、翻滾着，喉中猶不住的低嘶着、呻吟着的滾着，滾着……

現在，冷孤已滾近了柯傑與侯保的身邊——敵人包圍網中最弱的一環，原因是敵人的勢力共分成三組：蕭嵐、胡心靈、彌斗元是一組；韓紂、方海是一組；柯傑、侯保正是一組。故此，冷孤已決定由這邊衝出去，或者，幸運的尙可翦除敵人的一部份羽翼！

冷孤的滾動已更形接近，接近得就在柯傑、侯保二人的脚下。

想起十多日前吃了的虧，侯保不由怒上心頭，猙獰的怪笑着，一抬腿就待朝冷孤踏下去！

變化是如此的突兀，一溜電光也似的冷芒暴起，彷佛天際的星光閃耀，更像是地獄的鬼火飄動，那麼怪異又狠毒的刺進侯保小腹又拔出！

在那內腑腸臟那麼恐怖的翻滾景象下，在那一溜湧泉般的血汚四濺裏，冷孤暴起的身形絲毫未停，雙手急揚猝揮，於是，九十九道的光流已彷佛急驟的雨點般，暴起的旋風般狂捲向柯傑！

怪叫着連連退避，柯傑那副血紅的臉孔已全叫驚怖之色籠罩着，他手舞足蹈的竭力招架着，剎時在他面前佈下了一片如光也似的斧影刃光，那看上去是如此綿密的斧網，却又彷佛是有着很多破綻的吃冷孤那急如驟雨的攻勢撕破，一溜溜的鮮血便自柯傑的身軀上湧出！

驚叫聲與謾罵聲混成一片，韓紂、蕭嵐等人已分從左右兩面憤怒如狂的向冷孤拚命追擊着。

冷孤雙手向外一翻，那兩片「環刃」已脫手飛出，暴然斬向柯傑，同時大轉身，「黑浪三反手」前二式「碧波盪漾」、「浪湧如山」二式已連環使出，挾着撕裂空氣聲音的罡風，懾人心魄的怪吼聲連連響起，掌起如海神的震怒、惡鬼的怪嘯，那片片掌影有若漫天的雲彩，更像是連天的巨網般暴推向四方！

在對手的急急掠退中，冷孤忽然斜退二步，於是，一道寒芒挾着嘶風便斬在了空氣中。不過，另一道寒芒却已拂過冷孤背上，帶起了一溜血水，然後，那兩道猶流燦着光華與寒芒，便在兩條銀鍊的抖動下飛回猝襲者手中，那人正是剛才雖被冷孤「環刃」切去肩頭及臉頰兩片皮肉，却僥倖躲過，映着臉上的血肉淋漓，顏容淒厲如鬼的柯傑，剛才那一招造成冷孤皮肉之傷的正是他成名之技——「旋斬」！

正待伸手接回那對利斧，二道尖銳怪異的銳風已猝然響起，捲向柯傑頸項，來不及有所行動，一顆斗大的頭顱已隨着柯傑向前閃避的軀體脫離，飛彈向半空；那斬去柯傑頭顱的正是冷孤的「環刃」，剛才那一招正是「摰星摘月」，要是換在平時，能作出七次的旋斬，不過，冷孤急着要衝出重圍；除此之外，他爲了逼毒又耗去一部份功力，爲了免得虛耗精力，是以僅在斬殺敵人後便飛回冷孤手中。

收回那對「環刃」，冷孤背後忽然傳來一股兵刃破空之聲，他急閃開去，定睛一看，正是那彌斗元。

如今，彌斗元幾乎目眥欲裂的大吼：「好狠呀，姓冷的，你這心毒如豺狠的狡徒，施得好奸計……」

冷孤神色冷酷的道：「彌斗元，你更不是玩意兒，在我眼中，你祇同一頭畜牲無異！」

彌斗元剎時青筋浮額，雙目狂瞪如鈴，他發狂似的大叫着：「殺，殺，殺了他……」

於是，一名執事級的人物已首先行動，猛撲而上，一照面間，便是三十三斧罩向冷孤！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風小月從金幫主口中知道混一幫的幫址在江夏城，於是一行人易容分批上路……風小月追踪長眉師弟長石，金幫主傳音入密叫他快去尋找同件……長河幫的人正面與混一幫交手，一旁觀戰的風小月發現了「香車夫人」，風小月使計捉住他……白凌天帶着有頭有面的一批人前來，其中有宇內三奇之一的傅青驄，混一幫幫址被燒，一休等祇好出來……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車夫人



龍陽之癖被撞見　擾亂武林爲滅口

如花道：「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不但是殺死上述兩個人，還有一個是沈重城的師弟：崔峯！」

懷石臉色微變：「你臉上易了容，是甚麼人？」

「我跟敝師妹本來同是『香車夫人』安華的侍婢，我們四人不是自願當他侍婢的，唉，說來話長，反正他所作所爲，沒有一件是好事，後來風少俠肯替我們師姐妹撐腰，咱們方毅然離開安華。」

長眉道長急問一句：「女施主所言全部屬實？你敢發個毒誓？」

「既然全是事實，有何不敢？」如花一口氣咒下三個毒誓，似玉也緊接着她發下毒誓。

長眉道長臉色驟變，轉身而向懷石：「懷石，貧道倒要問問你，爲何要包庇殺我青城派弟子的兇手？」

懷石臉色發白，結結巴巴地道：「這個……小弟並不知道他會幹下這種事。」

長眉道長猛喝一聲：「他出身何門何派？爲何能進入混一幫？是你批准的麼？你忘記混一幫之規矩？」

風小月道：「何止如此，他還是個頭目，指揮混一幫弟子跟長河幫作戰。」

懷石急忙道：「小弟……不是我批准他的……事實上他並不是混一幫成員……」

「不是成員，他還能指揮我混一幫弟子？誰給他的權力？不是你批准的，是誰批的？」

懷石一時語塞，風小月道：「若非他批的，便是他師兄批的。」

長眉怒不可遏，冷然道：「此事你非給貧道一個交代不可，否則青城派不會放過武當派。」

一休突然宣了聲佛號：「道兄何必生氣，自家的賬慢慢再算未遲，此時此刻理當同心合力方是正理。」

傅青驄冷笑一聲：「小和尚，你這句話是何意思？把咱們當作十惡不赦之江湖敗類，要九大門派同心合力對付？」

「不敢，老衲並無此意。」

「今日九大門派不肖之徒太多，野心不軌的人太多了，方搞出如此多風波來，你們不思改進，反要以勢壓人？嘿嘿，有老夫在此，也不怕你們恃勢欺人。」傅青驄怒氣未息地道：「老夫恐人說我信口雌黃，今日便讓大家聽個明白：神尼，你先說說！」

普陀神尼觀潮宣了一聲佛號，問道：「敢問一休師兄，貴派是否有個叫恒能的弟子？」

一休微微一呆，半晌才道：「這孽徒難道犯了清規？」

「正是，他以借宿爲名，去年

到普陀至『不肯去』觀音堂半夜强姦了寺內的小尼，住持青燈聞聲拍門，反遭他殺害，此是一遭，不久之後，崆峒派弟子單不羣也在島上借酒行凶，實在有汚九大門派之聲譽。」

「眞有此事，老衲回去之後，必定徹底調查，絕不姑息養奸。」

「這兩遭事剛好都爲貧尼撞見，因此，兩人都被囚禁起來。」

一休喃喃地道：「眞是佛門不幸，幸好神尼英明將其擒住，否則還可能要誤盡蒼生，阿彌陀佛！」

一善道：「掌門師兄不可祇聽一面之詞，說不定恒能師侄已遭其毒手，她反咬一口。」

一休斥道：「師弟不可胡說，神尼不是這種人。」

觀潮神尼冷笑道：「貧尼早料你們會反誣一記，幸好早有準備。」她倏地輕嘯三記，俄頃，即見幾個女尼抬着一頂轎子走過來，神尼長袖一拂，一把罡風過處，轎帘打開，轎子一側，自內滾下兩名大漢來，一個牛山濯濯、年在四十左右，正是少林和尚恒能，另一個身材瘦削，臉皮青白，不到三十，崆峒派弟子也認出此是他們之師兄弟。

陽光下，兩道難以察覺的白光，疾逾閃電地向地上兩人射去，但聞傅青驄怒哼一聲，舉臂曲指連彈，白光頓斂！也不見他作勢，人已來到跟前，他一手一個，將他倆拋到神尼脚前，再俯身往地上一抄，食中兩指已多了兩根藍湛湛之梅花針。

「殺人滅口？九大門派太不長進了。」傅青驄沉聲道：「老夫可要開殺戒了！」他緩緩向前走去。

忽然兩道人影向遠處掠去，傅青驄尚未追趕，又見一道青影掠起，兩個起落，已追至背後，那兩個欲逃跑之漢子悶哼一聲，先後倒地。

風小月看得眞切，先前兩人是丐幫弟子，追趕的正是金展雄幫主，祇見金展雄抓起那兩個敗類返回場中，將他拋落在傅青驄跟前，抱拳道：「丐幫出了這等不肖弟子，晚輩深覺汗顏，特親自擒來讓前輩親自審問懲治，晚輩心甘情願，並願爲此負上責任，回去之後即清理門戶，並自罰面壁半年思過！」

傅青驄對其行爲大爲讚賞，忙道：「你手下千萬，良莠不齊，你面壁半年，他們不是更難控制了麼？萬萬不可如此，九大門派若都如你這般，門下又豈會這麼多不肖子弟。」

司馬存眞道：「司馬某不理世事已久，今日重出江湖，乃因犬子被崑崙派弟子所殺，事後司馬某已查明，犬子被殺不過看不慣崑崙派弟子吃飯不付賬而已。」

崑崙派掌門馮敬陽道：「大俠是否徹查過，敝派弟子縱然不肖，還不致於吃霸王飯。」

「若非徹查過，老夫會重出江湖？殺犬子的是貴派的周英勇、穆一山和梁熊，好像都是你的徒弟。」

馮敬陽沉着臉道：「可有証據？」

司馬存眞雙掌連拍，即見一位二十多歲的漢子走過來。他道：「這便是溫州城望海酒樓的店小二。」

他話未說畢，馮敬陽已截口道：「豈知是不是你們事先串通好的？」

觀潮神尼道：「一樁一樁來。」她拍開恒能和尚之啞穴，道：「畜生，你快說實話，饒你不死。」恒能見到這等場面，如何敢說？祇低頭不語。

神尼厲聲道：「你不開腔便是默認。」

恒能居然點點頭。觀潮又解開單不羣之穴道，他不待神尼開腔便一味點頭。觀潮道：「諸位施主都看見了吧？」

九大門派中有人低聲道：「說不定他是受你威脅，在你淫威下，不得不低頭。」

觀潮合什道：「出家人焉會做這等事。」

司馬存眞又着店小二証實其所言屬實，接着太湖隱叟、衡山兩仙以及太極掌門徐意快先後控訴了九大門派弟子借混一幫之名行凶之事跡。

傅青驄問道：「不知混一幫幫主有何話好說？」

一休又高聲宣了一聲佛號：「老衲實不知幾年不問武林事，情況已變得如此惡劣，諸位掌門回去之後，務必嚴肅處理，該逐出門牆，萬萬不可姑息手軟，以免弱了九大門派之名頭。」

觀潮道：「原來掌門祇怕弱了名頭，却沒有半點同情受害者之心，眞教人失望。」

一休十分尷尬，低頭祇宣佛號，司馬存眞道：「他根本不像出家人。」

久不開腔的風小月忽然問道：「不知掌門以前識晚輩否？」

一休看了他一眼，道：「老衲記不起來了，但小施主的名字倒是有過耳聞，不知小施主又有何指教？」

風小月臉露迷惘之色，忍不住道：「但晚輩却記得與掌門曾有一面之緣。」

一休不耐煩地道：「小施主到底有甚麼指教，不妨直言明說，以

免就誤衆人之工夫。」話音剛落，街角方向突然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

雙方各自打了個眼色，稍稍散開，暗自運功戒備。司馬存眞低聲道：「待某去看看！」言畢斜飛而起，落在混一幫總舵對面的一排平房屋頂。

眨眼間祇見前頭四匹馬兒已馳了過來，料不到竟然是柳映紅、端木燕和蘭心、蕙質雙姝，背後還有三四十騎蒙面漢尾隨而至。

柳映紅喝道：「好極了，到了此處看你們還凶甚麼。」她扭腰回身，長鞭如活蛇般向爲首那人抽過去，與此同時，她丈夫「金刀大俠」衞岳，自人叢中衝了出去，意欲助其妻，可是已慢了一步，祇見那蒙面人食中兩指一合，居然將鞭梢硬生生夾住。

在場之人全是武林高手，都是識貨之人，蒙面漢這手一露，全皆臉上色變，蓋柳映紅那一鞭之力，何其强勁？他輕輕巧巧以兩指一夾，便穩穩當當地夾住，柳映紅用力拉扯，也動彈不得。

風小月心中忖道：「此人是何方神聖，恐怕除了傅青驄之外，無人能敵。」心念未了，衞岳已衝至蒙面人身前，一道眩目的金光乍現，他人很聰明，知道未必能制住對方，因此故意將刀鋒一偏，一刀砍掉馬首。

那馬頭登時噴出一股鮮血，同時「轟」然倒地，蒙面人顯然被激怒，凌空飛起，手臂一抖，把柳映紅亦扯離馬鞍。風小月道：「大姐快罷手！」

柳映紅祇覺一股大力自鞭上傳來，她毫無抗拒地被扯上半空，直至得到風小月之提點，方懂得鬆手跌落地上。

蒙面人冷哼一聲：「施主爲何這般殘忍，這馬兒與你有何仇恨，你要如此待牠？」

衞岳挺立如山，寶刀下斜，一溜鮮血沿刀刃滴下，在陽光下更加觸目：「馬兒本無罪，乃因你而死，牠若不死，內子怎能脫困？」

傅青驄道：「如今最好開誠佈公，你們是甚麼人，爲何要蒙着面？快給老夫除掉！」

一休禪師突然道：「這些人不是混一幫弟子，一定另有目的，速速拿下，生死不論。」

一休既是混一幫幫主，又是少林派掌門，地位何等尊崇，混一幫弟子立即圍了上來，但見爲首那個蒙面人喝道：「住手！」接着用手扯下蒙面罩，露出一個光頭來。

羣豪目光一亮，全部怔住了，這個蒙面人跟一休禪師居然一模一樣，傅青驄再喝道：「你到底是甚麼人，居然斗膽假冒少林派掌門。」

一休禪師怒道：「老衲今日方知有這等荒謬的事，快擒下！」

蒙面人喝道：「且慢！」他緩緩轉身向一休禪師走過去：「你才是大膽刁徒，居然假冒老衲，眞是無法無天，膽大妄爲。」

一休仰頭打了個哈哈，「老衲之身份人人知，此處就有青城派、崆峒派及點蒼派之掌門爲証。」

風小月道：「兩位是眞是假不必爭論，晚輩有辦法測試。」

蒙面一休聞聲轉頭，看了風小月幾眼，道：「小施主好像是風小月？別來無恙？」

風小月問道：「前輩幾時見過晚輩？」

「咦，五年前在伏牛山共同切磋武藝，通宵達旦，小施主難道忘記？」

風小月大喜，對傅青驄道：「前輩，後來的這位才是眞的少林派掌門！」

一休哈哈笑道：「風施主，老衲問你一件事，你一共見過幾次『一休』？對他認識有多深？」

「雖祇見過一次，但他能說出幾年前在何處曾與少爺見面，閣下却說不出來，誰眞誰假不是很清楚了麼？」

一休又笑道：「假如上次見到施主的便是假的呢？施主不是一生一世都要把西貝貨當作眞的？」

此話言之成理，風小月一時語塞，而羣豪亦紛紛交頭接耳。白凌天問傅青驄，「前輩可曾見過一休？是否有辦法分辨？」

傅青驄空有一身武功，對此却無能爲力。「老夫雖曾見過他，但已是數十年前，當時他尚年輕，如今如何分辨得出？」

此時雙方人馬見鬧出一個雙胞，均是又詫又好奇，不斷地交頭接耳，各持己見，却無人提出一個分辨眞僞之良方來。

忽然風小月道：「晚輩有一個辦法，可分辨誰眞誰僞，祇怕兩位大師不敢接受矣！」

蒙面一休道：「眞金不怕洪爐火，豈有害怕之理？」

一休也道：「小施主若有良策，但請說出來，以正視聽！」

風小月不慌不忙地道：「兩位若是少林寺之住持，一定學懂少林易筋法內之部份絕技，何不示範一下，通常掌門人須學懂幾種絕技？」

一善大師道：「本寺共七十二種絕技，除達摩祖師外，歷代以來，最高者祇懂得四十八種，當掌門之條件最重要的是人品及對佛法之理解和研究，不以武功來衡量，但最低限度，也須懂得十八種以上之絕技！」

風小月又問：「據你所知，貴寺目前住持懂得多少種絕技，是那幾種？」

白凌天則問：「憑大師雙眼，可否分出眞僞？」

一善苦笑道：「諸位施主又是否能從兩人之外貌上分辨出來！」

羣豪見那兩個大和尚長得一模一樣，甚至連聲音也相似，不由默然。

柳映紅高聲道：「聽說少林寺兩任掌門均有傳授衣砵之儀式，誰能拿出袈裟銅砵度牒，誰便是掌門，還用得分辨麼？」在場之人，竟有部份鼓掌贊成，均對她另眼相看。

不料兩位一休異口同聲說放在少林寺內，蓋該等物件乃少林掌門之身份證明，亦是少林鎭寺之寶，豈有輕易帶在身上之理？故言之成理，難分眞僞！

風小月嘆息道：「如今祇好勞動兩位，演一演少林絕技了！」

一休道：「爲節省時間，每項絕技祇演一小部份，否則三天三夜也演不完，老衲先到便由我先來！」言畢走前，首先抱拳示意，便打了一趟羅漢拳。

這套拳法，幾乎所有少林寺和尚都學過，但使在一休手中，威力及味道全然不同，頗有化腐朽爲神奇之能，是以引來一陣掌聲。

蒙面一休也打了一套羅漢拳，接着是伏虎拳，他功力精湛，同樣博得滿堂掌聲。

一休冷笑一聲：「這有何難？」也先使了一套伏虎拳，接着演起降龍杖法來。

蒙面一休未待他演畢，也取出錫杖演練起來，接着是頭陀刀法。

如此你先演一套，我也來一套，漸漸向高深武術進展，羣豪看得目不暇給，一時之間，再無人去理會誰是眞的，誰是假的。

羣豪如癡如醉，風小月却略略皺眉，忖道：「如此你一套我一套的，何能引出眞僞？」他心頭一動，忽然問道：「一善，你當知當日一休當上少林寺掌門時，最擅長的是何項絕技！」

一善沉吟道：「本寺掌門就職，不需經武功考核，但羅漢堂三年，便會由羅漢堂首座考核門下弟子之武功進展……老衲猶記得師兄最擅長的是『隔山打牛』絕技！」

語音剛落，蒙面一休已喝道：「師弟，你怎地記錯了？愚兄從未練成『隔山打牛』這項絕技，也從未在羅漢堂裏演練過！」

一休笑道：「一善師弟並無記錯，老衲可以表演！」

一善宣了一聲佛號，道：「老衲不知兩位到底那個才是師兄，絕無偏幫之理，但當時一休師兄表演了『隔山打牛』神技，威鎭羅漢堂，老衲至死難忘！」

「胡謅！」蒙面一休看了他兩眼，忽然沉聲道：「其實老衲早知道你之身份，因顧念兄弟之情才不揭發，但你居心叵測，老衲不得不將事實抖出來！」

傅青驄嘆息道：「你既然早知，竟然不說，如何敎天下英雄信服？少林派數百年之英名，可要毀在你手中了！」

蒙面一休自顧自地道：「諸位施主，此人是老衲之弟弟，俗家姓名馮江，因年幼時家遭巨變，父母雙雙被仇家所殺，他隻身逃到西域，老衲則蒙先師慈悲收爲弟子，進了少林……最近不知爲何他由西域歸來中原，幾番托人捎信給老衲……老衲每次與他在少室山下秘密見面……」

傅青驄截口道：「如此說來，你早知他假冒你，用少林寺掌門之身份來行兇了？」

白凌天則問：「他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否則如何練成易筋法上之絕技？」

蒙面一休沉聲道：「舍弟生性十分聰明，祇是有點不學好，他不是少林弟子，至於因何學到少林絕技……嗯，大概是本派出了叛徒，私相傳授；而舍弟會假冒老衲，老衲根本不知道，因爲老衲經常閉關，寺內日常事務都交給敝師弟一德負責；混一幫這方面則由一善負責，上次老衲見他之時，他還是蓄髮的……」

白凌天忍不住問道：「你上次見他之時，距今多久？」

蒙面一休沉吟道：「已三年多矣！」

此時，風小月則不斷與傅青驄交談，祇見傅青驄不斷點頭，突然道：「你倆暫停，老夫有個建議，你倆分別跟老夫鬥一場，我自能分辨出眞僞！蓋臨急抱佛脚學來的武功，不痛不癢地表演，難以察覺，但眞打起來便不一樣了！」

蒙面一休道：「老衲不反對！」

一休冷笑道：「眞金不怕洪爐火，老衲完全贊成！前輩便先試試他吧！」

「不，先後有序，你先到，當然由你先考，否則老夫便要讓人笑話了！」傅青驄邊說邊走前，然後站在一休面前。

一休淡淡地道：「誰先誰後都沒問題，最重要的是要看住那西貝貨，以免被人耍了！」

傅青驄淡淡地道：「誰都跑不掉！」他向白凌天打了個手勢，白凌天會意，立即分派人手，守住廣場八個方位，誰想離開，都不容易。傅青驄又向一休道：「閣下先來吧，老夫先說明，爲了試探眞

相，出手絕對不會留情！」

一休大方地排衆而前，他剛走了幾步，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反向混一幫總舵飛去。「老衲倏地想起有件急事待辦，你先測試西貝貨，老衲三盞茶工夫便出來！」

這一着大出在場羣豪之意料，連傅青驄也怔了一怔，才提氣追上來，「站住！閣下不敢接受測試，正好證明你才是西貝貨！」

可是一休已射進那座大院，傅青驄進入後，竟然不見其踪影！

白凌天忙道：「長眉道長，請你找幾位靠得住的人，陪咱們進去搜索，其他人全都留在廣場，不可擅動！」此人果然頗有大將之風，指揮若定。

風小月接口道：「長眉道長，是次行動正好證明你是否被下面的人瞞騙！」

長眉道長不吭一聲，立即點了幾個人陪同白凌天、觀潮、衡山兩仙及司馬存眞進入大院。白凌天臨走時，低聲對風小月道：「風老弟，此時全憑你指揮了！」

蒙面一休對同來的蒙面人道：「都拉下面罩，席地而坐！」他首先坐下，其他蒙面人拉下面罩，却原來都是少林高僧。

風小月道：「諸位如果沒有惡意者，亦請坐下。」可是在場九大門派的弟子，面面相覷，都無人肯坐下。他祇好續道：「咱們來此，並非爲了殺人，祇是要弄清一些眞相，今日此處高手雲集，如果不幸造成流血傷亡事件，對整座武林來說，實屬是一場災難，請諸位仔細考慮一下！」

有人道：「風小月，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祇叫咱們坐下，爲何你們不先坐下？」

風小月祇好轉身請求長河幫幫徒率先坐下，但守住在八個角落的人則例外，出乎意外的是長河幫弟子未待他說畢，便已紛紛找地方坐下，九大門派弟子見狀也祇好跟隨。

蒙面一休向風小月道：「阿彌陀佛，小施主眞聖人也，悲天憫人，將有好報！」

風小月含笑道：「小可祇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無意得到甚麼報答！」

「老衲很高興見到小施主，在幾年間有此長足之進步，希望你能爲武林多做點事！」蒙面一休突然嘆息起來。「唉，九大門派這些年來，不思上進，放縱門下弟子，實在太令老衲失望了！」

風小月覺得老和尚雖有一顆慈悲心，但若要他領導九大門派，却欠缺了點魄力，乃道：「大師該花點工夫在九大門派方面，方可扭轉武林風氣。」

「老衲雖無能也有自知之明，祇能唸經禮佛，却無此能力，否則也不會弄至今日這等地步了！」一休低聲道：「老衲早已打定主意，回寺之後，便把住持之位讓出……」

風小月截口問道：「少林掌門之位，非同小可，難道大師已有妥善人選？」

蒙面一休怔了一怔，又長嘆一聲，閉目不語。風小月縱眼望向四周，但見雙方人馬眼睛全對着大院，耳際却聞蒙面一休喃喃地道：「今日結果如何，全看小施主之操守矣！」

風小月恨不得插翅飛進大院，無心再與他商量。

＊　＊　＊

傅青驄走了十來步，祇覺大院內寂靜如死，那有一休之踪影，他雖然功力超凡入聖，仍然不敢大意，默運玄功，佈滿全身，步步爲營走上大廳。

大廳裏掛着一塊金漆牌匾，上書四個草書：光照日月，正中放着三張太師椅，前面分兩邊各放着三排椅子，一看坐位有七八十個之多，仍不覺得擠迫，可見其寬敞。

他運功傳音：「假一休，你躲在何處老夫早已知道，再不現身，便休怪老夫出手無情！」

恰好白凌天及長眉等人進來，聞言心中都暗笑：「假如一休是假冒的，此人心計之高、城府之深，非常人能及，這老頭子說這種話不是……」

心念未了，突聞廳內傳來一道悶響，接着是「喀嗤」一聲，木碎及塵土飛揚，原來傅青驄早估計一休必藏在大廳內，此乃由兩者相距之距離判定的，他故意說話，便是要引對方上當！果然一休上當，心想傅青驄不知要在此處呆多久，遂趁他發音時，換了一口氣，那傅青驄耳朵是如何之靈敏？立即判定對方藏身之處，乃發掌擊碎牌匾！

一道人影凌空飛下，半空轉身欲從暗廊逃逸往中院，可是傅青驄早已有所準備，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經已標前，同時左手五指直彈，幾縷指風直奔一休後背！

一休也非省油燈，聞得風聲，百忙中上身半轉，發掌抵禦！不料傅青驄那一身功力實在非同小可，一休掌風似遇上尅星，被其指風穿透，直襲過來。

電光石火之間，一休萬般無奈，只好挪步騰身閃避，「颯颯」兩聲，兩縷指風擊在木柱上，登時現出兩個深及三寸之小洞，只看得長眉等人目瞪口呆，一休頭皮發麻！

就這麼稍一躭擱，傅青驄已迫近，右臂一提一捲，右袖在他內力催迫下，直似一柄碩大無朋之大

刀，攔腰向一休「切」去！

直至此刻，白凌天及長眉方雙雙搶前，一個站在暗廊之前，一個立在旁邊掠陣，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由傅青驄擊碎牌匾至今，不過是一瞬間之工夫！

一休見逃不了，只好全力應戰，他自知功力不如對方，不施全力，不採取攻勢，不出奇制勝，只有死路一條，是故拚命反攻，甚至不惜採取兩敗俱傷之打法。

長眉至今對他只抱半信半疑之態度，此時見他功力如此高深，又有所改變：「他若是假的，豈有此等功力？若有此等功力，又何須假冒？在武林之中，不出三個月便能名滿天下！」是以忙道：「傅前輩，眞僞未分之前，千萬留下活口，以免誤傷好人……少林寺掌門若果……咳咳，這可不是好玩的！」

傅青驄冷笑道：「你怕甚麼？是眞是假老夫早已心頭雪亮！他若是少林派掌門，爲何內力不純？少林派內家心法最是精純，老夫是何許人也，豈有分辨不出之理！」

長眉緊張地問：「如此說來，他是假冒的？」

「難道你還以爲是眞的，道長太過老實了！」白凌天道：「他若是眞的，又怎會逃來此處！他剛才不是自己說過，眞金不怕洪爐火麼？」

長眉不由默然。

一休道：「老衲乃帶藝投師，內力不精純又有何奇怪？」

傅青驄見對方說話分神，驀地使出「分花手」，右手探進去，左右一彈，格開一休雙臂，左手幾乎同時突進，一拳猛擊一休胸膛。

這一拳力蘊千鈞，一休功力雖深厚，若被擊中必當場斃命，生死在一線間，一休上身向後一仰，傅青驄右腿飛起，蹬其下盤；一休身子猛地落地，雙腿翻起，如同風車一般，猛踢傅青驄小腹，但未待招老，雙腿又沉下，反剪傅青驄之足踝。

這幾記險中求生，敗中求勝，使得極妙，可是在場幾個高手却反而傻了眼，蓋此乃西域的武功路子，由摔跤中兌變出來的，四五十年前西域第四高手「金毛獅王」，縱橫中原武林時，使的便是這套功夫。在場之人雖然不曾目擊，但都從師長處聽到。

長眉脫口道：「這是西域的功夫！」

一休笑嘻嘻地道：「達摩祖師本就是西域人，少林的武功有幾種是原籍中原的？道兄能否告知？」

傅青驄厲聲喝道：「你是金毛獅王的弟子？他在何處？老夫正要找他！」

一休在他壓迫下無法立起身來，但他人躺在地上，奇招疊出，守中帶攻，中土確無此套功夫，此時不管一休如何狡辯，衆人均已認定他是假貨，當下更加凝神細看，只有白凌天悄悄溜出去。

只聽一休道：「誰是金毛獅王，老衲聞未所聞！」

長眉長嘆一聲：「眞是欲蓋彌彰，前輩中人，縱然未見過金毛獅王，也必聽過其名。」

「道兄雲遊天下，見多識廣，聽過其名並不奇怪，但老衲自小上山，終生難得下山幾趟，怎及得道兄……」

傅青驄攻勢反而稍慢，道：「小子，老夫老實告訴你，五十年前，老夫與金毛獅王，在黃山天都峯苦鬥兩日一夜，老夫輸了一招，這才發誓退出江湖，五十年不問世事！換而言之，五十年清淡生活，全拜他所賜，他每招每式，老夫深印腦海，五十年全心思考破解之法，至今已有十足把握，白凌天才請得動我！也算老天有情有義，老夫一下山便遇到故人之徒！哈哈……」

他縱聲大笑，只震得屋瓦的灰塵颯颯飛下來，羣豪相顧駭然，長眉沉聲問道：「不知前輩又是否知道金毛獅王後來爲何會悄然離開中原？」

正在此時，白凌天已率着蒙面一休、風小月和似玉進來，風小月一手提着「香車美人」！

傅青驄冷哼一聲：「後來老大及老二替老夫出面，他倆都能勝他，金毛獅王心高氣傲，他來中原本想當天下第一人，既然有兩個人勝他，便失意退回西域，並揚言下次再來，必要打敗中原所有高手！」

羣豪均知他口中之老大老二，乃指宇內三奇之大奇「劍聖」莫英奇：二奇「刀聖」龍驥，傅青驄當年是以掌法見稱，故被稱爲「掌聖」。

當年三聖，各自不服輸，乃秘密約鬥，經七日七夜激鬥，分出勝負，並結爲異姓兄弟，情逾手足，後來武林中人遂以宇內三奇稱之，蓋當時他們三人之武功，足可稱霸天下，幸好他們三人脾氣雖古怪，但行事還算正派，因此甚得武林同道尊崇。

傅青驄說畢前事，羣豪方知「金毛獅王」何故驟然而至，又悄然而退，就像一陣旋風，來得快去得也快。

「這斯武功路數與『金毛獅王』一模一樣，却不知他如何混進少林寺，學得了上乘之易筋經絕技！」

白凌天十分聰明，他哈哈一笑，道：「其實只要問一問另一位一休禪師，就必定知道，何須逼假貨？」

長眉道：「一休道兄爲人老實，他未必知道……」

「哈哈，道長更加老實，他倆長得如此相像，必是孿生兄弟，怎會不知道？」

羣豪都暗讚他聰明，只聽蒙面一休長嘆一聲道：「不錯，這孽畜確是老衲的孿生弟弟，當年家逢慘變，舍弟被人救走，老衲匿在水溝裡，避過大難，後蒙家師見憐，抱上少林，而救舍弟的則是『金毛獅王』，他敗走中原時，帶了舍弟到西域，傳授其絕技……」

羣豪至此，方恍然大悟，只聽假一休厲聲道：「你胡說八道！」

風小月則問：「大師，舍弟俗家名字如何稱呼？」

「馮江，」一休宣了一聲佛號：「老衲至此還會胡說八道麼？眞是家門不幸……老衲實不知他會如此……」

長眉道：「道兄不必與他鬥嘴，你何時知他回中原？」

「金毛獅王當年中了莫英奇一掌，內腑受傷，多年不能痊癒，他壯志未酹，只好將希望寄托在舍弟的身上，舍弟二十歲那年，金毛獅王已逝，他在西域又練了十多年武功，自知進展有限，遂秘密回中原，準備偷師學藝，有一天，老衲到父墳上拜祭，無意中便見到他……」

風小月截口問道：「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一休低聲道：「那是十七年前的事……老衲尚未接掌少林。」他頓了一頓方續道：「自從那次之後，他又秘密約老衲見過幾次面，五年前在伏牛山脈遇到小施主，也是要去赴他之約。」

白凌天接問：「那時候，他已開始剃光頭，假扮你了？」

一休搖搖頭。「完全沒有，不過是跟老衲探討一些武功上之問題……而且，問及一些易筋經上的文字含義……老衲本不願犯師門規矩向他解釋，但經不起苦苦之哀求，最後還是……不過老衲的確不知道他已暗中在修練少林絕藝！」

「他又怎能學到少林絕藝？」

「老衲也十分奇怪……也許敝寺出了叛徒。」

風小月道：「這個叛徒一定是一善了！只有他跟他最親密，也許他被令弟抓到甚麼把柄，被迫教其武功，並維護他這個假少林掌門人之身份！」

傅青驄喝道：「孽畜，你還有何話可說？」

馮江色厲內荏地道：「你們要聽他一面之詞，老衲也沒辦法，有甚麼本事，儘管施展出來吧！」

傅青驄勃然大怒。「死到臨頭，猶不自知！」只見他右手一落，食中兩指駢起，戳向馮江右腿，這記無甚花巧，雖然馮江看得清清楚楚，但硬是閃避不開。右腿麻穴被封，左腿也不能作惡。傅青驄倏地飛起一腿，正好蹬在其後臀，馮江身子登時飛了起來。

猛聽傅青驄輕嘯一聲，身子急射，右臂暴長，一指戳在其腰上麻穴，但聞「篷」地一聲，馮江已結結實實地跌在地上。

傅青驄一把將他提了起來，風小月却叫他封住其啞穴，然後解了馮安華之暈穴。「香車美人」睜眼一望，但見面前有兩個一模一樣之一休，不由心頭打鼓，未敢貿然開腔。

風小月道：「快老實招來，你是如何跟馮江勾結上的？你若至此地步尚不知輕重，便不如一頭撞死好了！」

馮安華吶吶地道：「我……我幾時跟馮江勾結？我根本不認識他！」

風小月冷笑一聲：「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你跟假一休有親戚關係麼？你須知道不說實話之後果，而且少爺最討厭人家說廢話！」

馮安華沉吟不語，傅青驄冷冷地道：「他不說不打緊，老夫之分筋錯骨功夫，自信是宇內獨步，屆時他若還能撐得住才算他英雄！」

馮安華再也忍不住，忙道：「在下是馮江之同鄉……十多年前他來到家鄉才跟我相識，後來又教我武功！」

風小月再問：「你假扮女人是他之主意？」

馮安華又沉吟了一下方道：「我……我本來是戲子，演旦角，因被人欺侮，因此開始學武。但未遇到良師，馮江既是在下之師父，又是……」

風小月冷笑道：「又是『丈夫』？哈哈，再說！」

「他要我行走江湖，故意引人注目，以便混一幫可以藉機在江湖上行動，順便排除異已！」

長眉厲聲問道：「你爲何要殺我青城派弟子？」

「因爲他倆不幸知道馮江與馮某的關係，凡是知道本人是男人、知道馮江與馮某的關係、知馮江是假一休的，咱們都得殺之！否則咱們也無必要殺人！」

「馮江幾時開始操縱混一幫的？」風小月邊問邊拿眼四掠，却見白凌天悄悄出去。

「他在五年前才正式混進混一幫，並以一休之面目及身份出現，當然他不能經常在此處，只是通過一善來控制，反正長眉也不常來，日常幫務都落在一善及懷竹等人手中……」

長眉又問：「一善爲何與他狽爲奸？」

「聽說一善犯了色戒，被馮江逮住，他只好就範，懷竹與弟婦通姦，也是被馮江逮住，只好當其傀儡。」

一休不由罵道：「眞是豈有此理！」他忍不住在其乃弟臉上摑了一巴掌。

風小月忙道：「大師先別生氣，咱們先把事情弄清楚未遲！」他轉頭再問：「他爲何住在朱英雄家？他跟你們是甚麼關係？」

「朱英雄是韃靼族人，一直有復國之念，可惜空有理想及錢財，却無實力，馮江便與他達成協議，朱家先助他獨霸武林，馮再助朱復國！」

風小月半信半疑：「就這般簡單？聽說朱英雄是位深藏不露之高手，是否事實？」

馮安華撇撇嘴：「他實際之功力，比表面上所顯露出來的還深，但絕對稱不上深藏不露的高手，而且他很怕死，馮就祇是利用朱家龐大的家產而已。」

風小月道：「問了別人的事，最後要問問少爺的事了，在此之前，少爺根本不知甚麼假一休、馮江、香車夫人、混一幫，你們又爲何要殺我？」

馮安華道：「對此馮某祇是奉命行事，也不知實情，此事你祇好問馮江了。」

傅青驄立即解開了馮江之啞穴，就在此刻，柳映紅突然闖進來，道：「外面又打起來了，是一善最先發難的。」羣豪顧不得再盤問，立即奔了出去。

* * *

白凌天進進出出，自然引起一善及懷石之疑慮，但強敵環伺，依然不敢妄動。俄頃，又見白凌天出來，道：「一善大師，令師兄請你進去，他有事與你商量……大師好像想讓位。」

一善心思玲瓏，豈會受其蒙騙，問道：「是那一位師兄請老衲？」

「當然是一休掌門。」

「是那一位掌門？」

白凌天反問，「貴門有幾位掌門？」

「當然祇有一位……」一善囁嚅地道：「剛才有兩位……教人難分眞假，是故老衲有此問。」

白凌天嘆了一口氣：「正因爲如此，是以才要請你去分辨一下，因爲你自小便跟一休在一起，除你之外，他人莫辨！」

「好，請白施主帶路。」一善跟白凌天走了幾步，突然發難，一掌往其後背印去，他知道進入院子裏，今生便休想再出來，是以這一掌用了八九成眞力。

不料他聰明，白凌天比他更機伶，一善掌風還未發出，他已斜飛七尺，再凌空躍上圍牆，一善那兩股掌風擊不中白凌天，却擊斃兩位丐幫弟子，祇聽他道：「這些人專門跟九大門派作對，大夥兒快動手，否則今日休想突圍！」他一出手，便再無顧忌，金展雄就在旁邊，連忙上前將他攔住。

一善怒道：「你也是九大門派的，爲何吃內扒外？」

金展雄打了個哈哈：「老要飯的，祇見到你親手打死敝幫弟子，未見別人動手，你分明在挑撥離間，怎反說我吃內扒外？」他掌力雄渾，絲毫不比對方遜色。

此刻，混一幫中之少林及武當弟子亦開始行動，攻擊長河幫弟子，這一戰便成了混戰，雖有人喝止，却無濟於事，一時間殺聲震天。

柳映紅此時反而十分冷靜，立即脫困奔向混一幫總舵報訊。就這麼一陣子，廣場上已染滿了鮮血。

* * *

一休見狀，跺足呼停，却無人理他。忽聞傅青驄發出一道嘯聲，嘯聲尖銳，震得羣豪耳鼓生痛，接着他大喝一聲：「住手！老夫喝三聲，誰再不住手者，老夫便先殺了他。」

三字出口之後，果然混戰中之雙方都住了手，畢竟是人的名，樹的影，傅青驄厲聲道：「誰先動手的？」

金展雄道：「是一善先動手的。」

「他人呢？」

羣豪轉頭四望，那還有一善的影子，忽然西北角有人動手，風小月眼尖，道：「是徐意快跟一善……」

他話音未落，傅青驄已拋下馮江，如天馬行空般射了過去，一善之武功本就略勝徐意快，加上拚命，攻勢就更加凌厲，幸好太極拳是以防守縝密，寓攻於守，這才勉强撐得住。

傅青驄急馳而來，一善當然知道，明知難敵，祇好捨棄徐意快，向旁掠去，却料不到雲飄輕功了得，又站在附近，已先一步趕至攔截，單刀舞得風雨不透，緊緊將一善罩住。

就此一躭擱，傅青驄經已趕到，大喝一聲：「讓老夫來，以免浪費時間。」間字尾音未落，他雙臂已突進刀網，向一善後肩及後背抓去。

雲飄忙退後兩步，揮刀封住一善之去路，同時徐意快喘過一口氣，又圍了上來，此時，任你一善有通天遁地之能也跑不掉了。

一善有自知之明，突然翻起一

掌，往自己頭顱上拍去，置傅青驄那凌厲之攻勢而不顧。

他自知罪孽深重，意圖自殺之意，昭然若揭。此人若死，許多事情便無法取得証據，風小月和白凌天隨後奔過來，不約而同地叫道：「快攔住他！」

傅青驄數十年來，一直被尊為宇內三奇，豈是倖致？但見他抓向後背那一爪，突然沉下數寸，在間不容髮之際，化爪為指，兩縷指風「波」地射出，一善右掌貼至頭顱，突然身子一震，不能動彈，一股內力也消失無形，不由暗嘆一聲，道：「你們要殺便殺吧，用刑迫供，不是英雄行逕。」

白凌天冷笑道：「如果閣下肯充分合作，咱們又何須用刑？」傅青驄一把抓起他，慢慢向混一幫總舵走過去，廣場上數百個人，此刻鴉雀無聲，目光全落在他身上，祇見傅青驄走過之處，羣豪紛紛讓開一條路來，他就從容地走上石級，站在階上。

羣豪一下子全站到石級前來，祇有混一幫的弟子默默地站在一旁，而長河幫弟子及其邀來之好手，仍暗中監視。

傅青驄道：「請少林派掌門一休禪師，將剛才在前院內所發生之情況，以及假一休之事對大家說一下，也是你對天下英雄的一個交代。」

一休清一清喉嚨，仔細將經過及情況複述一遍，然後自責地道：「對於近來武林發生這麼多風波，死了這許多無辜的人，老衲有極大之責任，回寺之後，立即讓位，而且面壁十年思過。」他頓了一頓又向四周鞠躬行禮謝罪。

傅青驄又道：「九大門派及混一幫一干人也犯了不少罪，老夫認為九大門派之掌門都有責任，也請給大家一個交代！」

長眉等人低語一陣，結果由他出面發言：「傅前輩所言極是，九大門派將混一幫幫務交由貧道，貧道並未負起應負之責任，而且聽信小人之言，至有今日，故貧道也愧為青城掌門，回去立即讓位，並即下山，行俠仗義十年，以減輕罪孽，同時，九大門派也同意立即解散混一幫，回去之後，即清理門戶，要懷竹道長給武林一個交代。」

下面有人高聲問道：「武林中被害被殺的人不少，就憑你們讓位便可解決麼？不辦首惡，如何能服天下人之心？」

長眉又和金展雄等人商量了一下，然後道：「三個月後，九大門派願在此處給武林一個交代，一定嚴懲首惡，其他人亦不可能逍遙法外。」

金展雄接口道：「老要飯的對混一幫之某些作為，早有所懷疑，已暗中搜集了不少証據，請諸位放心，九大門派不會自毀門戶，一定會令武林滿意，不知諸位是否尚有其他問題？」

風小月道：「晚輩有一件疑問要問一善，為何他們要殺布天星、朱鳳及迫害晚輩。」

傅青驄伸手在一善身上戳了幾記，便見他滿頭大汗，喘着氣道：「布天星無意中發現馮江及馮安華之奸情，因此必須將他除掉，斯時他又行踪不定，故此殺害朱鳳，嫁禍於你，迫你們現身決鬥，然後將其除掉，後來他又怕布天星已將情況告訴你，是故又決定將你除掉。」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其實他根本沒有將此事告訴風某，如此說來，布天星是你們設計將他殺掉的？」一善默默點頭。

* * *

一場看來會是大流血的衝突，結果令人滿意，羣豪紛紛離開江夏城，三個月後，九大門派果然再在此處，清理門戶，將一干首惡當衆以重手法擊斃，次一級的，或廢掉武功，或廢掉武功之後，仍拘回派內監管，最輕的也被逐出師門。

這個處理手法，果然令天下武林信服，九大門派仍能保住聲望不墮，而武林亦因此而平靜了一段時間。不過，這次大會風小月却沒有來參加，因為他早已被傅青驄看上，邀他上黃山天都峯作客。

（完）

新作預告：「報恩牌」

武林中一直都有傳言，三十年前急流湧退的「三絕堡」堡主「三絕先生」，曾經向對其有恩的人，發出三枚報恩牌。報恩牌主祇向「三絕堡」子弟出示該牌，便可提出三次要求，而「三絕堡」子弟便必須無條件的滿足要求。「報恩牌」突然在武林中出現，引起陣陣腥風血雨，也引出一宗陰謀……故事曲折，寫出人性之貪婪，是西門丁先生嘗試新風格之作。

上文提要：花韻紅的蠱術被法師破了，她自己成了花臉，祇好找母親為她解蠱……花韻紅帶林子元來找其母，發覺他身上有兩種蠱，此際一併發作，人便昏迷倒地，張氏準備停當，她用飛頭蠱去尋找吳秀……解蠱師吳江不敵，祇好帶女兒慌忙遷離，張氏之頭髮被破竹夾住，不能飛離，結果被晒得縮小……潘掌櫃代林娟找來春水痕蠱師尋找失踪的林子元……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　金‧文
可　飛‧圖

蛇鬼山鬥蠱記

無能解術落荒逃　可憐子元中四蠱

春水痕連試了幾次之後，仍然無功，心裏懷疑起來，暗道：「這不知是甚麼蠱，非把他弄出去細辨不可了。」

當下他在懷中取出了一截從死人身上取下來的足趾骨來，用左手的大拇指夾着，右手結印，口中念着咒語，好一會兒，才把左手夾着的脚趾骨，向林子元的胸腹中點去。

他所施的是「跳屍蠱」，這種蠱施在死人的屍體上，那屍體自然會跳起來，而且會跳躍着行走。我國湖南辰州一帶的趕屍幫，都是用這種法力驅使死屍行走的。

跳屍蠱直接中在林子元的身上，祇見林子元的身體突然跳了一下。同時春水痕那隻施蠱的左手，也被一股強大的力量震得彈了開來。這是蠱力和蠱力在接觸的一刹那，必有的反應。

林子元的身體跳了一下之後，又回復平靜，不再跳了。春水痕大驚暗道：「連跳屍蠱也不靈，對方的蠱力實在比我雄厚，看來我無法破蠱的了。休要惹禍上身，不如趁早走吧。」

主意已定，他便把那一罌毛蜘蛛拿在手上，穿牆而出。他不敢回去見潘掌櫃，就此趕程回家。不過此行他不是白走，得到這些毛蜘蛛，他就心滿意足了。

春水痕走後，林子元的身體不時的跳一下，這是「跳屍蠱」的蠱力和「千斤蠱」在林子元的體內激盪。跳屍蠱要他跳，千斤蠱却鎮壓着他，不使他跳。

可憐林子元這時，身中本已有三種蠱力，現在再加上這「跳屍蠱」，眞是苦得要命。

* * *

第二天，花韻紅起床後，惦記着林子元，便如常到竹寮來。

才一進門，便見傭婦六嬸滿臉驚惶，迎了出來說道：「紅姑，大事不好了。」

花韻紅楞了楞，問道：「甚麼事？快說。」

「昨晚有人進來。」六嬸說：「把太太佈下的蜘蛛全部收拾去了，一隻也不剩。」

花韻紅聽說，連忙走到林子元的床前一看，可不是麼？床前排列着的蜘蛛現在已經一隻也沒有。

「恐怕……」花韻紅沉吟着：「恐怕蠱力超過了一定的時限，自然消解，蜘蛛也就逃去。」

六嬸搖搖頭道：「起初我也這樣想，後來才覺得不對，紅姑，請你向林相公看看。」

花韻紅最關心的是林子元，聽說連忙走近林子元的身前細看。林子元的臉上似乎更瘦了點，肌肉也不斷的抽搐。肌肉的抽搐，那是早

已有的現象，現在不過是來得更頻，除此之外，也不覺得有甚麼異樣。

她回過頭來，對六嬸說道：「我看不出有甚麼不對。」

「紅姑，」六嬸說：「你耐心的看一會便知道了。」

花韻紅祇得站在床前等了一會兒，奇怪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林子元突然整個人跳起來，身體離開竹床，雖則離開不過一刹那，便又跌下去，照舊直躺着，竹床發出吱的一聲。

「呀！」花韻紅也不禁驚叫起來，這種現象，是以前所沒有的。

「恐怕是有人進來過，」六嬸說：「這人是想下蠱把林相公弄走的。但給太太的千斤法鎭壓着，他走不了，也跳不起來，所以變成這種樣子。」

「你是甚麼時候發覺他跳的？」花韻紅問。

「早上餵他吃飯的時候。」六嬸說：「以前我走近他時，他就會半開着眼，向我望望，然後張開口，讓我把飯餵進他的口裏，可是，今天早上，我走到他身邊時，他却跳起來，紅姑，他這一跳，眞把我嚇個半死。」

「後來怎樣？」

「後來嗎？」六嬸說：「他平靜地躺下去了，並且張開口來，讓我餵飯。一切如常，直到我把一碗飯餵完，他又跳起來了。此後就每隔一頓飯的時候，他總要跳一次。」

花韻紅聽了六嬸的訴說，也不禁大疑，床前的毛蜘蛛給人收拾了，林子元本不會跳的身體突然會跳起來，這些都不是尋常的事，連在一起想，這必定是有人進過屋子裏來，向林子元下蠱。

但，這是甚麼人呢？她坐在竹椅上，面對着林子元癡癡的瞧着，隔不了多久，林子元又復跳起來。

「我的天！」花韻紅心裏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要知道花韻紅對於林子元是眞心的愛着，林子元的安危，是她最關心的，他躺着不動，這還不使她驚怕，因爲她知道這是母親臨行時所下的「千斤蠱」，但如今他竟會跳，這就不免使她驚懼疑慮了。

林子元每跳一次，花韻紅的心也跟着跳一次，而且幾乎要跳出腔來。

「娘呀！」花韻紅在心裏默祝：「你快點回來吧。」

她的母親並沒有回來，但門前却有人在推那扇竹門。

六嬸和花韻紅同時吃了一驚。

兩個人走了進來，那是一男一女。花韻紅一眼望去，認得是林娟和潘掌櫃。

花韻紅倒抽一口冷氣，說道：「原來是你們兩人。」

「是的。」林娟鐵青着臉說：「是我，我終於把妳這又妖又淫的狐狸精識破。妳還能遁形嗎？」

花韻紅搖了搖頭，仍然沉着氣，問道：「娟姐，妳怎可以這樣的罵我？」

「妳把我的侄兒用蠱術迷了，把他弄到這裏來，還不是又妖又淫？」林娟沒好氣地說。

花韻紅似乎有點生氣，對林娟說道：「娟姐，妳不要出口傷人好不好？我是個妓女，本來就是淫賤。不過，我妖在那裏？如果我是妖，早把子元帶到妖洞去了，你們還找得着我和子元麼？子元現在睡在床上，他是受了人家的蠱，我愛他，却無計可施，妳有本事，就把他叫醒，帶他回去吧。」

林娟聽了花韻紅的話，暫遏心頭之火，走上前去，在床邊看着她的侄兒。

「子元！子元！」

林娟大聲的叫了兩聲，子元一點反應也沒有。

林娟慌了，用手向子元的身上推了一把，高聲叫道：「子元，你醒醒，你醒來呀！」

林子元的眼睛略爲張開，可是一瞬又閉上了。

「哎喲，」林娟突然轉身，一把抓着花韻紅，罵道：「我和妳拚了，妳把子元弄成這樣。」

潘掌櫃爲人老練，而且他旁觀者淸，沒有林娟那樣的失去理智，連忙上前勸道：「娟姐，不要這樣，凡事要從長計議。」

林娟道：「她……她把阿元迷成這樣，還有甚麼好說的，總之，她不把他弄醒我就絕不饒她。」

花韻紅道：「娟姐，我若能夠把他弄醒的話，早已把他弄醒了，還要妳說嗎？就是我沒法知道他是那一個對他施了勾魂蠱，而我却沒解蠱的法力，所以束手無策，寧可天天不辭跋涉到來侍候他。」

林娟那裏肯信花韻紅的話，一味的向花韻紅亂罵。

潘掌櫃生怕花韻紅光火，祇得再度制止林娟道：「妳這樣亂罵有甚麼用，還是請紅姑幫忙，想想辦法吧。」

林娟突然大哭起來，撲到花韻紅的面前。

潘掌櫃生怕林娟纏打花韻紅，正要攔阻，却見林娟仆地便跪在花韻紅的面前。

「紅姑，阿元是我林家的一綫血裔，他如果死了林家便絕了後，可憐可憐他吧。」說罷又復大哭。

花韻紅連忙也下跪，扶着林娟的雙臂，流着淚說道：「娟姐，請妳相信我，我也是深愛阿元的，而且我已經和他訂下終身了，我怎會

害他？」

林娟搖頭道：「妳不害他，爲甚麼把他帶到這種地方來？」

「他是受了別人的蠱，所以我才帶他到這兒來求解治的。爲了他……」花韻紅說到這裏，泣不成聲，話也不能再說下去了。

潘掌櫃在旁看了花韻紅這種情形，知道花韻紅所說的是眞話。便把林娟與花韻紅都拉了起來，說道：「紅姑的話，我們不能不聽。但我想問一句，這兒是甚麼地方？」

花韻紅長嘆一聲道：「這兒是我娘的家，當我知道他在半路上中了別人的蠱，便帶他到這兒來求治。我娘是土女，一向懂得蠱術的。不料才到未幾，他的蠱毒便發，變成這個樣子了。」

林娟問道：「那末，妳的娘呢？」

「她到蛇鬼山去了。」花韻紅說：「她非要尋着那向子元下蠱的人，才能替子元解蠱。」

花韻紅這一番話，祇是簡略地而言，她沒有把張氏施「飛頭蠱」去找吳江，連頭也被晒得縮小，結果給吳江吳秀兩父女逃去這一節說出來。

她爲甚麼不說出來呢？一來言之恐怕更駭着林娟，二來說起來話長，所以祇是扼要的說。

「林子元所受的蠱術原來是這樣厲害，這就難怪春水痕也沒辦法了。」潘掌櫃心裏這樣說。

林娟聽了花韻紅的解釋，似感滿意，她不再向花韻紅亂罵了。

可是，她仍舊問道：「那末，妳母親甚麼時候才能回來呢？」

「這可不知道。」

林娟變色道：「如果她一輩子不回來？」

「不會的。」花韻紅說：「我娘愛我，她即使千辛萬苦，也要回來爲元哥解蠱的。」

林娟聽花韻紅口口聲聲叫子元爲元哥，心裏全不是味兒，但她不能不忍耐着。說道：「這樣吧，我把子元扛回我家裏去，我家總比這裏舒服點，而且有我照顧，樣樣方便，你娘若不回來，我另外請高明的法師爲他解蠱。」

「沒用！」花韻紅嘆了口氣。

「爲甚麼你不讓他回到我家去？」林娟詫異地問。

「妳扛不動他的。」花韻紅說：「不信妳去試試。」

林娟果然走到竹床邊，想把子元抱起，可是，子元身上已有「千斤蠱」，自然沒法讓她抱起來。

就在這時候，子元的身體突然作魚躍，彷彿鯉魚打挺。這時林娟的手恰好穿到子元背底的空隙。

但當子元再墮下來的時候，就把林娟的手壓住，痛得要命。

林娟終於把手掙出來了，向花韻紅問道：「他爲甚麼這樣的跳躍？」

「這個我眞不懂了。」花韻紅說：「前幾天他不是這樣子的。」

林娟無言，皺上眉頭，半晌才說道：「我多請幾個人來，連竹床也扛了去。」

「一樣沒用。」花韻紅說：「這竹床雖扛了去，他仍不動的。」

林娟不信，走到竹床邊，用力一抽，祇聽得「格勒」一聲，竹床框上的一根大竹應手而脫，整張竹床散了。

林娟嚇了一跳，踉蹌退了一步，潘掌櫃慌忙上前及時扶住她。

花韻紅和六嬸也同時發出一聲尖銳的驚呼。

這竹床日子本來已不少，加以林子元中了「跳屍蠱」後，頻頻跳躍，更把結構弄鬆，林娟這用力一抽，把那根作爲主力的竹抽掉，自然非散不可。

但竹床散後，令到他們更加驚駭的，是林子元的身子居然沒有隨之倒下。他依然保持着躺在竹床上的姿勢，但却是直躺在空氣裏，下面却沒有任何東西承着，甚至沒有一根竹。

這眞是駭人的事啊！不但林娟和花韻紅不曾見過，便是年老的潘掌櫃和六嬸，也不曾見過，一個人能夠毫無依傍的懸空伸直躺着。

「我的天！」林娟叫了一聲，向後便倒。

潘掌櫃及時扶着她，並且把她放到一張竹椅上，讓她坐下。

花韻紅見林子元懸空的躺着，身下沒有東西墊着，不用說這是十分辛苦的了。便上前去要把那張散了的竹榻湊合起來。

「沒有用。」六嬸說：「湊合不了的，即使可以湊合，給他一跳便又散了。」

「那怎辦呢？」花韻紅說。

「把太太的床移出來。」六嬸說：「太太的床是木頭做的，牢得很。」

花韻紅馬上同意，和六嬸奔進張氏的房間裏，要去移動張氏的大床。

可不料張氏的大床也是有蠱的，花韻紅和六嬸才用力一拉，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她們震退。

顯然，六嬸這一個辦法是行不通的了。

她們回到堂前來，林娟已悠然醒轉，她見林子元在半空中直躺，眞是又驚又痛，不知如何是好。

花韻紅和六嬸匆匆在房間裏出來，又匆匆拉了些竹椅，墊在林子元的身下，但家中竹椅無多，墊得頭部，墊不了脚部。

花韻紅教六嬸去多買幾張竹椅

回來，竹椅和竹床，是同一高度的。

竹椅買回來時，已是黃昏時候了，花韻紅不得不回去，但林娟却不忍離開林子元。

潘掌櫃道：「我們也回去吧，這不是我們力量所能及的了。」

林娟流着淚，眼看着六嬸幾張椅子往林子元的身下墊，忙了半天，這才墊好。

「我們眞應該走了。」潘掌櫃再向林娟催促。

林娟回到家裏，疲乏驚惶，使她整個人馬上憔悴了，這時梳傭屋的人，全部外出做生意去，林娟躺在床上懶得動，想起侄兒弄成今日這樣子，都是花韻紅之過，不禁又對花韻紅憤恨起來。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推門而入，林娟看時，竟是花韻紅。

花韻紅的頭髮已由別人梳好，臉上塗抹了脂粉，但掩蓋不了她憂傷的顏色，身上穿了出局的衣服。她是趁這出局時候，抽空出來找林娟一談的。

林娟見了花韻紅，不勝錯愕，祇得起床，招呼她坐，花韻紅道：「娟姐，我不坐了，寮口嫂還在樓下等着我。此來祇是想對娟姐說幾句話。」

「有甚麼話，請說吧。」林娟神態顯得非常冷漠。

「今天的事，請娟姐千萬不要對別人說，這實在太駭人聽聞了，如果傳了開去，別人就要誤會我是妖女，那末，我在堤岸還站得住麼？可憐我是個風塵女兒，操這迎送生涯，實在是不得已，是以我見了元哥，就自願以終身相託。不想他現在又被人整蠱成這樣子。」說着竟滴下眼淚來。

林娟心裏暗罵道：「妳這妖女，還想在堤岸立足，妳害我的侄兒，可怨不得我要到處講妳。」但她表面上却在敷衍花韻紅，說道：「得啦，妳走吧，我知道了。」

花韻紅在懷中取出一條絲帕，拭了拭眼淚，別了林娟，自去出局。

想不到這一次就是花韻紅最後一次出局陪酒了。第二天，花韻紅是蠱師女兒的消息已經傳遍堤岸。

那是林娟對同居的姊妹們說的，姊妹們馬上把這事作新聞傳播，一傳十，十傳百，頃刻間就傳遍了。

在堤岸花天酒地的全部是漢人，他們最怕的就是蠱術，既然傳說花韻紅是蠱師女兒，還有那一個再敢接近她。

妓院裏的「老闆娘」不得不請花韻紅離開，以免牽累她的妓院。

花韻紅嘆了一口氣，收拾起自己的財物，回到母親的竹寮去。

這些年來，花韻紅積蓄了一千幾百兩銀子，不當妓女，生活也不致馬上發生問題。但她原想在熟客方面多撈一筆，以便和林子元結婚後，給子元做生意的本錢，如今，這希望恐怕難以達到了。

花韻紅失望了，但到了竹寮後，反而安心，她現在可以長日對着子元，照顧着這個不言不動的情郎。

林娟每日也到竹寮來看子元，她對花韻紅當然不會有好臉色，便是花韻紅又何嘗不怨恨林娟，怪她到處宣傳。

子元的情況沒有顯著的變化，但一天比一天消瘦。他的體中一共有四種蠱力在激盪着，特別是「跳屍蠱」和「千斤蠱」這兩種魔力相抵拒，使他十分痛苦。

花韻紅不大懂得蠱術，無可爲計，祇得每天用最有營養的東西，燉好來餵子元吃。人參、鹿茸之外，還經常有肉湯。

她對林子元照顧得無微不至，漸漸使林娟對她有點好感了。有時林娟也和她交談一兩句。

轉眼又過了個多月，張氏還沒有回來，這眞使花韻紅望眼欲穿，林娟的焦急更不消說。

* * *

在重重瘴氣籠罩的蛇鬼山上，這時有一個黑布蒙頭的女人在崎嶇的山路上辛苦奔馳。

蛇鬼山的山形並不挺拔，但林密山深，一年四季都在瘴氣包圍之下。外人入山，很少有不受瘴氣侵襲的。

這一個用黑布包頭的女人，就是花韻紅的母親張氏了。她因爲施「飛頭蠱」一時不愼，長髮被夾在破竹縫中，飛不回來，次日被烈日一晒，人頭暴縮。幾經掙扎得脫，飛回來時，已無法使頭部還原，變成身大頭小的怪人。

爲了醫治這細小的頭，同時爲了解救女婿林子元身上所中的蠱，她惟有到蛇鬼山來，找她的蛇鬼師父白澤，白澤是蛇鬼山蠱王啓示通的門徒，啓示通是蛇鬼山五個蠱王之一。

張氏在西貢赴古調這一段路中，都是以圓竹筐套在頭上，外加黑布罩着，以免別人見着她的小頭而怪異。到了古調後，她才除去了黑布和竹筐，因爲古調這小鎭，接近蛇鬼山，土人和漢人，習見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就不會以她的小頭爲意。

現在，她已向這荒僻的蛇鬼山上進發了，深山不見人，爲甚麼還要黑布蒙頭呢？

這是因爲山上的瘴氣太重，她雖然帶着「諸葛行軍散」防備，仍要蒙上了頭，以避免直接爲瘴氣所

中。

蛇鬼山雖不高，但山勢延綿，佔地極廣，整個山形，就像一朶蓮花，又像一隻豎起的手，五峯環峙，當中那「蓮蓬部份」或「掌心部份」，就是蛇鬼山人聚族而居的地方了。

張氏奔波了終日，越過一座森林，始終沒見着一個人影，這座山就彷彿自古以來就是荒山似的。

日暮，太陽西下，午間被太陽蒸發起來的濕氣凝成毒霧，回降到山上。

這時瘴氣特別的重，張氏呼吸也困難了。

她把「諸葛行軍散」取了出來，塗了一點在鼻裏，繼續前進。

她必須在天黑之前，找到一個岩洞棲身，否則將爲愈來愈重的毒霧所中。

以張氏這樣一個身上有毒蠱修養的人，尚且怕毒霧的侵襲，可知這蛇鬼山的瘴氣是多麼厲害了。

張氏的師父白澤是蛇鬼山「主事」，「主事」也是「村長」或「地保」之意，他時常要到古調鎭來的。白澤從前曾告訴張氏，蛇鬼山的形勢險惡，外人不宜輕進。張氏一直不相信她師父的話，並恃着自己有蠱法在身，輕易地進得山來。

到這時候，她才知道這蛇鬼山眞是不容易進的，她奔波了整日，沒有遇見一個人影，祇此一端，已使她受不了。

天色愈來愈黑了，她僥倖已找到一個岩洞，但這岩洞是在峭壁上，離地有十多尺。

張氏雖會蠱術，却不會飛簷走壁，幸而在洞口外有一根古籐，蜿蜒透進洞中去，她扳籐附葛，終於走進洞裏去。

洞中相當的寧靜，張氏喘過了一口氣，在懷中取出乾糧來，塡飽了肚子。

然後，她躺在地上休息。

可是，蚊子和螞蟻却不肯饒她，聯羣結隊的向她攻擊。張氏祇得念起驅蚊及蛇蟲鼠蟻呪，把蚊和蟻都驅去。這才能安靜的一覺睡到天明。

天明上路，她繞過了第一峯，到了峯脚，俯身向下一望，看到一片大山谷，在五峯環抱之下，建有二三千間竹寮。

「白澤必定是住在這裏了。」張氏心裏說：「且不管是不是，下去問問村裏的人便知。」

於是，她找着下山的路，向大山谷前進。

正走着，突然飛來了一頭大兀鷹，向她的頭上俯衝下來，向她頭上的黑布用爪抓去。

原來蛇鬼山的族人，因病死了，便用黑布包裹着，棄於山邊。這叫「風葬」。

其實「風葬」未必，「鷹葬」却是眞，兀鷹在屍體未被風化之前，已把皮肉啄食淨盡了。

是以兀鷹見了黑色的東西，就以爲食物到了，颼的一聲掠下，張氏來不及防備，頭上的黑布和竹筐子一起被掠走。

「呀！」張氏自然而然發出一聲驚呼。抬頭望着兀鷹。

要不是這一聲驚叫，那頭兀鷹可能繼續抓來啄食。兀鷹聽到叫聲，才知道這不是牠的食料，拍拍翼子，扶搖飛上半天去。

下山的路好走，轉了幾個陂陀之後，便已到了一家竹寮的前面來。

竹寮前面，有一片平坦的地方，幾個小蛇鬼正在門前嬉戲，見了張氏，都張大了詫異的眼，看她那特小的頭。

張氏帶笑上前，說道：「小哥兒，我是來找白澤的，他住在甚麼地方？」

她雖然用純粹的越南土語說話，可是小蛇鬼們一句也聽不懂，蛇鬼族人自有他們的語言。

而這些語言，張氏學一輩子可能也不會通的。

小蛇鬼們白瞪着小眼，朝張氏望着，不言也不動。

「你聽不懂我的話麼？」張氏把語調特別放慢，「我要尋訪一個叫白澤的人。」

一個較大的孩子，搖搖頭，表示聽不懂。

張氏無可奈何，正待離去。竹寮裏面又閃出一個渾身褐色的短小婦人來。她祇有一條不到兩尺布的裙子，掩蔽下體，其餘全是裸露的。

這女蛇鬼見了張氏這樣一個高大而頭部特別細小的女人，也不免駭得却步。

她嘰嘰咕咕的向張氏說了幾句話，可能是問她是誰，到此找那一個？

可是，天曉得她在說甚麼啊！

張氏放緩了脚步，向那女蛇鬼走來，仍用越南土語說道：「請問你知道白澤住在那裏麼？」

「白澤？」那女蛇鬼口中反覆念着。

張氏點了點頭道：「不錯，白澤，我要找他。」

也許是白澤的名字太響亮，也許白澤是主事，他的名字無人不知，那女蛇鬼竟向張氏點了點頭。並且說了幾句話，但張氏聽不懂。

不過，那女蛇鬼的意思，她却能理解，那是教她稍待的意思。

張氏祇好等待了。

那女蛇鬼奔到崖邊去，向山谷俯身叫了一聲「白澤」。

別看是女蛇鬼身軀嬌小，她的聲音却是堅實宏亮，一陣山迴谷應，「白澤，白澤」的聲音，風起雲勇。

女蛇鬼叫了一聲之後，仍站在崖邊。張氏慢步走到她的身旁來，俯首向山谷那些村舍遙望。

奇怪的事情出現了，一羣大約有二十頭的兀鷹，同時在山谷裏飛起。牠們的脚下，都繫着繩子，繩子的另一頭，吊着一個籐兜，籐兜上面坐着一個人，猶如一架直升機似的，從谷底把那人送到崖上來了。張氏看得很奇怪，又覺得有趣，正注目間，那隊兀鷹已把籐兜裏的人送到崖上來了。

這人正是張氏的師父白澤。

張氏見了師父，不勝之喜，她奔上前去高叫「師父，師父……」

白澤向張氏望着，一時却認不出是誰來。他祇楞了一下，那一羣兀鷹已經向張氏撲來。

張氏被那羣兀鷹鼓動的巨大風力吹得仆下。在她驚呼的聲音中，兀鷹繼續向她身上撲來。

白澤一聲吆喝，羣鷹立時停止向張氏進攻。都站在崖邊的地面上，排列成齊整的四行。

白澤皺了皺眉，向張氏走來。

這時，張氏已經站起來了，她向師父下跪，哽咽地說道：「弟子張冰雪參見師父。」

提起張冰雪，白澤臉上現出十分奇怪的表情，說道：「怎麼？你是冰雪麼？」

「是的。」

「唉！妳怎麼變成這樣了？起來，站着好說話。」白澤說。

張氏站了起來，白澤的眼光不安地投射在她的臉上。

「告訴我，冰雪，是哪一個使妳的頭部縮小了的？」白澤這老蠱師問。

「說來話長了，」張氏說：「師父快設法把弟子的頭恢復原狀，否則弟子怎能見人？」

「到我家去再說吧。」白澤說着，拉着張氏的手，向那兀鷹兜走去。

師徒二人並排走着，這可比出高矮來了，張氏的身子，至少比白澤高了一個頭。

白澤教張氏坐上那籐兜上，然後他抓着一根繩子，一聲斥喝，羣鷹撲翼，把籐兜連人帶起，冉冉向山谷下降，直降落在白澤的家門前。

白澤領着張氏，扳上一道長竹梯，然後進入竹寮內，因為竹寮地處谷底，時常要提防山洪爆發，所以這一帶的竹寮全是高脚的，用巨大的竹竿把竹寮支起，這樣，進出便要扳竹梯了。

張氏是頭一次到師父的家門，發覺這兒收拾得十分乾淨，但室中除了白澤之外，沒有他人。

白澤教張氏坐下，然後像念咒似的向空說了幾句話，不久便有一頭大鸚鵡，啣了一個架來，架裏是兩杯山茶。

「師父這兒沒有僮僕？」張氏好奇地問。

「多着哩。」白澤說：「鸚鵡、兀鷹、大蛇、黑猩猩、猴子，全是我的婢僕，祇恨牠們不會燒飯。冰雪，妳喝了茶後，把你的事情對我說吧。」

張氏喝了一口山茶，入口清冽，精神為之一振，這種山茶是野生的，茶樹長在懸崖上，非人所能採，連猴子也扳不上，白澤是教鸚鵡去採茶的。

一杯茶喝完後，張氏便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向白澤一一細說了。

白澤是蛇鬼山主事，自然聽得懂土語。他凝神靜聽之後，便對張氏說道：「妳女婿所中之蠱，是不難解除的，可是，妳這個頭……」

張氏惶恐地問道：「我這個頭不能復元了？」

白澤沉吟了一會兒，說道：「妳的頭暴縮，非因蠱力，據我所知，是沒法回復原狀的了。」

張氏一聲悲嘆道：「師父，難道我永遠如此？這教我怎樣見人？」

白澤安慰她道：「妳且不要憂悶，我的法力，雖不能使妳的頭還原，但蠱王却會有辦法以『養頭蠱』為妳回復原狀的，可是，目前却有麻煩。」

「甚麼麻煩？」張氏問。

「蛇鬼山兩派蠱王最近因小事不睦，東北派蠱王和西南派蠱王鬥法，正鬥得你死我活，我的師父中央蠱王極力調停，至今還沒有調解下來，他老人家忙得不可開交，我不好因你的小事而去干擾他。」白澤說着，不禁嘆了一口氣。

聽說蠱王鬥法，張氏不免震驚。試想蠱王的法力是何等高深？雙方一旦用最高深的法力互鬥起來，那一定是驚天動地的了。

當下便問道：「這兩派的法力不是相等的嗎？怎會鬥起來？」

白澤道：「就是相等，才有得鬥，而且是窮年累月的鬥下去，不知何時為止。」

「你師父為甚麼不加入一方，把另一方消滅了，這不是可以停息紛爭了嗎？」張氏說。

「談何容易？」白澤說：「即使如妳所說，消滅了西南蠱王或東北蠱王，這戰爭仍不會停止的，因為賸下來的兩派還會合力對付中央派。總之，非鬥賸一派不可。」

（未完・四）

火海生死鬥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無遠弗屆黑龍黨　駕駛戰機逼人質

萬里晴空，一架巨型噴射式客機，正在一萬五千呎的高空平穩地飛行着。機艙內約有三十名搭客，其中有一個面目莊嚴的阿拉伯人，他正望着窗外鬖鬆的白雲，在沉思着。他是正趕回阿拉伯去的薩都拉。他女兒阿敏娜靠在他的身上，已睡着了。

在一秒鐘之前，一切還十分平靜，但是在一秒鐘之間，事情却發生了變化。

首先，是機身劇烈地震動了起來，阿敏娜醒了，許多正在瞌睡中的旅客也醒了，薩都拉陡地回過頭來，飛機的那種震蕩太不平常了。

接着，便是一陣機槍聲響，那種「格格格」的聲音，可以稱得上是驚心動魄的，薩都拉立即站了起來。這時，在機艙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在客機的旁邊，有四架噴射式戰鬥機，帶着驚天動地的呼嘯聲，和一道長得出奇的白色烟尾，掠了過去。在那四架噴射式戰鬥機的機身上，並沒有任何國籍標誌，有的只是在機身上漆着一條張牙舞爪，黑色的龍。

在其餘旅客還未曾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間，薩都拉已經明白了。

黑龍黨！

黑龍黨出動了噴射式戰鬥機，來截阻客機！

薩都拉衝向機艙門口，但是阿敏娜却衝了過來，抱住了他的雙腿。

本來，薩都拉是準備不顧一切地向下跳去的，因為唯有他一死，才能拯救全機的旅客，但是阿敏娜睜得老大的眼睛，却使他猶豫了起來！難道除了阿敏娜成為孤兒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麼？

驚天動地的機槍聲又傳了過來，那四架噴射式戰鬥機，只是在客機的附近徘徊，這時，機長從前艙走了出來，臉色沉重。

旅客幾乎已是臉無人色，每個人都望着機長。

「發生了一些意外，我們必需降落。」他宣佈着。

「天啊！」一個女旅客尖叫了起來，「下面是大海啊！」

「那是緊急情形，我將盡量使各位安全。」機長的聲音雖然力持鎮定，但是却有些微發抖。

「我們能安全麼？」十幾個人，一起以充滿了恐懼的聲音道。

「我也不知道。」機長的聲音十分黯然，向外面指了指，「如果我們不作緊急降落的話，那四架空中强盜，就要向我們開火了。」

旅客臉如死灰，死亡的氣氛籠罩着整個機艙。

「機長，」薩都拉毅然開口，「空中强盜要的只是我，並不是其他人，你去和他們聯絡，說我願意跳

傘下去和他們會面，客機就可以安全的了。」

機長以疑惑的眼光望着薩都拉。

「快去！」薩都拉幾乎是對機長在下着命令似的。

機長轉過身，回到了前艙，不到五分鐘，他便走了出來。他的臉色更蒼白。

「怎麼樣？」薩都拉問。

「他們同意了，但是，」機長停了一停，「但是他們還提出了一個附帶的條件。」

「甚麼條件？」

「他們說他們不能白出動一次而毫無收穫，他們要你帶一百克拉的鑽石下去，要不然，他們雖然得到了你，仍然會攻擊飛機的。」

「我抗議！」一個衣飾華貴的胖婦人尖聲高叫，她的左手無名指上，正戴着一隻至少有六克拉的鑽石戒指。

「如果我是你，」機長平心靜氣地說：「我就不會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抗議。」

機長一面說，一面脫下了他自己小指上的那隻鑽石戒指來。

「我們湊不齊一百克拉又怎樣？」有人在問。

「我相信可以的，只要每個人合作的話。」機長回答。

「老天，保險公司承擔這種損失麼？」又有人問。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們的行動必需快，他們只給我們二十分鐘。」機長望着窗外疾掠而過的戰鬥機，不耐煩地回答。

鑽石戒指、鑽石手鐲、鑽石耳環、鑽石項圈，紛紛從旅客的手中，交到了機長的手中。

鑽石雖然可愛，但生命更加可愛。當你跌到海中，成爲鯊魚攻擊的目標的時候，鑽石有甚麼用處呢？

機長用手帕將鑽石包好，交給薩都拉。

旅客中有的人不明白薩都拉的身份，甚至有人懷疑他是强盜的同黨，以憤恨的目光注視着他。

薩都拉背上了降落傘，飛機在機長的命令下下降着，直到下面蔚藍的大海，看來異常清楚。

「機長，」薩都拉在走向機艙門時，才開口說話：「我要托你一件事，那就是請你將我的女兒送到我的家中，她母親的手中，並請你告訴我的妻子，我遇到了一些意外，但……但是不要緊的。」

一直忍住不出聲的阿敏娜，這時「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你是一個勇敢的人，薩都拉先生，眞正勇敢的人，祝你幸運！」機長激動地說。

客機是正在向阿拉伯去的航程上，飛機下面的海洋是印度洋，有甚麼人是到阿拉伯去而又不知道薩都拉的名字的呢？

一時之間，客機中靜得出奇。

阿敏娜撲向薩都拉，叫着：「爸爸！」

她清脆的聲音，令得每一個人的心中都一陣發酸。

「阿敏娜，」薩都拉撫摸着阿敏娜柔軟的長髮，「爸爸會回來看你的，眞神阿拉會護佑爸爸的，你說是不是？」

阿敏娜仰着頭，含着淚，低聲道：「是。」

薩都拉抬頭望向機長，機長將阿敏娜拉了開來，空中侍應生打開機艙門，飛機的速度雖然已減到最低，但是門一打開，一陣狂風捲了進來。

機艙中的每一個人，都睜不開眼睛來，他們只是緊緊地抓住可以抓到的東西，以防止身子被那陣狂風捲出機艙外。

等到他們感到狂風過去，又可以睜開眼睛來時，薩都拉已經不在機艙中了。

機艙中只有阿敏娜低低的哭泣聲。

在機艙外，那四架噴射式以勝利者的姿態，呼嘯着在客機上面掠過，機長立即以無綫電向前面的着落地報告遇劫的經過。

跳出機艙的薩都拉，迅速地向下落去，直到離海面只有八百尺左右的時候，他才拉開了降落傘，同時，他也看到，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舊式潛艇，從水底下升了起來。

潛艇的圓蓋打開，兩個人上了潛艇的甲板。

當薩都拉跌入海中的時候，那兩個人向他大聲叫道：「歡迎之至，薩都拉先生！」

接着，又有人爬出了潛艇，划了橡皮艇，將薩都拉押上了潛艇去……

＊　＊　＊

空中巨劫案的時間是發生在早上，在本市，早上却十分平靜。

雖然已是秋天了，但是南方的氣候，仍是一樣的暑熱。一早，便烈日當空，穆秀珍在屋前的小花園練了幾遍拳法之後，已是香汗淋漓了。

她取過了毛巾抹着汗，就在這時，她聽到了一陣急驟的刹車聲，當她回過頭去時，一輛汽車已經停在她們家的鐵門前。

穆秀珍立即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她轉頭向屋中跑去。

「穆小姐！」她才跑出了兩步，身後便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穆秀珍頓時鬆了一口氣，那是高翔的聲音。

「咦，高先生，蘭花姐不是和你約好了去打高爾夫球的麼？你爲甚麼……」她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當她看到了高翔的時候，她突然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不錯，站在她面前的，是她和木蘭花的好朋友，在警方秘密工作組負責重要責任的高翔，但這時，高翔臉上的神色却絕不友好。

非但高翔臉上的神色不友好，他後面的四個探員，看來更如同兇神惡煞一樣。

而最使穆秀珍又怒又氣又驚的，是他們五個人，連高翔在內，手中都有槍指着她！

穆秀珍錯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今日清晨，穆秀珍就是高翔的汽車喇叭聲所吵醒的。高翔和木蘭花約好去打高爾夫球，穆秀珍也是知道的，爲甚麼高翔忽然回來了呢？

穆秀珍還記得，木蘭花在臨走的時候，曾經告誡過她，要她小心一些，因爲黑龍黨徒可能會趁她不在而來生事的。

如今，黑龍黨徒沒有來，高翔却帶着武裝警員來了，那是爲甚麼？

難道眼前的高翔，只是個酷肖他的黑龍黨徒所假扮的麼？

穆秀珍楞住了沒出聲，高翔已向她走過來。

「舉起手來，穆小姐。」他命令着。

「高翔，」穆秀珍搔了搔頭，「這算是甚麼？我們是在玩『官兵捉强盜』的遊戲麼？」

「舉起手來！」高翔的聲音變得十分嚴厲，穆秀珍不得不高舉雙手。

「這是入屋搜索令，我們奉令來搜查你的屋子。」高翔展開了一張文件，讓穆秀珍看。

「高翔，你在搞甚麼鬼？」穆秀珍氣得罵了起來：「蘭花姐呢？」

「她已經被扣留了。」

「被扣留了？」穆秀珍大聲叫了起來：「我們犯了甚麼事？」

「唉，」高翔嘆了一口氣，「我已經放棄了不法生涯，想不到你們還在繼續幹，市長夫人一串購自南海的巨粒珠鍊前晚失竊，珠鍊是由十七粒明珠串成的，每一粒的價錢是一千英鎊，我想這一些，你都比我清楚，珠鍊在甚麼地方！」

「見你的大頭鬼，」穆秀珍漲紅了臉，「你去問大頭鬼要珠鍊好了。」

高翔頭一側，他身後的四名武裝警員已經衝進了屋子裏去。

穆秀珍想要阻攔他們，但是高翔手中的槍却向前伸了一伸。「我們雖然是好朋友，但你們留下的痕跡也太明顯了，木蘭花不應該在行事的時候給市長夫人看到她，而且木蘭花更不該還罵了她一聲『臭肥婆』，唉，這就沒辦法啦，只好公事公辦。」

穆秀珍氣得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說道：「我想那個臭肥婆，一定是……」

她話剛說到一半，便突然停住，因爲她見到四個警員自樓上下來，走在前面的一個，手上提着一串晶瑩奪目的珠鍊。

「穆小姐，」高翔的聲音轉趨嚴肅，「請你跟我們回去走一次。」

「你們……你們是在哪裏找到這東西的？」穆秀珍問。

但是却沒有人回答她，五個人將她推上了汽車，疾馳而去。

在警局的辦公室中，方局長托着頭坐在他寬大的辦公椅上，高翔則在來回踱步。

「你們在哪裏找到這串珠鍊的？」方局長問。

「在木蘭花的臥室中，枕頭下的床架中。」

「這不是十分明顯的誣陷麼？」方局長皺着雙眉。

「我也這樣想，這一定是木蘭花仇人的誣陷，但是市長夫人，她却說認得那個女賊的面目，像是她見過照片的木蘭花，所以我們沒有法子不將穆氏姐妹帶來，給她去認人！」

「唉！」方局長嘆了一口氣，「經過了這件事後，我們若有甚麼要事，再要她幫忙，她還肯答應麼？」

「我更糟糕啦，我是昨晚約她去玩，今天出其不意地將她扣住的，你想想，我……」

高翔哭喪着臉，難以講得下去。

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報告局長，市長夫人到了。」

方局長忙站了起來。「請！」

局長辦公室的門，「砰」地一聲被推了開來，一個大肥婆幾乎塞住了整個門口。

她神氣活現地向方局長和高翔望了一眼。「賊人抓住了沒有？」

「我們抓到了幾個嫌疑人，請你去認人。」方局長其實也十分討厭這個大肥婆，他心中也暗暗地在稱她爲「臭肥婆」，但是他却不敢得罪她，因爲她不但是市長夫人，而且是南方著名的富豪。

「好，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高主任，請你帶市長夫人去。」

「是，局長。」高翔無可奈何地答應着。

在警局的認人室中，穆秀珍才見到了木蘭花。

木蘭花和她一樣，也被扣着手銬，但是她臉上却帶着笑容。

木蘭花一見到穆秀珍，立時口唇掀動，但是却並不說出聲音來。

她們兩姐妹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相互之間，從小時候作爲遊戲，到大了有實用價值，她們學有一種看對方口唇的動作，便知道對方在說甚麼話的本領。

押解木蘭花的女警，根本不知道木蘭花在作甚麼，但穆秀珍已經知道她是在問：「你被扣留甚麼地方？」

穆秀珍連忙以同樣的方法回答：「在三樓走廊盡頭的一間小房間中，看來不像是監房。」

「那是在我的隔壁，你不要着急，今晚我一定請你到天方夜總會去看表演。」

穆秀珍笑了起來。

她知道木蘭花既然這樣說法，那麼今天晚上，自己一定可以坐在天方夜總會柔軟的沙發上，看最新的表演的了。

認人室中，絡續又來了七八個女犯人，和木蘭花穆秀珍站在一起。

接着，一個大肥婆衝進來，後面跟着是高翔。

大肥婆是市長夫人，她以十分權威的眼光，在站成一排的幾個人身上掃了一掃，突然向木蘭花一指，道：「她，女賊就是她！」

木蘭花泰然自若。

高翔却神色難堪。

「夫人，你看清楚了？」他小心地問。

「當然，」肥婆昂起了頭，「我一眼就看出來了，是她，一點也不會錯，就是她！」

「肥婆夫人，」木蘭花笑嘻嘻的道：「你的猪眼，果然看清楚是我麼？」

木蘭花竟突然用這樣粗俗的話來駡着市長夫人，人人都不禁愕然，市長夫人悖然大怒，三百磅的身子向前衝了過來，揚起戴滿了鑽戒的手，便向木蘭花的臉上摑去！

也就在那一瞬間，只聽得「啪」地一聲，木蘭花手上的手銬，突然鬆了開來，木蘭花一伸手，已握住了市長夫人的手腕，將市長夫人的手又扭了過來。

市長夫人殺猪也似地大叫了起來：「救命！救命！」

武警警員向前衝來，但是木蘭花已經取出了一柄小刀，抵在夫人的頸際，低聲道：「你別再叫，我如今還不想傷害你，只是聽說天方夜總會今晚的表演十分精彩，我們不想逗留在這裏而已！」

穆秀珍「哈哈」地大笑起來，將雙手伸到了她身邊的警員面前。

那警員猶豫了一下，將手銬打了開來。

「至於我們用這樣的方法離開這裏，高主任，」木蘭花轉問高翔：「那是作爲對你們的愚蠢、無知的一種懲罰！」

高翔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心中在想：自己還好辦，最多辭職，但是方局長，噢，他怎麼辦呢？

木蘭花推着市長夫人向外走去，道：「不要叫，要不然女賊可得下毒手了。」

「是，是。」市長夫人的聲音在發顫。

她們三個人一直向外走去，整個警局都轟動了，但是却沒有人敢妄動，因爲木蘭花押着市長夫人作爲人質。

方局長也出來了。他來到了木蘭花的面前，說道：「小姐，這一定是誤會，我們會再查清楚的，你何必這樣子離去呢？」

「沒有誤會，市長夫人已經指出我是偷她珠鍊的人了，怎會有錯？我們不用這種法子離去，還有甚麼法子？」木蘭花優閒地回答。

「唉！」方局長跺着足，嘆着氣。

到了警局門口，市長夫人的華貴大房車正停在門口，木蘭花、穆秀珍兩人，和她一起上了車，吩咐司機向前疾馳而去，方局長立即命令所有的崗哨、巡邏車加以注意。

可是他却未曾料到，市長夫人的車子只轉了一個彎，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已經跳下了車子，奔過了對街，消失在人羣中了。

等到方局長下完了命令時，市長夫人也已回到了警局中，用最難聽的話在教訓着方局長！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跑出了幾條街，才停了下來，兩人走進了一條橫街，在一個大牌檔前坐了下來，要了一些食物，吃了起來。

大牌檔是最當眼的地方，但也唯其如此，所以才最不惹人注目。

「蘭花姐，究竟是甚麼人要害我們？」

「當然是黑龍黨！」木蘭花嘆了一口氣：「薩都拉是前天走的，當天晚上，市長夫人就失竊，就嫁禍於我們，我想薩都拉一定不能平安地到達阿拉伯，他在中途一定也出事了！」

「啊呀，那麼黑龍黨豈不是反敗爲勝了？」

「那還不能確定！」木蘭花的臉上現出了十分堅決的神色來，「但可以肯定的是，『水星』要比已經死了的『金星』來得能幹，他不愧是第二號人物！」

「哼！我看只是那肥婆和方局長他們糊塗罷了！」穆秀珍不服氣地說。

「他們並不糊塗，你想，市長夫人失竊，他們怎敢不出力捕捉人犯？奇就奇在爲甚麼失主一口咬定是我做的事，而那串珠鍊，又是在甚麼時候，放在我枕頭下面的床墊之中的呢？」

「那也不出奇，派一個身手好些的人，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了，那臭肥婆……」

「你別說話。」木蘭花打斷了穆秀珍的話頭，停着沉思了起來，呆了一會，才道：「秀珍，今晚上我們不到天方夜總會去了。」

「不要緊，我們到甚麼地方去？」

「我們去拜訪市長夫人！」

「甚麼？」穆秀珍驚訝地叫了起來：「你想要自投羅網麼？」

「不，我以爲這件事，主要的關鍵是在於爲甚麼市長夫人一口咬定是我。」

「或是有人化裝成了你的模樣？」

「不，我本來也這樣想，但是市長夫人在走進認人室的時候，連看也不向其他人看一眼，就指出了我，這證明她是早已認定了她要認的目標的。想要弄明白這一點，我們必需到市長夫人的家中去！」木蘭花說。

「好！」穆秀珍笑着說：「我相信今晚天方夜總會的顧客中，會有一半是便衣探員了。」

木蘭花笑了笑，兩人一齊離去，她們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到了郊外的一個小農場中，那個小型農場是木蘭花經營的，但這却是一個秘密，除了她們兩人之外，沒有別人知道。

農場的職員也只知道她們是富家小姐，爲了想嘗試農村生活，所以才辦了這樣的一個小型農場的。

她們在一間簡單但却乾淨的房間中休息着，直到傍晚時份才離去，到了市區上，她們看到了晚報。

晚報上並沒有關於她們的新聞，但是却有空中巨劫案的詳細記載。

木蘭花詳細地看了記載，她的臉色變得十分沉重。

「唉，」她嘆了一口氣，「秀珍，黑龍黨的實力比我想像中要强得多了，他們竟然擁有四架噴射式戰鬥機，而薩都拉既然跳到了印度洋中，那麼，他們自然也要有潛艇才能接應了。我想，他們的目的，一定是在動阿拉伯最豐富的資源的腦筋。」

「石油？」穆秀珍問。

「是的，所以他們才要薩都拉的合作，我想薩都拉是沒生命危險的，我們還是先對付了在這裏的『水星』再說。」

「然後呢？」穆秀珍是越多事越好。

「然後，我們可能會到阿拉伯去，會會黑龍黨的眞正頭子『太陽』。我相信如果薩都拉能夠脫險的話，他一定會來邀請我們的。」

「那太好了！」穆秀珍興奮幾乎跳了起來。

「可是我們首先要對付『水星』，你要一切聽我的命令！」

「當然，我絕不違抗。」

＊　＊　＊

市長的住宅，是本市最華麗的花園洋房之一。它座落在半山的一個石坪上，可以俯覽全市。

這時，已是凌晨兩時了，官邸前的四個衞兵來回地走着，在官邸之前的道路上，馳來了一輛老爺車，到了官邸的門前不遠處，突然停了下來。

兩個衞兵立即迎了上去，從車中走出一個美少年來，指着車子，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車子又死火了，請兩位多多原諒。」

他探頭向車廂中一位千嬌百媚的小姐說：「你揸車，我來推車。」

衞兵看到了車中美麗的小姐，有點陶陶然，車子推出了十來碼，機器發動了，美少年向衞兵揚了揚手，疾馳而去。

但是這輛車子却只馳出了五六十碼，便在一個陰暗角落處停了下來，剛才的美少年，這時已是換上了一身緊身的黑衣，輕巧無比地從車中竄了出來，到了圍牆腳下。

衞兵本來是應該繞牆巡行的，但這時，四個衞兵却聚在一起，在談論着車中的那位小姐的美麗。

當然這是違反紀律的，但只是三四分鐘，只怕也不要緊吧。

然而，木蘭花却只要一分鐘就夠了，她已經攀上了高牆，躍進了花園。

她看清花園中沒有人，便奔到了噴水池旁，停了一停，然後，又奔到了牆腳下。

她行動之間，一點聲息也沒有，簡直像是一頭貓兒一樣靈敏。

她並不知道市長夫婦睡在甚麼地方，但是她却可以肯定，主人臥室一定有寬大的陽台，和室內浴室的，當然，一定是在最好的方向，她略一辨認，便已經肯定了其中的一個窗戶。

她並不由牆外爬上去，而是弄開了樓下大廳的鎖，一直走了進去。

十分順利，她已經來到了她所認定的房間的房門之外。

在木蘭花將百合匙伸進房門的鑰匙孔之際，她突然停了下來。

一切都太順利了，爲甚麼會那樣順利呢？順利，當然是好的，但是太順利了，這就使人覺得出奇，

使人覺得其中有陷阱在！

其中有甚麼陷阱呢？

木蘭花完全不知道，但是她的警覺心却提高了，她告訴自己：要小心！

於是，她將百合匙從匙孔中輕輕拉了出來，到了旁邊的一扇門前，才將那扇門打了開來。

她推開了那扇門，看清楚那是一間十分寬大的書房，一個大陽台，和主臥室相連，這正合乎木蘭花的要求。木蘭花進入書房，直到了陽台上，再慢慢地將身子貼住牆移動着，到了主臥室的窗前。

窗內是厚厚的窗帘，但是却有一些縫。

木蘭花從縫中張望進去，起先，是一團漆黑，甚麼也看不到，她取出了一副眼鏡，並不是普通的眼鏡，連形狀也不同，像是一具小型的望遠鏡，那是一具超小型的紅外線觀察器。

這種紅外線觀察器是以一個一點五伏特水銀電池供電的，體積雖小，但電池壽命達到一百小時，在黑暗之中，可以看清物事。

當木蘭花的視綫透過了紅外線觀察器的觀景器之後，一切都不同了。

她看到，正如她所料，那是一間十分華貴而且舒適的臥室，臥室中的傢俬，全是乳白色而鑲有金邊的，那是歐洲宮廷式的名貴傢俬。

而在那張大床上，却並沒有人睡着。

在床頭一張沙發上，則有一個人坐着，那個人，木蘭花一些也不陌生，她正是市長夫人。在她肥胖的手中，則執着一柄小手槍。

市長夫人的臉上神色焦急而又帶些害怕，看她的情形，像是正在等待着甚麼。

「她是在等我？等我一進屋子，就將我開槍打死？還是在等着別人？」

木蘭花略想了一想，就退了回來，她在退回書房的時候，特地拉動了陽台上的一張椅子，發出了「滋」地一下聲響來，然後，她跳出書房門，到了臥室門前，又不出她所料，臥室的門根本沒有鎖上，正是「開門揖盜」，但是那確是十分聰明的，因爲有人一來，就可以將之打死，而不必負上任何罪名！

木蘭花以極輕的動作，將門打開，立即閃出了一步，將門虛掩好。

她看到市長夫人站了起來，探頭望着陽台上。

她當然看不到甚麼，因爲木蘭花拖動了椅子之後，早已躍入書房了。

木蘭花又看到她轉過身來。

那時，木蘭花已經準備好了她的彈子槍，摸到了電燈開關。

她手指一按，電燈在刹那間大放光明，在市長夫人立即轉過身來時間，彈子已經激射而出，正打在她的手腕上，「啪」地一聲，槍掉到了地上。

還未及等她彎下腰去，木蘭花早已一躍向前，拾起槍來，向市長夫人一笑，道：「夫人，你可還認識我麼？」

市長夫人癱軟在沙發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不用怕，」木蘭花反倒安慰着她：「我只不過來找你談談。」

「談……談……談甚麼？」

「你根本沒有看見過我，爲甚麼你要指證是我偷去了你的珠鍊？」木蘭花單刀直入地問。

本來，木蘭花心中已擬了幾個可能。

她的第一個假定是：市長夫人本身，便是黑龍黨的首腦份子！

如今看來，顯然不是了，一個黑龍黨的首腦份子，是絕不會在一支槍的指嚇之下，便身子抖得如同篩糠一樣。

「我……我……否認，你……別開槍。」

「我不在乎你否認不否認，警方的那班人，還奈何不了我，我只是想知道，你爲甚麼要誣陷我，爲甚麼？我給你十分鐘的時間。」

市長夫人望了望床頭櫃上那隻精美的空氣鐘，鐘上的時間是二時十五分。

「給我考慮……十五分鐘，好不好？」

木蘭花心中立即明白，那一定是二點半時，會有人要來，對方想拖到那時候，來人會打救她的。

來的是甚麼人呢？當然是她認爲可以對付自己的人了，那麼，會不會是黑龍黨的人呢？

木蘭花迅速地想着，立即一笑，道：「你的來客是應該在兩點半來的，我却作了不速之客，是不是？」

市長夫人的臉色如同死灰一樣，道：「你……甚麼都知道了，知道我本來要打死你？」

木蘭花並不出聲。

她知道，一個沒有經驗的人，在恐懼之中是根本不必去逼問，而自己會將所有的一切講出來的。

「那……不是我的主意，」市長夫人繼續說着：「那是他們的主意，你……不必對付我的……」

「是黑龍黨的甚麼人？」木蘭花問。

「黑龍黨？」市長夫人反倒奇怪起來了。

「好的，那麼你所說的『他們』是甚麼人？」

「我也不知道，他們控制着

我，因爲我……有一件不名譽的把柄，在他們的手上，如果公佈出去，我就……無顏見人了！」市長夫人將事情一股腦兒地和盤托出。

「那麼有人告訴你，我今晚會來，是不是？」

「是的，他們還對我說，我一見到你，就可以將你打死，因爲你是私入屋宇的。」

木蘭花心中對於那吩咐市長夫人如此做的人，十分佩服，因爲那人料事如神，算準她今晚會來的。

這是一個眞正的勁敵！木蘭花心中暗忖。

她側過頭去看鐘，已經是二點二十九分了。

她低聲吩咐：「你照原樣坐着，絕不可表示我在你的身後，要不然，我就開槍。」

「女……俠，你這樣做……他們吃了虧，會公佈那件事的。」

「我保證不會，而且我還可以設法替你取回那些東西來，只要你肯合作。」

市長夫人已沒有考慮的餘地了，因爲走廊中已響起了輕微的脚步聲，她只好點了點頭。

木蘭花跳過去，熄了燈，又躍回來，躲在沙發的後面。

她剛一躲起，門就被推了開來。

走廊上是有燈的，門一推開，木蘭花就可以看到那人的身影，長而且瘦，穿着一套十分貼身的西裝，他向前走了兩步，步伐輕盈，帶有一種十分高貴的氣氛。

「夫人？」那人開口了，講的是英語。

「嗯。」市長夫人只好這樣回答。

「啪」的一聲，那人開着了電燈。

木蘭花看到了那人的臉，臉上的肌肉瘦削，但是英俊——那是一種帶着殘忍神情的俊，一望而知這人有着貴族的血統，那是因爲他的臉上，帶有統治一切的一種神氣。

「他是不是『水星』呢？」木蘭花在心中，自己問自己。

那人自上裝袋中，取出了一隻白金鑲紅寶石的烟盒來，取出了一枝烟，燃着了吸上一口。「我料錯了，木蘭花竟沒有來？」

「沒……有來。」

「嗯，或者是她還未曾到，我們可以一齊等一會兒。」他自顧自地在另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夫人，你合作得不錯，所不幸的是貴市警方實太沒有人才了。」

「是的，你的指責十分有理。」

市長夫人勉强迸出了這一句話。

「木蘭花一定要被關在監獄中，你明白了麼？」那人狠狠地說。

「我……明白了。」市長夫人囁嚅着。

木蘭花就在這時站直了身子，她手中的手槍直指着那人，臉上帶着冷笑，道：「我也明白，但是我却不同意。」

在木蘭花剛一現身之際，那人陡地一呆，臉上現出了又驚又怒的神色來，但是他却立即恢復了鎭定，甚至於聳肩一笑。

「你的計劃確好，但是却只可愚弄小孩。」木蘭花毫不留情的嘲笑他。

那人以一種十分狠毒的神情望着木蘭花，市長夫人又發起抖來。

那人的視綫向下略移了移，定在木蘭花手中的槍上，說道：「久仰你的大名。」

「我也同樣地久仰你的大名。」

「哈哈，」那人仰天笑了起來，「你怎麼可能知道我是甚麼人？」

「別高興，譬如說我現在來問你，你敢不說麼？」木蘭花揚了揚手中的手槍。

「當然，我說。」那人在烟灰缸上按熄了烟頭，「容我來自我介紹，我是康斯坦丁。」

「水星！」木蘭花加重語氣。

「我送的蘭花你已收到了？」

康斯坦丁這樣說法，分明承認了他就是「水星」了。

木蘭花笑了起來。

「很好，」她說：「康斯坦丁先生，我將要扣留你，直到你們的總部釋放薩都拉先生爲止。」

「能和像你這樣美麗的一位東方小姐作伴，眞是榮幸之至。」「水星」一點驚惶的神色也沒有。

「站起來，向門外走去！」木蘭花加倍小心地，槍口一直不離開康斯坦丁的身子。

康斯坦丁服從命令，起身走到了門口。

「走下樓梯去，別打算玩甚麼花樣！」

在木蘭花的看押下，「水星」康斯坦丁走下了樓梯，到了花園中，一直來到這大門處。

木蘭花在衫袋中摸出了一盒火柴，那當然不是火柴，而是一具小型的半導體無綫電機，她伸指在機上叩了兩下。

坐在汽車中，正等得不大耐煩的穆秀珍，突然聽得裝置在汽車中的一具小擴音機，傳來了「得得」的聲音，她興奮地坐了起來。

「將車子在圍牆轉角處撞毀，你來大門口接應我，我俘擄了『水星』。」

木蘭花的話，顯然極其低聲，但是傳到了汽車之中，却十分清晰。

「OK！」穆秀珍叫了一聲。

不到一分鐘，只聽得圍牆的轉角處，傳來了「轟」地一聲巨響，火光閃耀，門口的四個衛兵立即向轉角處奔去。

洋房旁邊，傭人居住的屋中也立即亮起了燈，但木蘭花也已押着「水星」向大門口奔去，穆秀珍已在大門口出現，木蘭花向她作了一個手勢，穆秀珍陡地衝了上來伸掌向康斯坦丁的頸際便劈。

穆秀珍是來得如此之突然，在康斯坦丁還未曾弄清是怎樣一回事時，他已經中掌而昏了過去。

木蘭花和穆秀珍立即扶住他，像是扶着一個爛醉如泥的人一樣，向大門外衝去。

等到那四個衛兵發現失事的汽車中竟沒有人，還未曾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而驚駭欲絕的時候，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早已走遠了。

他們扶着康斯坦丁截了一輛的士。

夜班的士司機是見慣了酒醉人，由人送回去的情形是絕不懷疑，便讓他們登上了車，的士向海邊駛去，到了一個碼頭附近，停了下來。

兩人又扶着康斯坦丁，到了她們的一艘遊艇之上，開足了馬力，遊艇向外駛去。

駛出了一海浬左右，康斯坦丁便已醒過來了。

他身子動了幾下，欠身坐了起來。

「噢，你醒了？」穆秀珍向他笑了笑，「我們請你遊船河，並且勸你不要亂動，木蘭花小姐是日本柔道學院的名譽九段。」

康斯坦丁撫摸着剛才被穆秀珍劈中的頸際，輕鬆地道：「你是九段，小姐？」

「哼！我麼，至少也有八段。」

康斯坦丁一面笑着，一面站了起來，他像是站不穩一樣，身子側了一側，然後又坐了下來。

木蘭花在這時，從前艙走了過來。

她沒有看到剛才康斯坦丁的站立不穩，身子側了一側的情形，而穆秀珍是看到的，但她却沒有在意，更未曾留心到在康斯坦丁身子側了一側之後，他的鞋跟，歪了四分之一吋。

她們也沒有注意康斯坦丁的左脚後跟，在作不規則的提起和放下。

那種提起和放下，只不過是半吋左右的高度，但是却已足夠使他鞋跟中的無綫電發報機發出密碼了。

「你們兩位要我在這裏住多久呢？」康斯坦丁神態優閒地發問。

「我已經說過了，到薩都拉被釋放為止，你是人質，你明白麼？」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是沒有法子不同意的，水星先生，這猶如一場賭博，我們已拿到了四條A，不幸得很，你甚至博不到順子，甚麼也沒有。」

「一個十分恰當的譬喻。」「水星」仍是毫不在乎地說着。

「你並不是只等着薩都拉的釋放，你還要供給我們關於黑龍黨的一切秘密。」木蘭花嚴肅地說。

「這未免太過份了！」

「一點也不過份，譬如說，你們想在阿拉伯得到甚麼，為甚麼你們要一再地強迫薩都拉？」

「噢，我們只不過是想阿拉伯的酋長、土王和英國、美國的大石油公司少一點收入而已，這也值得閣下打抱不平麼？」

木蘭花向穆秀珍望了一眼，穆秀珍點了點頭。

木蘭花曾經猜測黑龍黨在阿拉伯活動的目的物是石油，如今已證實了。

「你在黑龍黨中的地位很高，你將你們的計劃詳細地告訴我。」

「我可以吸烟麼？」「水星」問。

「可以。」

「水星」又取出了他那隻華貴的烟盒，取出了一支烟燃點上。

「我們的計劃是……」

他才講了半句話，便聽到窗外有「得得」兩聲傳了過來。而木蘭花的遊艇，是早已關了引擎的。

康斯坦丁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得意的笑容來。

他陡地站了起來。「小姐，是你們應該高舉雙手，表示投降的時候了。」

「放屁，你說甚麼？」穆秀珍怒目瞪着。

木蘭花已經覺出不對，連忙向康斯坦丁撲去，想將他抓住。然而，已經遲了。

「乒」地一聲，艙窗玻璃被打碎，一柄湯姆生槍的槍管已伸了進來。

穆秀珍陡地拔出手槍，但是在她身邊的木蘭花，却伸手將她的手槍奪了過來，拋在地上。

「木蘭花小姐畢竟是聰明的。」「水星」笑着，舒服地坐了下來。

事實證明木蘭花的確是聰明的，因為在她們兩人的身後的窗外，早也有一枝湯姆生槍在指着了。

「我要請兩位小姐遊海底，以報答兩位請我的遊船河。」「水星」康斯坦丁冷笑着說。

木蘭花臉上的神色變了一變，但是她立即想到，「水星」的意思，一定不是將她們拋入海中，而是另有用意的。

（未完・一）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上文提要： 沈彤雲有意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的目的便是找到江南神偷兩兄弟，他認為除了賭坊之外，想不出風氏兄弟會藏身何處，因此又與大豪客繼續豪賭……皮不邪邀鬥，以為必勝，可以替少幫主出口惡氣，又可搶回銀子，詎料沈彤雲不懼人多，反倒極盡挑釁之能事，結果龍剛等三人聯手也不行，皮不邪更是走不到一招就……

三女聽命殺公子　夢中移穴免一死

沈彤雲道：「不，不，常言道得好，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我是怎麼弄得她二人那麼淒慘，妳一定得告訴我，然後我也好加以改正呀！」

秋菊道：「你呀……走，去我房裏再告訴妳！」

沈彤雲心中愉快，但他却吃驚的道：「怎麼的，今夜住妳房中呀！」

秋菊道：「怎麼，你不高興？」

沈彤雲道：「秋菊姑娘呀，我便老實告訴你，她二人把一生的幸福交在我的手中，她們都是處女呀，可恨我不懂甚麼憐香惜玉，把她二人整慘了，所以我一直的抱歉着，我……」

他拍拍口袋，又道：「今夜我又贏了不少，還正準備分她們一半吶！」

秋菊一聽大為感動，她知道今夜沈彤雲贏得不少，分一半也有幾萬兩。

秋菊也知道芍藥身邊的銀子全是沈彤雲送她的，可也又進入少主司徒文正的荷包了。

天雷幫的幫規對她們而言是慘酷的了。

秋菊細聲細氣的道：「官人，我們三人一個樣，今夜你會知道的！」

已經走進秋菊房門了，沈彤雲還回頭看另外兩間客房，那當然是芍藥與牡丹二人的房間。

兩個房間門關着，便燈光也沒有。

沈彤雲心中明白，她們有得養息的！

要知道，男人倒陽會喪命，女人倒陰睡百日，她二人還才三五日吧，當然無精神！

這秋菊怎知此中厲害，她不信邪似的把個江南第一奇人沈彤雲拉到她的房間來了。

＊　＊　＊

秋菊這是名正言順也是義不容辭的要把沈彤雲拖入她的房間，無他，三姐妹一條心呀！

雖然她三人都是天雷幫的人，但平日裏比親姐妹還好幾倍，三女的武功差不多，但在沈彤雲看來，她三人便是聯手也對付不過他心中的女人！

沈彤雲心中的女人不是別人，秦淮河上的余圓圓是也！

大銅火盆拉近大床邊，錦被兩床鋪起來，秋菊把幾個小盤放桌上，盤中放的是當地名產，糖炒栗子、五香油酥花生仁、核桃酥餅，還有幾個西紅柿！

那西紅柿放在火邊烤一下，撕去皮一口吸，吃得人大叫過癮！

沈彤雲就在烤柿子，他也笑着床上的秋菊！

這秋菊也同芍藥一樣，全身脫了個只餘三點衣，人便鑽進被窩裏去了。

當地北方女人最會侍候男人了，天冷女人先上床，被子暖熱了才叫她的男人進「暖房」！

「嘻……」秋菊在被中還發笑吶！

這秋菊也不想一想，芍藥與牡丹都吃不消，她又怎會是沈形雲的對手？

她在爲自己找痲煩了。

不過這話也得說回來，秋菊並不傻，只不過她太好奇了，她以爲女人怎麼會輸給男人呀！

秋菊就遇上過不少男人還未「交戰」，已拉了她一肚皮，軟叭叭的完事了。

她想這沈形雲只不過功夫好而已，那就大家來較量，看一看是誰勝誰敗誰戰先！

* * *

人嘛，就是好奇，好奇也坑死不少喜歡好奇的人，太平日子不去過，一窩蜂似的去好奇，到後來老命也搭上了。

秋菊就在玩火了！

吃了三個熱呼呼的西紅柿，沈形雲拍拍肚子站起來，他站在床前微微笑，心中想：「妳們這些假處女呀，拿我江南第一奇人當驢呀！」

但他還是先低下頭，那麼有致的先在秋菊的粉臉上吻了那麼一下子！

秋菊不閃躲，她迎上吻，而且還格格笑！

沈形雲道：「我不想睡了！」

他在秋菊吃驚中，又道：「我不忍心再糟蹋一個溫柔的處女……我……」

秋菊一聽，她來個「神仙一把抓」！

她一把牢牢的抓緊了沈形雲的衣領子，道：「官人，你應該知道傷一個女人的心更殘忍呀！」

沈形雲道：「我只不過求個心安呀，姑娘！」

秋菊道：「我會哭泣一夜的！」

沈形雲道：「那會叫你恨我一輩子的！」

秋菊道：「你不上床我更恨你，因爲一個女子最怕別人瞧不起她了！」

沈形雲道：「妳難道不怕我把妳弄得像她二人一樣的全身軟叭叭，力氣似游絲呀！」

秋菊一笑，道：「就是聽說你厲害，才要向你領教的！」

她這就是好奇心的驅使。

沈形雲却是故意吊胃口，他還露出爲難的樣子。

其實此刻他是不會輕易離去的，因爲這屋子裏太暖和了，醇酒美人，點心被窩，這正是人生的享受在眼前，誰人拋棄誰渾蛋！

沈形雲脫衣衫了。

他脫得很慢，他邊脫邊笑道：「我怎麼能說服妳呀，姑娘！」

秋菊全身緊張，她很注意沈形雲的身子，她發覺沈形雲並非是悍然巨漢型，相反的，他的一身肌肉長得十分均勻，那也就是說，該粗的粗，該細的細，闊肩蜂腰是有的。

該長的長，該短的短，四肢伸展賽金剛。

他呀，正是美男子的模樣！

男人長的小白臉，說出話來娘娘腔，那才不是美男子，女人心中的美男子，唦，就是眼前秋菊看的沈形雲！

錦被撩起一角來，一副光溜溜的身子露一半。

露一半才最能引人入勝，全露就沒意思了，有人說，想像比實着藝術的價值不一樣，甚麼道理不知道，但沈形雲似乎明白，因爲他乃江南第一奇人也！

沈形雲並不立刻往被中鑽，他先讚美秋菊幾句。

女人都喜歡別人讚美她。

「秋菊姑娘，妳長得一副好身段呀！」

「你喜歡嗎？」

「我是男人，正常男人。」

「那麼你還不快上來？」

沈形雲道：「這麼好的身段，我怎麼忍得下心把它摧殘呀！」

「有花堪折直需折，莫待花謝空折枝呀！」

「哈……這話是妳說的！」

「不，這話是最聰明的人說的呀，哈……」

「轟！」

沈形雲撲上床，熱呼呼的錦被已蓋身上，他在錦被中聞的是胭脂香，口中一聲笑。

秋菊也笑了。

秋菊的房中似乎有了響聲，那是甚麼聲音不知道，只不過這聲音很久未消失。

附近傳來公雞叫，房中的聲音仍是哪一套！

西北風又在怒吼了，房中的人當然不覺外面寒，房中的人還出汗吶！

沒看見，不知道房中的人爲甚麼兩個時辰不睡覺，直到……直到一聲低呼：「官人，饒了我吧！」

這是秋菊的聲音，她的話聲與昨夜的不一樣了。

昨夜出聲有剛腔，此刻出聲似洩氣，只一聽就知道說話的人有氣無力了。

沈形雲道：「唉，我又罪過了！」

他半晌才又道：「我不該又糟蹋一個處女呀！」

秋菊似乎快斷氣了！

* * *

沈形雲如果把功力運到這方面，他是只進不出的，那功夫比之採陰補陽還厲害！

別管怎麼說，天亮之後房中才熄火，沈形雲早飯也不吃，他呼呼的大睡了。

身邊的秋菊也睡了，她似乎氣若游絲。

這時候前面的大家樂賭坊中來了一個四十多歲女人，別看她是個不起眼的女人，錢通神一聽這女人便匆匆的迎出來了。

這女人冷冷的走到錢通神的房間，一副漠然的坐下來，錢通神立刻呼叫快備酒菜送進來！

這女人仍然未開口，她的一雙充滿邪惡的眼神四下裏看了一遍！

錢通神道：「張媽媽，一大早妳駕臨我這兒，可是想知道她三人的情況？」

這女人就是錢通神口中的張媽媽，別以爲她只是個女人，當今天雷幫幫主「中原一條龍」司徒長江就與此女人有一手，中原江湖上如果有人提到「飛刀黑寡婦」張媽媽之名，那比孟婆之名還令人頭痛！

似這樣的人物，錢通神當然早已認識。

此刻，一應吃喝送進來，錢老板立刻請張媽媽上座，他一邊斜坐陪着笑！

張媽媽一直未開口，她也不客氣的吃了個飽，這才問錢通神道：「把她三人叫來吧，倒要問問她三人爲甚麼還未探出甚麼消息來！」

錢通神立刻起身道：「是，是，我這就去叫她們三人過來！」

張媽媽道：「叫她們住在你這裏，可不是叫她們來享福的，也難怪少幫主對我發火！」

只這麼兩句話，事情便夠清楚了！

原來這「飛刀黑寡婦」張媽媽也是天雷幫的人物，芍藥三女便是她手下的女殺手了！

錢通神匆忙的往後院走，他當先走到芍藥房門口，這兒距離過道近，冷風刮得呼呼響！

錢通神不知道三女的近況，只不過他還是覺得芍藥與牡丹二人有些不一樣，好像癆病纏身似的。

他怎知秋菊如今也慘了，秋菊的雙目難睜開，睡睡醒醒的好不難過！

錢通神小心的拍門叫：「姑娘，醒醒呀！」

「是錢老板？」

「是我，姑娘快起來！」

芍藥在房中叱道：「你走開，一大早的來叫魂，討厭死人了！」

錢通神道：「姑娘，我可不敢來打擾姑娘的，是張媽媽她來叫妳們……」

嚄，錢老板提到張媽媽的人，房中有了穿衣聲，房中也傳出芍藥的話，道：「錢老板，張媽媽幾時到來的，張媽媽爲甚麼這時候來呀，張媽媽來了嗎？」

錢老板道：「張媽媽在我房間裏等着要見妳們三位姑娘，快去吶！」

芍藥道：「快去叫牡丹、秋菊也起來！」

錢通神道：「妳快一點出來吧，別叫張媽媽等急了，她的脾氣不大好！」

「是了，我知道！」

聽了張媽媽來到，三個女的便是快斷氣也得打起精神下床來。

是的，牡丹起得更快，她還用力的把胭脂塗臉上，外罩披風走出門。

錢老板見芍藥、牡丹走出門，他指着秋菊房門，道：「我叫不醒秋菊，妳們來叫吧，我回去告訴張媽媽，就說妳們三人馬上就到！」

芍藥點點頭，她對錢老板道：「那就偏勞了！」她此刻對錢老板客氣多了。

只見這錢老板又轉回他住的偏院去了。

芍藥與牡丹二女急忙走到秋菊房門外，那牡丹拍門叫，道：「秋菊呀，快起來！」

大床上睡的兩個人，一個是沈形雲，另一個當然是秋菊姑娘了。

牡丹與芍藥二人在門外叫了十幾聲，裏面就是沒有人應一聲。

沈形雲剛睡熟，他當先被叫醒，只一聽是叫身邊的秋菊，他用臂去碰秋菊，道：「有人叫妳了！」

「嗯……啊……」

秋菊宛似一團泥，但門外的芍藥在叫：「秋菊呀，快起來，有事呀！」

沈形雲知道這秋菊起不來，但他又不想起來去開門，於是他出掌按在秋菊命門上！

有一股熱流進入秋菊的體內，立刻沖氣海走玉枕而到了天庭。

秋菊有了精神，也醒過來了。

沈形雲收掌，道：「有人叫妳了，快起來，別吵我！」

秋菊豎耳一聽，就聽芍藥道：「起來吧，張媽媽來看咱們了！」

一聽張媽媽三字，這秋菊掀被而起急急忙忙的穿衣裳，再回頭看看床上沉睡的沈形雲，她還格格的笑。

秋菊匆忙的拉開門出去了。

沈形雲當然是裝睡，他聽外面的聲音，三個女子漸去漸遠，但他不知道張媽媽何許人也！

他若知道這張媽媽乃江湖上

的「飛刀寡婦」，他就不一定會睡得着了。

雖然如此，但沈形雲這是走入異鄉，他是處處小心，時時提防！

他便是睡覺也有提防之心，要不然他是睡不着的！

＊　＊　＊

現在，張媽媽面前站着芍藥三人，錢通神十分識趣的早走出去了，他是不惹天雷幫家務事的。天雷幫在中原的勢力太大了。

半晌，三女沒人敢開口。

半晌，張媽媽仍然喝她的晨酒，空氣中似有着僵持，也叫人鬱悶！

「砰」的一聲放下酒碗，張媽媽不醉發酒瘋：「妳們是怎麼搞的，嗯？」

芍藥三人面面相覷！

張媽媽叫道：「事情查出眉目了？」

芍藥道：「媽媽，這兒只有那姓沈的小子搶眼，可是左右打探之下，姓沈的是在抓兩個江南偷兒，並沒有甚麼大手筆揮霍的人物在這兒出現！」

張媽媽道：「當家的一心要得到那件寶物，當家的四方八面下羅網，爲的是甚麼？咱們能不盡力嗎？」

「是，媽媽！」三女齊聲應是。

張媽媽指着三女，叱道：「妳們看看妳們這模樣，好像十天未睡覺一樣，幹嘛呀，在這賭坊玩昏了頭不是。」

她怎知沈形雲把三女整慘了。

三女誰也不開口，大家全身無力道。

雖然無勁，但在張媽媽面前仍要強打精神。

張媽媽突然臉色一沉，道：「妳們鎖住姓沈的小子好幾天了，只不過知道姓沈的爲抓賊而入中原，可是咱們少主不但被姓沈的弄去許多銀子，昨夜裏黃河灘上還受了一番窩囊氣，使皮護法也受了傷！」

三女齊吃驚，道：「會有這樣事？咱們不知情呀！」

張媽媽叱道：「不知情嗎？妳們臥在此地幹甚麼吃的？混帳！」

三女立刻跪在地，臉無人色。

張媽媽道：「我來，除了傳達咱們幫主的話，也要見妳三人戴罪立功！」

芍藥道：「但請媽媽吩咐！」

張媽媽道：「咱們已知道這姓沈的來中原的目的是追兩個賊子，那麼他必也是爲了那件寶物，這在當家的以爲，姓沈的是個絆腳石，留他不得……」

芍藥一聽吃一驚，她三人合力也打不過沈形雲一個人，她們心中太明白了。

張媽媽又道：「除了他，叫他死！」

她凌厲的眸子出現殘酷的光芒，又道：「我在此等妳們，快去！」

這是命令，而且還是立即執行的命令！

芍藥三女臉無人色，這事情來得太突然了。

秋菊一手拉緊了身邊的牡丹，她幾乎昏倒！

秋菊原本是起不來的，沈形雲暗中助了她，沈形雲助的並不多，只打發她出門就好了。

此刻秋菊又全身無力氣了，她吃力的道：「媽媽，我病了，全身不自在呀！」

張媽媽道：「叫妳們執行一件事情就推三阻四的，眞叫我失望！」

芍藥道：「媽媽，這件任務是要執行的，但願媽媽別生氣，咱們這就去辦！」

她急忙扶着秋菊，三女走出門外來了。

＊　＊　＊

「怎麼辦？咱們不是沈官人的對手呀！」牡丹邊走邊憂心的低叫。

秋菊道：「我……連出刀的氣力也使不出來呀！」

芍藥道：「咱們眞不幸，不幸是天雷幫的女殺手，更不幸的乃是這張媽媽的手下人！」

秋菊道：「別大聲，張媽媽聽了會殺人！」

牡丹道：「沈官人是好人呀，妳們想想，他還以爲咱們是處女身，直叫抱歉吶！」

芍藥道：「所以我心中也不忍，他出手又大方，咱們幾曾有過那麼多銀子呀！」

秋菊道：「嚄，這是天意，咱們總不能違抗幫規吧？」

三女已走到秋菊的房門口了。

三女相互一瞪眼，立刻變了樣，變得有些殘酷，有些要吃人的樣子！

是的，殺手在出刀之前就是那個樣，誰見了也會大吃一驚的！

那芍藥自腰間拔出一把尖刀來，她對牡丹與秋菊二人道：「我歇了三天多，如今元氣恢復得差不多，妳二人身子我明白，八成拿刀不靈光，我動手！」

牡丹道：「妳要小心吶！」

秋菊道：「他在我床上睡得熟，他不是金剛身，我累了一夜，他一樣需要好好的睡！」

芍藥道：「這個我最清楚了，不過……」

牡丹道：「我知道芍藥姐要說甚麼！」

她對秋菊又道：「咱二人也進去以防萬一，要知道這沈官人的武

功奇高，萬一一刀不成，咱們就別想活了！」

秋菊一聽點點頭，三女的手上提着刀！

秋菊小心的去推門，西北風趁勢吹進了門！

房內是暖和的，但此刻氣氛不對勁，大床上睡的是沈形雲，三女握刀走上前！

那牡丹示意比手勢，她小聲細語的道：「認準他的穴道扎進去，只要扎得準，他就休想醒過來！」

芍藥點點頭，她當先走到大床前。

天冷棉被厚，但沈形雲出氣帶鼾聲。

人在累了就是那種鼾聲，却也表示他睡得熟。

那芍藥雙手握着尖刀，隨着秋菊慢慢的把棉被掀起一角而雙目已紅。

一邊的牡丹也舉刀半空中，準備隨時加一刀！

三女是不要沈形雲活了！

慢慢的，棉被掀起二尺高，大床上光溜溜的沈形雲仰面睡，好像口角溢出水！

芍藥的手舉起尖刀來，她不叫出聲，聲音只在她的心中狂吼：「殺！」

「嗆」的一聲尖刀已插入沈形雲的氣海穴，尖刀深入半寸深而受阻於兩根肋骨間。

「啊！」

沈形雲就在芍藥再加力於刀身的時候一挺而側旋，立刻間，鮮血自他的胸前往外冒！

牡丹揮刀去削沈形雲的脖子，刀走中途，被沈形雲一把奪去！

秋菊臉無人色的立刻往後退，芍藥的雙手也被沈形雲扣在一起了！

「妳……爲甚麼對我下刀？」

芍藥逃不掉，她閉目等挨刀！

她也不開口，雙目在落淚！

「轟」的一掌推得芍藥三人撞在一起，沈形雲張雙臂，運內氣，立刻封住穴道，那血已不流了！

他乃江南第一奇人，他處在任何狀況下均有備！

沈形雲原是逃不過這一劫的，只因爲他睡覺的時候全身穴道移了位！

當然，芍藥三人是不會知道的！

＊　＊　＊

只不過稍作調息，沈形雲急忙取出個瓷瓶，他吞了幾粒藥丸入腹，這才匆匆穿衣衫！

三女擁在一邊打哆嗦，沈形雲道：「咱們大伙也別再演戲了，我可以對妳三人言，妳三人根本不是處女身！」

三女一聽更吃驚！

沈形雲又道：「而且妳三人也不是大家樂賭坊的人，妳們是天雷幫的女殺手！」

芍藥女驚道：「你爲甚麼送我那麼多銀子？」

沈形雲一笑，笑得很冷漠，道：「那是在送妳銀子之後才發覺的，那些銀子不是又被妳們少主索去了嗎？」

芍藥吃驚，道：「原來你早已知道了！」

牡丹道：「可是你爲甚麼對我三人不拆穿？」

秋菊無力的道：「爲甚麼你不趕我們，你也可以殺了咱們的！」

沈形雲道：「妳們也是可憐人呀，聽命於人，受人擺佈，我又不對女子下手！」

他忽的冷冷叱道：「說，是何人指使？那個人在甚麼地方？」

「是我，娘的老皮，你沒死呀！」

是的，張媽媽推門進來了。

她先是冷冷看了芍藥三人，眸子裏有殘酷之光，三女立刻一哆嗦！

沈形雲冷然道：「怎麼又是個女人？」

「女人又怎樣了？女人一樣能取你的狗命！」

說着，張媽媽已站在三女的前面了，光景看上去她好像在護着三女了。

沈形雲把胸口露出來，他淡淡的道：「她三人在我這兒開了個洞，這一刀如換別人早完蛋了，但對我不一樣，我是不容易死的人！」

張媽媽也一怔，那個血洞還眞大，但爲甚麼就沒有扎死這小子？

「你是怎麼閃過的？」

「妳想知道嗎？」

「說！」

沈形雲道：「說了嚇死妳，我有內功罩功夫，一般的刀槍傷我不了。」

「『江南第一奇人』呀！」

「妳說對了，在下就是『江南第一奇人』！」

張媽媽嘿嘿一聲笑，她稍稍一個轉身，嚄，五把飛刀已往沈形雲罩上去了。

五把飛刀「品」字形的射，房中傳出「咻咻」聲，在這麼近的距離內，誰會躲得過呀？

沈形雲就躲得過！

只見這年輕高手忽的一片掌影佈面前，只那麼三幾把疾抓，五把飛刀已被他抓在手中了。

沈形雲抖然抛刀樑柱上，他叱道：「這東西也敢在我面前施展，可笑！」

抬頭看，五把飛刀梅花形的釘在大樑上了！

張媽媽看得一瞪眼，忽的眼前人影閃晃，她還未來得及反應，便聽得幾聲「辟啪」！

張媽媽的臉上變了色，她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來！

沈形雲怒叱道：「妳，妳這老妖婆，斷去一臂走人吧！」

他不等張媽媽有反應，又對芍藥三人道：「妳三人各掌嘴二十下，立刻滾回天雷幫去！」

他說完雙手抱胸，等着四人的行動了。

那張媽媽嘿然冷笑，道：「娘的老皮，你好大的狗膽呀，你叫我張媽媽自斷一臂呀，憑甚麼，道理何在？」

沈形雲道：「道理是你對我動了刀！」

張媽媽道：「她三人也對你下刀呀，爲甚麼她三人只掌嘴二十下？」

沈形雲道：「道理更簡單，因爲她們原本睡在房中的，只因爲妳的到來，又受了妳的指使，她們是身不由己才下手，所以她們不必斷臂！」

芍藥三人已開始自打嘴巴了，而且每個人着實的打，打得辟啪響。

張媽媽氣得大罵：「妳們怎麼沒出息呀？氣死我了！咱們天雷幫被妳三人丟盡顏臉了！」

沈形雲冷哂，道：「她們三人是對的，丟盡顏臉的是妳，妳還不動手？」

張媽媽雙手忽然各握兩把尖尖的飛刀，她冷笑道：「好小子，如想斷老媽媽的臂，那得偏勞你小子了，你怎不上來呀！」

「颯！」的一聲，一張棉被往張媽媽罩過去，在此同時張媽媽也看得準，她來個「平沙落雁」一邊閃，人在平飛中四把尖刀分上下直射向沈形雲。

一聲冷笑，沈形雲又是一片掌影抖出來，就在他剛閃過未站穩身子的張媽媽同時，好一聲尖嗥傳來！

沈形雲閃在桌子邊，張媽媽抖着左臂直叫喊！

只見一把飛刀扎在張媽媽的曲池穴深入一寸半，張媽媽的左臂再也抬不起來了。

那光景眞夠人受的，芍藥三人就直哆嗦！

沈形雲怒喝一聲，道：「滾，通通滾！」

芍藥已與牡丹二女架住了受傷的張媽媽。

張媽媽厲吼：「你娘的皮，山不轉路轉，咱們以後有得看！」

「滾！」

沈形雲似又要殺人了。

他可以殺人的，只是他一直不想對女人動刀。

那張媽媽邊罵邊走，三女也跟着走了。

大家樂賭坊，她三人再也不會住下去了。

＊　＊　＊

錢通神來的不是時候，他在沈形雲快睡着的時候走到房門外了。

錢通神在門口小心的道：「沈公子，沈公子？」

房內傳來吼叱聲：「走開，別吵我！」

錢通神道：「沈公子，我有解釋呀！」

「叫你走開知道嗎？我要睡了，我不要有人再來吵我，走開！」

房門外的錢老板道：「好，我不打擾你了，你也累了一夜，我過兩個時辰再來！」

他走了，那眞的是一臉的無奈！

＊　＊　＊

就在錢通神剛剛走到前院，迎面只見一個大漢在左右走得不耐煩，這大漢不是別人，乃石大丹是也！

石大丹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他對師門不仁也不義，他只會天天泡賭場。

錢通神就不喜歡見到石大丹。

此刻，石大丹見錢通神走過來，他立刻迎上去，涎着一張木瓜臉，笑道：「錢老板，你早！」

「不早了，再過一個時辰都該吃午飯了！」

石大丹仍然笑，道：「錢老板，我在找一個人，我在此快大半天了，就是不見他的人！」

錢通神叱道：「怪了，你找你的人，關我屁事，走開！」

石大丹道：「我找的人住在你這兒呀！」

錢老板也是滿腹委屈，他再叱：「走開，我不同你這種缺情寡義的人囉嗦……」

他轉身就往他住的小院走去了。

石大丹暗中在咬牙，他喃喃的：「混帳東西！」

石大丹又站了至少半個時辰，忽見從裏面走出個伙計來，這人他是認識的。

石大丹急忙上前，道：「林兄弟，你好呀！」

姓林的兩隻手各提了一隻尿壺，敢情他剛剛洗淨了尿壺要送回房中了。

姓林的見是石大丹，不由冷冷道：「甚麼事？」

石大丹笑笑，道：「林兄弟，是這樣的，我有個朋友住在你們的賭坊裏，因爲你們這兒後院大，我也知道有女眷，所以我想問問林兄弟，可否幫我把人找出來？」

姓林的放下一對尿壺，道：「你找甚麼人？」

石大丹道：「他姓沈，比我稍稍小一點……」

姓林的雙目一厲，叱道：「姓沈的？嗨，姓石的，你是甚麼身份呀，姓沈的大公子會認得你？你別往臉上貼金了，便是你曾在桂老鏢師門下的時候，怕也不配與沈公子說親道故的，你如今甚麼玩意呀，背師欺祖，忘恩負義，你……哼！只會賭！」

姓林的提着尿壺要走，石大丹一把抓住他！

「你等等！」

石大丹一塊銀子塞那姓林的的手中，笑道：「林兄弟，這點銀子吃酒不醉吃飯不飽，可也是石某的誠意！」

他看看前後左右，又道：「收下，石某只買你一句話，你只說了便成。」

姓林的笑了，他把銀子收下了。

一大早有人送銀子，這一天的運氣好，這可不能拒絕的了。

淡淡一笑，姓林的道：「問吧，你想知道甚麼？」

石大丹道：「我問你，姓沈的他住在甚麼地方？」

姓林的道：「你怎麼問這個呀？」

「怎麼，你不知道？」

姓林的道：「我知道沈大公子住在偏院中，姑娘僕婦也住在那裏，至於沈公子住的那一間，我不敢肯定！」

他看看錢老板住的小院門，又道：「老板有交代，閒雜人不許去偏院，所以我也不清楚！」

石大丹道：「你就不能去灶上問女人呀！」

姓林的道：「這幾天此地有些怪怪的，平白來了三個美人兒，便是老板也不願意惹她們，我們更不敢！」

他說完提起尿壺就走，頭也不回的走了。

石大丹有些忿怒的不知如何是好，忽見一個女人自賭坊外走進門來了。

這個女人的左臂還吊在脖子上，她走得很神秘！

她把石大丹當成賭坊的伙計了，一直走到石大丹的面前才站住了。

「喂，你們老板呢？」

一怔，石大丹似乎認識這老女人，就是一時想不起，好像在哪兒見過面！

石大丹道：「妳找老板？」

「不錯！」

「妳是誰，找老板做甚麼？」

那女人道：「我是你老板的好姐姐，你快快帶我去見他，走！」

石大丹道：「老板回小院去了，妳不會自己找？」

「咻」一把扣住石大丹的腕門，這女人叱道：「我看你去不去？」

石大丹痛得一彎腰，他也立刻想起這女人是誰來了。

石大丹同桂浩然走過江湖道，自然知道不少人，可是此刻他嚇一跳，因爲抓他的不是別人，虎牢關毒奶奶孟婆是也！

這女人果然又找上門來了。

＊　＊　＊

原來這孟婆打算回虎牢關，別管怎麼的，她至少弄了五千兩銀子，回家鄉吃上三年也足夠了。

但當她與丁杰碰上面，聽了丁杰的話以後，才知道沈形雲來自南京。

南京有個沈百萬，他的財寶堆成山，無他，因爲沈百萬有一隻聚寶盆。

孟蘭兒這幾天很注意各路來的人物，她更發覺那些住在桂竹園的人物，好像並不是眞的去弔祭桂浩然，這些人是另有目的的。

孟婆也明白，她的老相好「伏牛虎」丁杰也是爲了傳言中的聚寶盆了。

孟婆對石大丹道：「快帶我去見你們的老板！」

石大丹道：「我是賭客而不是伙計呀，妳……」

「管你是賭客還是伙計，再囉嗦叫你死！」

石大丹眞倒楣，怎麼會遇上這女人，他無奈的道：「好，好，我帶妳去找錢老板！」

孟婆嘿嘿冷笑，道：「還不走！」

石大丹眞叫窩囊，他也是來找人的，却反而被這毒婆子控制住。

石大丹帶着毒婆子走到小院中，迎面的正屋中傳來錢通神的聲音，也不知錢通神在吼甚麼！

石大丹對孟婆道：「聽見了嗎，錢老板就在屋子裏，那吼叫就是他的聲音！」

孟婆抬頭看，門口有布簾，屋子門窗關得緊，只因爲這是大冷天。

她「桀桀」一聲怪笑，道：「小伙子，把他叫出來！」

石大丹道：「妳不會自己去叫他呀！」

孟婆叱道：「你敢不聽我老婆子的話？」

石大丹當然不願招惹這毒女人，他急忙點頭道：「好，行，我帶妳去叫門。」

石大丹與孟婆到了門外面，石大丹吼叫：「喂，錢老板呀，你有客人找你了！」

門內，錢老板叱道：「甚麼人在外面雜毛子喊叫！」

「嘩啦」一聲門開了，錢老板一手還端着酒杯子。

門外面，孟婆把石大丹的手放掉，她衝着錢老板格格的笑了。

錢老板一聲怒叱，道：「你們倆怎麼來到後宅呀，這兒沒賭枱，怎麼來……」

錢老板是認得孟婆的，那孟婆曾得了汪宏發汪大少的五千兩銀子，沒有立刻回去虎牢關，她到了大家樂賭坊，也不知她使的甚麼迷魂藥，把同她一桌的賭客贏慘了。

也就是那一回，沈彤雲發現是坑他的孟婆在賭，他便也把孟婆弄去黃河岸，差一點要了孟婆的命！

* * *

現在，錢通神見是孟婆與石大丹二人，這二人他一個也不喜歡。

只是孟婆却呵呵一笑，道：「老板，我是找你來的。」

「找我？我不想惹妳，妳是大奶奶，我怕妳！」

嘿嘿一笑，孟婆道：「老板呀，你放心！我如果想坑你，只怕你早已躺下了！」

錢通神道：「挺冷的天，妳找我幹甚麼？」

「你不請我進去？」

「你們倆？」

孟婆對石大丹叱道：「去，你可以走了。」

石大丹心中幾乎噴火，他扭頭就走。

孟婆這才對錢老板道：「我老婆子可以進去同你這位大老板閒聊幾句嗎？」

錢通神心中明白，這老婆子得罪不起，惹了她自己準定會倒大楣！

錢老板手一讓，道：「妳請進！」

孟婆粗腰一扭間，走進屋子裏去了。

「嚄呀，這屋子比外面幾成兩個世界呀，舒服！」

她坐在一個大銅火盆邊，還抬頭看內間，道：「屋內有人？」

「我的小妾在裏面……」

孟婆一聽，立刻又站起來，道：「不行，咱們換個沒有人的房間去說！」

錢通神道：「就在這兒也一樣，我的小妾她甚麼也不會過問的，妳放心！」

孟婆道：「如此大的事我不放心！」

錢通神道：「妳有甚麼重大的事？這麼辦，咱們去邊間房，那兒沒人住……」

錢通神把孟婆帶去邊間房，屋內一張桌子四條長板櫈，桌上甚麼也沒有。

孟婆點頭，道：「這兒好，說出話來沒有人知道。」

錢通神道：「說吧，甚麼事？」

孟婆道：「有個姓沈的住在你這兒？」

錢通神道：「妳不是見過他嗎？他還約妳出去呀！」

孟婆忿忿的道：「這個江南小子邪門得很，我老婆子也栽在他手裏！」

她動動左臂，又道：「這就是那小子把我折騰的。」

錢通神心中想：「怎麼沒弄死妳這老毒婆子，眞他娘的太可惜了！」

只不過錢通神故作吃驚的道：「喲，姓沈的小子太過份了，跑到中原來傷人！」

他又把聲音放低，道：「孟奶奶，妳是不是想找姓沈的報仇呀？」

孟婆立刻搖手，道：「不不，我不打沒把握的仗，上一次當作一次教訓！」

錢通神道：「妳的意思是……」

孟婆道：「人在你這裏，我只請你多留意，看看他都是同甚麼人有來往，然後告訴我！」

「爲甚麼？」

孟婆道：「我當然要把事情告訴你！」

她看看門外，又把聲音放低，道：「你知道姓沈的在這寒凍臘月天趕來中原幹甚麼呀？」

錢通神知道裝作不知道：「他幹甚麼而來？」

「爲了一件寶物呀！」

「甚麼寶物？」

「你聽過南京有個沈百萬嗎？」

「好像江湖傳過這件事！」

孟婆道：「沈百萬有件寶物聚寶盆丟了，姓沈的便是爲這件事而來中原！」

錢通神吃驚道：「誰有本事把沈家的聚寶盆弄走，這個人會是誰？」

孟婆道：「所以我來找你呀，記住姓沈的同甚麼人有來往，然後告訴我。」

錢通神道：「就我所知，姓沈的獨來獨往，只除了幾場豪賭之外，並未與甚麼人來往！」

孟婆道：「你只記住就行了，咱們既知有這件事，爲甚麼不下下功夫呀……嘿……」

錢通神也笑了，但他心中明白，想盯到沈彤雲，那談何容易呀！

* * *

石大丹暗中走入偏院了，他要找沈彤雲，因爲他也是發現了怪事才來找沈彤雲的。

石大丹一連敲了三間房門沒聲音，只因爲芍藥三人都已溜回天雷

幫去了。

石大丹一邊敲門一邊聽，他果然聽到一間房中傳來微微鼾聲，便知道這間房中有人住。

石大丹用力去推門，他推了三五下未推開，已聽得房中有人叱道：「甚麼人？」

石大丹笑了，因爲他聽出這是沈彤雲的聲音，他把沈彤雲由夢中驚醒了。

「是我，石大丹呀！」

「嘩嘩」之聲起處，房內有了穿衣聲，不旋踵間門開了，果然正是沈彤雲！

石大丹閃身進入房中，沈彤雲興奮的關上門。

沈彤雲急急的問：「打聽到那兩個偷兒下落了嗎？」

石大丹道：「沒有……」

帶着幾分失望，沈彤雲道：「你來幹甚麼？」

石大丹道：「沈公子，我是發現怪事才來的。」

「甚麼怪事？」

石大丹道：「桂竹園住的那幾個魔頭，他們明着走了，但一個個由明入暗躲了起來，只在夜間偷入桂竹園窺探，這不是怪事嗎？」

沈彤雲冷笑了。

他拍拍石大丹肩頭，道：「好，這件事我記下了，只不過最重要的事你尚未打探出來。」

石大丹道：「我盡力在找，開封城裏城外直到黃河渡口，便是弄翻個身我也要找一遍，怕的是……」

沈彤雲道：「怕的甚麼？」

石大丹道：「怕的是偷兒並未在這裏！」

沈彤雲道：「我的消息十分可靠，他兄弟二人就是藏在開封城，否則我也早走了。」

石大丹道：「沈公子，有你這句話，我會盡力去找，咱們再見了。」

他往外走，但走到門口又回頭。

石大丹一步跨近沈彤雲，低聲道：「嗨，忘了告訴沈公子一件事情！」

沈彤雲雙目一亮，道：「甚麼事？」

石大丹道：「你沈公子知道虎牢關的毒奶奶嗎？」

沈彤雲道：「那婆娘想坑我，哼！」

「她就在小院中，她找上錢老板，好像爲你而來，沈公子，這件事你多加小心呀！」

他看看門外，放低聲音又道：「會玩毒的人物坑人的點子也最多，惹上毒婆子，你可得處處小心了！」

沈彤雲一笑，他自袋中抽出一張百兩銀票塞在石大丹的手中，道：「收下，這消息值這個數！」

石大丹道：「這……」

「收下，至少咱們已是一條綫上的人了！」

石大丹道：「如此我不但高攀，我也貪財了，哈……」

石大丹收了銀票便往外走去，他心中想着，姓沈的眞大方，一個小小的消息隨手便是一百兩銀子！

但石大丹却不知道，江湖上有許多事情，該花銀子的絕不能小氣，而沈彤雲就是在慢慢的想掌握這石大丹，因爲沈彤雲漸漸發覺有時候他太孤單了。

他分身乏術啊！

* * *

石大丹走了，他不知又到甚麼地方去了。

石大丹已三天未下賭坊了，尤其是夜裏，誰也不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沈彤雲也走了，沈彤雲是由大家樂賭坊的後門溜出去的，他是因爲聽了孟婆來到賭場找錢通神才走出去的。

沈彤雲也明白一件事情，那便是他傷了張媽媽，三女也與張媽媽一齊走了，她們再也不會來到大家樂賭坊侍候他了。

心中想着芍藥三人，沈彤雲多少帶着幾分惆悵，三女是欺騙了他，而且也向他出刀！

沈彤雲摸摸胸口，立刻冷冷笑了。

他以爲這一刀除了他之外，當今江湖上只怕無人逃過這扎心的一刀！

沈彤雲只一睡着覺，他的週身三十六大穴就會自動移位，大概只有抹脖子才會要了他的命！

* * *

一道沙丘阻住向前的視野，五七株柳樹看上去宛似落湯雞似的挺立在沙丘附近，柳枝是光禿禿的，却是落了一層白花花的雪。

這時候出現一批公門中的捕快，數一數一共九個人，這九個捕快不但帶刀，而且帶着弓箭！

九個捕快分兩邊，前後堵住一個人，一個女人！

爲首的乃是開封府衙門的包捕頭包爲仁！

姓包的面對邪女人仔細一瞧，可不正是剛由開封城奔出來的毒奶奶孟婆！

孟婆直直的站在一棵柳樹下，她並不太過驚訝，她還偶爾格格笑！

姓包的冷冷道：「孟婆，我不爲難妳，跟我上衙門，這鎖鏈就免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公孫敖打敗甘嬷嬷，他右肩亦受了傷，宮姨娘救走了甘嬷嬷……衞勁秋欲殺公孫敖，此子竟是金華衞家之人，其父五年前死在青龍爪下，公孫敖說出二十年前發函聘請其父衞尚文之事……南振岳聽了公孫敖一席話，脫下人皮面具，公孫敖交給他一個小密柬……南振岳到岳陽樓與師父相見，却遇到三眼老妖，二人訂了忘年之交……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失却密柬人昏迷　經驗淺薄上大當

宮姨娘冷哼一聲，道：「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突然柳腰輕扭，人像鬼魅似的欺到南振岳面前，一隻纖纖玉掌，已經輕飄飄拍上胸口！

她出手如電，最厲害的是她這隻手掌柔若無骨，舒展無定，快得使人瞧不清她究竟是甚麼手法？

果然，就在南振岳微一怔神之間，竟會絲毫不知躲避，她柔荑似的手掌已在他胸前輕輕拍了一記！

宮姨娘一掌拍在南振岳胸口，她似乎已經勝券已握，盈盈眼神在這一刹那變得冷酷可怕，兇光大熾！

猛地，她發覺自己這一掌並沒拍實，從掌心透出的九轉陰勁忽然從他身上滑出！

南振岳絲毫無恙，坦然接下她一掌，怒笑道：「妳使的大概就是『九轉掌』了吧？」

左手倏伸，五個指頭已經搭上宮姨娘右手脈腕！

宮姨娘要待縮手，已是不及，但覺腕上有如鐵箍，那有掙扎餘地？不由雙眉緊蹙，恨恨的道：「你要怎樣？」

南振岳星目含威，喝道：「妳只要說出尉遲壇主和在下兄弟等人現在何處，在下立時可以放妳！」

他說話之時，五指不但沒有鬆開，反而扣得緊了一些！

宮姨娘咬牙忍着劇痛，臉上却飛過一絲媚笑，問道：「我隨便說個地方，你就會放我了嗎？」

南振岳道：「在下豈是容易受騙的人？」

宮姨娘笑道：「就是嘛，你總不能一直拉着我的手，給人看到了多難看，要說，你放了手，我也一樣會說的呀！」

南振岳心頭一凜，趕緊鬆開五指！

宮姨娘格格一笑，倏然退出尋丈，伸手掠掠鬢髮，聲音陡然變得極為寒冷，陰毒目光瞧着南振岳，冷聲道：「可惜你已經看不到他們了！」

南振岳目光暴射，怒聲喝道：「可是被你們害死了？」

宮姨娘冷哼道：「殺死幾個人，又有甚麼了不起的……」

南振岳心情一陣激動，怒從心起，大喝一聲：「好個賤婢！」

陡地一掌，朝宮姨娘直劈過去！

他含憤出手，掌力有如暴風呼嘯，排山而出！

宮姨娘單掌一封，身形像車輪般疾轉開去，居然輕巧無比，一下閃出掌風之外，口中喝道：「住手！」

南振岳抑制滿腔激動，喝道：「妳還有何說？」

宮姨娘臉上又閃起了春花般笑容，道：「瞧你連話也沒讓我說完，就出口傷人，動手打人，這般心急，可是為了你那心上人？」

南振岳怒道：「你胡說甚麼？」

宮姨娘道：「我一點也不胡說，你如果不是為了那小丫頭，幹嗎要和我拚命？我又沒動她一根汗毛？」

南振岳厲聲道：「那是誰把他們害死的？」

宮姨娘道：「他們好好的接受着優待，誰說他們死了！」

南振岳愕然道：「妳方才不是說我看不到他們了？」

宮姨娘格格笑道：「是呀，我說的是你，又沒說他們？」

南振岳道：「在下怎麼了？」

宮姨娘嫣然一笑，徐徐抬起右腕，徐徐伸出她像蘭花般微微上翹的纖纖玉手，在南振岳面前，故意炫耀似的晃動了一下。

戴在她無名指上的一顆黑寶石戒指，經她手指晃動，星月之下，閃閃發光！

她目光斜瞟，輕笑道：「看到了沒有，我手上戴着的這顆寶石，銳利如劍，你手背上已經被我劃破了皮呢！」

南振岳低頭一瞧，果然發現自己手背上被她劃破了一道一寸來長的血痕，血黑似墨，早已凝結了。

心中登時明白過來，不由冷笑道：「看來妳寶石有着劇毒？」

宮姨娘笑道：「一點沒有錯，我這寶石上的劇毒，雖然不像見血封喉，發作得快，但毒性可比見血封喉還要厲害！」

南振岳大笑道：「在下要是不怕毒呢？」

宮姨娘聽得一呆，但很快接口道：「不怕毒是你運氣，嗯，你方才逼我問他們的下落，要是我現在可以帶你去了，你可相信？」

南振岳笑道：「就是因為在下已經中了劇毒，妳可以放心領我去了？」

宮姨娘輕笑道：「也可以這麼說，因為我也要讓他們看看你！」

南振岳心中暗想：此女當眞毒如蛇蝎，她不知自己吃過舅父精心配製的天下奇毒藥物，百毒不侵，但聽她口氣，分明認為自己必死無疑。

「要讓他們看看自己」這句話，無疑是說要讓他們看看自己的屍體。

也許龍兄弟尉遲壇主等人不肯附和他們，她要把自己屍體弄去，就是起殺雞儆猴的作用。

心中想着，一面故作不知，問道：「他們在甚麼地方？」

宮姨娘笑道：「不算遠，也不算近。」

南振岳道：「如何走法？」

宮姨娘用手朝前一指，道：「你也上車去，和我一同坐在車中，車停了，也就到了，何用多問？」

南振岳想了想，點頭道：「也好。」

宮姨娘臉露喜色，道：「那麼你快隨我上去。」

說完，翩然朝馬車走去，趕車的是個慓悍大漢，瞧到宮姨娘，連頭也不敢抬，趕忙打起車簾。

宮姨娘身子一縮，很快鑽進車廂。

南振岳跟在她身後，到了車前，心中忽然猶豫起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怎好同坐一輛車子？

過了半晌，敢情宮姨娘上車之後，仍然不見南振岳上去，不由搴簾探出頭笑道：「龍副壇主可是不敢上來？」

南振岳道：「有何不敢？」

說着一腳跨了上去，宮姨娘只笑了笑，就放下簾子，南振岳剛在她身邊坐下，馬車就轆轆的轉動起來。

車身起了一陣顛簸，兩人的身子不住在車中擺動！

一陣又一陣從宮姨娘身上散發出來的香味，幽幽地，甜甜地，鑽入鼻孔，就會使人血液循環加速，臉紅耳赤，劇烈的心跳！

南振岳支持着身子，竭力收攝心神，連正眼都不敢看她一下。

車中一片漆黑，宮姨娘也看不清他，但她感覺得到，他是正襟危坐，和自己離得開開的，心中暗暗冷哼：「眞是個雛兒！」

蹄聲得得，輪聲轆轆，車子沿大路飛駛，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黑暗中，宮姨娘側過臉去，一雙凝聚了光采的鳳目，竭力逼視着南振岳，她開始感到奇怪，自己身邊這個倔强的美少年，怎會連一聲呻吟也沒有？

她試探着，低聲的叫道：「龍副壇主！」

南振岳瞧了她一眼，發現她臉上有着焦慮之色，連那雙亮晶晶的眸子中也不再有狠毒的光芒，此刻流露出來的是女子天生的柔順、善良和憐憫的目光！

南振岳只覺這宮姨娘眞是天下女人中陰晴不定，最善變的女人了，他不願和她多說，口中只是「唔」了一聲！

宮姨娘柔聲道：「你可是感到頭昏喉乾，胸悶想嘔麼？」

她這幾句話，竟然說得十分柔和，好像慈母照顧嬌兒，妻子伺候丈夫一般！

南振岳對她甚是厭惡，聞言星目乍睜，大聲道：「在下很好！」

宮姨娘怔得一怔，哼道：「好

個倔强的人！」

車子繼續前行，曠野之間，已經隱隱聽到雞鳴！

宮姨娘揭起簾子，探頭瞧瞧天色，放下車簾，突然轉過身來，冷道：「你知道這是甚麼時候了？」

南振岳睜目道：「天快亮了吧？」

宮姨娘道：「你知道就好！」

南振岳聽得一楞，不知她突然問這句話的用意何在。

宮姨娘冷哼一聲，道：「你別以為內功精深，就可控得住毒性，不讓它發作，須知我指環上這顆寶石，是天下最毒之毒，就是江湖上一般見血封喉的劇毒，都難及它萬一，你和我賭氣，不啻是和你自己賭命！」

南振岳道：「妳可是要在下求妳？」

宮姨娘「嗤」的笑道：「男人求女人的事情多着哩，你難道不要命了？」

南振岳大笑道：「但在下從不求人。」

宮姨娘冷冷的道：「天快亮了，你莫要後悔不及！」

南振岳道：「在下從不後悔。」說着，闔上眼皮，不再說話。

宮姨娘冷哼一聲，別過頭去。

過了一會，宮姨娘忍不住又掀起簾子，朝外張望了一下，東方已經漸漸透出些微魚肚白，她趁着掀簾之際，偷偷的回頭朝南振岳臉上望去！

他闔着眼睛，白裡透紅的臉上，眉眼嘴鼻，無不配得恰到好處。

她看得呆了，只是怔怔瞧着他，掀着簾子的手，也忘了把簾子放下！

奇怪，他明明被自己「黑瑪瑙」劃破了手背，怎會絲毫看不出中毒之色？

被「黑瑪瑙」劃破表皮，只要見到一絲血痕，毒性滲入，縱是神仙，也逃不過全身血液凝結而死的厄運……

不錯，他能夠承受得住自己的「九轉掌」，可見已經練成了玄門罡氣一類護體神功，他此時不過仗着深厚內功，閉住全身要穴，不讓毒氣侵襲而已！

瞧不出他年紀輕輕，竟然練成這等高深功夫，但你焉知「黑瑪瑙」毒性之烈，發作得越慢，一經發作，縱有解藥，也來不及了……

不知怎的，她心上忽然一寒！

再也無暇多想，一手輕輕放下車簾，一手迅速伸入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瓷瓶，傾了一粒黑色藥丸，一下塞到南振岳口中，低聲道：「快吞下去！」

她的舉動，南振岳早已瞧在眼裡，心想她塞到自己口中的敵情就是解藥無疑！原來她手段雖然狠毒，心地還不算太壞！

突然，他想到自己服過舅父煉製的毒藥，不怕劇毒侵害，但這粒解藥，留着也許有用。

趕忙「啊」了一聲，趁着車身震動，暗暗吐到手中，一面故意猛一抬臉，怒聲道：「妳……」

他這一下動作極快，車中依然一片漆黑，宮姨娘當然沒有瞧到，急忙伸出纖掌，一下掩在他口上，低聲的道：「這是解藥，別吐出來！」

南振岳「妳」字剛剛出口，陡覺一隻嫩滑、柔膩、香噴噴軟綿綿的玉掌，一下堵在自己口上！

這一突如其來的溫馨享受，他幾乎立時窒息！「唔……唔……」

急忙別了下頭，說道：「承賜解藥，在下謝了！」

宮姨娘清麗的臉上嫣然一笑，道：「我還以為你不理我了呢？」

南振岳抬目道：「宮姨娘所作所為，均令人莫測高深，只是在下不明白妳何以又突然給我服下解藥？」

宮姨娘瞟了他一眼，道：「你知道甚麼，黑瑪瑙天下奇毒，見不得陽光！」

說到這裡眼珠一轉，口中輕「嗯」一聲，又道：「龍少俠，你不要再叫我宮姨娘了。」

南振岳道：「在下叫妳甚麼？」

宮姨娘輕輕的道：「我叫宮如玉……」

她臉上忽然飛起兩朵紅雲，嬌媚的臉上，更顯得艷若桃花！

南振岳不敢多看，趕緊移開目光。

宮如玉格的笑出聲來，問道：「龍少俠，你看看我和你那位妹子，誰美？」

南振岳奇道：「在下那有妹子？」

宮如玉詭秘的笑了下，轉目望着南振岳，又道：「哼！原來你也不老實！」

南振岳想起昨晚她曾說甚麼「小丫頭」的話，心中覺得奇怪，搖搖頭，正容道：「在下眞的沒有妹子。」

宮如玉格格笑道：「裝得眞像，你那兄弟呢，你們是甚麼兄弟？」

南振岳臉上一紅，道：「在下和他原是結義兄弟。」

宮如玉道：「他是黑風婆門下，對麼？」

南振岳點點頭，宮如玉笑吟吟的道：「他是男的？」

南振岳道：「難不成他是女的？」

宮如玉似是奇怪他忽然問出這

句話來，反而怔得一怔，才道：「看來你眞的不知道她是女的了！」

南振岳心頭一震，奇道：「甚麼，妳說他是女的？」

宮如玉格格嬌笑，道：「黑風婆的門下，會是男的？你呀，眞是少不更事！」

南振岳想起自己和龍兄弟一路同行，許多地方果然可疑，譬如投店，他總要兩個房間，譬如換衣服，他總要關上房門，譬如……

宮如玉瞧他沒有作聲，接着笑道：「你現在可相信了吧？」

南振岳紅着臉道：「妳說的也許是的，只是在下並沒注意，她人呢，你們到底有何圖謀？」

宮如玉冷笑道：「一提起她，你就急成這個樣子，我不是帶你去了麼？」

中午時分，馬車在一個鎮甸上停了下來。

宮如玉、南振岳相繼下車，走進一家酒館，宮如玉叫了許多酒菜，和南振岳有說有笑的吃喝，形迹甚是親密。

在旁人眼裡，也許會把這一對少年男女，當作是新婚不久的小兩口子！

南振岳心中有事，感到有些坐立不安！

第一、東海龍王曾經一再叮囑，叫他不可「打草驚蛇」，那裡知道無巧不巧，一下就遇上宮姨娘，暴露了身份，如今一路跟着她準備單獨進入虎窟裡去。

第二、東海龍王臨行時交給他的一張密柬，上面不但記載的是幫中最機密的暗號，而且還有各地聯絡之處，龍門幫勢力遍及長江流域，到處都有他們開設的店舖，可以傳遞消息。

但南振岳從沒在江湖上走動，路途不熟，這一路行來，根本不知道已經到了甚麼地方，何況又有宮姨娘在旁，無形之中行動受了監視。

只是他藝高膽大，心想，既然無法傳遞消息，也就算了，反正自己已經隨着宮姨娘走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不以為意。

兩人匆匆吃畢，繼續上車趕路。

南振岳經過這一夜半天的時間，和宮姨娘倒也談得極熟了，漸漸他對宮姨娘的觀感也有了轉變。

除了昨晚初見面時，她眼神狠毒，出手稍嫌毒辣，但處久了，覺得她為人却似乎不壞。

當然，這只是他江湖經驗不足的看法罷了！

他幾次藉機想探訊她們來歷，宮如玉只是笑而不答，把話題岔開。

南振岳暗自好笑，妳既然領我來了，到了地頭，還怕不知道你們底細？

傍晚時光，車子行經之處，人烟漸稀，遠山連綿，路面也高低不平，車身顛簸得甚是厲害。

宮如玉柳眉微皺，一手掀起簾子，探出頭去，問道：「這是甚麼地方了？」

趕車的標悍大漢連忙回道：「這裡是大沙坪，再過去叫做青山口。」

宮如玉沉「唔」一聲，又道：「附近可有宿頭嗎？」

趕車的大漢聽得一怔，忙道：「這一帶都是山村人家，宿頭已經過去，小的該死……因為大姑沒有指示，只當是要連夜攢程。」

南振岳聽得暗暗冷笑，心中忖道：「你們這一問一答，想來只是為了要夤夜趕程，怕自己提出打尖的話來，才故意錯過宿頭，作為藉口而已！」

只聽宮如玉冷哼一聲道：「該死的東西，還不停車？」

趕車大漢連聲應「是」，勒住馬頭。

宮如玉吩咐道：「替我打起簾子。」

趕車大漢抹着額上大汗，小心翼翼的捲起車簾。

宮如玉又道：「把韁繩給我。」

趕車大漢雙手遞過韁繩。

宮如玉接到手上，抬臉問道：「你可知道他是誰麼？」

趕車漢子臉色一變，躬身道：「小的不知道。」

宮如玉又道：「早晨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趕車大漢身上一顫，登時臉如死灰，顫聲道：「小……小的一句也沒有聽到，沒有……」

宮如玉道：「很好！」

一抖手，鞭子挺得筆直，快若閃電，朝趕車大漢當胸點去！

南振岳坐在她右首，先前還不知她會向趕車的驟下殺手，覩狀大驚，急忙伸手格去，口中喝道：「妳……」

宮如玉手上鞭子雖被格得一歪，但是已經遲了一步，只聽一聲悶哼，趕車大漢一個身子噗的往後倒去！

南振岳一躍下車，蹲到趕車大漢身邊，那大漢已被宮如玉一鞭點中「心坎」死穴，氣絕而死。

這下直瞧得南振岳雙目幾乎冒出火來，「虎」的站起身子，厲聲喝道：「你這是幹甚麼？」

宮如玉瞧他滿臉怒容，不禁微微一怔，道：「你幹麼對我發這麼大的脾氣？」

南振岳怒道：「為了一點小事，妳居然無緣無故的對一個下人驟下毒手，妳當眞稱得上艷若桃

李，毒如蛇蝎！」

宮如玉格格嬌笑，道：「龍少俠，江湖上的事，你知道的還少，你不殺他，他就會殺你。」

南振岳依然怒道：「對付敵人，妳說的也許不錯，但他是妳手下趕車的人……」

宮如玉不待南振岳說完，接口道：「他死得並不冤枉，因為他是替你死的！」

南振岳愕然道：「妳此話怎說？」

宮如玉忽然嘆了口氣道：「早晨你在我車中說的話，他自然全聽到了，我給你解藥，萬一他回去之後，露出口風，我還能活命嗎？」

南振岳怔道：「妳是殺人滅口？你們到底是些甚麼人？」

宮如玉搖頭道：「你不用多問，我是為了你……」

說到這裡，忽然抬頭道：「好了，天也黑了，你快上車吧！」

南振岳嘿了一聲，抽出長劍，就地挖了個土坑，把趕車大漢的屍體埋了。

這一躭擱，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南振岳縱上車前的座位，從宮如玉手上接過馬韁，回頭道：「我們該朝那裡走？」

宮如玉微微一笑，沉吟道：「再過去是青山口，這附近幾十里，只怕找不到宿頭了。」

南振岳沒再作聲，一抖韁繩，駕車前行，經過青山口，只見幾家稀稀落落的草寮，山居人家早已熄了燈火，自然無法投宿。

又趕了七八里路，前面左側一處山林之間，似有燈光。

南振岳回頭道：「姑娘可知前面是甚麼地方了？」

宮如玉聽他叫自己「姑娘」，芳心禁不住一喜，抬眼望望，說道：「這條路，我晚上沒有走過，再過去，好像是塘頭坑，那還在前面，這裡就不知道了，既有人家，我們不如借宿一宵再走。」

南振岳口中不說，心中暗暗哼道：「妳既不認路，幹麼要對一個趕車的驟下毒手？」

帶轉韁繩，直向燈光奔去。

這段路，差不多有兩三里遠，馳到林前，却是一片宅院！

燈光就是從院中透出！

這座大宅院，雖是一片平房，但四週圍着一道高牆，兩扇高大的黑漆大門，倒也頗為壯觀！

南振岳跳下車去，走到門前，伸手拍了幾下。

大門開處，走出一個老蒼頭模樣的人，打量了南振岳一眼，瞧到門前還停了一輛馬車，微微一怔，沒待南振岳開口，含笑點頭道：「尊客想是錯過了宿頭？」

南振岳連忙拱手道：「正是如此，老丈可否行個方便？」

老蒼頭又望了車上的宮如玉一眼，道：「尊客還有女眷？容老朽請示了少主人，再來迎迓。」

南振岳拱手道：「那麼有勞老丈。」

老蒼頭回身進去。沒多一會，只見從門內匆匆迎出一個黃衫青年，朝南振岳拱拱手道：「歡迎歡迎，兄台和寶眷快請裡面坐。」

南振岳擧目望去，那黃衫青年年約三十出頭，人長得相當俊逸，修眉星目，擧止斯文，似是一位讀書之人，當下連忙還禮道：「驚擾兄台，心實不安。」

黃衫青年敞笑道：「那裡那裡，嘉客臨門，兄弟歡迎還來不及呢！」

說着連連肅客。

南振岳、宮姨娘相偕進入莊院，在廳上落坐。

黃衫青年拍了一下手掌，回頭道：「奉茶。」

堂後立時走出一名青衣使女，手托銀盤，分別送到兩人面前，正待退下。

黃衫青年道：「替我吩咐廚下，趕快準備酒菜送來。」

青衣使女領命退下。

南振岳一拱手道：「在下還沒有請教兄台貴姓？」

黃衫青年答禮道：「兄弟楊文治，兄台呢？如何稱呼？」

南振岳道：「在下姓龍，草字振南。」

楊文治目光一轉，朝宮如玉道：「這位是兄台……」

宮如玉不待南振岳開口，接着道：「他是我兄弟。」

楊文治道：「原來是賢姊弟，兄弟失敬。」

說話之時，已在廳上擺好三副杯筷。

楊文治起身道：「賢姊弟寵臨，山居簡陋，準備不及，一些粗餚水酒，聊盡地主之誼，只好請兩位將就着用吧！」

南振岳拱手道：「楊兄太客氣了，在下姊弟夤夜打擾，心中已感不安，怎好再叨盛饌？」

大家謙讓了一番，分賓主落坐，青衣使女擧壺替三人斟滿了酒。

楊文治將酒杯一擧，道：「野味山釀，賢姊弟請嚐嚐山野風味吧！」

說罷，擧杯就唇，一飲而盡。

南振岳眼看桌上放着的七八盤菜餚，有燻山雞、烤野兎、鹿脯、羊羔，和山上的鮮菰、竹筍，不但燻的烤的，香味撲鼻，就是那些蔬菜，也清鮮異常，眞個使人饞涎欲滴！

連忙也擧起酒杯，和楊文治對

乾了杯。

楊文治目光一亮，大笑道：「原來龍兄也是海量，哈哈，酒逢知己千杯少，來，來兄弟再敬龍兄一杯！」

擧杯一飲而盡，然後笑道：「此酒乃是寒莊自種高粱，和山後甘泉，配以八種名貴藥材，釀製而成，入口稍嫌味烈，但立即轉為餘甘，香留齒頰，龍兄可曾察覺？」

宮如玉目光冷峻，瞧了楊文治一眼。

南振岳因主人殷勤勸酒，又和他對乾了一杯。

仔細品嘗，果然餘味芬芳，甘留齒牙，不由讚道：「果然好酒！」

青衣使女又替他斟滿了酒，南振岳方要辭謝。

楊文治已經端起酒杯，又道：「龍兄儀表不俗，兄弟極思一表親近，寒莊無以為敬，這三杯酒，只是聊盡寸意，龍兄推却不得！」

南振岳道：「承蒙楊兄謬推知己，在下實在不善飲酒，只怕不勝酒力了。」

楊文治大笑道：「龍兄盡可放心，此酒後勁並不厲害，但飲無妨。」

南振岳只覺盛意難却，只得又把面前的酒乾了。

楊文治臉上頗有得意之色，南振岳也只當主人生性好客，並不在意。

這三杯酒到了肚中，先前，感覺有些頭昏腦脹，過了一會，酒意漸漸消失，也就好了，對主人後勁不烈之言，更是深信不疑。

兩人縱聲談笑，賓主歡洽。

但楊文治的眼光却不時的注意南振岳的擧止動靜，漸漸他似乎有點坐立不安之狀，有意無意，偷偷的朝宮如玉望去。

宮如玉臉色冷峻，連看也沒看他一眼。

楊文治更是如坐針氈，連額上也綻出汗來，不時擧手拭着汗水。

飯後，下人們撤去杯筷。

楊文治才吁了口氣，起身道：「龍兄姊弟兩位，不是俗客，請到書房待茶。」

說着，當先引路，領着兩人進入書齋。

這間書房果然佈置幽雅，玉軸牙籤，琳瑯滿目。

檻外是一個小小庭院，左首一座小巧玲瓏的假山，和一個石砌小池，兩邊放着不少盆栽花木。

屋中四角，掛着四盞紗燈，此刻點上紅燭，照得一室通明。

青衣使女替三人泡上香茗。

南振岳目光瞥過，瞧到案上放着一張七弦古琴，桐色斑剝，蒼古可愛，不覺多看了一眼。

楊文治微微一笑，說道：「龍兄，想必也雅好此道，這是寒家祖傳之物，還值得一觀麼？」

南振岳道：「慚愧得很，在下只是一個武人，對彈琴一道，十足是門外漢。」

楊文治大笑道：「龍兄客氣，古人琴囊劍俠，原是隨身之物，龍兄身佩長劍，正是少年俠士，可惜兄弟不諳武事，但頗想一睹龍兄擊劍之術。

「不揣愚昧，先替龍兄賢姊弟彈上一曲，以娛嘉賓，再看龍兄演劍，也正是拋磚引玉之意！」

說到這裡，便自坐了下來。

青衣使女連忙走近案前，在一隻精緻的古銅香爐中，燃起一爐香來。

楊文治端身正坐，道了聲：「兄弟獻醜！」

手指一按一勾，發出「叮咚」清響！接着「叮叮咚咚」的彈了起來。

琴聲由緩轉快，再由快轉緩，當眞是松間風入，石上流泉，清音悠揚，聲韻柔和，薰風解慍，使人有隨着琴音，悠然忘我之感！

爐中清煙嫋嫋飄散，縷縷幽芳直沁心脾！

宮如玉一手托着茶盞，一手支頤，敢情她也為琴聲吸引，柳眉倏挑倏蹙，臉上神情，好像甚是複雜。

南振岳似乎已被琴聲所迷，閉着眼睛，正在靜賞清韻！不，他已經渾然入睡，頭顱慢慢地垂了下來。

琴聲戛然而止，餘音嫋嫋……

楊文治傲然一笑，推琴而起，朝宮如玉拱拱手道：「此人如何處理？大姑乞示。」

宮如玉冷冷的道：「少莊主琴藝不凡，只是此人內功深湛，還須防他有詐。」

楊文治大笑道：「大姑放心，兄弟一闋『迷神曲』，雖然僅得家伯三成火候，遇上定力較深的人，還不易入迷，但一爐迷神香，只須聞上一點，縱使他銅鑄鐵澆，也非昏睡上六個時辰不可！」

宮如玉冷笑道：「少莊主方才不是在酒中放了『化功散』麼？」

楊文治道：「說來眞是怪事，『化功散』藥力驚人，常人只須喝上一口，骨軟筋酥，十二個時辰之內，可說武功全失，這廝連喝三杯，竟會絲毫無事！因此兄弟只好再用『迷神香』一試……」

他說到這裡，發現宮如玉神情冷漠，似有不耐之色，連忙倏然住口。

宮如玉直等他住口不說，才抬手道：「先搜搜他身上。」

楊文治朝身旁侍立的青衣使女微微點頭。

那青衣使女立即走了過去，在

南振岳身上仔細搜索了一陣，摸出一封密柬，一面金牌，另在他袖中取出一幅小小黃綾立軸，一併送到兩人面前。

宮如玉取過密柬，只瞧了一眼，就冷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楊文治道：「這就是龍門幫各地分舵的名單了？」

宮如玉道：「這上面雖然只有湖南一部，但對我們來說，已經夠了！」

隨手取起立軸，一面又道：「龍門幫各地爪牙，列爲極端機密，只有公孫敖和管全幫人事的中壇壇主知道，爲了這張名單，咱們……」

她一邊說話，一邊緩緩打開立軸，話還沒說完，目光一瞥，瞧到黃綾上裱褙的是一隻白紙剪成的手掌，掌心朝天，托着一座金色七級寶塔，她臉上神色一變，口中忍不住驚「啊」出聲！

楊文治道：「這是托塔天王的信符！」

宮如玉凝重的道：「奇怪，他身上怎會有總護法的信符？」

忽然起身道：「此事關係不小，我馬上向老太請示才好！」

楊文治立即朝青衣使女吩咐道：「快去挑一頭靈鴿侍候！」

* * *

通城，地當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交界，東南爲幕阜山脈，原是偏僻山縣。

北大街，是城中最熱鬧的一條街了，左首一條巷內，有一座院子，五間兩進，大門前掛了一塊白銅招牌，寫着「三江鏢局分局」字樣。

平日裡大門難得開啓，有人進出，都是從右側一道角門通行。

這天上午，大門前來了一位紫臉漢子，他明明瞧到角門開着，却直趨大門，舉手敲了幾下。

分局裡立時有人從角門走出，那是一個束着板腰帶的大漢，迎着他含笑問道：「朋友找誰？」

紫臉漢子瞧也不瞧他一眼，面對大門，仰臉道：「到這裏來，會是找誰？」

大漢聽得一怔，道：「你是找吳爺來的？」

紫臉漢子道：「誰找你們吳爺？」

那大漢又是一楞，奇道：「朋友不找吳爺，那是找甚麼人？」

紫臉漢子不耐的道：「我是找你們三江鏢局來的。」

紫臉漢子笑了笑道：「那麼朋友就是找吳爺了，吳爺是咱們這裏的分局主。」

他一面彎着腰抬抬手，又道：「朋友請！」

紫臉漢子依然仰着臉道：「這不是門？」

那大漢陪笑道：「朋友原諒，咱們平日都是從角門走的，沒事，就不開大門。」

紫臉漢子突然廻目道：「你怎知我沒事？」

那大漢和他目光一對，只覺這人的眼光亮得幾乎像電閃一般，心頭吃了一驚，不自禁地往後退了兩步，楞道：「這……」

紫臉漢子叱道：「告訴你，有大宗買賣上門，你們三江鏢局可是擔當不起，閉門不納？」

那大漢聽到「三江鏢局可是擔當不起」這句話，心頭不禁有火，笑道：「朋友說笑了，三江鏢局南七北五，到處通行，沒有擔當不起的買賣。」

紫臉漢子道：「那麼幹麼要關起大門來？」

正說之間，從角門又走出一個四十來歲，鏢師模樣的人，大聲問道：「王大有，這位小哥找誰？」

那大漢忙道：「施爺，你來得正好，這位朋友說有大宗買賣，要小的開大門進去。」

那鏢師朝紫臉漢子打量了一眼，立即抱拳道：「在下施振義，小哥……」

紫臉漢子朝他略爲點頭道：「你們開了大門，有話到裡面再說。」

施振義眼看這紫臉漢子不過三十出頭，生得儀表不凡，身穿一襲青羅長衫，腰間還居然掛着一柄長劍，飄着鮮艷奪目的鵝黃劍穗，神情極是高傲，一望而知是位大有來歷的人，立即堆笑拱拱手道：「朋友請稍候，王大有，你還不快去開門了。」

王大有道：「施爺，分局主交代過，只有……」

施振義叱道：「少嚕嗦，快去開門。」

王大有不再作聲，轉身從角門進去，打開兩扇大門。

施振義連忙拱手道：「朋友請！」

紫臉漢子也不謙讓，昂首闊步朝裡走去。

施振義跟在他身後，進入大廳。

紫臉漢子大模大樣的在上首椅子上坐了下來。

施振義含笑道：「尊客高姓大名，有何貴幹？」

紫臉漢子微微一笑道：「沒事。」

施振義聽得一怔，他明明說有大買賣，非要從大門進來不可，到了裡面，却說沒事？

不由皺了一下眉道：「尊客不是說有宗買賣要交敝局……」

說話之時，王大有端了一盅茶送來。

紫臉漢子接過茶碗，隨手朝地上摔去，憤然道：「我說沒事，就是沒事。」

「砰！」茶碗摔到地上，立時粉碎，茶葉茶水，濺了一地！

施振義臉色一變，大笑道：「朋友是到敝局找碴來的了？」

紫臉漢子哂道：「一個茶碗，値得幾分？」

施振義聽得有些驚了，揮揮手，令呆在一旁的王大有出去，一面目注紫臉漢子，說道：「一隻茶碗，原也值不了幾文，但貴客在敝局打碎茶碗，這價值就不止幾文了。」

紫臉漢子道：「你說多少？」

施振義三個指頭一伸，道：「三錢三。」

紫臉漢子目光流動，也立即伸出三個指頭，翻覆了一下，敞聲笑道：「沒有三錢三，還能過長江？」

施振義暗暗一驚，來人還說得出幫中切口，有資格奉命外出，少說也是五壇名下香主身份。

但眼前這人最多不過三十掛零，居然當上了香主？心念疾轉，立即臉容一肅，躬身道：「屬下通城副分舵主，請示香頭方位？」

他這話就是問來人是那一壇香主。

紫臉漢子淡淡的一笑，道：「乙木。」

施振義聽得大駭，對方如果回說『甲乙屬木』，那就是東壇壇下香主，如今對方回說『乙木』，這是副壇主身份了！

他身爲通城分舵副分舵主，自然早已聽說幫中有一位連闖三關的新任副壇主龍振南！

但做夢也沒想到就是眼前這位紫臉朋友。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不，不敢相信的該是自己眼睛，恁地年輕的副壇主！

但他已經不敢抬頭多看了，抱着雙拳，一躬到地，惶恐說道：「屬下該死，不知副壇主駕到，多多失禮！」

紫臉漢子大笑道：「施兄不可多禮，兄弟龍振南，有緊急之事，要和分舵主一談。」

自稱龍振南，當然就是南振岳了！

施振義這才直起腰來，道：「吳分舵主出去了不多一會，屬下立時着人去請，副壇主且請寬坐。」

南振岳道：「施兄請。」

施振義匆匆告退。

不到頓飯工夫，從門外走進一個年約五旬左右，身材魁梧的黑臉老者，他身後一人，正是施振義！

這老者當然就是三江鏢局通城分局分局主，龍門幫通城分舵分舵主烈火鈎吳大椿了！

只見他一腳跨進大廳，瞧到南振岳，似乎也微微一怔！

這當然也是驚訝這位副壇主實在太年輕了！

一面立即抱拳道：「屬下吳大椿迎迓來遲。」

南振岳連忙起身還禮道：「吳大哥好說，兄弟久仰得很。」

烈火鈎吳大椿心中暗喜，這雖然是一句江湖上的應酬話，但出自總舵副壇主之口，份量自然不同。「副壇主過獎！」

烈火鈎吳大椿烱烱雙目左右一瞥，躬身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副壇主請裡面坐！」

說着立即側身領路，陪同南振岳進入密室，隨手掩上木門。

三人才一落坐，南振岳左手一伸，掌中攤出一面燦然令牌，那正是龍門幫副壇主證明身份之物！

烈火鈎吳大椿和施振義立即躬下身去，重新行禮道：「屬下參見副壇主！」

南振岳收起令牌笑道：「兩位老哥不可多禮，兄弟取出此牌，不過是證明兄弟身份罷了。」

烈火鈎吳大椿道：「副壇主駕臨，不知有何差遣？」

南振岳莊容道：「兄弟奉幫主之命，追緝敵踪，因與貴舵相距最近，故特地趕來，請求吳老哥鼎力賜助。」

烈火鈎吳大椿道：「龍副壇主用得着屬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南振岳微微一笑道：「兄弟有一件極關重要的密函，必須面呈幫主，要請吳老哥親自一行。」

烈火鈎吳大椿躬身道：「屬下遵命！」

南振岳道：「此事關係本幫至鉅，吳老哥必須即刻起程。」

吳大椿聽說關係重大，必須面呈幫主之言，立即點頭道：「屬下遵命！」

一面回頭道：「施兄，要他們備馬。」

施振義答應一聲，匆匆走出。

南振岳又道：「此刻已是巳末午初，吳老哥必須在今晚趕到總壇，面謁幫主，辦得到嗎？」

從通城赴君山，少說也有兩百里路程，吳大椿想了想，毅然道：「屬下遵命。」

他一連說了三句「屬下遵命」，正是表示對上級恭敬之意。

南振岳滿意的點點頭，道：「好，那麼就偏勞吳老哥了！」

說到這裡，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封密柬，遞過去。

（未完・十三）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彎月刀

上文提要：秦百年利用沙成山除去冷若冰，故意救活柳仙兒的陰謀被沙成山一口道出，秦百年祇好利用前來說媒的冉再生等三人爲他出刀……秦百年帶沙成山去拿他應得的十萬兩銀子，沙成山扣住秦紅，秦百年祇得任由他用脚將箱子踢出來……方小雲向智上大師等說出父親之事，衆人與沙成山冰釋前嫌，知道秦楚在練「百竅神功」，也知智空被困石洞……

除魔衞道爲己任　偉大胸襟令人敬

不料就在這時候，從箱子裡勁射出一排三寸長毒矢，十分整齊的打中在迎面牆上！

衆人俱都驚呼出聲！

沙成山也是一怔，道：「怎的仍未被箱中銀子把彈簧壓斷，如此說來，沙某眞的十分幸運了！」

沙成山把虎躍山莊取銀子之事，又對大家說了一遍！

智上大師重重的哼了一聲，道：「秦百年果然浪得虛名，心腸之毒可比蛇蠍！」

沙成山走了，他駕着篷車直駛向方家集！

方小雲站在山坡上，她雙目仍然垂淚，自言自語道：「沙大俠，我要侍候你一輩子！」

＊　＊　＊

一輛篷車正匆匆的駛向方家集，車轅上面坐的是兩個大漢！

篷車內，却是個女子聲音，道：「門主，我找了好幾天，姓沙的好像突然失踪了，眞的不知道他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是的，這聲音是柳仙兒，她口中的門主，當然就是「苗疆百毒門」門主冷泉！

粗啞的聲音，冷泉道：「柳仙兒，妳平日挺機靈的，怎麼連個沙成山妳也看不牢？莫非姓沙的已經得了寶物躲起來了？」

柳仙兒忙笑道：「門主放百二十個心，沙成山一心要找方寬厚報一掌之仇，他答應不與我爭寶，而且……而且……而且又有個戈二成也答應助屬下一臂之力……」

就在這時候，篷車後面傳來了雷一般的車輪聲，顯然來車駛得快！

前面的篷車上一個大漢回頭看，口中不由「咦」了一聲，怪聲怪氣的道：「這個趕大車的眞像沙成山！」

話聲祇是顯着驚奇，篷車內的柳仙兒已伸頭引頸的尖聲問道：「在哪兒？」

此刻，不用車前大漢指，柳仙兒已看淸楚了，來車上的人不是沙成山還是誰？

柳仙兒立刻尖聲大叫：「沙成山，你原來駕着車子遊山玩水了，難怪我到處找不到你！」

沙成山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柳仙兒！

就在兩車接近的刹那間，柳仙兒騰空而起，空中挺腰便坐在沙成山一邊，道：「告訴我，你這些日子去甚麼地方了？」

沙成山側頭笑笑，道：「妳先說，妳去哪兒了？」他抖着韁繩又道：「妳把戈二成丟在客棧不管了？」

笑笑——笑得冷酷，柳仙兒道：「眞以爲我沒人要？非得把我推給戈二成？」

沙成山一笑，道：「爲了奪寶，妳多多委屈吧！」

柳仙兒臉無表情的道：「戈二成好多了，這一陣子猛補，臉色補得紅紅的！」

沙成山笑起來，他緩緩的道：「戈二成本來就是紅面孔，便頭髮也有些泛紅！」

柳仙兒立刻挽緊沙成山左臂，道：「該你說了，你這些天在甚麼地方？」

沙成山臉色嚴肅的道：「柳仙兒，帶我去見你們門主夫婦！」

一怔，柳仙兒道：「你得到秦百年的寶物了？」

沙成山搖頭，道：「柳仙兒，怕要令你們失望了，不過我已經知道，方寬厚得到的祇是一部害死人不償命的東西，而不是武林中人欲得的『百竅神功秘笈』！」

柳仙兒驚叫道：「原來我們大夥在方家集白忙一陣了！」

沙成山又點點頭，道：「不錯，所幸方寬厚藏了起來，而沒有引起各路人馬相互殘殺！」

柳仙兒急又問：「你怎會知道？」

沙成山苦澀的笑道：「所以我要當面向冷門主把這事說明白！」

柳仙兒立刻指着前面駛的篷車，道：「沙成山，我是帶門主去方家集的，他們就在前面篷車內，你停車，我也叫前面停車！」

柳仙兒說完，立刻尖聲大叫前面的篷車停下來！

沙成山與柳仙兒雙雙下車到了前面！

柳仙兒對篷車內稟道：「門主，沙成山來了！」

篷車內傳來蒼老的聲音，道：「沙大俠請進來吧！」

沙成山掀簾上去，發覺篷車內十分溫暖，冷泉夫婦二人各自在雙腿上蓋着厚厚的毛氈，懷裡尚抱着個瓷火爐，見沙成山進來，祇是點點頭！

柳仙兒立刻向冷泉稟道：「冷門主，我們都上當了！」

冷泉夫婦大驚！

沙成山重重的道：「是的，包括沙某在內，我們都上當了！」

「毒王」冷泉抖顫着臉皮，宛似在抗拒着陰寒似的，道：「怎麼可能？江湖各門派已經不少人聚集在方家集，如果是個騙局，秦百年的目的又是甚麼？」

沙成山冷冷的道：「眞正的目的雖然不明，但他至少可以挑起一場武林殺戮。

「他坐山觀虎鬥，或者尚可充當一次和事佬，讓人更以爲他秦百年不愧『武林老爺』之尊！」

「毒王」冷泉逼視着沙成山，道：「沙大俠，你有甚麼證明？」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的證明就是方捕頭！」

柳仙兒驚叫起來，道：「你呀，原來你已經找到方寬厚了，他人呢？」

笑笑，沙成山道：「其實，若非那夜方小雲帶我去見她爹，祇怕至今還找不到方寬厚的人！」

柳仙兒冷下臉來，道：「沙成山，你說話顚三倒四，方家盡量躲着我們，方小雲沒有瘋，她會把你帶去『殺』她爹？」

柳仙兒知道沙成山找方寬厚的目的，就是報那一掌之恨，尚不知道沙成山的眞正目的是替秦百年尋寶物！

沙成山這才重重對冷泉一抱拳，道：「此刻，是我們之間坦誠相告的時刻，冷門主萬望相信沙成山的每一句話——因爲我說的盡是實言！」

點點頭，「毒王」冷泉道：「好吧，沙大俠，你請說！」

於來，沙成山便把那天方小雲慘兮兮的領他找到方寬厚之事，一直說到虎躍山莊歸來！

半晌，冷泉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絕對想不到，秦百年是如此的陰毒，如果我猜得不差，這老兒有稱霸武林的野心！」

沙成山臉色陰寒的道：「冷門主尚不知『龍騰山莊』的事吧？」

冷泉立刻點頭，道：「老夫怎會不知？『龍騰』『虎躍』有姻親關係，他們幾乎就是一家人了！」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如今龍騰山莊的山洞地牢內囚了不少道上高手，他們似乎在蠻幹了！」

冷泉大驚，立刻問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沙成山又把江二公子的事細述一遍！

連柳仙兒也驚呼起來了！

「毒王」冷泉挫着牙，道：「沙成山，這件事你打算怎麼辦？」

沙成山立刻嚴肅的回答道：「衞道除魔，沙成山走在前面！」

他重重的一頓，又道：「就我所知，鳳凰嶺已囚了華山派的『笑彌勒』鐵秀、『醉仙』柴松，另外的人我就不知道了！」

冷泉忿怒的道：「死了個可惡的兒子，要這麼多武林高人陪葬，江厚生啊！你眼中還有道義嗎？」

沙成山立刻問道：「冷門主，如今方家集已沒有門主要找的秘笈，當然就沒有再去方家集必要，但不知冷門主有何打算？」

「毒王」冷泉鼻孔重重一哼，道：「沙成山能衞道除魔走在前面，我苗疆百毒門豈能撤腿走人？老夫將率七位壇主找上龍騰山莊，鬥一鬥欺世盜名的江厚生！」

柳仙怔怔的道：「冷門主身上的毒……」

冷泉哈哈一聲笑，道：「每個圓月夜，我夫妻二人便受一次痛苦煎熬，此刻十月將過，正可以前去活動筋骨！」

沙成山立刻抱拳，道：「冷門主既然決心參與，沙成山衷心佩服，此事之後，沙成山必竭盡全力爲門主尋找『百竅神功秘笈』！」

柳仙兒立刻指着沙成山鼻尖，笑道：「沙成山，這可是你自己說的，你一定要實現你的諾言啊！」

沙成山臉色凝重的道：「一定，沙成山的話永遠擲地有聲！」

篷車停下來了，沙成山重重抱拳，道：「冷門主，你請率人往鳳凰嶺慢慢走，沙成山隨後就趕到！」

柳仙兒急急跳上沙成山的篷車，笑道：「沙成山，這次我一定要與你同行，你休想再撇下我！」

冷泉已在篷車內沉聲道：「柳仙兒不可胡鬧，一切以大事爲重，聽沙大俠的話辦事！」

冷泉此言一出，無異答應柳仙兒與沙成山同行，柳仙兒立刻回應道：「門主放心，柳仙兒絕不同沙成山胡鬧！」

於是，冷泉的大篷車又回頭了！

沙成山身邊多了個柳仙兒，他眞怕柳仙兒胡纏，抖得韁繩勁急，頻頻催着兩匹健馬狂奔！

柳仙兒手挽住沙成山的臂，俏臉仰視着沙成山的瘦臉，偶爾伸手摸摸沙成山的青鬍楂子，笑道：「男人的鬍子眞好玩，女人就沒這些……」

沙成山想笑，但他強自忍着，道：「其實戈二成的鬍子才夠味，泛黃色的！」

柳仙兒媚眼一瞪，叱道：「這時候提他幹甚麼？眞是的，掃興！」

哈哈笑起來，沙成山道：「柳仙兒，妳知道戈二成愛得妳死脫，他情願爲你死，難道妳無動於衷？」

柳仙兒冷淡的道：「那是他的事！」

沙成山臉色突然一寒，道：「柳仙兒，我決心爲你們門主做點事情，現在就交付妳一件任務，妳可願意接受？」

柳仙兒楞然望了沙成山一眼，道：「看你正經八百的，甚麼事情，你快說！」

沙成山立刻板着臉孔，道：「我這是調兵遣將，絕非開玩笑，柳仙兒，我們祇一到方家集，妳立刻領着戈二成去同你們門主會合，不得稍事滯留，知道嗎？」

柳仙兒尖聲叫道：「沙成山，你要我走？」

沙成山字字鏗鏘的道：「而且與戈二成一齊走！」

洩氣似的，柳仙兒道：「沙成山，算你厲害，我柳仙兒照辦！」

她臉色寒寒的又道：「我是見你答應爲我們門主出力才聽你的，否則，你休想我再離開你！」

沙成山側頭笑笑，道：「我們鳳凰嶺下見，柳仙兒，到時候我們不是又見面了！」

不料柳仙兒突然抱住沙成山的脖子，張口咬上沙成山的青鬍楂子。

一陣「唔唔」聲之後，她才在沙成山的推拒下鬆開手，道：「恨不得咬你一口，沙成山！」

苗疆女子就是這樣子，敢愛敢恨，毫無掩飾，沙成山啼笑皆非，祇得拚命打馬……

篷車進了方家集，也到了平安客棧外！

沙成山跳下車立刻就走！

柳仙兒一把抓住沙成山，沉聲道：「你不同我一齊進去？戈二成要是不在呢？」

沙成山尚未開口，兩個伙計一齊走出來，其中一人拉住車轅，另一人笑道：「客官，原來你是位大人物呀！」

沙成山一怔，道：「你怎麼知道我是大人物？」

那伙計笑道：「有好幾批人前來打聽你，那些人都是大人物，你當然也是大人物了！」

笑笑，沙成山道：「你知道嗎？那些人都是想要我命的！」

兩個伙計一怔！

其中一人忙對沙成山道：「一大早尚來了兩個大個子，其中一人還少了一條胳臂，兩個人臨去還交代，要你回來後等他們！」

柳仙兒問沙成山，道：「你知道這兩個人會是誰？」

搖搖頭，沙成山道：「不知道，我想絕不會是我的朋友吧！」

柳仙兒立刻怒道：「不是朋友便是敵人，沙成山，我同你走在一起，看看誰敢動你一根汗毛！」

笑笑，沙成山問伙計：「住在我房間裡的紅衣大漢呢？他如今怎麼樣了？」

哈哈一聲笑，伙計道：「客爺，是你救了他，他如今精神旺盛了，却並不感激你的救命之恩，哈……」

沙成山一怔，冷叱道：「你怎麼知道他不感激我？」

伙計理直氣壯的道：「客官，你可要我加以證明？」

「當然！」沙成山道：「走，你證明給我看，我不信戈二成還在恨我！」

沙成山與柳仙兒跟着伙計到了

後院，伙計端着一碗參湯剛進門！

房間裡面，戈二成的聲音道：「你們找到我的柳姑娘沒有，王八蛋，我不是告訴你們她住在北面不遠的小村子？你們是豬，連個人也找不到，你們知道我有多想她呀！」

伙計哈哈笑着把碗放在桌面上，道：「你的恩人來了，你不見他？」

戈二成冷冷道：「我要見的是柳姑娘，別的人不見！」

門外面，沙成山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戈兄，如果我把柳姑娘替你找來呢？」

門口紅影閃晃，戈二成叫道：「在哪兒……」

戈二成的話甫落，兩隻泛紅的眼睛都大了，張口結舌的望着臉色冷冷的柳仙兒……

笑笑，沙成山道：「戈兄，做朋友也不過如此，我把柳姑娘找回來，你可要好生對待！」

搓着雙手，戈二成急切的道：「當然，當然，沙成山，你眞是幫人幫到底，送佛送上天，戈二成再也不與你爲敵了！」

柳仙兒淡淡的道：「找我幹甚麼？又活膩了？」

戈二成呵呵笑道：「柳姑娘，有那麼一天，妳就會知道我是多麼的令妳快樂！」

柳仙兒看了沙成山一眼，道：「我聽你的，立刻同戈二成去鳳凰嶺！」她不等沙成山再開口，對戈二成道：「你還能搏殺嗎？」

一怔，戈二成道：「妳是指的……指的……」

戈二成回頭看看床鋪！

柳仙兒立刻又道：「我們要找『龍騰山莊』的人拚命，你願意助我？」

戈二成喘了一口氣，立刻笑道：「柳姑娘，憑妳一句話，休說是龍騰山莊江厚生，便他娘的皇帝老子，戈二成照樣殺！」

柳仙兒立刻回身走，道：「那就走吧！」

戈二成跑到桌邊，張口把一碗參湯喝光，床頭上抓起一對鋼爪，大步追出店外面去了！

沙成山未開口，戈二成連向他打個招呼也沒有！

一邊，年輕的伙計笑道：「客爺，我說得不錯吧，這些天他至少吃掉你百兩銀子，臨去連謝一聲都不說，這種人有良心嗎？」

笑笑，沙成山道：「你不懂，天下祇有這種人才眞的有良心，如果他把謝字掛在嘴邊，他便俗氣了！」

於是，沙成山反而不走了，他走入屋子裡面倒頭便睡，伙計走近前，急切的道：「客爺，你不出去了？」

沙成山閉起眼睛，道：「我等那兩個找我的人，你出去吧！」

不料伙計剛剛走出客房，已聞得前面有人雷吼，道：「掌櫃的，那個姓沙的王八蛋回來了沒有？」

這聲音連沙成山也聽到了，然而他仍然把雙目閉着，心中在想——又是罵人「王八蛋」，可惡！

前面傳來急促的脚步聲，道：「客爺，你等的人找來了！」

沙成山緩緩起身，他對伙計道：「弄幾樣可口的熱炒，好酒一罈，先請他們吃着，就說我馬上出來！」

伙計笑笑，道：「可好，嚇我一跳，還以爲是仇人找你來了，原來是你的朋友！」

伙計笑着走了！

沙成山又倒下來沉思起來！

是的，他要想把集結在方家集的各路人物團結起來，就必須要有週詳的計劃，這並不是簡單的事情。

雖然他已把「苗疆百毒門」拉在自己一邊，然而尚有「西陲二十四鐵騎」、「皖北飛索門」、「川南龍爪門」，甚至「湘江無憂門」，都對他懷有成見與仇恨！

平安客棧前面客堂中央的桌子上，兩個大漢眞不客氣，祇見他二人對面坐，一杯杯的陳年花雕猛喝，四大盤熱炒大口的吃。

其中一人沉聲道：「兄弟，吃飽喝足了宰活人！」

便在這時候，沙成山緩緩的走出來！

他心中所想的人果然不差，正是「關洛雙雄」「赤髮鬼」湯白與「大刀」賀鵬二人！

露着暴牙嚼肉吃的賀鵬，他的左腕上套了一隻精光閃亮的蝎尾鈎，見沙成山走來，冷沉的道：「沙成山，你這些天躲到那裡當王八去了，老子找你找得快發瘋了！」

不惱，沙成山笑笑，道：「我剛才還同戈二成在一起呀，難道二位未曾遇見他？」

關洛雙雄對望一眼！

湯白叱道：「放屁，戈二成會同你在一起？鬼才相信！」

拉張椅子坐下來，沙成山道：「我陪二位喝一杯，有甚麼解不開的仇恨，吃完酒我們找地方清算，二位可有這種超人的風度？」

賀鵬冷冷的道：「娘的，反正你出銀子，不喝白不喝，乾！」

誰會相信他們會以死相搏？當然更不會有人相信這三人吃飽喝足以後不定還有得一場廝殺！

湯白重重的放下酒杯，道：「沙成山，你休想以酒肉堵住我兄弟揮刀殺你，如果你是這個目的，你會大失所望！」

賀鵬也忿怒的道：「沙成山，斷手之仇誓在必報，看在你這酒肉份上，少時動上手，你可要小心了！」

沙成山笑笑，道：「江湖仇是愁，可是我從來不發愁，二位一定要幹，沙成山捨命陪君子，不過……」

賀鵬沉聲道：「我們之間沒有『不過』，你休想藉詞拖延！」

笑笑，沙成山道：「二位如果能破解我的『寒江月落』絕招，沙成山雖死無怨，就怕二位『壯志未酬身先死』，沙某就難過了！」

湯白望望賀鵬，二人心中明白，實在難以破解沙成山的那招要命殺着，他們找來，原是武林中人的一股不屈之氣概！

沙成山淡淡的舉着酒杯，道：「要想破解我的『銀鍊彎月』絕學，二位祇有走一趟鳳凰嶺了！」

賀鵬怔怔的問：「江厚生知道破解之法？」

沙成山笑笑，道：「我不清楚，不過他們至少會同二位聯手對付我！」

湯白沉聲道：「沙成山，你不會再躲起來吧？」

沙成山一聲冷笑，道：「沙成山寧願伸頭挨刀，不做縮頭烏龜，二位放心，即使你們不找我，我也會找上龍騰山莊！」

賀鵬立刻站起來，道：「沙成山，這可是你說的，我們龍騰山莊見！」

賀鵬與湯白二人竟然大步往店外走去！

沙成山却連起身也沒有！

伙計走來，笑道：「這些人眞奇怪，你花銀子請客，他們都不謝你！」

沙成山滿臉笑意的道：「喝杯水酒也要人言謝？甚麼話嘛！」

緩緩的站起身來，沙成山走出客棧，他竟然一反常態的在方家集大搖大擺的走了五個來回。

最後他緩緩的走向西北方——方寬厚的那座焚毁的宅子前面！

就在這時候，遠處鐵蹄雷動，直往這兒逼來！

沙成山站上台階回頭望，刹時間十五匹快馬已到了場子上。

不錯，「西陲二十四鐵騎」祇到了十五騎，爲首的「鐵脚寡婦」孔二娘已經在馬上嘿嘿的笑起來。

沙成山指着自己鼻尖，道：「孔當家的，我身上沒有秦百年的東西，不値得妳如此高興！」

「鐵脚寡婦」孔二娘嘿嘿嘿嘿連聲笑，道：「殺了你一樣令我孔二娘高興！」

她環視四週一陣子，口中「噫」了一聲，又道：「沙成山，你的那匹老馬呢？快騎上，我們再一次馬上決殺！」

黯然神傷一嘆，沙成山雙手一攤，無奈的道：「孔當家的，我那個老夥件已爲我沙成山盡忠，更爲武林道上朋友盡了孝——包括你們西陲二十四鐵騎在內！」

沙成山說得不錯，如果不是老馬以身力護沙成山，武林中有誰會知道「龍騰」「虎躍」二莊是那麼的狠又毒？

「鐵脚寡婦」孔二娘當然更不知道了！

尖聲厲吼，孔二娘叱道：「放屁，一匹老馬被你騎死，與老娘何干？」

沙成山望望「鐵脚寡婦」孔二娘四週馬上的大漢們，眞正是一個個要撕吃他方千休的虎目怒視，齜牙咧嘴！

其中尤其是「快刀」閻九子，他不時的撫摸着右邊失去的耳朵，雙目之中似已冒出火星子出來！

沙成山心中感到委屈，也有着窩囊感，自己如果沒有發現江厚生那種兇殘的蠻幹，如果秦百年沒有對自己玩那種欺人花招，眼前何需向「鐵脚寡婦」孔二娘盡說好聽的？一刀在手，誰怕誰？殺完你們，老子走人！

沙成山心中想的一回事，臉上可是掛滿了笑：「孔當家的，妳如果眞想把沙成山擺平，何妨讓我們先找到秦百年的『百竅神功秘笈』與『藏寶圖』再幹？」

「鐵脚寡婦」孔二娘重重的道：「殺了你以後，孔二娘一樣可以找那兩件東西！」

沙成山立刻沉聲道：「殺了我以後，妳永遠也休想得到那兩件東西，更何況我也不會看着你們殺我而不還手，其結果祇是兩敗俱傷，別人却佔盡了便宜！」

「鐵脚寡婦」孔二娘曾在土地崗領教過沙成山的武功，他的話不錯，拚殺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而方家集又到了不少江湖人物暗中窺伺！

冷冷的，「鐵脚寡婦」孔二娘道：「沙成山，你到底在弄甚麼鬼？」

沙成山雙手平平的垂着，他望了「快刀」閻九子一眼，道：「你們可要聽一聽我這些日子所遇到的事情？」

「鐵脚寡婦」孔二娘叱道：「你想花言巧語騙我？」

沙成山雙眼厲視，道：「沙成山的每一句話皆是實言，孔當家，妳可以打聽！」

「鐵脚寡婦」孔二娘低聲對「快刀」閻九子耳語一陣，便立刻道：「好吧，沙成山，你說！」

於是，沙成山對「毒王」冷泉說的那些話，又不厭其詳的對「鐵脚寡婦」孔二娘等十五人說了一遍！

「快刀」閻九子第一個叫起來，道：「沙成山，你這嚇人一跳的話全是眞的？」

沙成山立刻怒道：「我沒有發瘋，會對武林兩大世家出言詆譭，閻二當家的，你必須相信！」

不料「快刀」閻九子大吼，道：「難怪他二人轉道去鳳凰嶺至今未回來，如此說來，他二人難道也被江厚生囚於山腹地牢？」

「鐵脚寡婦」孔二娘立刻沉聲道：「老二，你說的那日我們在山道上遇見的『川南龍爪門』白門主與『冷面豹』貝海濤二人？」

「快刀」閻九子點點頭，指着沙成山道：「我們說好了，三日後方家集會合，合力對付這王八蛋的，然而至今未見他們……」

沙成山聞得「快刀」閻九子罵他王八蛋，也祇得嚥口口沫吞下肚子，他淡淡的道：「我若猜得不錯，八成也要同江二公子陪葬一起了！」

「鐵脚寡婦」孔二娘怒聲道：「江厚生這老狗，他比老娘狠十分，可惡！」

「快刀」閻九子急問沙成山，道：「江厚生兒子幾時下葬？」

沙成山屈指一算，道：「尚有五日吧，各位是要救人呢，還是同沙某在此一搏？」

他一頓，又道：「沙成山的意思，望各位展延幾日，我們以武林義氣爲重，江湖命脈爲先，摒棄私見，合力救出被囚之人——不論這人是友是敵！」

「快刀」閻九子冷冷一笑，道：「沙成山，你也願意救出白艮與貝海濤二人？」

沙成山點點頭道：「我說過，不論這人是敵是友，我都會伸出援手！」

搖着頭，「快刀」閻九子道：「別說了，我不會相信，因爲你並不是聖人，你祇是個江湖鏢客，武林殺手！」

沙成山重重的道：「我會拿出事實給各位看！」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也見過秦百年的寶庫，各位，我剛才也說過，若想獲得秦百年的兩件至寶，非要同我合作不可！」

「鐵脚寡婦」孔二娘怒吼道：「娘的，架是打不成了，就暫時合作吧，沙成山，我如果發現你敢欺騙我，我會把你剁成肉泥！」

淡淡的，沙成山又道：「何妨告訴你們，連那『大漠紅鷹』戈二成也已經同『苗疆百毒門』的人携手合作趕往鳳凰嶺去了！」

「快刀」閻九子一怔，道：「當家的，看來這小子沒有騙人，値得我們相信！」

「鐵脚寡婦」孔二娘點點頭道：「好，我們往鳳凰嶺移去，看情形先設法救出人再說！」

「快刀」閻九子高聲問沙成山：「沙成山，你叫我們去龍騰山莊，你往哪兒去？難道你還要留在方家集？」

沙成山搖搖頭，指着三里外的方家集，道：「我在街上來回逛，爲的是想把各路人馬引出來，沒想到先把各位引來了！」

「快刀」閻九子冷笑道：「就我所知，不少人像我們一樣，要殺你！」

沙成山淡然的道：「我知道，但揭發江厚生的陰毒，救出被囚之人才是我的目的，身爲武林人，多少總得爲武林做些事，我沙成山個人的安危又算得了甚麼？」

「鐵脚寡婦」孔二娘嘿嘿一聲怪叫，道：「沙成山，老娘有點喜歡你了，小子！」

沙成山嘴角一牽，道：「希望龍騰山莊事件之後再聽你說這句話！」

於是，「鐵脚寡婦」孔二娘一抖馬韁，吼道：「走！」

望着「西陲二十四鐵騎」躍馬馳去，沙成山疲倦的嘆了一口氣，緩緩的往那焚毁的大宅子後面走去！

沙成山心中十分感慨——初來時候自己住前面門房，而後面井中沉了九具屍體，直到方剛爲寶而坑他老哥方寬厚，事情演變到今天，原來大家都上了別人的當！

沙成山至今唯一想不通的，便是秦百年的兩件寶物——「百竅神功秘笈」及那一傳言中的「藏寶圖」，究竟是秦百年的陰謀？還是他的毒計？

沙成山站在井邊發楞！

便在這時，槐樹坡上面突然出現一批白衣大漢，十幾名紫衣女子簇擁着一位灰髮婆婆往這邊走來！

沙成山立刻認出正是「湘江無憂門」的人！

人尚未到，「無憂婆婆」花滿天已拄着金杖高聲道：「好個沙成山，你終於現身了！」

沙成山淡然的道：「花門主別來無恙？」

花滿天忿怒的叱道：「沙成山，少同我老婆子打哈哈，我不吃你這一套，說，你是不是已經得到方寬厚的東西了？」

沙成山緩緩走近花滿天，不料花滿天身後忽然衝出八個大漢，一樣的蛇尾鋼刀，分成兩邊守護在花滿天的兩邊。

其中一個壯漢沉聲道：「站住，你已經走得夠近了！」

笑笑，沙成山望了八人一眼，道：「敢情花門主這次把無憂門八位護門使者也帶來了！」

花滿天怒叱道：「休再閒扯淡

了，沙成山，回答我的話！」

沙成山臉皮一緊，道：「花門主，你可否說明白一些，妳爲甚麼拚上老命也要得到那部『百竅神功秘笈』？」

花滿天頓着金杖，吼道：「這是我的事，你不用多問！」

搖搖頭，沙成山道：「花門主如不說明，沙成山無能爲力！」

花滿天提起金杖，走近沙成山，道：「沙成山，你先說，東西可是在你手上？」

搖搖頭，沙成山未再說話！

花滿天忿怒的道：「你騙我，沙成山，我要生啖了你！」

沙成山淡淡的道：「你就是把我煮吃了，我也沒有！」

花滿天頓着足，吼道：「忙了這麼多天，東西究竟在那裡？」

沙成山淡然的道：「如果我猜得不錯，東西根本就在秦百年手中！」

花滿天無奈的嘆道：「虎躍山莊武林世家，老婆子實在不願招惹，爲的是不願引起道上朋友誤會……可是……」

她突然雙目一亮，道：「沙成山，你我皆知東西爲方寬厚奪去，你怎麼說東西仍然在秦百年之手？」

沙成山立刻手指水井，道：「在我未說出實情之前，先叫花門主看一個隱蔽地方，就是這口井！」

花滿天引頸看下去，道：「這井怎麼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我可以告訴花門主，方寬厚並未死！」

此言一出，花滿天幾乎彈起三尺高！

她哇哇叫道：「沙成山，你越說越玄，誰人不知方寬厚一家早已死絕，連他兄弟方剛也死了，你騙誰？」

沙成山立刻又指着水井，道：「花門主可以立刻派兩個年輕壯漢從此井下去，水下面有一洞，只要進入洞口中三丈遠，便可發現一處山洞，順着山洞往內走，不久便會由山後面的瀑布處走出來，我們在瀑布那面等你派的人出來！」

花滿天懷疑的道：「難道方寬厚就是藏在山洞之中？」

沙成山道：「他藏在裡面練功，可惜……」

沙成山一陣冷笑……

花滿天一聲叫，立刻便派出兩個壯漢跳入井中，果然下去的人不見影踪！

於是，沙成山領着花滿天一批無憂門的人，匆匆又翻過槐樹坡到了那數丈高的瀑布一邊。

沙成山便指着一塊凸出的大岩石，道：「就在那塊石後面，深草覆蓋着一個洞口，花門主可願同沙某一同進去？」

花滿天楞了一下，道：「方寬厚仍在裡面？」

沙成山一笑，道：「方寬厚從我的手中搶去兩件『寶物』，他便一家三口躲在這洞裡面。豈料那東西並非眞的『百竅神功秘笈』，而是西域最陰毒的『挫陽縮筋』與『經脈滯流』邪術。方寬厚功未練成，人却幾乎乾癟得快死去，他才由他的女兒方小雲找到我！」

他指着山洞，又道：「否則，我又如何會知道槐樹坡會有這麼一處隱蔽山洞？」

花滿天挫着牙，怒道：「難怪老婆子一直找不到……」

她冷笑一聲，又道：「還好沒找到，否則豈不是上了大當？」

一邊，有個大漢低沉的對花滿天道：「門主且莫聽信他一面之詞，我們必須看到方寬厚方能置信！」

沙成山不等花滿天開口，立刻點點頭道：「那是當然的！」

便在這時候，突然岩石後面鑽出兩個身上濕嘰嘰滴着水的壯漢，二個人的臉都凍得泛紫！

花滿天立刻叫道：「快替他們換乾衣，叫他二人喝上五斤烈酒！」

兩個壯漢走近花滿天，上下牙齒敲得「喀喀」響，其中一人指着山洞，道：「稟門主，裡面確實住過人！」

花滿天立刻刻對沙成山道：「帶我去見方寬厚！」

沙成山笑笑，道：「不急，等我把這些天我所遭遇的告訴花門主之後，我再領門主去見方寬厚也不遲！」

花滿天不耐的道：「你就長話短說！」

不料沙成山笑道：「絕不能長話短說，花門主，勞妳還得仔細聽！」

花滿天忿然的道：「快說！」

沙成山坦然的道：「當然，但在沙某說出眞相之前，必須知道花門主爲何急急欲奪取秦百年之物！」

花滿天頓着手中金杖，道：「沙成山，你一定要知道？」

沙成山立刻點頭，道：「非知道不可！」

花滿天忿怒的吼道：「爲甚麼？你憑甚麼一定要知道我湘江無憂門之事？」

沙成山凜然的道：「非是沙某一定要知道你們無憂門之事，而是我答應幫助『苗疆百毒門』奪取那册『百竅神功秘笈』了！」

花滿天幾乎氣得跳了起來，吼道：「沙成山，你絕不能厚此薄彼，百毒門與你有甚麼交情？而你尚且殺死我們下兩個貼身侍兒，你……你應該幫我才是冰釋彼此冤仇的道理呀！」

沙成山淡然的道：「花門主有所不知，只因百毒門主夫婦二人四年前練毒功不成，赤煉蛇毒加上巨大蜈蚣之毒游在體內無法排出來，每個月圓夜，二人便哀號痛苦，生不如死。據他們苗疆名大夫言，藥物已無效，必須苦練『百竅神功』方可袪除劇毒，花門主，他們才眞的須要那件秘笈……」

不等沙成山話完，花滿天哀聲大叫，道：「沙成山，你只見到冷泉夫妻二人，怎麼會知道我的獨子更需要？」

沙成山雙眉揚，道：「花郎君？他怎麼了？」

花滿天滿臉悲凄的道：「眼看着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他突然得了一種怪病，四肢不能動彈，已經躺在床上半年多了！」

沙成山重重的環視無憂門的人，突見一個大漢走上前。

他重重的向沙成山抱拳施禮，道：「沙兄，這些天我齊大元奉門主之命，在方家集沒有找到你……」

他側身指着另外三人，又道：「他們三人叫白虹、司徒光、高占先，我們四人是無憂門護使者。不錯，少門主得了怪病，確是需要秦百年的百竅神功。半年前我們曾各處打探，門主也曾親自登門要求，姓秦的推說東西放在項城他的大徒兒關天水家中。我們門主轉而去求關天水，姓關的推得乾淨，這才不得已派人前去盜取……」

笑笑，沙成山道：「所以你們也上當了！」

花滿天拭着眼淚，道：「是的，我們是上大當，秦百年啊，不借就算了，你何必害得我勞師動衆的奔波不已？」

沙成山猛的一拍大腿，道：「好，我答應爲花門主搜找『百竅神功秘笈』！」

花滿天怔怔的道：「沙成山，聞得你言出必行，你已答應百毒門主冷泉，又爲何能答應我無憂門？」

沙成山淡淡的道：「你們二家全需用此功療病，且等東西到手，謄抄一份不就行了？」

沙成山的話甫落，花滿天立刻點點頭，道：「主意很好，沙成山，你有甚麼話請直說吧！」

於是，沙成山把方寬厚兄弟鬩牆，直到「龍騰山莊」發現被囚之人，仔細的對花滿天說了一遍！

「無憂婆婆」花滿天不由大怒，怪聲道：「老婆子絕對想不到名滿江湖，令譽清高的『龍騰』『虎躍』二莊，竟是欺世盜名之輩！」

接着，沙成山又把「虎躍山莊」遭遇，討出十萬兩銀子之事也說了一遍……

花滿天撫掌笑道：「痛快，痛快！沙成山，眞有你的！」

沙成山立刻對花滿天抱拳，道：「先找上鳳凰嶺救人，再找秦百年要秘笈，花門主，妳可願意率衆赴此盛會？」

花滿天慷慨激昂的高聲道：「我輩江湖中人，成幫立派所爲何來？不就是舉大纛以維護正義？沙成山，我這就率領門人趕往『龍騰山莊』，倒要見識一下江厚生那老小子的『幽靈七幻術』有甚麼驚人之處！」

沙成山絕對想不到花滿天會如此爽快，內心的憂慮一掃而光！

原是擔心自己在方家集會有幾場拚殺，想不到竟然如此容易的把事情擺平，更難得是各門派皆願共赴大難，找江厚生理論！

沙成山立刻抱拳施禮，道：「花門主，我爲被囚在鳳凰嶺地牢的道上朋友們向妳致最誠摯的謝意，不論被囚之人是沙某的朋友或是敵人！」

花滿天神情爲之一緊，走近沙成山便伸手拍着對方的肩頭，笑得滿臉皺紋的道：「好小子，往日我老婆子傲視羣倫，對你也只是看成一個無賴殺手，想不到沙成山竟然有如此超人的海量，是我老婆子看走眼了！」

笑笑，沙成山道：「花門主過獎了，沙成山只做該做的事！」

說完，他莊重的對花滿天一抱拳，又道：「花門主，我們鳳凰嶺上見，沙成山先走一步了！」

花滿天望着轉身走去的沙成山，自言自語的道：「江湖代出奇士，沙成山是這種人物。可惜呀，眞是可惜，偏就這種人物不受約束，獨來獨往，否則能爲我無憂門所用，該是多麼令人愉快的事情！」

＊　＊　＊

沙成山走到方家集，此刻他心中坦然，往日的疑慮與迷惘已全化爲烏有，緩緩的走到「平安客棧」門口。

他沒有再進店，伸手對店裏掌櫃道：「丁掌櫃，你替我算算總賬吧！」

沙成山沒有走進去是有原因的，街頭上走過來三個青衣漢子，他一看便知是「川南龍爪門」的人！

是的，沙成山與龍爪門結寃，便是他曾在白羊河岸搏殺過白艮的兒子，「逍遙公子」白快活，當時龍爪門的人便是這種打扮！

此刻，丁掌櫃笑着走出來，道：「怎麼，客官要離開方家集了？」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丘文山安排申屠十方與宰父長風分別在畫舫上與余凝霜相見，訛稱兩幫勢力宏大，可幫她找中州一劍，因此余凝霜同意，實則丘文山有陰謀……齊大妹子支開獨孤二郎，他急奔大別山三仙岩，信以爲眞風月宮的人眞的去找東方美的痲煩，還帶了二十斤二鍋頭給大酒簍，東方美告訴他一郎可以出關了……二郎路過孫二娘野店聽到喊殺聲……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老當益壯苗大公　三江地面找毒王

圍殺孫二娘母女二人的大漢們紛紛閃開來，那位常把笑面掛臉上的大漢正是王天笑！

原來這批漢子不是別人，桐柏山區猴兒坡的人是也！

猴兒坡的人由王天笑率領，圍住孫二娘母女二人已經殺了快半個時辰了。

獨孤二郎奔上前，孫二娘母女二人也叫起來。

那孫二娘用力擰了一把鼻涕帶血水，吭的一聲摔地上，她指着王天笑十一人對獨孤二郎道：「天爺長眼睛了呀，把二公子你引來了，趕快，殺了這些山賊們。」

孫水秀的長髮上盡是血。

「二少爺，他們要殺了我娘，還要姦我呀，他們揚言要把咱們的地盤收歸他們的，眞是一羣狗强盜。」

「哈……」王天笑這批人大笑。

挨刀也笑出來，這顯然是太開心了的反應。

是的，他們有得意的理由，因爲來的不是甚麼仗劍江湖行，專門打抱不平的俠客，而是他們當家的，這光景他們當然樂歪了。

獨孤二郎楞了，他看看雙方人有一半在流血：「幹甚麼，這是幹甚麼，怎麼啦，鍾馗遇張飛，黑了臉不認人呀！」

他此言一出，雙方一怔。

王天笑開口了：「當家的，咱們派出各路兄弟，爲的是想找到當家的，祇因爲有消息，官府又想上山找咱們痲煩，便是那三江大義門與劉家寨的人馬也打算聯手對付咱們猴兒坡，大頭目夥同兄弟們早晚戒備，小心應付，指望的是把當家的快找回來，你是兄弟們心中的戰神呀！」

原來有七個受傷的笑，並不是爲了眼前，而是遇上了他們當家的了。

「爲甚麼同孫老太兩母女幹上，想奪地盤不是？」

王天笑忙搖頭，道：「杜一虎的猴子被她們砍死了，死在後門。」

獨孤二郎見杜一虎抱了個死猴子走過來。

「當家的，你看看，那個母夜叉呀，她眞夠狠，一刀把我的三兒砍死了。」

孫二娘走上前，道：「二少爺，他們吃酒我賣酒，不該放個猴子潛入我母女閨房中偸東西，他們這種技倆我清楚，江湖上我見多了。」

孫水秀接道：「那猴子是騷猴子，偸銀子還偸我的小三角褲往猴頭上套，套了一大半幪住牠的臉。」

杜一虎大叫：「若非臉被幪，

你休想用刀砍中我的猴兒了，哎呀……三兒呀，你死得不值呀，拿了銀子快出來，爲甚麼喜歡聞那騷褲頭。」

獨孤二郎一聽之下，沉叱道：「爲個猴子也殺人？我是怎麼告訴你們的，咱們山上兄弟名譽已不雅了，人家叫山賊呀，爲甚麼不搞點正經事兒？你們知道甚麼是咱們應該幹的事兒？」

王天笑十一人聽得一怔，誰也未開口。

如果說錯話，就怕當家的一把抓。

獨孤二郎一把抓，那會把人的骨頭抓碎的。

獨孤二郎吼了。

「你們眞的是狗不改吃屎，人家有人說，狠行天下吃肉，狗走天下吃屎，咱們就不能英雄呀，哦操，動槍不論對象，一馬掃呀！」

他把手一招，又道：「都過來，排好隊我看看你們出操訓練的動作，我再告訴你們。」

王天笑一聽，立刻大叫一聲：「排除，立正，報個數叫當家的聽，要大聲。」

「一二三……」一共報了十聲，王天笑除外，他對獨孤二郎施禮道：「當家的，一共十名兄弟，你訓他們話吧！」

獨孤二郎道：「你們搶也行，偸也罷，我不攔，必要時候我出面，可是要有對象，咱們的對象是有銀子的人，富人有花不完的銀子，他們把花不完的銀子藏起來，十代兒孫餓不着，有的富人把多的銀子幹缺德坑人事，這種人的銀子搶他是應該的，另外就是贓官們，這些人都混蛋，弄他們的銀子我同意，可是你們眞是沒出息。」

他指着孫二娘母女二人，又道：「她們母女多可憐，大山口混日子過，你們如果對她母女下手，太令我失望了，算了，你們回去吧，從此一刀兩斷，猴兒坡我也不管了，從此咱們之間車走車路炮翻山，馬走斜路象飛田，咱們各不相識了。」

他此言一出，大伙急得快哭了。

王天笑自懷中摸出一錠金條，他送到孫二娘母女面前，道：「收，這是猴三偸的，還妳們，咱們以後好芳鄰。」

孫二娘接過金條吃一驚：「我的媽呀，這是二公子送我母女的金條，擱在樑上也被偸呀！」

孫水秀道：「咱們還不知道呀！」

王天笑道：「知道就不靈光了。」

王天笑對獨孤二郎道：「當家的，你絕對不能不管大伙了，跟兄弟們回山寨吧，咱們以後全聽你的話，你說砸着就砸着。」

獨孤二郎道：「我有急事在身，你們先回去。」

「官兵來了怎麼辦？」

「打游擊呀，我不是告訴你們了，敵强我逃，敵弱就殺，絕對祇贏不輸。」

王天笑道：「當家的何日回山寨？」

獨孤二郎道：「不一定，總是會回去的，你們趕快回去吧，這兒以後少來。」

王天笑帶着十名嘍兵走了，回去猴兒坡去了。

孫二娘與孫水秀拉了獨孤二郎進入屋子裡。

孫二娘有些急：「二少爺，你怎麼當他們的頭兒呀，那是山寇呀，你……」

「臨時的，我有打算。」

「甚麼打算？」

「我在困境之中，好不容易找到我娘，我知道是風月宮的人坑了我一家人，想着有一日也許會需要人馬去攻打風月宮，所以……」

「你爹乃一世英雄，出劍有分寸，有所爲有所不爲，殺那當殺之人，所以他乃中州一劍，你……」

「我不會當山賊害了我爹的名號，我在誘導他們，不能亂來。」

孫水秀忙着先把吃的端出來：「這是眞羊肉，他們吃的是狠肉。」

獨孤二郎道：「快把傷治一治，大娘呀，我今去往終南山去找我哥去。」

「石一郎？」孫二娘開口。

孫水秀道：「應該叫他獨孤一郎，娘。」

「是的，應該叫獨孤一郎。」

孫二娘一聲嘆息，又道：「數年前，石一刀帶着那七八歲的娃兒來到我這裡，娃兒眞行，雪地舞刀一千遍，二天殺退了七虎山莊的人馬，眞了得。」

孫二娘說過這一段，如今獨孤二郎聽得也黯然，他心中發急，恨不得馬上見到自小失散的親兄長。

匆匆的吃過飯，獨孤二郎對孫氏母女二人道：「大娘呀，我馬上走，且等帶我哥回來，再向大娘致謝了。」

「謝甚麼，見你兄弟相逢在一起，我孫二娘替你們兄弟高興呀！」

孫二娘說着還掉下了老淚，她本殺人不眨眼，可是提到這一段，她還是不住的嗚咽。

其實動刀之人不一定全是惡人，大部份都是十分重感情重義氣的人物。

孫二娘落淚不是做作出來的，她眞難過。

人家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一家人，是多麼的美滿，爲甚麼遭此變故，上天實在太過份。

獨孤二郎抹抹嘴巴起身道：「大娘呀，山上兄弟們實在不應該，我道歉，以後他們再也不敢前來你的野店撒野了，你放心過日子吧！」

孫二娘母女送走獨孤二郎，那孫水秀道：「娘，你看看，幾日不見面，他又長高了吔！」

「眞是練功的好材料，前途無量呀！」

獨孤二郎沒聽到，因爲他已經走遠了，快進入大山區荒林中了。

＊　＊　＊

獨孤二郎奔行在大山裡，興奮呀，他就快要與哥哥獨孤一郎會面了。

他的心中想得多，十幾年日子哥是怎麼過的，是不是同自已一樣常挨釘子頭上起栗子包呀！」

他正想着那石二刀，這天地雙煞不知如今怎麼樣了。

就在一道數里長的斷崖下，忽見那突出的石崖下面走過來一位老人家。

這位老人家頭戴斗笠足蹬芒鞋，一件夾長衫，翹着半尺長的鬍髯一臉的紅光，看上去這位老人家還有得在這世上活的。

二人就快碰頭了，獨孤二郎也是好不容易在大山中遇上這位老人家，他點個頭，問聲好：「老伯伯，你好呀！」

那老人撫髯道：「好，好得不得了，哈！」

獨孤二郎又道：「老伯伯，在下初來這荒山，有個地方不知怎麼走，你老多指教。」

老人笑笑，道：「挺有禮貌的，小友呀，你說說，你打算去甚麼地方呀！」

獨孤二郎道：「醉仙崖，醉仙崖怎麼走的？」

「唔！你去醉仙崖呀，那地方出當歸，野當歸很不錯的，當年老夫採藥去過，那地方好像積雪要六伏天才溶化完，是個很冷的地方。」

他說了半天未說出醉仙崖怎麼走。

人老了，一件事能勾起很多的回憶，便也自然的有了嘮叨的毛病。

年紀大的人這可是通病，可也令年輕人不耐煩。

但獨孤二郎不會，他笑笑，道：「老伯伯，你老還是個大夫呀！」

「老夫行醫五十春了，已多年沒再行醫了。」

「你懶惰了，你沒勁了，你完蛋了，可惜呀！」

「噫，小子變得沒禮貌了。」

「不是啦，人嘛，活到老學到老，學到老也要做到老，像老伯伯這身子骨，我看還能再活三十年，老伯伯，三十年你能救多少人呀，你却不幹了，多可惜呀！」

「啊，你小子年紀不大，懂得不少嘛！」

「也是老人家平日告訴我的呀！」

這老人道：「已經不中用了，如今祇有一個病人，我是越治他越糟糕，沒辦法，所以我去找另外一個人去，小友，你來看，老夫手指二十多里遠的那座高山，看到了嗎，山頭上還有白花花的雪蓋着，那就是醉仙崖。」

獨孤二郎抬頭看，他笑笑道：「謝謝老伯伯，老伯伯你老走哇！」

獨孤二郎邁步走，老人家急問：「喂，小友呀，你去那種野狼虎豹出沒地方幹甚麼？危險吶！」

獨孤二郎道：「我找哥。」

老人道：「又是登山惹的禍了，年輕人精力過盛去爬山是好事，可是危險地方要少去。」

獨孤二郎不願多說，他急於要去找他哥，祇是點點頭，人就往山中奔去了。

那老人家急忙大叫：「小心吶！」

「我會很小心的，老人家，你好走！」

那老人喃喃的道：「這少年人倒靈俐的，人長得有模有樣，不知他是誰的後代，老夫眞想有他這種資質的衣鉢傳人，多好啊！」

老人家抬頭看山道，獨孤二郎已往高山上奔去了。

這老人是誰？

說了會叫人拍案叫「可惜」，因爲此老並非別人，乃遠自終南大山黑龍廟下來的老頑童苗大公是也。

苗大公遇上了獨孤二郎，雙方當然不相識，獨孤二郎如果知道苗大公是爲了他爹在奔走，肯定小子會爬在地上猛叩頭，痛哭流涕要找他爹。

苗大公更是不知道，從他眼皮下溜走了少年人，竟會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兒子。

二人擦肩錯過，令人大叫可惜。

苗大公往三江地面去了，他是有心人，主要是去打探一下，有誰還能救救獨孤無名。

洞庭君山對於苗大公而言，他是不會再去了，他不打算再同冷風香打交道。

此刻，獨孤二郎已奔到了高山上，那兒果然積雪成堆，若非他功夫高又不畏寒，實難上到高處。

雲霧中有絲絲水露，獨孤二郎果然找到了一個老松突崖邊，他站

在崖邊大聲喊，那是大酒簍子東方美教他這麼做的。

「獨孤一郎喲，你出來呀！」

獨孤二郎大聲喊，喊了十幾遍，却不見有人回應，他開始擔心事了。

是爲哥的安危擔心了。

不由得急了，他再大叫：「石一郎呀，出來呀！」

他爲甚麼改叫石一郎，他想用激將法引出他的哥。

果然，傳來一聲吼：「我不姓石，我姓獨孤。」

隨着這一聲吼叱，獨孤二郎忽覺身後有個人，他不回轉身。

獨孤二郎心中明白，他如果轉身，他仍然看不到人，因爲東方前輩的大搬移大法有如影隨形之效。

「哥，我是二郎，我是你兄弟呀，我找你來了。」

忽的，他的雙肩搭上了兩隻熱呼呼的手，身子一側，看到了身後的人。

身後的人那模樣，那眼神，果然令他吃一驚。

獨孤二郎也把雙手搭在對方的肩頭上，他也以同樣的眼光盯緊了對方。

半晌的窒息，滿腔的激動，誰也難以開口先出聲，那種默默的注視，全身的激動，好像山上的積雪一下子化爲泉水流下來了。

是的，獨孤二郎淚水狂流，大叫一聲：「哥！」

「兄弟呀！」獨孤一郎回以大叫。

然後兄弟二人緊緊的抱在一起，大哭，那哭聲之悲慟，好像山也在顫抖、林也在嗚咽，人間的悲苦叫人實在難以承受如此折磨。

兄弟二人痛哭中，獨孤一郎抑住了悲傷，他對兄弟二郎道：「兄弟，你是怎麼找來的？」

獨孤二郎抹着淚水道：「哥，我初時聽了哥是被石一刀帶走的。」

「石一與石二刀養了我兄弟七年整。」

「是的，七年整，心不甘情不願，天天整我呀！」

「我早就知道我的名字叫獨孤一郎了。」他拉近弟弟，道：「我是人在太白山下孫二娘的野店，睡到半夜聽石一刀同孫二娘二人說的，當時他們以爲我睡着了，可是我就是沒睡着。」

「哥，有一回我也是聽人說的，我們的爹是中州一劍名氣大，爹是劍俠呀！」

「我們可慘了，爹娘他們……」

「哥，娘找到了呀！」

「在哪兒？」獨孤一郎幾乎跳起來，他有些動作正適合那句「雀躍」二字。

獨郎二郎道：「娘也歷盡磨難，聽娘說，她曾在我兄弟分別被石一刀石二刀兄弟二人抱走之後，她爲了思念我們，更懷念爹的安危，哭泣加焦慮，雙目失明了！」

「甚麼，娘瞎了呀！」

「可是現在又好了，也不知是山泉有效，還是那老毒怪老人醫的，如今又能看見了！」

「聽說咱們娘是天下第一美人呀！」

「哥呀，我寧願娘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她就是太美了，才招致如此悲慘遭遇！」

「弟，你好像懂的事情比我的多呀！」

「我還當了強盜頭子山大王！」

「當寇？那不可以！」

「哥，有了娘，有了你，誰上山當寇呀！」

「你怎麼找來的？」獨郎一郎看看四週，又道：「難道是我乾娘她老人家，只有她知道我在此！」

獨郎二郎道：「是的，是東方前輩對我說的，她叫我來叫你出關……」

帶着興奮，獨郎一郎道：「我乾娘老人家把我關入山洞中，那山洞眞邪，三洞交叉互連接，只有五丈多一點那麼長，糾結在一起，要我在三洞之中飛奔，而且要奔行如飛，可是洞太小，時常會撞頭，可是乾娘定下自律規矩，甚麼時候連跑一百次而不撞洞壁，第一階段成功了，然後再練第二階段，要身子不蹭到洞壁，而且再把白粉塗上去，一百遍身子不會沾白粉！」

「這是練的甚麼功？」

「這叫大搬移法，玄妙吶……」

獨郎二郎立刻自袋中摸出一本小册子，那可是東方美一心要埋骨在司馬龍身邊前，贈送獨郎二郎的絕世武功秘笈「大搬移法」。

「弟，這本秘笈怎麼在你這兒？」

「東方前輩找到了她一生之中，執着熱愛的男人，那個男人就是我乾爹司馬龍呀，可是我聽她說，我乾爹却愛上了風月宮主她娘，叫甚麼何雙雙的，人家早死了，我乾爹白白自囚山洞十七年之久，就是打不動美人心，他遺恨這段不了之情，死了！」

獨郎一郎道：「眞是情癡呀！」

獨郎二郎道：「你的乾娘更是情癡，人都死了，她來個破洞而入，又把她自己同我乾爹囚在一起不出來，她要殉情陪葬，唉，我也勸不出來！」

「眞的如此？」

「我三天前還爲她送去二十斤二鍋頭！」

獨郎一郎臉色不悅：「走，我去說說她，不像話，還有活人陪死

人的呀！」

「有甚麼辦法？」

「我有辦法！」

「哥，你有甚麼辦法？」

「酒呀！」

獨郎二郎道：「有了酒她更不出來了！」

獨郎一郎道：「有酒我逗她，她非出來了可，走！」

這兄弟二人併肩下了醉仙崖，二人這是先回雲夢見他們的娘了，可是又改道先奔三仙岩！

＊　＊　＊

那個老人家，那個遠從終南山上下來的老人家，他就是救了中州大俠獨孤無名的老大夫老頑童苗大公！

苗大公走到了太白山下的孫二娘飯館裡，這年頭山道上行路人少之又少，這條山道人更少，苗大公走過來，他發覺是母女兩個人，兩個人的頭上身上腿上包着布，顯然是受了傷！

苗大公是大夫，他只一看就搖頭了！

「老人家，你吃麵……」

苗大公道：「我看你們受了傷，只怕再不找大夫，你們的命活不長！」

孫二娘走過來了：「你是……」

「我叫苗大公，是個過氣的大夫！」

孫二娘笑笑，道：「你老人家能夠一眼看出我母女二人傷重，你的醫術不得了！」

「哈……」苗大公道：「你這個女人有眼光！」他放下筷子，又道：「取紙筆來，我開個藥方子，你們快請個人進城去抓藥，再晚不得了！」

孫水秀道：「我娘頭上中一刀，夜夜睡不好，我的背上也中刀，流血至今還有刀口未癒合！」

孫二娘道：「老人家，你今救了我母女，別的不多說，我這半老不老的寡婦跟你了！」

苗大公吃一驚，道：「甚麼？跟我？甚麼意思？」

孫二娘道：「我嫁了你，當你的老婆呀！」

苗大公道：「行將就木八十一，你嫁我這老甲魚呀，你要嫁也嫁個五十來歲六十的，嫁我你很快又是個寡婦！」

「年輕的我不嫁！」

「為甚麼，你還有越老越香醇的大毛病呀，我老人家又不是酒！」

笑笑，孫二娘道：「老實說，我是為了報恩呀，你今設法救了我母女，我拿甚麼來報答，還是嫁了你，你人老了，獨自一人怎麼辦？萬一……人嘛，人吃五穀雜糧，那有不生病的，有一天你睡在床上起不來，我母女奉養你，把你當成心上人，直到……」

「直到我死了！」

孫二娘指着後山頭，道：「死了我用厚棺，把你老埋在高山頭，那兒能看到幾十里外的江面呀！」

苗大公還眞的有些感動了！

「得，你們也是好心人呀！」

只見他自懷中摸出一個小瓷瓶，狠狠的倒出十粒紅丸在掌中，道：「我這是保命丹，煉之不易，吃了以後傷口就不痛了，但是要去城中照單抓藥！」

孫二娘大為感激，自從同猴兒坡的王天笑十一人幹了一架後，母女二人受了傷，苦極了！

孫水秀道：「我娘嫁你老了，怎麼樣？」

苗大公道：「我老來沒事找事忙，等我忙完了，想通了，一定回來娶你娘！」

他忙着以炭棒在一張破紙上寫了個藥方，更取了一塊碎銀子放桌上！

孫二娘不取銀子，她把銀子又塞回去：「應該我出銀子的，你老太客氣了！」

苗大公也不多說，起身出門而去。

孫二娘看着苗大公走遠，對女兒道：「這老頭是個大夫出身呀，看他的身子骨，比個壯年人還壯，他至少還可以活上三十年，那時候我已八十多歲了，弄不好由他侍候我，多妙呀，哈……」

孫水秀道：「紅光滿面像神仙！」

原來孫二娘眞正的目的在此，令人吃驚！

＊　＊　＊

現在，苗大公走進齊家酒館了，他早年就知道雲夢有一家酒館專營副業，為人打探各種消息！

苗大公自離了終南大山黑龍廟，路上有盤算，還是先打探消息，等有了消息再找人！

苗大公找的甚麼人？

那得聽聽他對齊大妹子怎麼說了！

苗大公也怪了，老人家也坐在那個半黑暗的桌邊上，他對伙計點點頭：「小菜一盤、湯一碗、四兩二鍋頭！

伙計小朱看着苗大公，笑道：「我，就送上來，老人家，你很陌生嘛！」

「頭一回進入你們酒鋪子！」

「那兒來呀！」

「黑龍廟！」

「沒聽過……」

苗大公笑了：「年輕人，你沒去過的地方還多吶，酒！」

伙計小朱也笑了！

其實他們這是習慣了，習慣問

問生客，也許就會在這生客身上聽到甚麼消息，運氣好，消息用上，就是一筆大數目！

於是，吃的喝的送上來，苗大公又低聲問伙計：「聽說你們這兒為人代打探消息，可有這麼一回事？」

「有，哈哈哈！」

小朱笑了，果然為了打探甚麼消息的人來了！

「老人家，你要甚麼消息呀……」

「打聽一個人……」

小朱立刻笑笑，道：「老人家，你慢慢的吃，淺淺的酌，我去把咱們當家的找出來！」

「有勞小哥了！」

伙計小朱轉身就走，走入二門不見了！

不旋踵間，只見一位白淨淨，身材妙，雲鬢高，燈籠綠褲的中年女人扭着柳腰出來了！

這女人越發的豐滿火辣了……

她，可不正是齊大妹子還會是誰！

這幾天她賺進了萬兩銀子眞過癮，銀子交上丘文山的手上她更過癮，這是為甚麼？

其實說穿了也平常，因為這世上有許多女子，她們在外賺了銀子以後，立刻送到她的男人手中，口中不說直是笑，心中竊喜着，男人呀，我賺的銀子比你多！

這一方面表示自己不是笨蛋，另一方面更表示愛死這個男人了。

齊大妹子至今還是如此，丘文山還是叫她笨蛋，其實她如果不把銀子交給丘文山，也許丘文山就會另眼相看了，這又為甚麼？只因為天下男人呀，他們愛新鮮，女人越是表示愛，他們就拿起翹了，這，嗨，也是毛病！

＊　＊　＊

現在，齊大妹子走來了。

小朱指指老人家，齊大妹子拉了椅子扭着溜圓的屁股，歪着身子坐在苗大公的對面！

先是不開口。

先是提了小酒壺為苗大公斟上酒。

苗大公道：「沒生過孩子的女人呀，身材就是不一樣！」

只這麼一句話，齊大妹子嚇一跳！

「哎呀我的老爺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呀！」

苗大公道：「你沒生過孩子，眞可惜，你的模樣，如果生下孩子，這孩子不但漂亮，也絕頂聰明！」

「眞的？」

「錯不了，憑老夫行醫一甲子的經驗，你的目光有神彩，聰明，智慧，可是，為甚麼不生孩子呀，你是女人呀，天生女人是幹甚麼的，不就是綿延後代呀，所以啦，你是白幹了！」

齊大妹子道：「原來是大夫呀！」

苗大公道：「過氣了！」

齊大妹子道：「老人家，不瞞你說，雲夢也有兩個名大夫，一老一少，可是他們也治不好，我為甚麼不能生小子，哎，連個屁也不放一個！」

苗大公道：「我把你的脈瞧瞧！」

齊大妹子把手擱在桌邊上，苗大公半閉目，他把手指按過去，半晌，他笑了！

「怎麼樣？」

「還有三年半你會停經！」

「就是不再來紅了？」

「不錯，等到不來紅，你這一輩子就完了，白白披了一件美麗的女人皮！」

齊大妹子道：「聽你這麼說，我有沒有生孩子的希望？」

「當然有！」

「眞的呀！」

「有我苗大公的手法，你想生幾個生幾個！」

「苗大公？」

「老夫苗大公！」

「八百里洞庭的老頑童苗大夫是你呀！」

「怎麼，那一點不像呀！」

齊大妹子一聲叫：「小朱，快送上咱們最拿手的菜，最好的酒，熱烈的招待老人家……」

「哈……」苗大公道：「你好像要我助你生孩子了！」

「不錯，我快要急死了！」

「那得由我再把一把你丈夫的脈，看一看你丈夫有沒有大問題！」

「甚麼大問題小問題？」

「大問題無法醫，小問題就有辦法了！」

「好，好，我把我丈夫叫出來！」

苗大公道：「你等等！」

齊大妹子道：「別等了，我恨不得馬上生一窩小仔子，哈哈哈！」

她往二門走，苗大公又叫了！

「別走呀，老頭子有事求你呀！」

齊大妹子道：「沒問題，你的事情我擔綱，只要你苗老能叫我生上個一男半女的！哈……」

齊大妹子眞高興，扭腰擺臀進二門，她匆匆的走回房，又匆匆的躺上床，開了機關床一沉，有風聲傳來了！

「大妹子，幹甚麼！」

「當家的，我找你！」

「找我呀，幹甚麼！」

「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甚麼好消息，如果能弄上萬兩銀子，那才算是個好的消息！」

「比弄上萬銀子還好呀，當家的！」

「甚麼能比賺上萬銀子更好的，你這個大白癡女人，莫非你要上當呀！」

齊大妹子吃吃笑了！

「笑甚麼？」

齊大妹子道：「前面來了苗大公呀，洞庭湖上的老頑童，他來了！」

「甚麼，失踪多年的老頑童他，他沒死呀！」

「他紅光滿面！」

「娘的，他眞能活呀，也不怕累！」

「他活得快活呀！」

「他是不是有求我們呀，大妹子！」

「是呀！」

「嘿，苗大公是個窮大夫，他常看病不要銀子的，這會是甚麼好消息！」

「苗大公一見我就看出我沒生過孩子呀！」

「你是個石頭蛋子，竅門永不開！」

「苗大公有辦法叫我生子呀，當家的！」

「甚麼？」丘文山幾乎快衝下來了！

丘文山沉聲：「石頭是不會開花的，大妹子，你還是安心弄銀子吧！」

齊大妹子道：「當家的，我這兒熱呼呼，你那兒潑冷水，幹甚麼呀！」

她有些火大了似的又道：「這一回我不聽你的，我聽苗大公的，他是專家大夫呀，你祇會躲在暗處指揮你老婆爲你賺銀子！」

丘文山道：「你如果不聽我的話，大妹子，吃虧的可是你自己！」

齊大妹子道：「當家的，你的武功已練成了，爲甚麼不與我同床呀，你是不是暗中姘上別的女人了？」

丘文山叱道：「胡說八道！」

他頓了一下，又道：「去問問，苗大公要找甚麼人，咱們看情形再議價！」

「不議價，祇要苗大公能助我懷個一男半女，我還要出銀子謝他的！」

「你這個大笨蛋呀！」

齊大妹子却神情愉快的走向前面去了！

苗大公見是齊大妹子又出來，他急問：「老闆娘，說過你的，該談談我的事了吧！」

齊大妹子道：「先談我的，我的最重要。」

苗大公道：「你要生孩子是不是？」

「是，我是來叫你老人家稍等，我去把我的丈夫找回來，你老不是要爲他把脈嗎？」

苗大公道：「好，老夫在此等着你！」

齊大妹子匆匆的走出了酒舖大門，她往北門出，剛到北門口，迎面一頂軟轎抬過來，轎上面坐的是丘文山！

丘文山的動作比之齊大妹子還要快，齊大妹子笑了：「我的好人呀，幾十年了，我們沒兒子呀，快跟我回去吧，苗大公要爲你把把脈！」

丘文山道：「爲我把脈去，幹甚麼？」

齊大妹子道：「爲了我們能生兒養女呀，你若有毛病，他能爲你醫，我若有毛病，他就爲我治，多妙呀！」

丘文山的臉皮也變了！

「這苗大公，眞多事！」

「你說甚麼？」

「我說苗大公騙你的！」

齊大妹子笑了：「騙不騙我知道，親愛的，你以爲你的老婆眞是個大笨蛋呀，哈……」

丘文山全身一緊，大妹子這幾句話甚麼意思呀？

軟轎抬進二門中，齊大妹子把苗大公恭恭敬敬的請進後房中，丘文山拄了拐杖坐在椅上子，齊大妹子開了腔：「苗老爺子呀，我的丈夫他來了，你且爲他把一把脈，把把他有甚麼毛病，爲甚麼不能生孩子！」

苗大公點點頭，丘文山已把左臂擱在桌邊上。

祇見苗大公搭上指頭閉上目，他還指頭一按再按的，半晌一瞪眼！

齊大妹子急忙問：「怎麼啦？」

苗大公笑笑道：「你夫妻陰陽調合，日子過得很好呀，怎麼會不生兒女呀，應該有了！」

齊大妹子聽得一怔，道：「不對不對，我們已多年未同床了！」

「爲甚麼不同床？生兒育女要男女二人呀，你的脈象單陰，也許是婦人病，可是你丈夫的脈象很正常，他陰呀陽的很調合呀！」

丘文山道：「大夫，我在練功夫呀！」

苗大公道：「你的脈象有强兆，七經八脈俱順常，比個武功高的人還要强，奇怪，你怎麼用拐杖！」

丘文山道：「早年爲了一件秘笈，被人殘了雙腿！」

「不對！」苗大公道：「你的脈象顯示，你很正常！」他突然一聲

大吼：「起來，走幾步，你不是瘸子！」

他此言一出，丘文山與齊大妹子二人俱吃一驚，這老人家的醫術眞高！

齊大妹子何許人也，她立刻明白，她的丈夫不老實，暗中姘上女人了！

但齊大妹子是聰明人，叫她翻臉打架，那才是笨蛋女人幹的事！

齊大妹子哈哈笑：「大夫呀，我們在一起，你有甚麼辦法叫我們有孩子呀！」

「有辦法！」

「我請教！」

「我開方，你抓藥，吃了以後就有效。」

「藥是怎麼吃呀！」

「男女二人合着吃，你一口我一口的吃下肚，連吃二十八天，然後再同床，男的上女的下，辦完事情不用忙，一起睡到大天亮，隔一天換姿式，女上男下再同床，一樣的睡到大天亮，如此達着十天整，老夫保證你們一年之後抱娃兒，而且是絕頂聰明的娃兒！」

丘文山心中發火：「大夫，你一定有許多聰明的後代了吧，幾個……」

「一個也沒有！」

「你絕後呀！」

「老夫行醫一甲子，早已視天下蒼生爲子孫了！」

「你老了怎麼辦？」

「我祇過眼前日子，以後的一切早就交付上天去安排了，自己想得太遠呀，那是自找苦吃！」

聽得丘文山一怔，齊大妹子道：「老太爺呀，你馬上開藥方，我齊大妹子聽你的，非生個娃兒不可！」

丘文山道：「當眞的呀！」

「這還有開玩笑的呀！」

丘文山氣在心頭，他打算走，想坐轎子出城去，齊大妹子火大了！

「不許走，要住滿一月你才走！」

「一個月呀，笨蛋，那得損失多少銀子呀！」

「有銀子沒兒子，銀子再多還是別人的！」

丘文山怔住了！

苗大公開了藥方子，齊大妹子立刻派出小朱去藥房抓藥，事情還是敲定了！

苗大公道：「我幫了你們，我在打聽一個人！」

齊大妹子道：「老太爺，你要打聽甚麼人？」

苗大公道：「有個毒王叫李歧旺的人！」

齊大妹子道：「毒王呀！」

她還未說完，丘文山大叫：「拿一千兩銀子，我們再告訴你！」

苗大公聽得一呆：「一千兩銀子呀！」

「少一個也不會告訴你！」

苗大公又是一呆，齊大妹子叱道：「這是甚麼話，要銀子六親不認了呀！」

丘文山道：「你又想當豬呀！」

齊大妹子反抗了：「你才是個山豬！」

丘文山厲叱：「反了！」

齊大妹子道：「你如果眞把你老婆當豬呀，姓丘的，你琢磨，未來咱們怎麼過！」

丘文山一聽怔住了。

以後怎麼過？沒這個老婆他就不能再等下去了，而眼前的江湖還不到他風光的時候，他仍得僞裝受了傷是個殘廢的人。

齊大妹子對苗大公道：「那毒王李歧旺呀，他人已死了，死在老君洞！」

苗大公一聽，大叫一聲：「哎呀，完蛋了吔！」

他叫着，人已起身往外走，邊走邊叫：「完蛋了吔，完蛋了吔，他……沒希望了吔！」

齊大妹子上前拉，她拉住了苗大公，急問：「老太爺呀，你說誰完蛋了？」

丘文山道：「快說，誰完蛋了？」

苗大公指着丘文山哈哈笑了！

「你沒有殘廢，你能跑能跳，哈哈哈！」

丘文山也吃一驚，因爲他聽了苗大公的話，又見苗大公欲走，不加思索的追上去了！

丘文山道：「老先生，丘某不得已呀，萬望保密！」

齊大妹子道：「老太爺，別走呀！」

苗大公道：「我是不會告訴你們的，你們以消息賺人不少銀子，我不是……」

苗大公當然不會說出是獨孤無名完蛋了，因爲獨孤無名中了冷風香的手段才會弄到今天這地步，雖然如此，可是至少獨孤無名還活着沒死掉，如果把獨孤無名還活着的話，對丘文山夫妻說出來，肯定他夫妻會把這天大的消息賣給風月宮，而且是賣個好價錢，一旦到了風月宮的人耳朶裏，便是他與江上漁翁水伯二人也完了！

老頑童還沒活膩，他還眞打算活過百歲吶！

原來苗大公想到了當初獨孤無名中的人皮手套劇毒，那手套是毒王李歧旺的傑作，何不直接打聽出毒王的下落，求毒王是否有眞正對症的解毒方法，也許就能把這位中州一劍獨孤大俠自黑暗的深淵之中解救出來。

老頑童苗大公救人比救自己還關心，一生救人無數，他不相信救不了獨孤無名，否則，那才眞的是令他有「老來憾」的感覺。

齊大妹子拖住苗大公不放手：「老太爺，你不能走！」

苗大公道：「我爲甚麼不能走？」

齊大妹子道：「你老人家幫了我夫妻二人，這個恩太大了，我們無以爲報呀！」

「我不叫你們報答我！」

「我們心中難安！」

「那是你們的事了！」

齊大妹子抓得更緊不鬆手：「老太爺，至少我們可以爲你仔細說出毒王李歧旺在世那幾年的情況！」

不知甚麼時候，丘文山已拄了一對拐杖！

他如果追出來，少不了拄着拐杖，否則他就無法再僞裝下去了。

苗大公哈哈一笑，道：「丘老闆，你不殘廢了！」

丘文山苦兮兮的道：「老人家呀，丘某不得已呀，誰會願意這個可憐模樣呀！」

苗大公道：「你有甚麼苦衷？」

丘文山道：「還不是因爲風月宮呀！」

他提出了風月宮，苗大公又回身坐下來了！

齊大妹子很高興，忙叫小朱送酒菜，苗大公想走也不掉了！

苗大公當然很想知道多年來未知道的洞庭風月宮事情，聽了丘文山的話，他又回來了！

「丘老闆，你提到風月宮，你說說，我聽聽，風月宮又怎麼了？」

丘文山不提他至死不交出武功秘笈的事情，他祇說的簡單幾句！

「老人家，風月宮的宮主冷風香呀，那個女人眞殘忍，她們與三江知府中的人有勾結，爲了一件小册子，打殘了我的雙腿，我是在十年苦修中才又把雙腿練好，可是又不敢明着見人，怕的是再被風月宮的人看到，她們必再找上門害我。」

苗大公聽了點頭：「你這話我相信。」

齊大妹子道：「老爺子，你吃着喝着，慢慢的告訴我，你說的甚麼人要完蛋了？」

苗大公道：「那你說說，毒王這幾年怎麼過的？怎麼一下子他死了！」

齊大妹子先是一聲嘆息，道：「毒王那年爲風月宮宮主冷風香煉製了一隻人皮手套呀，手套是用五張人皮滲上劇毒煉成的，目的是爲了對付那失踪十多年的中州獨孤無名！」

對於這一段，苗大公早就在獨孤無名被他救醒過來以後不久，獨孤無名就告訴過他了。

苗大公深信，世上沒有第二個獨孤無名，他更相信獨孤無名是因爲毒的關係，他才喪失了過去！

過去的武功，過去的家人，他全不知道了。

此刻，齊大妹子說得很仔細，她要用心的留住苗大公，因爲這老大夫才是杏林高人，醫界高手。

「老太爺呀，中州一劍上了武當，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武林第一大美人余凝霜，都被冷風香關在了君山古洞中，連他的一雙孿生兒子全關進去了，祇不過當獨孤無名久未出現江湖，冷風香便把毒王也關入古洞之中，同時又把大俠的兩個兒子分由那天地雙煞兄弟二人抱去不同地方養着，並要天地雙煞傳這兩個娃兒武功！」

苗大公聽得很仔細，不由嘆口氣：「這個女人……」

齊大妹子又道：「祇有毒王與余大美人關一起，匆匆多年過去了，不知爲甚麼又把這二人放出來了，後來聽說，冷風香又把天地雙煞關入君山古洞之中！」

一邊的丘文山道：「多一半是因爲天地雙煞把兩個孩子弄丟失了，才會被冷風香囚起來！」

苗大公突然問：「兩個孩子完了？」

齊大妹子笑道：「別急，別急，聽我慢慢的說呀！」

「你說，越仔細越好！」

齊大妹子道：「先別提孩子，先說毒王與余美人，他二人當時一個是瞎子，一個是瘸子，艱難的從洞庭君山走回老君嶺毒王的煉毒洞，那一段日子苦啊！」

苗大公吃一驚：「誰雙目失明？」

「余大美人呀！」

「完……完了！」

丘文山急問：「怎麼你老又叫完了！」

苗大公道：「雙目失明，豈不完了！」

齊大妹子道：「那幾年我夫妻常去看他們，送些吃的和用的，不料毒王病死了，老太爺呀，你說怪不怪，毒王死在老君洞，余大美人的雙目反而好起來了，能視物了，眞奇蹟也！」

苗大公道：「扁鵲古本有記載，急瞎目、靜心養、春雷起、能醒目，知道這個說法，也就不足爲怪了！」

齊大妹子道：「我們正好趕去老君嶺，便把余美人也接回來了！」

「現在那裏？」

齊大妹子笑笑，道：「別急呀，聽我把話說完呀！」

苗大公吃也不吃了，他張大眼睛聽！

齊大妹子道：「我們不但接回余美人，而且還帶着他們的兒子呀！」

苗大公道：「甚麼，兩個孩子！」

「我見過，而且其中一人不久會回來我這裏。」

苗大公突然一聲嘆，道：「完蛋了。」

老頑童這是再一次說出此話，丘文山立刻急問：「老人家，是不是有關獨孤大俠呀！」

苗大公一瞪眼，道：「我老人家可沒有說有關甚麼獨孤大俠，倒是……」

「怎樣？」

「老夫很想見一見余大美人！」

丘文山道：「你老爲甚麼想見余美人？」

苗大公道：「也是醫學上的事情，想她瞎眼多年，忽然又好了，這是經驗，研究出其中竅門，將來能救更多的不幸之人呀。」

他這是不得不說謊，憑他數十年江湖經驗，他不得不善加防範，小心應付。

丘文山道：「你老偌大年紀了，還在濟世救人呀！」

苗大公道：「你以爲銀子賺多了就快活？唉，老夫醫病無數，就是醫不好人們的通病。」

「甚麼通病？」

「貪病，人們都貪。」

丘文山道：「貪也是病呀！」

「當然是病，而且是大病，看來身體無恙，實際精神損傷，一人貪得無厭，終將死在貪病上，你若不信我的話，你看看，那一個爭權奪利的人不作惡夢呀！」

丘文山聽得雙目一厲，這是在罵他嘛，個死老頭子呀，有一天整死你。

丘文山的表情，苗大公立刻看出來了。

「丘當家的，人嘛，日子過得快樂就好了。」

齊大妹子道：「老爺子，我一定帶你去見余大美人，祇不過你還沒說出甚麼人完蛋了。」

苗大公突然想到一個人，那個人是江上漁翁水伯。

他重重的嘆口氣，道：「我便告訴二位，那人呀，乃老夫五十年之交的友人，他叫水伯，中了無名之毒，我老人家也束手無策，我是爲了老友才千里迢迢的來到你這兒打探毒王下落的。」

丘文山聽得有點洩氣。

齊大妹子也有些懶散，道：「老太爺，我今夜二更天帶你去見余大美人。」

「爲甚麼要在天黑以後二更天？」

齊大妹子道：「當然是爲了風月宮的人呀，白天耳目衆多，難免引起風月宮眼綫注意，要知風月宮放了余美人與毒王，其目的呀，我判斷是想把失踪有年的獨孤大俠再引出來，可是……」

「可是？可是甚麼？」

齊大妹子道：「可是多年過去了，並沒有獨孤大俠的俠踪再出現，這兩年風月宮已認定獨孤無名已死了，祇把注意力開始集中在獨孤無名的兩個兒子身上。」

「她們打算連孩子也坑殺？」

「風月宮有各種坑人手段。」

苗大公道：「老夫就等到二更天，前去見一見武林中傳言的第一大美人。」

苗大公不走了，忽然間，前面小朱奔來了。

齊大妹子迎出去，道：「甚麼事兒，看你慌張的樣子？」

小朱指着前屋，道：「風月宮來了四個女子，兩個約三十二三年紀，另外兩個少女長得美。」

齊大妹子點點頭，她忙回屋內，道：「老爺子，風月宮的人來了。」

便是丘文山也聽得一怔。

苗大公道：「我在你們這兒不出去了，千萬別叫她們進來。」

齊大妹子冷冷的對丘文山道：「你也休想出去，這一個月同我睡，就不信我這隻鷄不生蛋。」

丘文山的肚子氣炸了。

* * *

齊大妹子匆匆的走到前面，果然發現四個女子坐在一張桌子上，祇一看她便認得，那是風月宮的女殺手——海棠、丹桂，以及兩個少女，這其中一人也來過，曾與那獨孤二郎交過手。

如今這四人來了，看她們的表情有些兒不善。

「哎喲，甚麼香風把各位歡送到我這小酒舖子來了呀，不但想念，也歡迎。」

海棠淡淡的道：「可曾見過當山寇的那個小子嗎？」

「甚麼山寇？」

「就是曾與我們二宮主動過手的那個少年人，他是猴兒坡的山賊。」

另一邊的丹桂叱道：「小小年紀當山賊，長大以後非善類，肯定會造反。」

齊大妹子道：「咱們這兒已許久沒見這小子了，二位是在找那小賊呀？」

「非殺了他不可。」

齊大妹子道：「爲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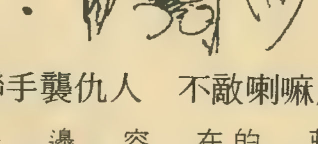
海棠叱道：「問那麼清楚幹甚麼？」

（未完・廿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燕雁受制於江蓀，失身於魯純，路上又被洪天嬌截住審問燕雨絲的去處，碰巧龍三經過，替她解了圍……江蓀對唐耕心有愛意，夜潛入「一瓢山莊」，强迫唐耕心與她同躺在床上避過搜查，却暗中扯下內衣扣子……燕雨絲與辛南星決定遠赴他鄉，却被洪天嬌聽到他們的談話，洪天嬌恨辛南星牆頭草……燕雁巧救燕雨絲，母女訴衷情……



姑侄聯手襲仇人　不敵喇嘛反受制

燕氏母女的估計沒有錯，她們相信江、魯二人還沒有返回「人間天上」，祇不過江蓀和魯純雖都是「人間天上」的主要人物，也不會在外躭得太久。

「人間天上」要提防兩撥人，一撥是譚、石二人，另外自然是「一瓢山莊」的人了。

譚、石二人他們倒也不太忌諱，畢竟人力單薄，還是「一瓢山莊」實力强大，不敢輕估。

她們在距「人間天上」二三十里的小鎭上發現了江、魯二人，二人在飯館中飲酒。

母女二人女扮男裝，也易了容。

這工夫小二來到江、魯二人桌邊，道：「請問哪一位客倌姓江？」

江蓀不悅地道：「沒有教養的傢伙！」

小二躬身道：「後門外有一位少俠，說是找姓江的……」

「少俠？他叫甚麼名字？」

「他祇說姓唐，人長得挺帥……」

江蓀突然站了起來，道：「沒有聽錯？他姓唐？」

「小的耳朶還沒有毛病。」

江蓀往後走，魯純也站了起來。

小二道：「唐少俠表示，他祇見江少俠一位……」

江蓀樂透了，她以為憑她的姿色和武功，年輕一輩的還會有不迷上她的？尤其小唐目前喪妻，那堪老是睡涼被窩？

她回頭道：「魯純，你別去！」

「我陪妳去是保護妳呀！」

「你保護我？誰保護你？乖乖地坐在這兒，可別自討沒趣！」

「好吧！姑奶奶的命令，我敢不服從嗎？」

小二當然不知這其中的奧秘，接受了找人者十兩銀子，比他的兩個月薪水還多些。樂得見牙不見眼。

江蓀來到後門外，不由微愕，兩個人，一個中年，一個少年，她一個也不認識，道：「唐少俠呢？」

「在這兒！」燕雁指指自己的鼻尖。

江蓀何等聰明，一聽是女音，又頗為耳熟，仔細一看，也就猜出了她的身份，冷笑道：「妳是燕雁？」

「妳把我當作小唐也成，只不過少那麼一截！」

江蓀冷冷地道：「找了個幫手來就成嗎？」

「試試看！」顯然江蓀還未認出燕雨絲來。

出手的不是燕雁，而是燕雨絲，燕雁把後門掩上，在門外把風，如果魯純出來，她會發出暗

號。

江蓀沒想到這個臉上有刀疤漢子手臂却十分白嫩，待她猛然發現這也是個女人，可能是燕雨絲時，她已開始失招了。

江蓀太輕敵了。而燕雨絲勢故意造成對方瞧不起她的形象，出招很莊稼，拖泥帶水的。

這種身手敢找她江蓀，她以為對她是一種侮辱。

燕雨絲不願多拖時間，才會如此。

如果燕雨絲一開始就全力施為，反而不可能在七八十招內有結果了，況且，以江蓀的底子，也未必會輸給燕雨絲，這麼打只要二十招就成了。

這就叫着智取，在武林中混，不會機變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你具備頂尖的技藝也不成。

陡然變招，而且是燕雨絲最最拿手而凌厲的，江蓀再高明也措手不及。「啪」地中了一掌。

這一掌擊中了她的左乳，自是痛徹心脾，身子一偏斜，燕雨絲又補上一脚，跺在她的小腹上。

江蓀眼前一黑，小腹內有如火燒，接着穴道被制。

燕雁道：「娘，還是您行！」

「雁兒，不智取，只怕娘也未必能勝她。對付這種人，不必講甚麼道義！」

「是的，娘，照原訂計劃把她弄到那裡去？」

「對，小心點，別被人看到。」

原來母女二人已經住入了一家客棧的跨院，門鎖着，她們自後牆上出來的。她們叮囑小二不可打擾。

燕雁挾起江蓀先回客棧去了。

燕雨絲等了一會，魯純就出來了。她不能用同一種方式賺魯純，因為他的火器很討厭。

魯純一探頭，她就施襲，以魯純的身手，他是無法倖免突襲厄運的。

「蓬」地一聲，頸上挨了一掌，還沒站穩，又中了一拳，隨後被點了穴道，稍後也被弄回客棧跨院中。

兩人躺在地上，可以看清對方。

此刻江蓀並不比魯純尊貴些，而且她的命運也不會比他好多少。她自己心裡明白。

「燕兒，妳要如何處置他們？」

「娘，您不要管成不成？」

「當然。只不過要防江蓀一手，別讓她自解了穴道。」

「不會的，娘，不一會就重點她新的穴道，解了她舊的穴道，沒有人解穴會那麼快。」

「對！但間隔的時間不要超過半個時辰。」

一般來說，被點了兩個穴道，半個時辰是解不開的。

燕雨絲看看二人被點的穴道，到廂房中去了。

燕雁童心未泯，報仇的方式也不脫孩子氣。她扯下江蓀的下衣，使她的下體完全暴露在魯純的視野之下。

魯純的目光在那地方濺下了火星吧？

「呸」地一聲，燕雁在她下體上吐了一口痰，道：「魯純，你想不想要？」

魯純不出聲，他當然想要，只不過目前他是階下囚，想要又如何？

「想不想？你自管說！」

魯純望着燕雁，似在猜測她的用意，仍不敢出聲。

「如果你要，我就賞給你！雖然她已非處女……」

「不，我還是黃花閨女……」

燕雁提起脚道：「妳再說一句『黃花閨女』試試看！」

江蓀還眞不敢說，這一脚下來可能把她的牙床跺裂，甚至於鼻骨跺塌。

「說，妳是否是處子？」

「不，不是了……」

「何時破身的？」

「十四歲那年，和我的表哥……」

燕雁道：「魯純，聽到了沒有？她已非處女，大概也不會太濫，你要遷就點！」

魯純吶吶道：「姑娘，上次的事江蓀强迫我……我天膽也不敢欺負妳的！」

「當然，當然！」

「姑娘是說，已經破格原諒我了？」

「當然會原諒你，要不怎麼會把她交給你玩？」

「姑娘，這……這件事……」

「怎麼？不想？」

「不是不想，只怕江歡不會放過我！」

「憑你的火器，江歡也奈何你不得，隨便你哩！一切由你自行抉擇！」

「姑娘是不是我不玩她就不放我？」

「我可沒有那麼說，只不過你聽話就好辦些！」

魯純道：「一切聽姑娘安排就是了！」

「就這麼辦，我為你解一個穴道，可以作那件事。」

「姑娘何不全解了？」

「你萬一偷偷地解了她的穴道，聯手來對付我們怎麼辦？」

「姑娘，不會的！」

「別磨蹭時間，我已為你解了一穴，開始吧！你魯純也算是這世

上有艷福的人了!」燕雁走了出去。

魯純知道，如不服從，不會輕饒他，照她的命令作了之後，會不會眞的放過他呢?也很難說!

魯純以爲，既然他身不由己，非作不可，不玩白不玩，以後可以諉稱不得不爾。

江蓀在這情況之下被玷汚了一次。她相信燕雁在窗外欣賞。

她未想到這是報應，只以爲燕雁太過份，太狠毒了。

她一定要報復，她也絕對不會因失身而尋短的。

魯純歎慾宣洩，心想，眞是前世修來的福。這兩個妞兒可算是武林至美了。

魯純把下衣穿上時，燕雁走了進來，道:「魯純，恭喜你了!」

「姑娘何出此言?」

「不亞於小登科呀!」

「姑娘，在下是不得已……」

燕雁走近蹴出一脚，又制住他另一穴道，魯純又躺下了。道:「姑娘，妳說過會原諒我!」

「對，我是說過。」

「那就請姑娘放了我吧!以後姑娘有任何差遣，只要一句話，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那多痲煩!」

「姑娘的意思是……」

「你有兩次前科，總要爲你留點記號吧!以示與君子有別!」

魯純一凜，道:「姑娘，我甘願自斷一指。」

「差不多，我也不過是斷你一根指頭那麼一點點而已!」

魯純大驚，道:「姑娘，千萬行行好……在下是魯家一脈單傳的獨生子，姑娘千萬別下此毒手!」

燕雁冷峻地道:「這夠毒嗎?你以爲奪人童貞，毀人名節的行爲如何?」

魯純可算是先甜後苦了。他剛才還以爲是前世修來的福呢。

他曾天眞地以爲燕雁會放過他。

說他笨是一點也不假，他應該想到燕雁被他玷汚了，如今又要他佔有江蓀，那會這麼好心讓他快活!

讓他快活了之後，而不處罰他，燕雁置自己於何地?

操刀一割「颯」地一聲，那話兒去了五分之四。

燕雁還爲他留了一點，說沒有吧!還有那麼一點。說有吧!那一點既不夠看，也不管用。

燕氏母女留下了藥離去，不久，江蓀先行自解穴道。

魯純忍痛自行止血上藥包紮，快要弄好時，江蓀站在他的面前，等於是死神又站在他的面前了。

「江姑娘……我是被迫聽命行事……你要原諒，只不過我也應負責到底的!」

「呸!你能負甚麼責?」江蓀道:「你說你是被迫的?」

「是啊!姑娘剛才看到一切了吧!」

「如果是被迫而你對我也有一點尊敬之心，在做那事時就不會那麼狂熱，激動!」

「姑娘這就不對了，像姑娘這等人間仙女，哪個男人在那檔口會敷衍了事?」

「事到如今，你居然還會說出那種話來。」

「姑娘，我說的都是實話，實話都不好聽，却很有用!」

「你知道我也不會放過你?」

「是的。只不過我已經認了!燕雁閹了我，已經斷絕了我所有的希望，魯家三代都是一脈單傳，想不到到我這一代就斷了!姑娘，請您給我個痛快!」

江蓀以爲，他既被閹了，比殺了他更解恨，再進一步報復，只有殺了他，可是，他是「火神」。

「火神」魯純武林中使火器的高手中手屈一指。

「人間天上」自然還要倚賴他。

使火器固然要高度的技巧，製造火器的學問更大。尤其火藥研磨具有高度的危險性。

這是一門外行人絕對不敢冒充內行的學問。

「好吧，我饒了你，但你今後必須絕對保密。」

「這不須姑娘叮囑，我絕對不會洩秘。」

「走吧!我去僱輛篷車回幫去……」

* * *

龍三在獨酌，冷雪舫站在門外，道:「龍師兄，近來你的情緒似乎很壞。」

「雪舫，如果你是我又會如何?」

「師兄，報仇之事不能操之過急。」

「我已經等不及了!」

「師兄，這事莽撞不得，要從長計議。」

龍三道:「雪舫，總要先宰他們幾個才能消我心頭之恨。」

「師兄是指石、金、歸、霍諸人?」

「正是，這些人都參加潛龍堡屠堡之舉，而且下手狠毒，另外，放火也未必能把潛龍堡一炬成灰，主要是魯純的火器。」

「是的師兄，魯純也是血仇正點子之一……」

這工夫門外又有一人道:「要宰幾個，正好來了個機會……」竟是龍天香走了進來。

在「一瓢山莊」之中，像他們每

人都能佔個獨院，只是大小不同而已，比喻說，龍天香所佔的就比較大些。

此刻冷雪舫也進屋入座，龍三添了杯筷，龍天香道:「我不要喝酒，我只是想談談報仇之事。」

龍三道:「姑姑說來了機會?」

「『人間天上』每月下山採辦食物及用品一到兩次，都由高手率領掩護，這一次由石、金和霍金三人率領。」

「姑姑是說，咱們去打他們一個埋伏?」

「對，我估計我們三人若是狙擊的話，八九不離十兒!」龍天香道:「你們的看法如何?」

龍三道:「我贊成姑姑的看法!」

冷雪舫道:「姑姑的看法大致沒錯，只不過這等大事不可草率，最好再多一個人，那就萬無一失了!」

龍三道:「師弟說的是不是小唐?」

「是的，加上他就牢靠多了!」

龍三道:「怎麼?不加上唐耕心咱們就辦不到?」

冷雪舫道:「師兄別誤會，我只是說，這件事愼重爲妙!」

龍三冷冷地道:「冷師弟如果不敢去，就由師兄和姑姑前去!」

冷雪舫道:「師姑意下如何?」

「咱們三人已足夠，不要把每一件事都扯上耕心。」

由於唐耕心不把她當外人看待，也很尊敬她，所以她也很尊敬小唐，對他關切倍至。

三人計議一番，悄悄離開了「一瓢山莊」。

「人間天上」下山辦貨，並不固定在一個鎮上，這當然也是爲了安全，這個河口鎭距「人間天上」約二十五六里。

時在午後未時尾光景，小嘍囉們在裝車，金羅漢和石擊天二人在茶館中喝茶。霍金是個老光棍，每次外出，必然嫖一下。

這時金羅漢道:「石兄，你知道霍金去了何處?」

「找女人?」

「沒錯，這老小子還來這一手!」

石擊天低聲道:「金兄，咱們目前的身份十分尷尬，而且在『人間天上』也不會受重視!」

金羅漢道:「離開『人間天上』，咱們何去何從?譚起鳳只要女人不要事業，他不爭氣，咱們有甚麼辦法?總不能回過頭向『一瓢山莊』投降吧?」

石擊天沒有出聲，他們二人此刻眞的是窮途末路，在幫中地位不高，且被江派的人視爲叛了主子的人。如果他們離開「人間天上」，則可能被江的人追殺。

這些人都不是重義的貨色。那麼霍金和歸鄉呢?他們不是譚的心腹嗎?

就在這工夫，進來三個茶客，小二上前招呼。

一個是五十左右的婦人，樣子很土氣，另外二人都是三十多歲的莊稼漢。其中一個還操着山左口音，道:「小二，有沒有長生菓?」

小二道:「客倌，甚麼是長生菓?」

「他奶奶個熊，連長生菓你都不知道!」

石擊天道:「伙計，長生菓就是落花生。」

「謝謝這位爺!落花生嘛!當然有……」

石、金二人自不會注意這三個鄉下人，但這三個人却在暗暗交換意見，不久，老婦和一個漢子站起，似要入厠。

他們二人都經過石、金二人座位的前後，就在這時，二人突然出了手，不要說石、金二人根本未防這三個土包子，就算防了，這勢道也未必能及時趨避。

「蓬啪」聲中，金羅漢中了龍三一掌，正中背部，石擊天中了龍天香一掌，也在背上。

由於都是正中，二人身子一栽，立刻躍起，但各自吐了一口血，這種狙擊，自然都用了九成以上的力道。

石擊天道:「你們是甚麼人?」

二人一言不發，打鐵趁熱，狠攻猛打，二人受了內傷，自然招架不住，就算二人不受傷，祇怕也接不下二人。

至少，石擊天單挑龍天香百招內會敗，金羅漢對龍三也差不多。

龍三復仇心切，就勤練武功。過去，他練武最不用功，早能如此用功，大概也不會被小唐斷其一手了。

三五個茶客嚇得溜了。小二嚷嚷道:「要打到街上去，媽媽的!」

冷雪舫在門口把風，偶爾也折騰兩下子。

石、金知道這三人的身份，因爲也祇有潛龍堡的人才會恨他們入骨，況且龍潛的「龍爪十三式」是個大招牌，一看便知。

二人作個手勢，一左一右，穿窗而出。

冷雪舫在西邊窗外等候，一劍刺中金羅漢的右膀骨處，哼了一聲，踉踉蹌蹌後退。

冷雪舫正要再補上一劍，背後衣袂聲傳來，可知其速度很快。急忙迴身，竟是霍金。

霍金迄未看出化裝易容的冷雪舫是誰，道:「你是何人?」

金羅漢道:「他是『一瓢山莊』

來的，大概是潛龍堡的人。」

霍金跛了一足，還是十分犀利，他的綽號爲「兩節斷魂」，是由於他的兩節棍少有敵手。

另一邊的石擊天出了東邊的窗子，正好那兒有些作小生意的，行人很多，竟被他溜了。

金羅漢已經走了，霍金希望一二十招內生擒冷雪舫。要不，他也有足夠的時間逃走的。

這工夫加上龍天香和龍三，霍金要走也來不及了。

三人聯手，霍金祇接了二十五、七招就被制住。

把霍金裝入蔴袋中，放在馬上，三人立刻兼程返回「一瓢山莊」。

此來並未完成心願，却也有些收穫，大約在距「一瓢山莊」還有七八里路時，有人迎面攔住，居然是昆達喇嘛。

龍天香道：「這位喇嘛爲何攔路？」

昆達道：「我知道妳就是龍潛的妹妹龍天香，不必掩掩藏藏。」

龍天香道：「昆達，你該回頭了，你的師兄死得奇慘，你不會那麼快就忘了吧！」

「咎由自取，那能怪誰。」

「昆達，你要幹甚麼？」

「我想化個緣。」

「你化甚麼？」

「馬上放下蔴包中的東西。」

龍三忍無可忍，道：「你算甚麼東西？不是我龍三吹牛，八十招內，我要你難看。」

「也許，祇不過本喇嘛不想在此耗時間，你們看！」

三人望去，林中馳出五六個喇嘛，大約都在三十以下。

「這都是我的門下和師侄，你們不妨試試看。」

六個年輕喇嘛齊上，個個都不含乎。

三人被困，昆達喇嘛上前牽馬而去，三人要想去追，但六個年輕喇嘛困得很緊，無法脫身。

無法脫身還在其次，而是三人聯手，居然在五十招後落了下風。

昆達說過，六個年輕喇嘛是他的門下和師侄，他的晚輩，應不具備這麼大的實力。

龍天香姑侄加上冷雪舫，連石、金及霍金都非敵手，要不，他們也不敢去。

七八十招後，三人更不穩，冷雪舫還挨了一脚。

龍天香道：「你們是昆達喇嘛的甚麼人？」

「師弟！」

龍三罵道：「昆達這個混蛋，出家人不打誑語，他說謊居然臉不紅氣不喘。」一不小心，他也挨了一脚。

龍三右手是一個鋼鈎，左手凌厲無匹。但對付昆達的師弟（也可以說是班達喇嘛的師弟），就不太靈了。

這六個年輕喇嘛和昆達相差的也不過是火候而已。

百招之後，龍天香也挨了一掌，龍三和冷雪舫二人已挨了不少，看來，最多祇支持三五十招。

先倒下的是冷雪舫，然後是龍三，內心的悲忿就不用提了。龍天香眼前也非躺下不可，局面十分絕望。

毫無疑問，她和一些年輕人差不多，做事稍嫌草率，甚至莽撞了些。

此刻祇有兩個喇嘛合擊，龍天香也倒下了。

龍天香十分難過，要是使這兩個年輕人遇害，她就對不起泉下的大哥和師兄蕭笠了。

六個年輕喇嘛起了一點爭執，都不願意挾着龍天香奔行，看來這六個年輕喇嘛還非常純潔。

於是六人抽籤，抽到短籤的一人必須挾龍天香趕路，不得推拒。

抽籤還沒有抽出結果，忽見二人馳近。

這二人一男一女，女的身材婀娜多姿，男的高挑，年紀大些，二人都蒙了面。

六喇嘛之一，也就是年紀較大的道：「兩位是？」

二人根本不出聲，分別去解龍天香和龍三的穴道。

六喇嘛大喝一聲撲上。

這工夫龍氏姑侄二人的穴已解而躍起，龍三去解冷雪舫的穴道，兩個蒙面人已接了六個喇嘛五、七招。

龍天香大爲震驚，這是甚麼人有此身手？

結果未出十五招，六個喇嘛至少已有四人挨打，而且不挨則已，挨打就是重的。

這局面對他們很不利，因爲龍天香三人還在一邊觀戰。

他們迄未出手，實在是人家的技藝高超，他們出手反而多餘了。

最後這兩個蒙面人一人砸倒一個，其餘四人逃走了。

當然，如果這兩位蒙面人不讓他們跑掉，他們的機會就少了。

龍天香抱拳道：「多謝二位援手，可否賜告大名？」

兩個蒙面人已經雙雙奔出，回身抱拳一揖，却不出聲，不久失去踪影。

冷雪舫道：「師姑能不能猜出這二位的身份？」

「武林中有此身手的人太少了。」

龍三道：「看來他們像父女。」

龍天香道：「也可能是夫婦。」

冷雪舫道：「我有個想法，會不會是譚起鳳和石綿綿？」

龍氏姑侄同時一楞，吶吶道：「會是他們二人？」

冷雪舫道：「試問，除了他們，武林中哪還有同樣的搭配？」

龍三楞然道：「果然有此可能。」

龍天香道：「他們會幫助咱們？」

龍三道：「也許是屠堡之事對咱們有一份深厚的愧疚之心，我能認出那年輕女子的身段。」

「對！」冷雪舫道：「那就是石綿綿。」

龍天香道：「的確可能是他們，爲甚麼要蒙面？」

冷雪舫道：「他們主要是不願使我們領他們的情，也可以說，也怕我們以爲他們在賣弄人情。」

龍天香嘆口氣，道：「無論如何，這件事我們太衝動了些，我們快點回去吧，長輩問起由我來說。」

龍、冷二人各挾起一個喇嘛離去。

* * *

談天儀已經正式叛了「人間天上」，他希望能找到師父譚起鳳。

他之所以沒有在江歡有了叛意之後立刻表示態度，乃是希望多刺探一些該幫的動向和秘密。況且，江歡和他的師父關係密切，應不會變成敵人的。

現在他已看清了江歡，那老賊六親不認。

談天儀遇上了辛南星和洪天嬌。

這二人還不知道他已叛幫，且由於江歡很喜歡小談，立刻親熱地打招呼。

談天儀很瞧不起辛南星，至於洪天嬌如何？他近來不在幫中，自然不大清楚。

辛南星勾引他的師娘，使師父夫妻間的裂痕更加嚴重而不可彌補。使師父的子女及門下抬不起頭來，而如今，他又和「恨天手」洪峯的女兒在一起。

關於洪峯父女的事，他祇是聽別人說起，還不甚瞭解。辛南星向他打招呼，他虛與委蛇。

辛、洪二人在牛肉舖吃火燒和牛肉湯。小談坐在他的身邊，爲洪天嬌介紹過，道：「談少俠出幫……」

辛南星也心懷鬼胎，怕是「人間天上」派來追緝他的。

談天儀道：「公幹。」

「不知是甚麼幹？」

「既是公幹，恕在下不便明言。」

洪天嬌道：「甚麼公幹對本姑娘說了都不妨。」

談天儀道：「其實也沒有甚麼，不過是探探『一瓢山莊』的虛實而已。」

洪天嬌道：「結果如何？」

談天儀道：「他們也在提防我們，還沒有攻擊我們的計劃。」

「來，談老弟，我敬你一杯。」

談天儀不屑和他飲酒碰杯，道：「辛大俠，我的肚子這兩天不舒服，恕我不能奉陪！」

洪天嬌到大灶上去找師傅叫菜，這是淸眞館，不是醬牛肉就是牛雜或牛肉湯甚麼的，炒的也不外乎牛、羊肉及雜碎等。

談天儀低聲道：「有件事想偏勞辛大哥。」

「甚麼事？老弟你儘管說。」

「我弄了個妞兒，想請辛大哥看看貨色如何？」

「怎麼？想成家？」

「是啊！都已經弄了，非要不可！」

「老弟，女人嘛，玩玩也玩不壞，可犯不着那麼負責認眞，不好就甩。」

談天儀心想，師娘怎麼會遇上你這種人？他道：「辛兄之言甚是，祇不過小弟以爲她還不錯。」

「好，待會返回客棧後，再出來和談兄弟見面，你住在哪一家客棧？」

「大來客棧，就在這後街上。」

洪天嬌叫了些菜，也添了酒，她被辛南星迷住了，她以爲辛南星才是個眞正的男人，對他服貼。

這也是她這輩子第一次服從一個男人，連她的老子都不成。

匆匆吃完，辛南星說他要上街買點東西，叫她慢慢吃，洪天嬌也沒有多心。

辛南星來到大來客棧，談天儀迎面而坐，居然沒有起身迎客。

辛南星忽感氣氛不對，回頭要走，談天儀道：「辛南星，既然來了就別走。」

辛南星道：「是不是要爲譚起鳳報仇？」

談天儀道：「不是，我祇是厭惡你這個僞君子。」

「你如果忠誠，爲何也在『人間天上』作了順民？」

「這些話對你說等於彈琴。」

「你要怎麼樣？」

「你這種人繼續活躍於武林中，是武林的不幸，我不想殺你，但要教訓你。」

「好大的口氣。」

談天儀道：「辛南星，看來你迄無悔意。」

辛南星撤出鏚來主動攻上，他也知道目前武林中的年輕人，除了小唐就是談天儀了，他和小唐的差距太大了。

記得兩年前在陰陽壁上搏殺

時，那時的小唐，大概還比他稍差些。兩年多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人事變遷就大了。

那時的潛龍堡如日中天，該堡的人在武林中跺跺脚，半個武林都會震動。現在呢？風流雲散，竟然一炬成灰。

談天儀速戰速決，十招內就把辛南星逼得祇能招架，二十招內連招架也吃力了。

絕對未超過十五招，談天儀閃電一閃，擊中辛南星一掌，緊接着又戳了他兩指，人未倒下，挾起就走了。

* * *

一大清早，「一瓢山莊」的司閽人開了大門，嚇了一跳，門外躺着一個人，看來好像死了。

這人飛報華山派掌門人是呂介人，他是下半夜值夜的人物。

呂介人自殺了惡徒張克誠和他的出牆紅杏妻子巧雲之後，「人間天上」已明顯要他的一切，祇派了一個霍金前去，就無人能敵。

那一次，「兩節斷魂」崔永泰是以助他清除內奸的身份出現的。呂介人心裡清楚，財產是身外之物，一切都待消滅了「人間天上」再說。

於是他毅然和愛徒楚勝去了潛龍堡。

雖然同道間譏他托庇於別人的羽翼之下，呂介人却也不太在意，明哲保身嘛，華山派人才凋敝，實在不能和武當、少林甚至和崆峒相比，

呂介人出門一看，他還沒有看出是誰，因爲辛南星被石綿綿毀過容，雖也經李天佐復過容，却因少了最後一道手續，臉上還有些未復原之處。

「這是甚麼人？被人點了穴道却放在這兒。」

這時忽然有人大聲道：「呂前輩，這是家師兄辛南星。」說話的是冷雪舫。

這件事一下子就傳遍了整個「一瓢山莊」，所以早膳時刻，這個特別豪華的餐廳中所有的大人物全到齊了。

這是過去任何時候所沒有的現象。例如，像江豪和龍天香二人好睡懶覺，是從不吃早餐的。

這兒有唐氏夫婦、顏君山、江豪、呂介人、三位左手名家及馬大風等。

像唐耕心、顏學古、龍三以及冷雪舫等在另一較小的餐廳中，其他人物另有個大餐廳。

祇不過今天例外，特許晚一輩的精英如小唐、顏學古、龍三、冷雪舫、夏乾及楚勝等也在此加了一桌。

上次潛龍堡被屠堡，呂介人師徒正好回華山探看，因爲偌大莊院祇交給三五個下人照料，竟逃過一劫。

至於夏乾，當時正好去修忘年之交的丐幫幫主司徒勤之墓，也逃過了此劫。

現在，辛南星躺在餐廳中央地上，四周都是此莊內的老一輩和下一代的精英。

江豪道：「辛南星，聽說你和『人間天上』的壓寨夫人打得火熱。姓辛的，看你這份德性，可以說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你到底有哪一門子特長，竟使她……」

顏君山道：「噯噯！江豪，這檔口還輪到你問話了？」

江豪道：「老顏，你眞是『老』不更事，像這種狗皮倒灶的事讓唐大嫂來問，或者請龍天香龍大妹子來問？」

這話引起了一陣大笑，這的確也是實情。

顏君山道：「小江，你就問吧！反正這種沒正經的廢話，你問起來最過癮。」

江豪道：「老顏，你來問好不好？我想看看你如何能不涉及隱私而能把他和燕雨絲的桃色事件弄情楚？」

顏君山道：「對！江大青天老爺，你就快問吧！」

江豪這才回過頭來道：「辛南星，我問你一句，你要回答一句，你要知道，雖說屠堡的帶頭人是江歡，但追根究底，這不幸也和你有關！」

辛南星道：「江前輩，晚輩一步走錯，死有餘辜，但這和潛龍堡被屠堡又有甚麼關連？」

「關連太大了！」江豪道：「由於你勾引燕雨絲，譚起鳳一怒之下乾脆不理幫務，把大權交給了江歡，所以江歡才會前去屠堡，試問這和你拿着你那『東西』到處亂甩有沒有關係？」

又是一陣大笑，辛南星眞是無地自容。

「辛南星，」江豪吃了一口稀飯，又道：「你還沒有回答我那句話。」

「哪句？」

「你他娘的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爲甚麼會使那娘們難分難捨地？你必有特長！」

「甚麼特長？」

「你心裏清楚！」

「前輩請自重，問這些話有失您的身份！」

「你們聽到沒有，他還倒打一耙哩！夏乾！」

「有！」

「你把他弄到餐廳之外，沒有人之處，把這個答案找出來，然後偷偷告訴我，以作爲審案的依據！」

顏君山道：「你有個完沒有？」

馬大風道：「姓江的，你他奶奶的要出鋒頭是不是？」

「馬大妹子，我自有道理！」

馬大風可不管那一套，扯着破鑼嗓子道：「這種事你翻來覆去地問個不停，其實這算得了甚麼？」

「爲甚麼算不了甚麼？」

「你爹和你娘要是不來這一手，你江豪是怎麼出來的？」

「這……」江豪苦笑不得，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這工夫夏乾已把辛南星弄出餐廳，眞正是拿着雞毛當令箭。停了一會，又挾了進來。

然後在江豪耳邊說了幾句話，神秘地一笑，道：「辛南星，我知道，你目前又貼上了『恨天手』洪峯的女兒洪天嬌。這也難怪，你有『本錢』，但『本錢』雖有，情感却相對地薄了！」

辛南星不出聲。

「說，你和洪天嬌上床，還有甚麼說詞？」「叭」地一聲，以筷子作驚堂木，還眞唬人。

辛南星說了以前和洪是總角之交，且有承諾之事。江豪道：「你這種人也重言諾嗎？」

辛南星又不出聲了。

江豪道：「辛南星，再一次不答，我就不能保護你了，龍三的眼珠子都紅了，你該知道，他不是行善放生那類的人！」

辛南星的目光掃向龍三，立刻折了回來。

那目光像兩根燒紅了的通條（捅大灶用的鐵條）。

江豪道：「辛南星，你比較一下，那兩個女人哪一個最熱情……」

馬大風大聲道：「江豪，你他奶奶的能不能說句人話？」

江豪攤攤手道：「看到沒有？有人咆哮公堂，干涉司法，看來我祇好摔紗帽了！」

又是一陣大笑，江豪離座出廳而去。

顏君山道：「哪一位來問？」

唐雲樓道：「就偏勞顏兄吧！」

顏君山道：「在屠堡之前，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不知道，因爲那時晚輩還沒有去『人間天上』。」

「你是何時去的？」

「江歡帶人屠堡回來，但晚輩還不知此事之後去的。」

龍三厲聲道：「你說謊！」

辛南星流淚道：「恩師不幸，我也萬分痛心，但因一步走錯，無顏回堡拜祭恩師……」

「這話可信，至少在他荒唐之初，是十分愧疚的，那時非但不敢回堡，也盡量避免遇上師門的人。

顏君山道：「是誰把你點了穴道放在本莊大門外的？」

辛南星道：「是譚起鳳之徒談天儀。」

顏君山道：「看來談天儀還是個血性漢子。你是在甚麼情況之下被生擒的？記住！我們要證實你的供詞並不難，有一句不實，對你很不利！」

「是的，顏前輩，我一定說實話……」他說了和洪一起及被談天儀騙到大來客棧之事。

龍三要宰人，一些長輩說要商量一下。

於是先把辛南星押了起來，那知就在這天晚上，辛南星不見了。

事後又發現龍三不見了，甚至冷雪舫也不見了。

這又是在早餐桌上，今天江豪又破例起了個大早，他說要是由他審到底，然後立刻執行，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顏君山道：「不知龍三和冷雪舫二人和他的失踪有無關連？」

江豪道：「你簡直是開了半天船還沒有解纜哪！這當然是有關係的。你如不信，可以問問晚輩們。」

馬大風道：「顏學古，你怎麼說？」

「以晚輩猜側，龍、冷二位失踪和辛南星之失踪必有關連。」

「怎見得？」

「因爲看守的曾被迷倒，大約昏迷了約盞茶工夫。」

「嗯！有道理！還有呢？你還知道甚麼？」

「風姨問問耕心兄，他可能知道的比我多些。」

馬大風道：「小子，你知道却在一邊悶聲不響。」

唐耕心道：「風姨，依晚輩猜想，他們必然是一起走的！」

「一起走是不是表示辛南星是龍、冷二人弄走的？」

「正是！」

「他們去了何處？」

「大風……」嚴如霜道：「在這場面上，還輪到妳問話嗎？」

「大嫂，馬大妹子問得很好。」

顏君山道：「比我問得技巧多了！就請她繼續問下去吧！」

馬大風道：「小子，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唐耕心道：「晚輩以爲，他們可能去了潛龍堡！」

「潛龍堡不在了呀！」

「正因爲不在了才去，也可以說去了龍前輩的墓地！」

衆人一震，的確十成十是去了那兒。

馬大風道：「要在龍大俠墓前手刃辛南星？」

「可能如此，當然也有其他處置方法。」

「甚麼方法？」

「阿姨，我又不是諸葛亮！」

顏君山道：「這推測八九不離十！」

江豪道：「我也相信，所以你雖非小諸葛，却也不是張飛……」

「死江豪！你敢罵我？」

「妳姓馬，張飛姓張，充其量妳不過是馬飛而已！」

江豪和誰都開玩笑，他私下對人說過，愛徒莫傳芳死後，他幾乎受不了那次打擊，因爲他終生不娶，就把莫傳芳當作了兒子，白頭人送黑頭人，那有不悲絕之理，所以他衹好以這方式冲淡內心的痛苦。

一干長輩都認爲他們是去了潛龍堡廢墟。

尤其是龍天香，她以爲小唐必然猜了個十成十。立刻商量，派人前去。

江豪道：「怎麼？要派人去救那個叛徒？」

唐雲樓道：「衹是去接應龍三和冷雪舫二人，爲了報仇，他們已經近似瘋狂了！」

於是又派小唐前去，似乎衹有他去才令人放心，也能把事辦好，而小唐也願意前去。

* * *

潛龍堡廢墟中有一縷青烟嫋嫋升起。

那是在龍潛及蕭笠等人墓上燃燒冥紙。

夕陽如血之下，顯得這兒更加凄涼。

辛南星被綑在石柱上，已經三天兩夜沒有進飲食了。龍、冷二人要把他活活地餓死。

冷雪舫道：「師兄，要餓死一個人需要幾天？」

「據說最多能不飲不食七天七夜。」龍三道：「不過要是曬太陽出汗失水的話，那就不會太久了。」

「冷師兄……龍師弟……請給我個痛快！」

二人都不出聲。他們都恨之入骨，主要是他丟盡了潛龍堡的人，至於這不幸是不是他造成的？似乎也扯不上多少關連了。

龍、冷二人在小木屋中對飲，他們帶來了不少的食物。

他們在路上就計議好，要以這方式對付辛南星。

* * *

三天兩夜又過去了，二人商量之下，決定由冥冥中的定數來決定辛南星的命運。

本來辛南星已奄奄一息，餓得頭暈眼花，衹要夜晚來了一頭野狼，他就要認命。

這幾天他們二人深夜會出來趕走了野狼，要不，辛南星早就被野狼撕了。

他們親手殺人還是不忍下手，以爲這樣憑他的命運比較仁慈些。

庶不知這方式更殘酷，因爲被野狼撕了還不如一刀穿膛而過好些。

就在這天傍晚，龍三冷冷地道：「辛南星，這也等於給你一線生機，但要靠你的造化了。運氣好會有人經過救你，運氣不好，衹有餵野狼了！我們沒有時間陪你耗！」

辛南星冷冷地道：「我以爲你們更狠更毒！比我好不到那裏去，殺了我！殺了我！」

龍、冷二人已經離開了，辛南星連喊叫的力氣也沒有。

天漸漸黑了，四周暗下來。

晚上，這兒是鬼的世界，至少辛南星以爲如此，他虛弱的身子，和模糊的目光，深夜好像看到亡師的身影。

今夜絕對逃不過狼吻，夜更深了，十分料峭。

辛南星渾身發抖，他還在發高燒。

就在這時，發現了狼踪，一匹……兩匹。

辛南星的眼皮子也幾乎睜不開了，但他必須盡力睜大，盯住這兩匹狼。

一匹在右側，一匹在左後側，他努力扭轉脖子，勉强可以看到背後的景物。這工夫前方又出現了三匹。

辛南星絕望了，盯住這些狼又有甚麼用？衹要有一匹撲上，他就衹有任其噬啃了。

他聽到了嗥聲自背後傳來，盡力扭頭向後望去，竟又出現了五匹之多，目前正正有十匹之多。

也許是前夜和昨夜龍、冷二人驅散牠們以石塊擊中過，牠們並未立刻撲上，而是緩緩地，一寸一寸地接近。

越是接近越能嗅到人肉的香味，最近的一頭已經衹有五六步了。

辛南星冒着虛汗，終於放棄了一切閉上眼等待撕裂。

有三頭距辛南星衹有三步左右了，可是辛南星沒有睜開眼，此時此刻他是非認不可了。

就在其中兩頭分別由左後側和正前方躍起撲上時，突然傳來了一聲長嘯，一條巨大身影飛撲而來，雙手齊揚，近在一尺不到的五六匹狼已是頭破骨碎，掉落下來。

第二撥野狼撲上時，這位高手已經到達辛南星身邊，而此刻至少已有三十餘匹狼逼近了。

衹不過在一個高手來說，而且撤出了長劍之下，三十匹狼來勢固然兇猛，却是血肉碎裂噴濺。

辛南星睜開眼看着這景象，他已近乎痲痺。

（未完・卅七）